

夜雨秋灯录

清 宣鼎 著

先正有言曰：读书忌老，著书忌早。鼎既服膺而敢违之乎！缘鼎少膺孱弱，壮值乱离，濒于死者再，而皆得不死，故有是录耳。先慈诞鼎之前夕，梦一道者来叩首膝下，已而生。鼎口不茹荤者十九年。性好佛老，闻人有谈玄者，听之忘倦，而尤爱仆媪说果报鬼怪逸事。年十一习楷。书扁额、屏幛，居然挥洒。十五解为文，十九忽膺咯血疾。惫矣。旋得《感应编图说》读之，获瘳。二十外先慈见背，先嗣父广文公又见背。家难既起，外侮乘之，袅獍成群，争噬吾肉，家道遂中落。年廿四遇歉岁，独卧枯寺，中饿几毙，旋得金经《莲花经》讽之。机始转。廿六奉生父命赘入外家，方得延残喘。明年突红巾至，携家窜东海，慷慨从军，几死锋镝。旋又回海上卖画供饷粥。年三十一始入当道幕司笔札，三十五馆淮海，三十九游山左，奔波寒涩。近于托钵矣。明年入兖郡滋阳署，郡有少陵台，峨峨百尺，古墟也。时九月将近，友人约登台望曲阜，西风逼人，黄花满地，鼎偶问友曰：“今日何日？”曰：“廿八。”鼎不禁大惊，继而大恸，盖此日即贱辰，忽忽焉行年已四十矣，而沦落犹是乎！归则僵卧不语，亦不哭，明日遂病且殆，精神尚佻，不知所云。病十五日，忽蹶然起，裁笺为阄，取生平目所见，耳所闻，心所记忆且深信者，仿稗官例。先书一百余目，每夕作文一篇，或两篇，不数日而患遂霍然。明年解馆。赁宅任城，售书卖画，甫稍有余。居两年，回秦邮游虎阜，计得文一百一十五篇，皆初稿而未及修饰者。客有索观既竟，莫不啧啧曰：“太早，太早。”鼎曰：“余深凛忌早之诫，然余之文。刀圭也。未敢以著述论。”客问：“夜雨秋灯四字作何解？”曰：“当其病滋阳署时。愁霖滴沥，冷焰动摇，千里家山，时入梦寐，秋魂欲语，病魔乍来，此无可奈何之境也。以无可奈何之身。当无可奈何之境，未能已已，奋笔直书耳！”甲戌之冬，有仙蝶过访，是夕设几于室，以文呈。须臾，仙至，书曰“子来前！子前身为罗浮冲虚观道士。以弄笔头获过，今又弄笔耶！幸语类荒唐，实严瘳赏，且无淫词，是尚可恕。再四十二年，当于忍辱班中迟子矣！”鼎稽首谢，求仙人序。不可，遂自述颠末如此。噫，樵歌牧唱有时上献刍豢，鬼董孤谐无语不关讽劝。尘之封，蠹之蚀，举而抛同落叶，忍乎哉！时光绪三年春二月花朝日，天长宣鼎瘦梅自序于仙蝶来馆。

卷一

青天白日

浙人南宫认庵，以字行，幼随父琥宦于粤，清廉，穷其橐。母先逝，父继卒。亏库款，将系狱。素审叔璧幕于苏，欲往依之。潜焚两亲骸，以竹笼负之，徒步逸。餐风咽露，跋涉奔波，一载始抵。寻叔无耗。时苏正岁歉，益困急。倾守囊钱，购半亩地，瘞之，志以碑，结茅若团瓢，守其侧。蓬头垢面，沦入乞儿，剩饭残羹，尚知荐祭。时年仅三五，性孝且慧，貌癯不枯。闻吴儿山歌，学之，即当伍氏箫，始免馁。朝村暮郭，倏忽三年。偶倚古寺门，向阳扣虱。面即贵家园，时见美人楼上眺。顷一小环，艳年二八，出而反掩其门，行向西；忽伏草际，少时，整衣去。知为小遗。甫数步，即若有物坠地，软无声；呼告之，婢不觉。遂掩襟往观，锦袱也。中裹金玉钗钏，珠宝零星，媵以鱼函，折作方胜。书云：“十郎哥哥足下：妹谬以陋质，获配清芬；亲上做亲，幸中之幸。牵牛西北，一水盈盈；孔雀东南，双声隐隐。盟深金石，妹喜嫁得梁鸿；劫转沧桑，郎忽贫如司马。然而鲍宣对挽鹿车，阮氏何嫌犊鼻。幸鸡窗攻苦，卜鸿路飞腾。敢怨标梅，抚青春而未艾；唯祈折桂，脱白袷以来迎。逆知青眼频更，红丝欲断。每听狐语，似怨前度之冰；欲倩蜂媒，再接他家之酒。心石坚而不转，辞簧鼓而须防。若真挟瑟改弦，定弹黄鹄；时拟传笺布意，恨少青鸾。小婢娟奴，虽曰主仆，实同腹心。事已迫于燃眉，情实殷于刺目。遣寻一鹞，面展双鱼。奉上緘泪之句，断肠之辞，婉转十三行，预仿苏娘织锦；附以缠臂之金，搔头之玉，珍珠一百颗，聊为匡壁添光。不尽缠绵，泥中人再为晓舌；未敢陨谢，爨下材急不择音。敢布愚忱，伏惟怜鉴。某年月日。秦氏小妹贞璞。衿衽手肃。”南惊读一过，诧曰：“险哉！东床落魄，富儿赖婚，钟情者越礼冒嫌，进疗贫方。若为他人捡得，则婢固命尽，即迢迢牛女，亦复睽违，鹊桥无日矣！曷坐以觐之。”少顷，婢返，面色灰死，仓皇觅榛莽间，不得，仰天叹曰：“奴死不足惜，负主人托，奈何？”南笑曰：“娘行失何物，值何言死？”婢闻其言有因，哀祈曰：“好男子，曾寓目否？”曰：“卿能明告我，或者璧能返也。”曰：“我秦氏婢娟奴，日伴女公子。主见媚家贫，欲改适，女公子日夜哭。妾怜之，请以妆台中旧蓄者约五百金，裹以绞绡，附以雁字，亲去作寄书邮，付于小檀郎。嘱入都，谋战捷，好亲迎。堕其物，必泄其谋，乌能不悲！”言已大恸。曰：“然则将若何？”曰：“死耳！”南探怀与之，曰：“是耶？非耶？”婢见即伏地叩，南挽之，示殷勤。婢曰：“子乞人，得暴富，弃之甘乎？妾将何以报？”曰：“报我不难，恐我之

所易，子之所难也；我之所甘，子之所苦也。”曰：“试言之。”曰：“仆虽冠，犹童子身；子貌美极矣，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？”婢赧然，徐报曰：“君姑待我，行行即来。”婢赍金玉去，南亦出东郭。三日后，偶经园外，远闻莺声，唤曰：“来乎！”仰视之，婢也。笑而招以手。门砉然开，南遽掩入。湖山石畔，芳草如茵。婢曰：“以此聊报大德，可一不可再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方将偎抱，见婢以红罗盖粉面。南笑曰：“子秀色可餐，方欣饱看，博须臾欢，何吝而抑藏乎？亦娇羞故态乎？”婢以纤指向上曰：“青天白日，不怕神明耶？”南蓦如棒喝，情魔潜遁。遽起，曰：“子畏神明，仆宁不畏乎？”持竿携篮，喃喃诵“青天白日”四字，出门去。婢遥遥致声：“君每日日中来，当分己食果君腹。”南瞑目狂奔，亦不计园门闭否。明日市上行，有一相者，呼曰：“丐者来！子卧蚕下，何来此阴纹？应在三十六日，必有非常遇。”曰：“吾日唱莲花求生活，免沟壑足矣，尚欲追踪荥阳公子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验当酬若干？”曰：“十千。诬则若何？”曰：“挟我双眸子。”曰：“先生眸子危矣。”至三十五日，丐如故，走告相者曰：“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。”相者又视之，拍掌曰：“得矣！边城紫气透，当先得财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明午步长街，忽有牵其裾者，呼曰：“月儿耶？”南颈有月牙痕，故小字月。视其人，鲜衣怒马，貌若贵官，姑应曰：“然。”其人惨涕，曰：“几何至此？”南募忆曰：“璧叔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儿盍随之归寓？”庐中起居华灿，叩阿婶，亦甚慰。因缕述颠末，哭失声。叔曰：“久审尔父母歿，特函询，无回字，乃在此也。吾年老殷富，无子息，今得犹子，不愁继续矣！”立命婢媪，为更褴褛，且濯香泉，依旧翩翩，颜色焕发。婉述相士神，叔命以十千酬之，欲招致为叔鉴慈颜，不许。旬余，忽以千金付之，曰：“儿既废读，当学贾。”以齿稚辞。曰：“试为之，无不利。”南束装买棹，过江运白粳，大获。明年今日归省叔，至则门户犹存，第主非是。询居停，曰：“子去后，尔叔亦他徙，且不知徙何处。”南茫茫无适从，因思江北新置宅，曷归而侦访，扫墓瞻仰。榜人频催，腰缠馀五百金，即全购柏油压船。渡后，北风怒号，江冻十日，不能解。柏油值顿昂，获利可十倍。更于宅前设缎铺，以三千金为母，招老成者四五辈，司出纳。又一年，心不忘叔，一人渡江，搭航船，至中流，风大作，浪如山立，霹雳大震。同侪者十数人，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，曰：“青天白日，”笔画分明。众诵佛禳之，而字仍现。雷复鸣，船几裂。众急曰：“上天已明示恶人，事各自省，无累他人！”南挺身告众曰：“此仆隐事，诚不可以告人，敢相累乎！”急向怒流，踊身投。昏懵中，抱得枯槎，听其掀簸。耳听雷雨骤下，火光窜金蛇。须臾霁，视此身如一点萍，乘万里浪也。忽一官舫鸣锣挂帆来，呼曰：“速救活抱槎人！赏十贯！”旋

来红船，挈而登，官舫人非他，叔也。互惊。问：“叔何处来？”曰：“吾移居通州，偶游紫琅山耳。尔父母墓无恙，尔之心曲，吾已悉。娟奴已随秦家女适婿家。婿果贵，即迎娶。尔事缘未至，毋躁也！”同之通寓，见婢安好，奴婢更多于苏寓。不敢问。居二日，袖出小折呈叔，曰：“此年来子金总目也。”曰：“烦甚，曷携去。”翌晨辞别，叔又赠以数百金。抵苏，访娟，果如叔言。忽遇弄船人，惊曰：“君尚生耶？若辈皆震死，船覆，吾抱缆姑免。顷泊此修治耳。”南出资赠助之。即假馆舟子家。偶倚白板闲眺，见一美人，乘香舆，随仆媪；复又一婢，乘下泽车，貌酷似娟。尾行三四里，至一尼庵，美人登殿拜如来，仆媪憩游廊，庵主献香茗。婢闲步，偶见南，目荧荧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南失声曰：“噫！娟娘耶？”婢问：“何遽华洁？”告以故。曰：“钟情者，尚恋旧耶？”曰：“中怀无一刻忘。”曰：“彼此有情，尚不审姓氏，令人齿冷。”又详告之。旋闻内呼娟，美人偕去。南惆怅无聊赖，踟蹰丛葬处，见一大冢，碑云：“东浙寓公南宫讳璧玉人先生之墓”。志文详叙夫妻同卒于苏，死近五载，旅葬于此，以待犹子南宫认庵他日寻觅。撰书者，里诸生郁访。南读毕大惊。回忆叔婢面目，不知此墓中人，何既同名氏，且犹子亦同名，必无是理，而竟有是事。归访文举士，知郁访第，具冠投刺入拜。憬然曰：“君颈有月牙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令尊叔甫生时，与先大夫莫逆交。先大夫逝，叔甫老伉俪亦相继逝。易箴前数日，坚嘱鄙人预后事，谋吉壤，作墓志；并嘱君如回苏，即为继续。君从何知有仆，而惠然肯来耶？”南以见墓志对。曰：“幸不负先人遗命也。”南蹙额以两次遇叔告，求解惑。曰：“令叔甫生习吐纳，歿能解脱。如子言，其仙去乎？”南遣人如通访叔，杳矣。遂移两骨函，依叔墓，重葬。双冢峨峨，加以封植，手自撰文，勒石纪事。访视之，喜曰：“子尚能习举子业，何自弃？”盖访已前科北闱中经魁，因款留，教之读。是秋回浙中副车，访开筵为贺，鼓吹大作，泥金署墙，把酒向南曰：“君贵矣，芳年二十有一，尚欲歌朝飞雉耶？”曰：“弟有旧盟，痴心拱候耳。”曰：“愚兄代觅佳人，为君权署县君，何如？”言未已，即有婢媪扶一美人，出与交拜，南不知所措，挽之拜，两行画烛送入洞房，亲为反扃双闩，临去顾内曰：“今宵好报恩，毋再怨我夫妇累汝。”漏静，揭巾微睨，则红粉露垂，香肩玉削，颇似娟，亦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新人微粲曰：“闷葫芦打破矣！”南闻之大喜，始知尼寺美人即妻，当日寄书人也。夫贵，娶已两载，极敦爱。娟重见南，始为贞述南来访始末，贞为访述。副车之中，赖访力夤缘关节，始获隽。其所以不即以娟与之者，恐误读耳。少顷，入帏绸缪，犹处子。明日谢，亦谢。至是始道破。曰：“君遇遗金不拾，仆亦留全璧以待也。”从此秦越一家，亲爱如手足。南旋即援例谒选，官扬

州司马，携娟娘去。颇不自讳，每谓僚佐曰：“不图黄榜中，亦有卑田院中乞儿也！”懊依氏曰：昔披裘人云：“仆岂拾人遗金者哉？”然高人遇之易，乞人遇之不易。至美色当前，悬崖勒马，此等功夫，尤不易。伟哉南宫！宜乎苍苍者，报以厚德也。吾愿普天下男儿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当人人书“青天白日”四字于座右。

银雁

江西某郡，有地师杜君香草，青鸟术最精。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。其父故，杜为走山谷觅地，草履几穿。阅三载，始得一穴，沙水分明，良为吉壤。居邑之东山，距李宅四十余里，山故幽僻，树木葱笼，游者听樵斧丁丁，与岩寺午钟相问答；而西山居其前，俨如屏障，苍翠溢眸。杜得意非常，告李曰：“此福地也。令尊人古道，为乡里重，居此，谅无愧焉。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，则子孙贵真莫及。”不日，杜为点穴，李兄弟扶椁窆事藏。杜往浙，应贵人聘，厚赆远行，一别两载。讵葬后，家道反不如前，迭亡人口。其兄李十八，夫妇亦偕亡，遗一娇女，名银雁；弥留时，殷殷以弱息相托，泣曰：“吾夫妇他无所恋，唯劳吾弟看顾银儿，则瞑目泉台下！”十九亦泣，受遗言。女年甫十四五，风致袅娜，不惯操作。其妇翁氏，黑心符也，时于稿砧前訾犹女懒惰；久之，遂信。垢面篷头，沦入赤脚。女始伏枕上泣，继对木主啼。妇怒施鞭撻。女奔告叔，反索其手足，而毒楚之。诸婢环泣，伏叩请代，不许。雪肤流血，一线仅延。妇怒犹未已。幸先陇邻庵老尼来，为翁氏讽受生经，急代缓颊，始释。明夕，妇欲礼佛，索温水盥手，女误以冷水进，大怒，欲笞其背。女惧，奔投门外溪水，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，悲告女曰：“儿无苦，且随老尼遁空门，则生矣。”言已即杳。女正惨痛，忽闻门内喧嚷，翁氏自批颊，作亡母声詈曰：“狗贱根！何仇欲杀吾女？”十九奔入，知为亡嫂怒妇恶，代哀之，即唾其面，数责万端。急寻女，得于门外，审觅死状，携入。妇即抱女，哭失声；旋又自击，以木杵捣阴户，血淋淋流出穷外。禁止之，力猛于虎。一室大哗，邻舍登墙窥，鸡犬皆惊。老尼素与银母善，合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！大娘何暴也？老身为证，嘱渠改过，善视银姑。”不许；“早为银姑觅佳婿。”不许；“寄养戚里家。”仍不许。尼戏曰：“无已，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？”妇闻即稽首拜，曰：“愿以掌珍，烦大师接引。”问女愿否？曰：“愿。”十九知不相能，亦听其出家。明日亲送之庵。拟即削云鬓，尼曰：“尚早。”瞑目，坐蒲团炊许，张目笑曰：“溪水何妨随石转，岭云更有出山时。”十九临去，谓女曰：“儿有所需，可暗嘱师父来取，毋轻蹈不测也。

”女涕泣牵裾，尼大喝曰：“痴儿，既皈依三宝，尚作婴儿恋乳状耶？”急送十九出，掩庵扉。由是扫地焚香，钟鱼梵呗，渐授之以禅课焉。年余，十九益困顿，戚属咸云：“坐新阡不利。”有识者云：“右沙太耸，即利，亦只发女家。”明年，杜归，目睹李之情状，大惊，心亦疑殡宫风水。然昼则走山谷，夕则挑灯，比对书册，均无误，终不识致困之因。一夕，假归家宿，夜梦天女至，烟鬟雾鬓，仪态万千，告杜曰：“汝亦知李墓不吉，所由来乎？吾山神也，特以诗句告汝，诗云：‘千里来龙结一匏，左根右叶长根苗；天生福人住福地，无愧唯有西山樵’。”杜心欲咨白，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。杜惊寤，急往西山，寻一泛常穴，为李迁葬。诡云“前穴地脉，为山风吹破，不足宝也。”暇则裹粮入西山，物色樵竖，匝月无一遇。一日暴雨至，视岭前有衡茅数椽，急奔避。一婆婆老妪，服出应客。堂上悬桐棺七尺，穗帐凄然，云：“伊稿砧，亡周七年。”问：“有哲嗣否？”云：“仅一，杜姓，佛奴其名，盖渠父梦佛而生者。因贫，习樵采，日在东山云深处。”言已嘘。向外翘首，云：“顷将遭雨，恐归来又似水淋鸡。”旋入，以山茶炊饼饷杜，餐饮颇甘。须臾，一少年荷樵冒雨归，眉目端好，气宇不凡，见客支揖如儒者。杜知是佛奴，自陈同姓；佛奴入，与母言。少顷，又出，与为礼，如见长上。杜喜，与闲话，辞均闲雅，无俚语。告妪曰：“文郎不俗，何不令读书识字？”妪曰：“儿幼曾就村馆，渠父既歿，未亡人又衰迈，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。”问佛奴年齿，则云十七。是夕，即就地藉席止杜宿。晨起，出腰金二两，酬茶果费。妪笑曰：“母子虽贫，而非卖茶果者，矧同宗者耶！”坚却不受。杜知不可强。后累过其庐，礼貌均不衰。一日，见佛奴获双雉归，烹而登盘，味极鲜美。盘有余，收入供母；及偷瞰佛奴，则仍咽粗粝。杜大敬重，告妪，拟为佛奴觅佳偶。妪喜曰：“儿年已冠，得宗长作伐，大好事。但一贫如洗，谁肯为娇女嫁樵人子耶？”问：“渠父可有葬地？”曰：“野葬耳。免入漏泽国足矣，尚敢卜牛眠欤？”曰：“不难，仆有吉壤奉赠，他日贵显，幸无忘指引人。”妪敬谢称善。杜向李十九索前地，云：“有远族孤寡，请以所弃者与之，需值当不吝偿”。李慨然不吝。杜欲立券，李本拟以百金酬杜，至是遂兑立百金券，杜持往与妪谏吉。佛奴聚众樵，舁父柩，诣葬穴。杜命五尺，无移旧穴，而深倍之。甫掘尺许，得一物，非土非石，状类鼃鼃，背有篆文曰：“识者杜，葬者杜，宜子孙，贵且富。鲜德之家，莫妄觑。”葬已，杜又远行。佛奴仍习樵，每晨过父墓，辄见蒸腾如釜上气。瞬届严寒，佛奴正痴望，忽白气接冻云，缕缕然，漠漠然，落落然，霎时雨雪大至，衣尽沾濡。知岭下有尼庵可避，急趋叩门，适老尼打包出门去，遗银雁独居绣佛幡。开门放入，见其寒战噤栗，怜之，引投灶下，燃火烘湿衣，以师之布衲与己之紫布裤与之换，更炊

豆粥与餐，战始已。天霁衣干，佛奴欲辞去，一转瞬，则他衣俱在，而已之布裤竟乌有，穷觅不见。女恐师回，催促且去，嘱乘间寄裤来，慎勿寓师目。其母嗔其归晏，具告所以。姬心德女，视紫衣果为女子衷衣，疑有染，叱责之，佛奴力白其无。明日，姬亲送裤与女，而老尼已归，见而穷诘之，大怒云：“清静道场，淫婢何得污佛地！”立命走出。姬同女跪求，不许。女对佛自誓，尼冷笑曰：“佛远在大西天，不似社稷神，管尔牙疼咒也。”女愤欲自缢，解带挂庭树，姬趋救而尼犹怒，姬亦怨曰：“老秃厮，乃徒以慈悲获罪责，然则定逐伊何处去？”尼曰：“听自便耳！”姬知女不愿回俗家，曰：“曷随老身去？”女犹踌躇，尼遽抚掌，曰：“妙哉妙哉！速去速去！”立即驱出，掩双扉。适杜正归来，见姬携女至，惊询何来，详告所以。女伏地涕泣呼杜叔，杜喜曰：“前云为佛郎作冰者，即此女耳！此中有天缘，幸勿错过！”约略告十九，即慨分游囊，代谋花烛俾合卺。小夫妇极伉俪，事母又至孝。姬对女流涕曰：“吾母子食贫惯，未免苦新妇。”女笑曰：“儿昔遭婢苦虐，如活地狱；后入尼庵，已若安乐窝。顷得阿母与郎怜爱，更居天堂最上层。”姬为之解颐。每牧豕，分郎苦，姬不忍，女曰：“儿自乐为之。昔之牧豕，迫威虐；今之牧豕，由心愿，何害？”杜一日携白镪二锭，来告姬曰：“母今新娶妇，添食指矣。明年秫价必昂，请假此预收秫，俾佛郎渐学权子母。”三却而后受。是夕，银雁牧豕回，见姬以银示佛奴，曰：“是区区者，亦犹之铜铁耳，奈何有则生，无则死，不令人短气耶！”女索视掷案上，曰：“是何足贵！儿牧豕走涧曲，见水底累累者皆是也。明当怀数枚归而奉母。”姬笑曰：“痴妮子！误以鹅卵石为银耶？”明日，女果怀数枚至，外虽花绣黝然，就石磨砉，光可鉴影。大惊喜。问多寡，云：“遍涧底都是。”佛奴趋诣村市，询于人，曰：“此古人窖藏物也。”归与母计。晨起，随女之涧曲，见流水潺潺，下皆卵石，唯自女手掬起，则立成朱提。始犹以布袋运，继因误堕一锭，牧竖拾之，笑问：“母子劬劳，大辛苦，运蠢物何用？”然一入牧竖手，则仍化为石。由是胆大壮，居然筐载而肩荷之。匝月往返，始竭。屋角堆满无寸隙，佛奴掘深窖藏之。统计约有二十余万。会入城，买甲马酬藏神。晤杜，即邀致，详告之，且分赠。杜不受，急代购郭市膏腴，建第宅，阡陌楼台，奴婢车马，成大家矣。明年，女又孳生双子，曰鸿曰鸾，均颖慧，能读，总角即游庠序。佛奴亦纳粟为员外郎，为太母请封诰。每称觞介眉寿，太母辄云：“儿孙虽千百年，不可忘宗人香草先主德。”久之，延于家，事之若伯叔云。会清明，夫妻佩绋扫父墓，干仆夹道，婢妾如云。忽一穷汉号哭奔至，崩角乞援，倏一保正执牛鞭来擒捉。佛奴怜讯之，云：“此小窃屡犯者，是必断其胫股，员外郎莫袒庇。”女闻声，牵车帘，视其人，非他，李十九也。问何至

此，白云家业尽倾，恶妇随奴子遁，席卷烬馀，孑然一身，时就野庙宿，实未曾作穿窬也。言已大哭，女亦悲涕。佛奴笑遣里正去，携归，事以泰山礼，李局促不敢当；及杜香草出与话旧，更惭，坚欲辞去。遂赠以婢，且与数百金，俾理旧业焉。明年，二子场乡捷，太母正八十寿，宾客满堂祝千秋。忽庵内小尼云：“奉师命，坚请银夫人随喜。”且以旧犊鼻絨寄，云：“此杜郎旧物也。”佛奴欲辞却，女不可，珠翠肩舆往。至则老尼已沐浴更衣，瞑目将就涅槃。女哀哀唤苏，尼目复启，笑曰：“儿果荣贵，则他日遣逐，不以老比丘为太过耶？”女泣曰：“法师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何敢忘德！”曰：“不足言德，唯可以对令先慈于地下耳。”言已圆寂。女出资为尼新院宇，置沃产，建藏骨浮图于庵侧，其位为先陇之良方，状尖耸，如剑戟。工竣，杜视之，笑曰：“后世子孙中，更当得一武鼎甲”，已而果验。此余在滋阳，听浙人孙君子任所述者。孙君诚厚长者，其言谅非虚构。懊依氏曰：马鬣牛眠，贤豪蜕骨，自古山灵面目，何尝轻易示人也。唯涧底累累，百万朱提，专留与贤孝之妇，如我银娘者。则铜臭之神，又何尝毫无知识，专与牧豎子为伍哉！常见席丰履厚之家，其德其才，绝不称是，盖其祖德宗功，必有大过人处。噫！此其所以为神也！

王大姑

峰阳西南，邻丰沛诸境，台儿庄当其冲。庄有巨族王氏，所居比栉。王叟某，老夫妇生子女各一。子名懋修，廩膳生，常远就臬比，坐博菽水，攻举业。女名大姑，貌楚楚，性敏慧，幼读曹娥庞娥诸列传，未尝不掩卷而泣也。适某生，素患瘵，结缡甫半年，女三割臂上肉，不能救其死；思以身殉，又恐伤亲心。然夫家又赤贫，且无人。女兄懋修遂迎之归，谓女曰：“兄不克听夕侍二老，即烦吾妹代兄职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定省温清之善，直钁而弁也。族无遐迩皆贤之。是年夏，捻贼将至，风鹤宵警，鬼车夜号。叟本王氏族长，呼众远迁，各户咸营营于辎重。女进谋曰：“仓猝出奔，全赖牛车代步，载人行犹速，兼物行则滞，遇贼必因物丧命，不遇贼亦必为宵小覬觐。重物轻人，诚非良算。计不若掘地藏物，单车载人，可望出虎口，而登乐土耳。”众思其言良善，即如所谋，举族以行。老稚约百余口，甫出庄十里，猝遇贼于途，遍搜括无携带，然服饰面目，均非藜藿者流。大呼曰：“狡哉佗也！家资匿何所？不自首献者，斩无赦！”众皆齧觫，面色死灰，崩角无一语。女含笑下车，衿衽而前曰：“大王无怒，若皆农家子，非善于语言者。我即彼族司管钥人也，黄白岂无，窖藏诚有，彼大树葱笼，庐舍翳如者，是所居耳。如从我往，一一指

示，十万金咄嗟办。否则骈死荒郊，于大王毫无禅益。”捻大喜，赏其慧美，信其恳笃，乃舍众而随女以行。女慨然导，略反顾，以目示众，令遁，众始免脱焉。从行里许，至一极大村，诡云己宅，内外阒如，破键入，延贼坐厅事。女拾地下蒲葵扇，且摇且语曰：“大王等长途跋涉，马足奔驰，饥渴甚矣。且少憩纳凉，待我诣内煮茗，略尽东道谊。然而具畚鍤，先掘我家，再掘他家也。”贼笑颌之。以为羸弱弱息，固已瓮鳖釜鱼，尚何外逸？解衣裸体，歌啸纵横。久之，日将堕崦嵫，瀹茗人仍不出，奔内搜阅，贼大骇，盖女已挂梁上，体冰而僵矣。贼恶其诳己，思淫其尸。甫解下，一贼大呼倒地，视脑后若有锥击，顷刻毙。虎狼之徒，亦知贞烈不可犯，罗拜而去。女兄懋修，时正解馆归，途闻台儿庄有王姓女子舍身全亲族事，生大哭，曰：“必我妹也！”至避难处，则家人已舁女尸回，亲与族围之哭。哀讯所以，始悉始末。生枕股大恸，曰：“苦吾妹矣！”既而跃起，大笑曰：“吾有妹矣！舍一己命，全二老命，且全合族命，须眉已难，矧巾幗乎？无怪当日读《烈女传》，泪随声堕，盖生有至性也。节且孝，烈且智，舍吾妹，谁能兼之？呜呼！”懊依氏曰：以王氏合族百余人，猝遇贼氛，何不一战毕命？其所以束手待毙者，视贼如虎狼耳。而大姑视之，直犬彘不若矣。姑之节也可哭，孝也可敬，烈也可悲，智也可喜，贼之痴也可笑。

雅赚

郑板桥先生，书法钟王，参以米蔡，转似篆隶；画则得所南瓮家法，更参以徐青藤老人，挥洒雄杰之致，便卓然大家。为秀才时，三至邗江，售书卖画，无识者，落拓可怜。复举于乡，旋登甲榜，声名大震。再至邗江，则争索先生墨妙者，户外履常满。先生固寒士，至是益盛自宝贵，非重价，不与索。沈凡民先生代镌小印文，曰“二十年前旧板桥，”志愤也。时江西张真人入覲回，道出邗江，商人争媚之，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。江西定做大笺纸，长丈余，阔六尺余，乃可一不可再者，使人婉求先生书，且请撰句。问需值，曰：“一千金。”来者允五百。先生欣然，奋笔直扫，顷成上联，云：“龙虎山中真宰相，”求书次联，笑曰：“言明一千金，尔只与五百，我亦仅与其半。”其人往告商，不得已，如数与之。即书次联，曰：“麒麟阁上活神仙。”人人赞叹，工妙绝伦。其时，商家因盐政都转，咸重先生，遂争求先生书画，或联，或幅，或，或斗方，以为荣。各商皆得之，唯商人某甲，出身微贱，赋性尤鄙，先生恶之，虽重值，誓不允所请。某甲自顾厅事，无先生尺楮零缣，私衷羞恧，百计求之，终不得。先生性好游。一日，携短僮，负诗囊，信步出东

郭，渐至无人踪。视乱坟丛葬间，隐隐有屋角，微露炊烟，花柳参差。笑曰：“岂此间有隐君子耶？”甫逾岭，而坟益多，径益窄。再一回头，则有小村落落在焉。茅屋数椽，制绝精雅，四无邻舍，又无墙垣；小桥通溪，即至门首。白板上一联云：“逃出刘伶禅外住，喜向苏髯腹内居，”上有小额，云：“怪叟行窝。”进门，又得一重门，联云：“月白风清，此处更容谁卜宅；麟阴焰聚，平生喜与鬼为邻。”额云：“富儿绝迹。”庭中笼鸟盆鱼，与花药相掩映。新种芭蕉，才有掌大；乍添杨柳，却比人高。朝南有室两楹，洒扫无纤尘，内置几一，案一，椅四，杌二，木榻藤枕书橱各一，琴剑竹搁又各一。案上笔砚纸墨，乌丝尺，水中丞，皆备。壁上悬青藤老人补天图，女娲氏螺髻高颡，仰视炉鼎中，气冉冉入空际，生气勃发，的为真迹。两壁则素粉如银，绝无悬挂。爰极，不问主人谁是，即就榻趺坐。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，视良久，旋诣内，大声呼“有客。”即闻主人在内问讯，命即逐客。所携短僮，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，始见主人出，则东坡角巾，王恭鹤氅，羊叔子之缓带，白香山之飞云履，手执麈尾，翩然而来，老叟也。彼此略叙述，语颇投契。问叟名氏，曰：“老夫甄姓，西川人，流寓于此。人以老夫太怪，遂名曰怪叟。”问“富儿绝迹”四字何意，曰：“扬城富儿，近颇好雅，闻老夫居址，小有花草，争来窥瞰。但此辈满身金银气，一入冷境，必多不利，或失足堕溪水，或花刺钩破衣，或遭守门花庞啮破足，或为树杪雀粪污俊庞。所尤奇者，一日，富儿甫坐定，承尘鼠迹，空隙破瓦堕，正中其额，血淋漓，乃萎顿去。自是相戒，不敢入吾室。遂以为额，志实也。先生清贫则已，若亦富人，恐于先生亦大不利。”先生叹曰：“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。幸福命高，未曾一作富人，得安稳入高斋，领雅教，何幸如之！”须臾，童子献清茗，叟为之鼓琴，风冷冷然，不辨何曲；唯爱其音调激越，渐转和煦，忽铿然顿止。问：“先生能饮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曰：“盘餐市远无兼味，奈何？”既而自思曰：“釜中狗肉甚烂，然非所以款高贤。”先生性嗜此，闻之垂涎，曰：“仆最喜狗肉，是亦愿狗生八足者。”叟曰：“善。”即于花下设筵，且啖且饮，狗肉而外，又有山蔬野簌，风味亦佳。叟醉，又抽剑起舞，光缕缕然；未识果否成容，然观其顿挫屈蟠，不减公孙大娘弟子。正白气一团，忽大声跃出圈外，依旧入座，面不改色。先生起敬曰：“翁真高士也！请浮一大白，仆恨相见晚矣！”视日已下山，先生辞退。叟殷殷送过桥曰：“仆与君，同一不合时宜者，如有余暇，可着屐过我。”先生曰：“不速之客，何惜频来！”由是日一过叟，清潭不倦，醉而后返。交月余，渐与谈诗词，皆得妙谛，唯绝口不论书画。先生一日不能忍，告叟曰：“翁亦知某善书画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自信沉迷于此，已三折肱。近今士大夫，颇有嗜痂癖，争致拙作，甚非易事。翁素壁既空

空，何不以素楮使献所长，亦藉酬东道谊？”曰：“劝君且进一杯。”呼儿磨墨：“楮先生藏之已久，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，故素壁犹虚。顷既相逢，何敢失之交臂。”先生投袂而起，视斋中笔墨纸砚已就，即为挥毫，顷刻十余帧，然后一一书款。叟曰：“小泉乃怪叟字，请赐呼，荣甚。”先生诧曰：“何翁雅人，与贱商某甲同号？”叟曰：“偶相同耳。鲁有两曾参，同名何害？要有清浊之辨耳。”先生信以为实，即书“小泉”二字与之。叟曰：“墨宝非常，从此辉生蓬壁。然不可妄与商人，恐此辈皮相，不能辨珠玉，徒损清名耳。”先生然之。旋又畅饮，归则已二鼓矣。同人问何之，先生盛夸叟。众曰：“邗江向无此人。公所见得，无妖魅乎？且彼处丛葬榛莽，向无居人；明当同访，以释其疑。”翌晨，众果偕去，则茅舍全无，唯一湾流水，满地肴核而已。先生大惊，以为遇鬼；旋豁然悟，大叹曰：“商人狡狴，竟能仿萧翼故事，赚我书画耶！”归则使人潜侦，某甲家则已满壁悬挂，墨渾淋漓犹未干也。懊侬氏曰：龙，神物也，风云变幻，天地为冥；人能知其性，且豢之，使俯首就烹割。某甲之设赚局也，布置当行，处处搔着板桥痒处，使彼一齐捧出，毫不吝惜。甲虽市贾，犹是可儿。近则皮相耳食，纯购本，强偷豪窃，几类穿窬。使板桥复生，虽有神龙翔翥之计，又复奈何？余故下一转语曰：人道某甲赚本桥，余道板桥赚某甲。

东邻墓

鸠江儒生解必昌，为解大绅耳孙。幼失怙恃，壮未婚娶，交鲜朋友，业拙营运。南山有祖遗瘠壤数亩，可勉供粥，就筑茅舍数椽，唯略避风雨。听夕下帷读，志颇坚也。门之左，有古松一株，极夭娇，数百年矣。门之东，有古墓一坯，渐倾圯，墓中人，无姓氏，无子孙，佃恐碍出入，欲锄之使平。生不忍，曰：“我正苦无东邻，得此大好伴歌啸，残杯冷炙且祀之，忍去之乎？”呼工镌短碣，曰：“东邻墓。”左泐小篆，曰：“一个土馒头，在吾门之首，下有长眠人，名姓失传久。墓既为吾邻，鬼即为吾友。寒食自年年，歌哭奠杯酒。吾子与吾孙，慎勿当敝帚。”工竣，即树墓门，且封植。人多诽之，而生则自若也。一夕，正把卷，灯摇摇若轻，自窗隙入。旋闻叩门声。问：“伊谁？”有女子声应之，曰：“东邻也。”曰：“昏夜叩门，其红佛文君一流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生欣然，拔键迎迓。翩然入，艳丽无双，装束亦富。问曰：“卿何人耶？”曰：“日在顾复，故冒幽冥之嫌，来报大德。郎非鲁男子，妾真薛校书也。”曰：“卿其墓中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为卿表墓泐碣，自问尚有微劳，缘何见逼？”曰：“妾非祸人者。藏骨于此，三十余年矣

。妾多姓，名络霞，本娼家，才色冠邯鄲。年十七，欲嫁有情郎，为鸨母所阻，郁郁而死。生前骨肉星散，仅剩荒邱，时为野魅所扰，樵人牧竖，更肆摧残。顷荷隆情，敢不呈身图报！”言已，荏苒拜灯下，洒泪唏嘘。生虽惊诧，然见其缟衣翠袖，娇小温柔，不觉其爱之深而畏之浅也。曰：“人偶鬼妻，得无促寿命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静好相依，鬼偶何碍；淫欲过度，人妻亦亡。”生曰：“卿既神灵，何难继丽娘再活？”曰：“是亦不难，然妍体不若丽魄，若定皮相订好逑，诚凿矣。”生喜极，揽入怀，觉体轻于叶，气馥于兰，遂登榻效于飞。鸡唱始去。明夕复来。生偶以红丝系女髻，翌日果见丝飘冢首。女夕至，笑曰：“郎疑妾为狐媚耶？”生慰解之，亦不计较。一日，正为生录杜诗，佃募至，生急以袖遮盖。佃去，女笑曰：“郎所谓偷生鬼子，常畏人耶！郎见妾，他人不能见也。”既而验之，果然。由是日夜居生室，俨然俪矣。瞬届秋闱，生略攻苦，女阻挠之曰：“青衿一袭，犹祖宗余荫，若丹桂红杏，实未坐郎命宫。”曰：“仆将以头巾终乎？”曰：“郎若听妾刍蕘，准于闱后获一县令。”生问何术能先知，曰：“郎莫问妾，郎曷自问，半世之偃蹇何故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世之表表称英豪者，孰不和蔼迎人，春风满面。郎满身皆傲骨，即侥幸，亦必遭妒嫉，覆身家，况蠖屈家园，有不动辄得咎者乎？妾善媚者也，一颦一笑，郎若师承之，而摹肖之，自有非常遇。”生颦蹙曰：“媚本天姿，岂东家施所能效乎？”曰：“痴哉！郎也。枕席狎匿，亲近极矣。彼举师保者，先有畏心；学宠爱者，纯秉天性，故知其易也。学而不成，由于爱妾之不深，妾去矣，实不愿郎之偃蹇也。”生曰：“善。”从此步趋，渐能神化，一切笑言，无不解颐。女曰：“可矣。”试期迫，女为束装。生曰：“如卿言，仆老不作茧，顷何劝驾之殷。”曰：“康了诚康了耳。白下为冠，盖会萃之区，俾人人见郎，如再世人，或机缘即伏于是。”生乃挈女同行，寓东郭古废院之东室。其西庑，先有侠客金姓者，对门居。金须眉如戟，衣履极华，出无定踪，居亦鲜偶，唯一骡一马自随，刍秣之劳亦自任。生心异之，私询女，女曰：“此异人也。郎倾心与若定交，自有佳境。”翌即衣冠谒金，意气甚豪，交渐莫逆。金偶夜归，闻生室有妇人声，窗隙潜窥，则生正与女对奕。明晨仍独。生偶迟眠，闻金室正歌唱，潜窥之，则金方狎美人坐，珍错满前，雏奴夹侍；一堂灯火，举室通明，天明仍乌有。潜问女，女笑曰：“凡所谓异人者，必有异术。措大眼孔中，真未曾有耳。”翌晤金，略询昨宵事，金掀髯大笑，曰：“某之所乐，君亦有其乐，喋喋何为？虽然，当慎密，万勿为外人道也！”由是交益深。榜发出，果落孙山外，抑郁无聊赖，对女唏嘘。女曰：“郎勿戚戚，且市小肴饌，沽美酒，闭妾暗室，代烹调，延金啖，借以话别，或得将伯助。”生如言，折简招金。甫坐，果见肴核尊垒，均一

一从壁间出，气蒸腾而味鲜清。异而问之，生笑曰：“落魄人，技只此耳。”已而以黜落兴叹。金问曰：“君既多才，又抱异术，何必拘拘矮屋，因此七尺躯？”生惨然曰：“是不过小游戏，若纳粟，需多金，则未可咄嗟办。”金醉，又见其惜别可怜，慨然与之订车笠盟。金复私语生曰：“仆更有术，为君谋财。但得志后，幸长勿相忘！”生以天日誓，且历历以络霞事告，金始恍然。夜深矣，金置大铜盆于几，储以水，中燃小灯一檠，闭户，更短衫，佩利刃，负空囊，环屋而走，愈走身愈小，长几寸许；跃登几，跳入盆水，不见，而灯火荧荧矣。炊许，忽盆中有声，灯光大明，有小人自水中跃出，飒然堕地，须臾复故貌，仍金也。背上囊，倾出白镪累累焉，得六七千金，曰：“是尚不足为进身阶乎？”生大喜，即援例，得真州令尹。迎金于署，视若同胞，仆从隶役，罔不知为令之真手足也。生自得金始为官，自得女始善为官，柔顺解事，喜动上游。有张参军者，欲以妹子珠娘偶生，生不敢诺。张厚金，挽金先容，且允丰奩。金醉，遽应允。归以告生，稍拂，即拍案詈曰：“儂薄儿！倒插纱帽翅，即忘却接引佛耶？”生急引谢，始已。夕商于女，女怒曰：“郎固非金不得官，然非妾亦不克友金，遑得官耶？金固功臣，妾亦为功之首也。纨扇弃捐，郎何急急！郎心动，妾心死矣！虽然，妾必有以报金。东邻一坯土，尚在人间耳！妾请从此辞。”言已嗟叹不辍，握手悲啼。生挽之，请须臾，而女已掀屏出户，悠忽无踪，觉佩声犹在耳也。数月，生娶珠娘，入门视之，貌果艳而性骄。幸生有心传，事事得夫人怜恕。时京口赛会，鱼龙曼衍，游人如云，为江左第一胜事。隔江伊迳，金欣然欲往，生不敢慢，急赁巨舫，锦旗灯伞，书真州令尹衔，更以干仆良庖伺应。时江天如画，水波粼粼，金欲溲便，抵岸尚迟，腹膨亨不可忍，乃蹲踞舵牙上私焉，而船行如故。时大江南北诸富绅，常被盗，各捕受敲朴，眷属困囹圄，颇为苦。白下老捕飞鸦儿，素有名，亦缉术穷。是日午睡，梦美女子姗姗来告曰：“扬子江心有巨贼，脚点舵牙正如厕。君速捕之，毋使逸。恶贯盈，将毙命。贼何人？金其姓。”捕惊醒，即挈伴当，怀利器，驾轻舫，破浪南下。适遇金，见其两足尖搭舵后，屹如山峙。详加物色，宛与梦符。尾之，见其一跃即入舱，便捷极矣。顾旗上字，又似官舫，心忐忑，姑唤之，辨真贗，大声曰：“金老公好身手耶！累吾辈死杖下者屡矣！”金回首色变，即挥弟子猬集，将飞黑索；仆皆呵叱曰：“此真州令伯氏也！”金急止之，顾众厉声曰：“尔辈求吾，为销官限，得赏金耳！就此缚老金，恐未能；即能，亦只得官金，恐不得吾之多金。”捕曰：“如君言若何？”曰：“且转帆，见真州令，自有说。”捕许可。生闻变大惊，几晕绝。会金至，款众捕于厅事，然后偕生密室商之。曰：“兄罪恶不可擢发数，事发宜也。然吾去，恐为弟累，故贿若辈来，与兄一计较。”生泣曰：“弟

所以有今日者，兄也。兄死，弟未敢独生。”曰：“是已知吾弟之心矣！然骈死固无益，且为天下笑。曷诡云踪吾，惧其本领大，动辄逝，始假托结纳，以软禁之，且送观赛会以暗解之，适与捕遇，故辗转就缚。如是则弟免株连，且得勋绩，策之上也。”生意良不忍。曰：“男儿临事贵勇断，否则兄逸，弟又奈何？”生无已，商于捕，与重贿，俾如其说，而后涕泣以赭衣送登程。至秋曹，不假拷掠，一一具服，且曰：“赚我者，真州解令尹也！半生横行江湖间，一朝禄尽，为怯书生所算，奇哉！”上游本重生，至是益赏其能。决金市曹日，飞鸦儿为赏金巨，置酒肉送就死。金且啖且饮，问曰：“仆迟早有今日，不怨公也。但生平无半面缘，何一瞥即募知为金？祈告我，死无憾。”捕乃告以梦中语。金愕然唾曰：“淫娃朽魄，敢于樱金老公，死耳死耳，复何言！”生时在真州署，正惶惑，忽见金缨帽短衣，含笑掀帘入，笑曰：“吾弟安否？”生惊起，曰：“兄固无恙乎？”曰：“无恙。”旋呼进酒，取大爵斗饮者三，告生曰：“我游戏人间，不过破贪囊，取污财耳。顷亦蝉蜕羽化，如郭璞、谢灵运诸公，非真遭戮也。而告吾弟当日床头人敢于饶舌，诚不能恕。”言已，闻署外喧嚷声不已，金起，揖生曰：“兄将遐适矣，祈念手足情，收吾骨，免抛弃，感且不朽。兄留马一骡一，祈善视之，勿过加鞭笞。”言毕，匆匆遽杳。生趋出，则秋曹材官正送金之首级来。开椁视，面目犹是，然已子章骷髅，血模糊矣。遂贿易其首，联尸厚葬之。年余，生以才干保升浙之观察使，颇著政绩，珠娘亦有内助功。忽有故人自鸬江来，肮脏软红，意在乞助。茶次，生问：“敝庐在南山之南，斗大一椽，想为秋风所破？”曰：“明公钓游之区，桑梓犹知敬礼。唯东邻墓，突于某日风雨疾雷，震裂成潭，碑亦破碎，白骨零星，抛洒堕溷，唯古松尚存，诚不可解耳。”生详询其日，即金弃市日也。由是竟惊悸成疾，床第缠绵，意在予告，上游不许，荐医来珍视，曰：“脑风也，服马脑即愈。”左右遂杀金马。数日，又委顿，医曰：“此肝气也，服骡肝即愈。”左右杀金骡进。由是精力强健，日劳案牍不为疲。生有玉枕金瓶，最宝贵，千金值，归向珠娘，索以酬医，问何药得痊之速。珠娘以实告，生恸且哭，珠慰曰：“后厩不少骅骝，何惋惜之甚？”曰：“非重物也，为负故人托耳！”急延高僧法道，寻水陆，讽金经，超拔络霞与金，并骡马之灵。所撰祭文中有句云：“感恩报德，乃在红粉骷髅；舍己从人，何愧绿林豪杰。底事雷诛不免，法网难逃，数也天乎？搔首莫问，至若连钱珍重，蹄铁销磨，可怜供我加餐，肝脑涂地。想去从君射猎，飞走摩云，斯固生为人英，而死为鬼杰者也。噫！问寂寂黄泉，可再唱晓风残月？叹茫茫白骨，居然成一妹三郎！”懊依氏曰：妓与盗，冤冤相报，可谓酷矣；而于解君，则报之殷殷，唯恐后焉者，何哉？无他，为其能有情耳。观其表墓泐碣，洒泪致祭，始

终不外乎情。噫！人而有情者，佛心也；块然而无情，且悍然而恶人之多情者，吾不知其何心也。

吴孝子

孝子吴姓，忘其名，鲁之恩县东邻人。少孤，喑哑不能言。凡病哑者，耳必聋，盖有窍不能相通故也。其居距郭三四里，因贫，为邑之质库担水，得值即奉母，不敢浪以一钱自啖嚼。虽哑且聋，而性敏，能以己意揣母意；母亦习久，能以势与孝子言。每日，母思食何物，必呀呀请母命，而后诣郭购之回。如四指作圈，即知为饼；撮指覆腕，即知为馒首；又手成八字，即知为水角子；伸掌使平，知为鱼；垂手如提，知为肉之类。百无一爽。母老且病，每食若微且噎，孝子即于暗处洒眼泪。见人必指划，若言母食少，攒眉蹙额作忧虑状。食若甘且多，孝子即对母，呀呀若唱歌，张两手起舞，效演剧者关目，博母欢。见人又指划，若言母食多，拍掌狂笑作快活状。年五十，如一日，未尝稍变更。每严冬，必先以己体为母温布衾，既暖，又着起，为母解衣就枕，己则倦伏床足，听母鼻息酣，始逡巡趋就草榻眠。每暑，悬芦帘于门，寝母于中堂竹榻，己则解衣当门卧，意若代母饱蚊蚋然。居虽近野田，而白鸟竟绝迹。里人贤其行，争呼之曰吴孝子。然究赤贫，无肯以女妻之者。孝子亦绝不计及床头人。母每谓人曰：“吾宁有承顺反舌子，不愿有忤逆长舌妇也。”一日，正担水入肆门，适恩宰梅公子盛服至，误泼水溅公子服，怒且叱，肆中执事人，急趋至，拱谢曰：“公子莫怒，此吴家哑孝子也。”公子惊询其事迹，转怒为喜，假青蚨五竿赠之。孝子坚却不敢受，执事人举无名指示之。盖凡哑指均以拇者为天，食指为地，中指为父，无名指为母，小指为妻子耳。孝子见之，知公子怜伊有老母，始伏地稽首拜，呀呀指天地，感激非常。然当公子叱辱时，则固挺立不屈，毫无畏怖者也。担水讫，荷钱归，甫近村，见母正倚闾，遽欢喜呼啸，泥滑，几倾倒。母见钱，惊问何来，孝子口呀呀指划，唔不能道一字。母恐其因贫，误行窃，遍问邻右，亦不知其所由来。叱使膝立，怒曰：“吾宁有残疾担水子，不愿有邪心穿窬子也！”自扶杖诣质库，遍问执事人，始知实是公子持赠。始诵佛而回。顾往返虽五里，然究因老病，步履迟滞，半日始归村。视孝子犹跪地，不敢动。笑慰之，孝子亦即收泪笑舞，牵母衣，视母床；其意盖欲为母易新制，但不知从何做起耳。噫！情态可想也。梅公知之，给匾旌其庐，孝子泣不受，里人悬于土圩门，以为荣。捻匪窜其乡，见匾，遽额手曰：“此孝子里也，莫惊他。”既而思识其风范，仰谓守者曰：“若肯以孝子一登陴，使我辈一瞻其面目，即退。”孝子卒抱母，摇手不敢

出。贼亦旋去。时浙人孙君怡轩，为恩署钱幕，言于梅公，醵资得百金，存质库，嘱执事人代孝子略购田畴，兼觅配偶。因梅旋解任去，不知其究竟云。

卷二

龙梭三娘

元季海陵江天石者，巨富也。其子名璧，字玉人，年甫冠，即夤缘魁乡捷。顾秉性鲁钝，文采非所长，然貌尚雅俊；书法二王，盖虚有其表耳。翁年古稀，亦老孝廉也。一日，对座客愀然曰：“仆中年失偶，虽满腹经史，苦无哲嗣能授以衣钵，奈何？”客勉谏璧曰：“公子折芹探桂，瞬又走马看长安十里红，岂尚有愧公冶欤？”翁唏嘘曰：“江天石儿子，豚犬耳。”时门下有慕荣者，揣翁意，以巨金自江北购得逃难女子，名曰龙梭三娘，貌既娟妍，齿亦稚弱，衣以绣襦，乘以油壁，媵以雏娃，踵门而献。翁一见大喜，即日筑金屋，开琼宴，趑珠履，赋催妆，谋合卺焉。午夜，两行画烛引翁入洞房，掀须微笑，却扇定情。及见女，愁眉泪睫，粉黛浸淫，略与软语，则体态生硬，啼状惨然。翁怒曰：“小妮子！将毋嗔老夫衰迈耶？寒家不乏衣食，若能育一石麟，瞬及太母太夫人矣，何戚戚为？”女凄恻而前，拜伏膝下，直陈遭际，泪坠辞前。盖女为蒙古产，随侍尊人名鲁不花达赤达泥入中国，为淮西行省平章政事。其母梦织女投梭化龙而生，终鲜兄弟，常恨阙伦。顾父性峭鲠，与御史莽吉兔不相能。偶怒顽僮小张无礼，酒后鞭其背，遁入莽吉兔家中，以蜚语疏入，坐贪墨削职，诏收刑狱论斩，寻瘐死，上怒未已，籍没其家，女为恶叔诱出，盗卖于此。幼字父之同官子叶生，名子荷。叶父没，家赤贫，不得已，流入闽中，入某刺史幕，久无耗。罗敷本有夫女也，乞翁怜鉴之。翁闻之，豪气顿消，惊汗若雨，慨谓女曰：“老夫不才，有子已成乡贡士，敢恃阿堵物，而浪夺他人妇耶？女公子请安心小住，老夫自有法，为汝圆乐昌破镜。”言已即回旧卧孤榻。女牵衣哀泣，惊询之，女曰：“翁长者也，可否收儿为螟蛉女？不然，终有瓜李嫌。”翁曰：“善。”即如所请，遣妥婢伴女宿。翌晨，诡告人曰：“渠尊甫与仆有素，不忍污也。”函金遣急足入闽，物色匝月，招叶生归。视其人翩翩儒素，虽穷措大，而才则胜郎君万万，特荒芜耳。即日设筵宴，招赘于家，与之约曰：“婚后，仍旧就塾中宿，无论河魁，但得一课作合程式，许诣甥馆一次。”叶敬诺。一夕诣内，女曰：“郎知翁德如山岳乎？若不奋志，何以报鸿慈也！”嗣后虽命之入，亦不入，唯埋头下帷。经年余，旧业尽理，而功更倍，翁曰：“可矣！”馈赠，命入都。临行，女泣告叶某曰

：“若蹉跎，可不必回见床头人矣。”比试南宫，一战而捷，出为会稽太守。先以轻车莅任，断狱称神明。翁闻之喜跃，为女束装，遣仆婢送之任。作书与生曰：“闻贤契贵，甚喜。舍眷属，莅官守，乃公而忘家者，甚善。但琼儿亦不栉进士也，为贤契内助，必多善政可观。矧贤伉俪，患难离合，婚媾尤非寻常，岂有稿砧已双旌五马，尚不谋璧圆剑会者乎？余询琼儿，自悉鄙况。林泉杳寂，车马音稀，唯濡笔为贤契纪循良善绩也。珍重珍重！不尽欲言。”叶得书盥诵，对使流涕再拜，而后以莲舆迓夫人。拟觅浙中土产及玩好以报翁，女曰：“止，受人大恩，岂报以琐琐者耶！空函裁答可也。”至是夫妇方得朝夕称静好，鼓琴瑟焉。然女恒郁郁不为乐，问之，亦不语，临风弹珠泪。顾性喜种花，浙中异卉咸罗植，衙宅似画图。又喜购金线孔翠等物，奁筐几满。暇偕婢采花上露造酒，緘于瓮，亦不饮。更督婢织金翠，为女子软甲，雕绘刻画，穷极鬼工，工葺亦不着。明年，翁子璧，艳叶贵显，私盗藏金数巨万，走犂毂下，遍贿当道，即嫔嫗中贵，咸得孔方。试日，倩名手捉刀，战捷，牖唱中状头。时莽吉公子哈哈木榷，以怀挟被黜，愤甚。适璧仆夜行，犯金吾禁，捉去研讯，得贿赂大概。莽吉公子罗织疏劾，奉旨江璧坐科场舞弊下狱，论弃市。翁闻之，悲曰：“吾不意垂暮年，见儿子遭断头之惨。”函告叶，女勃然起曰：“今而后可以一举而两得之矣。”夤夜更急装，偕两婢，携酒荷甲，策马遁去。叶恐外扬，遭物议，喻家人秘不宣。女竭蹶出关，知上之长姑四公主名伊拉布者，下嫁于锦兰国王，嗜饮，喜田猎。女趋长城下，确得公主常到处，裹糒粮，伏丛莽以俟。婢睹沙碛穷荒，时兴怨怼。女唯翘首盼。闻行人相戒曰：“是日王妃将出猎，慎勿散牧惊驾。”顷许，果有健儿数十，荷马冲过。随有艳妆宫人，乘骏马，舞剑戟者数十；挟弓矢，持火器者又数十；锦旗如云，裹一黄衣美人，年约三十许，策紫骝马，按辔行缓缓。女知是公主，本兔伏，突鹞起，前趋。将卒遽攫主婢，掷马前，宝刀环粉头。主见其婉柔，不忍诛，唯含笑问：“何来？”女本善蒙古番绎语，至是神色不惊，衿衽启奏曰：“小女子日在庇覆，恨无报称，谨以葵忱，手酿千娇百媚酒，手织金翠如意通心甲，奉献娘娘，伏唯寿考千万。”言已呈上。主酌其酒，则香沁心脾，甘回齿颊，曰：“美哉酿也！”衣其甲，则身段符合，光彩烛云霄。马上女子齐声呼千岁，曰：“美哉织也！”携回宫闱，宫女教授，日渐稔熟，泣请遄回。主谔曰：“儿原是中国人耶？何故远跋涉，尽此孝心？小娇生曷明言，我老人当为女尽力。”女伏叩数十，称死罪者再，然后缕述所苦，诡云璧为其兄，遭莽侍御父子冤陷，求主援手，当能揭钵赦宾枷也。主曰：“吾道何大事，是区区者，尚值得如许耶？”即传懿旨，振师旅入中国，救江状元。命女自归。不日主驾将到。上悚惧，亲出迎迓。盖主在宫中时，上尚冲龄，左右譖青宫，赖

主时调护。然貌美心慈而性刚烈，归宁求不遂，必诟谮遂始已。见上，遽问曰：“陛下亦知新状元江某，为老身螟蛉子乎？何绝无香火情，忍以鳌头佳士陷縲绁？”上默然。主立求诏出狱，与上面试真才。时左右均暗奉懿旨，为璧设倩无破绽。策成，条对精详，藻辞伟丽。上抚掌曰：“古今原无白腹状元，何物莽吉奴，敢妄饶舌！”降旨复璧官，封三代，出授两江监察道廉访使。左右更以莽吉子哈哈木樵怀挟入告，上震怒，籍其家，得数巨万。莽吉充云南军，死于道。斩哈哈木樵于市。主始归国。时叶生独居悬盼。一夕，掩灯坐，闻中庭履声细碎，女已偕婢入室，握手笑曰：“郎君别来无恙乎？妾回矣。”叶喜，揽入怀，问曰：“卿飞仙耶，剑侠耶？不然，何如是之神也？”女曰：“否，盖舍此，实无法可以抱恩怨耳。”江翁闻璧再生，不知所以开汤网之故。时正祝嘏，宾客满室，女忽锦衣跃马来，衿衽称觞，跪拜如礼，告翁曰：“人贵知足。”翁曰：“诺。”即日命璧上疏称病，解组归田园。

迦陵配

钟离笠乾寺，古刹也。老衲临风，时为游客说迦陵生故事。其先住持懋公，精梵律，尤喜擢人才。寿春孙主政，曾赠公有“说法鬼神环尘尾，怜才英俊集龙头”一联。法弟某髡，则唯唱佛曲，喜逢迎，品行远不逮懋矣。公偶扶杖水次，见中流浮一木板来，上卧小儿，白如瓠，啼呱呱。有比丘尼来此湔裙，以竹枝取抱入怀，意将作螟蛉。公合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！然尺许襁褓物，非优婆夷所宜，曷布施老僧？”尼便略审视，付公曰：“此儿好骨气，读书可成名宿，入道可作飞仙，唯皈依佛则终一不了汉也。公善抚之！”言已，尼突不见。公携归，庸乳媪哺养，名曰小拾得，是则迦陵生之第一名也。稍长，即能辩之无，有宿慧。公以为辩才后身，预为他日衣钵计。年五岁，即为削发，授比丘戒，且筵师教之读，旋通六经，考内典，泛览诸家，莫不了了。生年十三，懋公病，将证涅，弥留时，以生托某髡曰：“是即我之藐孤也，祈阿叔爱怜之。”某髡诺，公目遂瞑。生踊号恸，如丧所生。某髡渐忘兄托，日肆摧残，颇有逐侄意，而未忍出诸口。生憨痴，不喜习梵呗，日以书画自娱。某益厌恶。一日，重新殿壁，始加圻垠，皎洁如银。某拟倩俗工画。生技痒，潜磨墨汁斗许，乘某出，登台握管，风飒飒，挥洒成荷花，环四壁。跃而大笑，曰：“此功德池中，清静菩萨身也！”某归，见其尚不俗，詈亦旋已。适有李太守，新任顺昌，挈眷自江南来，赁寺之西厢，勾当公事。闲步殿上，观西天像，突见墨荷，惊为八大再来人。问谁之大手笔，髡某以生对。问法腊，以实告，且述其萍泛拾得因缘。太守急命呼至，则翩翩玉立，英致洒然，顶足童童

，气则蔼蔼。问“菡萏是汝手笔乎？”揖而对曰：“然。”问：“能对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即出首联，曰：“壁上荷花和尚画，”生应声对曰：“月中桂子贵人攀。”守大惊服，因谓髡某曰：“汝勿须此子，曷以多金易于我？”某诺。即携生至顺昌，潜为蓄发，因抱邓攸戚，即蓄为儿，从李姓，名琛，字美玉，此则迦陵生之第二名也。守妻本艳妾僭正位者，颇恶生，年余有妊，恐生他日碍真儿，益讽婢子小鹊潜生短，守笑置之，惟延师授生举子业，勖最殷而功亦大进。妻闻之，益愤，时于阍内施恶声，渐自操仗挞假子，逐之者屡矣。守度其终不相能，呼生于无人处，泣曰：“汝从来处来，仍从去处去，有千金相赠，了我父子缘。此去仍为僧，抑为儒，均自便，非阿翁所能计及也。好自为之，前途郑重！”生泣不敢受。坚与之，始稽首再拜，嗒焉出门，罔知去就。途遇乡人某，同舟楫，瞰其多金，诱习贸易，辗转耗尽，仅余守囊钱，茫茫然，计唯仍返钟离。至则师叔物故，接住者为他族，遂亦赁西厢，安行李，布笔砚，仍事咿唔，不敢懈。时掩卷痛哭，曰：“逐我者，非太守也。遇我厚，望我深，世有如太守大德者乎？”本寺本孙主政家庙，主政致仕家居，斗山望重，偶自寿春来，见生玉貌，且阅课程，惊为远大才。询其姓氏乡贯，初不敢对，询再三，始和泪述由来。且恻曰：“身世不偶，勿释勿儒，独来独去，尚未遑定自家姓氏，何以生为？”主政筹思良久，庄色而言曰：“子自不知耳。仆远族某，向居湖田，亦穷儒，暮年纳妾，生子甫周月，某逝，妾远醮，恐其子为累，即置子于木板上，听其浮沉，是即汝也。论支派，汝尚我之犹子。”生信为真，遽再拜，呼为叔，侍膝下，作燕子依人状。主政遂为之易姓曰孙，名曰，字曰风萍，是则迦陵生之第三名也。明日，衣冠诣谢。主政约略告以某某伯叔，某某兄弟行。益奖励，许为阅削诗文，俾应试。惟详询父母墓道，则漫应之，盖诡托以安其心，实无处供指南也。生年十有七，瞬又郡试，主政为生诣广文廩膳处乞印结。问伊谁，即大言曰：“谁不识孙为某之族侄耶？”众遂信。匆匆补县试后，暗嘱曰：“临场第草草，万勿过经营，恐致攻讦，反债事。”生敬领诺。比属试题下，生小心就范，竟无一字。不得已，直抒所见，拼决裂。太守黄公，操衡文冰鉴，自诩老眼。见生文击节，拔置冠军。榜揭，则童子沸腾，疑从天外飞来者。翌日初复，太守坐堂皇，隶呼生名，无应者，再三呼，仍不应。太守勃然，目广文曰：“二千石非目无瞳子者，冠军人竟不至，究竟因何？是必有枪冒等弊，恐虚堂镜，不能遁形，故逸耳。然则非广文过欤？”广文推诿，廩膳以主政对。问主政，则顷正出游他郡矣。太守怒益剧，咸屈膝曰：“请太尊且试孙以下者，准于日内获若献公庭。”守诺。广文即挈斗级多人，肩輿往侦诸寺，则书篋宛然，其人乌有。壁上墨滓淋漓，留一诗曰：一波才落一波生，旅馆频惊梦不成。白眼看他人世

险，黄金散尽我身轻。浇愁惯借杯中物，惹祸翻嫌榜上名。屈指归期应不远，八公山下有疑兵。郡之西鄙，距十里，本有八公山，为淮南古迹。读其尾句，疑潜彼处，往视，果跌坐石洞中，痴如木鸡。扶之返，问之默然。薄暮，棘门洞启，唤生入，太守已严具五刑以俟。及见生，温婉循循，知非儇薄子。略审诘，即伏地哀叩，历述生平。问何故潜逃，曰：“童子谨遵主政公谕，实不知无籍遭攻讦者是何等罪，故逸耳。”太守恍然，甚怜惜。既而飞寸楮下，曰：“非面试不足信。”生即就寸烛下，立成佳制，如宿构。再试他题，益工。守且阅且赏曰：“惜子他去，否则又冠军矣！国家取真才，何曾盖以资格限。当来应二复，容擢汝。”试事毕，欲取置第一人，格于例，遂列第二。主政归，携谒太守，又为守详述其曾作沙弥事。太守笑曰：“第能院试获隽，我当玉成一佳话。”请毕其说，曰：“仆莅任时，道出毗陵，内子诣惠泉尼庵酬香愿，爱一雏尼，貌艳而慧，且精律吕，解吟咏，亦老尼所遗，茫无来历者。观主因尚守雌，居奇货，内子不吝，购之归，名曰巧巧。顷已及笄，意欲配贤阮为妇，不几如佛经之迦陵共命鸟耶？”主政拜谢曰：“且看渠院试若何，倘如期望，求应金诺也。”院试揭晓日，太守徬徨中庭，蹀躞不已。夫人携尼婢出，暮见，惊询之，应曰：“孙家小沙弥也。”夫人轩渠。婢不知前日事，亦掩口笑葫芦。突捷音至，守急问讯曰：“其孙家小沙弥耶？”左右对曰：“然。且冠全军。”守为之舞蹈大乐。明日，生雀顶青衿来谢。叩中庭。守喜曰：“汝来耶？”立命更章服，妆巧巧出，与交拜，成嘉礼。生辞曰：“身无立锥，家无四壁，安对芙蓉？”曰：“为汝筹之久矣。”呼鼓乐采舆二，送小夫妇归第，至则画室萦纆，几榻明洁，青庐中所需者，罔不措备，皆太守功德也。越两日，哭告于懋公塔，泣谢于主政公门，函谢顺昌守，归写懋公李守黄守夫妇像，虔祀之如神。主政旋捐馆，生为之服心丧。黄太守迁豫之廉访使，走送三百里。迁顺昌，省假父，得厚赠归。归则闭双扉，对丽偶；生每作书画，署款必曰“风萍”，或曰“昔美玉”，或又曰“当年拾得子，”老不忘也。且深知孙亦非己真姓也。女笑曰：“郎名忒琐琐，黄公曾以我两人比佛家迦陵鸟，郎盍名曰迦陵生，妾即名曰迦陵女？”生大喜，如其说。闺中时以围棋猜谜赌酒角韵为乐。生间习制艺，女即阻挠，曰：“俗极矣。”曰：“我亦知其俗，然读书人非借文章吐气，何以报知己？”曰：“是诚如茧之自缚，蛾之自投，幸俗障不深，急需解脱。妾非夸诩，郎以妾为妇，即胜于封万里侯也。”女本工琴，因授以弹琴谱，使听夕领会。一曰春水舣槎曲，觉清风泠泠，挟襟袖作凌波舞也。二曰清夜闻钟曲，觉梵王宫殿，如在枕畔也。三曰穷途自伤曲，觉风尘肮脏，落魄人歧路徘徊也。四曰水穷云起曲，觉别有天地，打桨桃花深处也。五曰采凤双飞曲，觉云路迢迢，将携手而上霄汉也。六曰仙心无恙

曲，觉海涛洞，募证三生也。更请其余，曰：“只此六章，可示世上人耳。”生学之年余，竟能与女对鼓。绿窗静，雏婢焚香，逸韵若，真不知为人间天上。一夕，君弦断，女大惊曰：“殆矣！昔黄公以我两人为共命鸟，今作比翼禽飞去可乎？妾嫁尚未一归宁，郎送妾去，借逋红羊劫，何如？”曰：“卿前对黄夫人云无来历，今何又有家？”曰：“嘻！世岂有无来历者，特一履尘，即忘却真面目耳！”生不深信，意颇犹夷。女以丹药一粒，使吞服。生忽哑然笑曰：“咦！卿真欲归耶？某亦随之逝矣。”仆婢问娘子家在何处，曰：“远甚，不愿从行者请遣之。”翌即束妆携两婢，各跨一卫，冉冉向东去。近有钟离人自海上采药回者，云海上有杪楞岛，产药最夥，石径崎岖，颇不良于行。一日甫舣舟，忽见迦陵两婢子，蓬头赤足，走岛上如飞，追之莫能及。懊依氏曰：迦陵生之遭遇，不为不苦；迦陵生之来去，不为不奇。独是浩劫将至，迦陵女能预知之，而预避之。卿其仙耶？吾尝谓佛子断人欲，真苦恼众生。若举世尽趋其教，恐佛种断矣。今观迦陵仙偶，益信曲躬之树不诬，吞针之戏不怨。

刘子仪膏药

国初，吾乡有刘公子仪，老学究也。授蒙为业，困顿不支。货所居大厦，得值，另卜城北临街一廛，内居妻孥，外作小贸易。公性旷达诚笃，不善较辘珠。年余，母金耗尽，依旧阮囊。顾新居仅数椽，蔽风雨而已。庭中环种野药材，名参三七，蔓延阶砌。公恶之，欲除去，植花草。一夜梦黄衣叟，指而告之，曰：“此良药也，和铅粉桐油熬成膏，能疗诸毒疮，芟刈何为？”公醒即谨志，检阅药性编，诚然。心喜，急购粉与油，苦无药灶。适有女丐在门，筐有小铜釜，短柄三足，以百钱购得之。又购得小铁炉，居然成就，碾锉虔修。先觅丐之有患者小试，良验。明年春，久雨，城中水尺余。夏则奇旱，毒日蒸腾，沙煎石铄，农贾无老稚，咸患潮湿，医家术穷，惟是膏能愈。由此得值甚丰，颇给朝夕。然公性最善，虽深夜，丐者以一文来市药，必起而与之。一夕，甫就枕，风雨满街，忽闻剥啄甚急。枕上询阿谁，曰“乞人市药者”。公披衣急起，启双扉，一丐者蹙而入。疮在左股上，大如钱。公详视巨细，然后折纸，就炉头摊与之，量必符所患。诂药成，而疮忽大如盆；更之，疮忽大如瓿；再更之，忽大如巨盎；如冰盘。凡十数易，皆不足盖完所患。听邻鸡乱鸣，孤檠闪壁。妻孥见久不返，甚催促，公如不闻。俯首呵冻，极力熨贴，绝不为一文琐屑生恚怒；而丐者反怒，大言之曰：“嘻！鄙哉侗也，药甚平淡，何子细乃尔！”公不语，仍更与之。视釜中药已竭，丐忽狂笑，声可震屋瓦

，袖出一钱掷釜中，曰：“以此聊酬一夜劳！”踏雪竟去。视釜底，嵌一极古五铢钱，坚滞如铸，药气上腾，成五色香云，氤氲不散者终夜。由此药更灵，人疑丐者仙也。公寿八十，无疾一笑逝。子孙读书，多有游庠者，犹悬壶市药为生，世世保守釜炉如连城。余髫龄亲见之。釜者，古勺斗也；炉者，小折脚铛也。忠魂入梦兗济道署，在兗郡城西，本明季都阉府旧址。观察某公莅任后，爰署西隙地，可植花草，浚池灌泉，辇石堆山，筑小亭如盖。供吟啸，觴咏摩娑，收藏鼎彝为乐。余幕游滋阳时，公子某司马治樽招饮，偕登假山，顾西墙外有方土一坯，长可二丈余，高可五尺余，宽广平整，疑为台。若就势堆作嶙峋，绕以廊舍，则园势能曲，石径亦纡。心拟之而未言也。饮醉，篝灯回，朦胧就枕。梦一红袍纱帽贵人，面白多髭，长眉高颧，徘徊中庭。旋一秃发童子，投刺入，口称曹公奉拜。余方审刺上名氏，而贵人已入，昂昂抗手高坐，瞠目视余良久，曰：“子日间所见土阜，亦知其下为吾首邱乎？魂魄所栖，非可作游览所。当日仓卒捐躯，既无碑志，又无祠宇；老成凋谢，史册不书，殊寂寞耳。子既作《夜雨秋灯录》，何不纪其崖略，俾后之宦游者，知此中有人，不致削，岂非笔墨缘欤？”余心虽应诺，且欲咨询，而口噤不能言一字。贵人旋起，余唯拜送。贵人曰：“翌日，将遣人以名字相告，可以略见一斑。”言已，且行且吟，曰：寒泉百尺吐长虹，多少风云在瓮中。遗蜕纵教黄土压，精灵已逐鼎湖龙。回首燕台策马行，征途顺访绿杨营。惨闻帝抱虞渊痛，国破家亡敢再生。爰妾随身字娘，一般殉节共流芳。行人莫当胭脂井，玉虎偷窥水尚香。千古崇隆土一台，金蚕飞出总堪哀。年年风雨清明节，若个梨花麦饭来。忠义光能烛九渊，闲携桃叶岱云边。何须短碣题名字，杜甫南楼一散仙。吟已，回首顾余，挥手若示止步状。余正惶惑，若足底误踏苍莓，一滑倾扑而醒，枕上默忆所吟，一字不爽。听窗外风声飕然，若吟韵犹在耳边也。谨志于怀，殊不可测。次夕，适道署幕府某君来，试以土阜问。某愀然曰：“其下有井，为明忠臣昆山曹公廷桢死难处也。甲申年，公正行取入都，道出此邦，访友是署。忽侦隶报煤山之变，公抚膺大哭，曰：‘吾不忍事二主！’故纵身投井死。土人义之，遂闭塞井阑，上加黄土，因近官衙，不敢作殡宫墓道，然亦不忍再酌寒泉，遂筑如平阜。至道光某甲子，官此者某公，其妾素骄，亦河东怒狮也。夏日怯暖，见此阜横绿荫下，四面凉习习，乃簪花傅粉，着短罗衫，坐土阜上纳凉；且双翘纤足，吸水烟，诸婢环侍，笑语喧哗。忽大叫倒地，若中癲，面青紫，目瞪视，口流沫，作昆山语音骂曰：‘何物淫娃，敢于无礼！此虽爽垲，然其下为吾窀穸。尔一妇人，坐吾屋顶上，褻孰甚焉。而且艳妆吸烟，是何体态！尔稿砧亦读书人，何绝无家教，想怯尔阉威耶？我实不能恕妖牝也！’言已，手自批颊，粉黛浸淫，花容揉碎矣。诸婢狂呼，仆媪

咸至，不能救止。惊请某公来，听如夫人所语，知有干犯，急再拜认过，乞宽宥。旋闻冷笑曰：‘我家亦有妇人，设箕踞于妆宅鸱尾上，汝心安乎？’曰：‘是诚婢子之无礼，容痛饬之。但君既殡此，乞示姓名。’大声曰：‘吾明季曹廷楨也。’再问，而如君已苏，扶之上房，药饵始愈。然由此竟丧胆，淫威稍杀，不似从前之肆恣矣。今观察某公，旋以曹公问郡邑父老，咸云实有其人，与其事。至究何官属，同死者何人，死何月日，昆山有无耳孙，则不能得端的。观察函询昆宰，亦无还云，而府乘亦无纪载。”某君言至此，遽见烛跋，辞去，晨即前赴省垣。余募忆昨宵所梦忠臣曹公者，其即红袍纱帽，负手长吟者乎？玩其诗句，抑尚有朝云同死而冤人不知者乎？急呼墨搦管，敬谨录示同人。咸云附会，不深信。噫！此何事也，而敢以附会出之欤？夕照树荫之下，心有所思，灵即入我梦寐，曹公亦何其神欤！余命犯客星，萍踪靡定，倘到昆邑，当亲访曹氏云，或知其详也。姑记于此，庶不负忠魂垂诿之隆。

奚大瘤

奚大瘤者，晋人也。肖神像，得刘元的传。幼失怙恃，因貌陋，痴肥多麻，且贫无一椽，人皆鄙之，无与论婚者。得神像值，辄饮啖，量兼人，以是囊中无一钱，夜多就古庙宿。夏日工倦，常卧烈炎中；秋夜饮酣，恒眠凉月下。由此得疾，腰下患瘤，始犹如盞，继如盞，旋大于瓮。蹒跚匍匐，不良于行。每有操作，痛不可忍。生计日蹙，医药罔效。自思不如速死。至夜，伏行入林下，将解带自缢。林后一道者出，羽衣翩翩，风神秀逸。遽喝曰：“止！堂堂男子，有何不了，学妇人女子，自寻短见耶？”奚痛哭，告以所苦。曰：“子与其觅死，曷譬若已死，去而学仙，必成大道。”曰：“无师传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吾即为尔师。盍随我往深山，当授以法。”曰：“诺。但从行不易，登高涉险，能毋苦乎？”曰：“易耳。”袖出枣二枚，与之食。甫下咽，即遍体爽适，瘤痛亦止。再拜。随道者，行如飞。倏至一大山，叠岫层峦，隔绝尘境。进一石洞中，有药炉丹灶，位置井然。道者授一蒲团，曰：“子先学趺坐，坐四十九日，心不妄动，即得入道之门。身后石瓮内有干糒，石隙内有甘泉，足慰饥渴。成连迟余海上，吾去行即来。幸勿怠惰坏道，负吾期望之苦心！”奚一一允诺。道者长啸出门，即有云起足底，清飏远扬，其影上汉，杳矣。奚依法趺坐，甫三日，闻外间有妇女喧笑声，车马纷驰声，开目无所见。声渐近，忽头面七窍作痒，若声从窍入，渐达于瘤，亦无所苦。夜静，闻瘤内如有妇人语，悄呼“姊姊妹妹，新居颇不恶，早知有此处，不浪寻天台蓝桥等处，误作神仙窟矣。既得秘府，佳日不可辜负，宜小寻乐事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诺。

”四日，闻瘤内有敲棋声，纤手落子声，旋以悔着詈争声，两人劝解声，又有书声，吟哦声，排闼叩门声，众起让坐声，角酒赌枚声，枚输罚使歌以侑觞声，歌者呼拍板弹箏相和声，掷杯声，隔窗唾绒声，一女骂阿娇太懒，何匿不见客，拉之赴宴声，问绣务成否声，架上鹦鹉声，狸奴捕鼠声，众哄散话别声，一女殷殷叮后约声，声声不已。五日六日，瘤内声更烦而且奇。一女曰：“主人貌究若何，性情究若何？”一女曰：“闻亦从患难中来，想不大恶。”一女曰：“休休休！彼近从道士学仙，误入迷途，必定夜郎自大，盛气向人。”一女曰：“妮子莫冤屈人，渠昨已觅死空林中，何有纨绔习气？”一女曰：“何妨趋出一窥探，便得匡庐真面目。”一女曰：“恐渠见吾辈，便颠狂煞，刻不能离，将令人琐屑死！”一女曰：“论居停分中，亦当为之效绵薄，但吾辈姊妹六人，谁肯先出头晤渠？”众曰：“叙齿，仍烦大姊姊去。”七日，闻瘤内一女曰：“三妹向后园摘素馨凤仙，大为姊姊助妆，好出见居停。”一女曰：“姊姊妆扮好，真不亚王母第三女玉九娘子风貌。”一女曰：“论袅娜，犹胜渠。”一女曰：“吾为尔等开道路，反为狂婢奚落煞，真令人寒心也。”一女曰：“姊姊莫嗔怒，妹为姊姊预审瓜藕，俟姊姊归而解渴烦，何如？”众大笑。奚正俯首听，忽眼角作痒，泪涔涔，将用手揉擦，突一小美人，自两毗间跳出，落地宛转，少刻，即大如人，风致娟好，向奚衿衽曰：“妾秋水也，挈妹子等附托尊躯，感德非浅。闻主人独居孤寂，故首出参谒，乞垂怜悯。”奚爱其美，魄动神摇不能制止。秋水善演剧，变幻小戏术，织锦裁云，雕琼镂月，事事皆令人喜。奚痴坐，唯视之笑。秋水探手于怀，意大动，遂与之狎。事讫整衣，仍小如指，跳入目中不见。即闻瘤内呼曰：“姊姊回也！”争起酌酒为贺。秋曰：“吾姐妹同事一主，当叙齿，勿争竞，致外人笑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次日，奚又侧耳听，忽耳中习习痒，一美人跃出，如秋水行径，而貌不同，载拜曰：“妾双珠也，请献拙技，博主人欢。”品竹弹丝，无不极妙。奚闻之意迷，即拉与为乱。事已，亦跳入耳。明日，觉鼻内痒，猛嚏，一美人堕，名曰玉峰，遍体皆香，能夺兰麝。四日，觉口内痒，一美人堕，名曰金海，善烹调，炮鳖烩鲤，莫不甘旨。五日，满身痒，一美女自毛孔出，名曰千金，自云“随孔可出，亦随孔可入。”善变。奚偶思游，即化为车，乘之恶掀簸；即又化为马。至断桥危堤，意思若乘秃尾，便入画意；即化为驴。倏至渡口，意度何处有楫，即化为小艇。甫渡，思稳坐看山，又化为肩舆。其神妙如是也。六日，觉心上痒，一美人自脑后跃出，名曰随娘，美尤冠诸姊，善缩地，九州不足论，九州而外，如东南神州，西南戎州，正西州，正中冀州，西南桂州，西北营州，东北咸州，正东扬州。五岳不足论，五岳而外，如东岳广乘，南岳长离，西岳丽农，北岳广野，中岳昆仑。偶注彼则奇山奇

水，无不为之列几案，听游览焉。枕席之上，更有奇趣，令人销魂。奚日与六女戏，不复忆道士言。年余，六女均生子女，果闻瘤内婴姪啼笑声，索乳声，抓梨觅枣声。稍长，即与论婚迎娶，鼓吹到门声，环佩跪拜声，开筵宴客声，人喧于室，马腾于槽，由是心大烦，日夜不能安枕。疾顿剧，瘤亦顿巨。忽闻六女喧于瘤内，曰：“好好房屋，奈何雨即漏，风即入，岂数椽将倾耶？明日，遣奴子赴江西，购良材来兴造。”一女曰：“以妹子愚见，可不必。日来主人太委顿，恐不久即捐舍，不如杀之，各挈子女逃远方，另寻屋宇住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善。”奚闻之，大哭，旋闻瘤内霍霍磨刀声，哭更不辍。忽见道者冉冉降于庭，奚急跪迎。道者视之，诧曰：“尔奈何狼狈至此，曷明言无隐，庸可救。”奚具告之，道怒曰：“与其为贼杀，不如我自杀之！”壁上抽古剑，光晶莹，奚方哀求，寒锋已在颈上，用力一挥，头脆然落，亦无所苦。张目视道者，向腔内呼曰：“六贼六贼，可以速出，此中有丹，不容久宅！”随即有白气缕缕自腔内出，如釜上蒸腾。气尽瘤亦销。道者拈其首，合腔上，端且正，然后敷以药屑，围以匹练，呼曰：“奚生醒醒！”奚果苏，觉所患顿失，心地光明，跪伏受教。道者曰：“吾教中度入，有顺缘，有逆缘，有孽缘。不图以逆缘度尔身，侥幸也。六贼已去，万念皆空，从此头颅可安可落，听其自便，何乐如之？再十年后，当寻我于六合以外，太微山顶也。”言已，道者又去。奚遂策杖出洞，再至人间。遇向日同侪，争讶问颈上何来此一围红线。奚扪之，亦无迹。此后不事肖像，能以奇术医病者。刀斧创伤，血肉狼藉，奚摸颈上垢，如玉红膏，敷之，血立止，而痛立定，肤立生。病家授以金，却之，惟仍好饮啖。一日，饮酒家，酒保答应稍迟，奚怒，自捋头落置案上，座客惊窜四散。酒保谢，自仍举置颈上如故。由是时以之恐怖人，酒家恶之。适醉后，又捋落，甫置案上，自仍倾杯酒灌腔中。酒保蓦地夺头，弃屋后溷中。奚摸头不得，两手怒搏，掷杯拍案，意甚惶迫，腔血将涌流。突有道者自云中堕，手捧一美男子头，与奚按合，呼曰：“奚生奚生，尔头已污，不能再合。顷于富贵家寻得一颗，持来救汝。汝嗣后宜韬晦，勿再炫露！”言已，詈酒保曰：“狗彘奴！何遽杀我弟子，尔试回首看身后！”酒保蓦回首，即强项不能回止矣。再转身视，道者与奚已杳。至嘉靖某甲子，奚犹往来于晋，歌啸自如。忽中途遇一俊仆，乘怒马来，见之，遽跃马伏道左，悲曰：“公子乃在此耶？”奚闻之，径跳入水。炊许，乘龙入霄汉，不知所之。懊侬氏曰：佛以眼耳鼻舌身意，为六贼。其贼也，即其性也。忍制之，则曰性；纵恣之，则曰贼。然天有阳即有阴，地有人即有鬼，人有形即有性。使尽如佛氏所云“灭性归寂”，则此形又何所寄乎？娲皇当时抟土为人时，又何必定与以眼耳鼻舌身意乎？彼世之不能辨性者，则有刑天氏之一教，当北面称弟子以事之可耳！昔有竖

子，好集医方，偶之市，见决囚，囚患大气泡，侏子举刀一挥，头落地，而泡顿缩小。渠见之，即茫茫然归，举笔大书曰：“凡患大气泡者，将头割下即愈。”见者莫不捧腹。

玉红册

玉红册者，阴司纪善簿也。不必奇巧异行，凡有片长足录，即书名卷首，俾朔望上奏天曹，如人世官长之有月报。所最重者，则莫如拒色怜贫两事。于何证之？有杜君诗臣所述宝山朱君一案。朱君名鉴和，宝之罗溪世家子，美丰姿，性拓落。顾因贫，抱烟霞癖，居恒风雨一檠，怡然倚枕。一夕，正假寐，忽喃喃不辍。其妻灯下女红，听莫能辨，心疑为呓语耳。诘连夕作，醒，询之茫然。时有周大令夫人某氏，来辨所云。甫坐，而朱又对灯入黑甜。炊许，忽瞳目语曰“仆至此数日，汝等尚懵懵耶？”周夫人急问伊谁，曰：“仆赵姓，行三，生充院役，死作院城隍案下勾魂使，奉票来拘鉴和者。”朱妻惊而痛哭，周夫人急止之。遂详询神拘鉴和何事。曰：“噫！此前生因也。渠前生为殷凤鸣，孀嫂冯氏有姿色，盗之，私订偕老，忽毁盟另娶，冯郁郁遂自缢。今控于阴司，非拘渠就质不能了。”问：“事隔三十余年，何不报于前生，而报于再世？”曰：“亦自有说。凡自戕者堕枉死城，非三十年，不能出而报冤，此阴例也。”周夫人与朱妻耳语，谋欲贿之。彼虽僵卧，已聆所语，急摇手冷笑曰：“莫妄饶舌，倘阴曹亦如人世徇私，尚有一天道耶？”朱妻知不可挽回，哭失声，伏地哀叩。彼急禁止曰：“无妨碍，渠幸今生有两善事，救星也。”又问：“玉红册，汝等知之乎？”咸曰不知。既而自笑曰：“善，吾几昏瞶。此阴司纪善簿，无怪汝曹不知。冯氏始控于县，继控于府，均以渠名载玉红册，置不理。旋控于本院，亦不理。渠苦求昭雪，婉谕之，不听，大声呼曰：‘公左袒，不知有天外天耶？’都院恶其狡，故许以拘朱一对质，又恐他役滋扰，因朴素梗直，从不贪取他人一杯水，故有是遣。拘时令渠安眠三昼夜，头前灯，万勿灭。案结仍仆送之还也。”问：“朱何善，能于此中留名？”曰：“在苏却邻女夜奔，雪中救跛丐垂毙，两事琐琐，俟渠醒自述。”婢媪奉以烟，曰：“非所嗜，唯吸淡芭菰。”少许，言笑自若，既而作欠伸状，曰：“夜深矣，仆且去，俟汝等有成议，再来邀渠。”旋呼仆燃灯，声顿止，而朱亦倏然醒矣。询仍茫茫。告以故，且询两善事，朱详述颠末。且云：“此十年前事，从未向人一言，不徒冥中竟已登册，危哉！”晨集戚属议，中有少年好事者，不深信，夕约同人环守之。疾又作，少年遽呼曰：“鬼魅敢尔！”彼且笑且语曰：“妄人何足语，盍仍请周夫人打话！”众惭退，周告

以：“虽感盛情，终难许允。若一去不返，究竟奈何？”曰：“诚哉！昨宵返县署，城隍张公，亦虑其迁延尸坏，难于返魂。盍共筹之。”众束手无一策。彼作思维再四状，曰：“有之矣。送渠买棹吴门，赁寓栖止，就质送还，均觉便易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遂如议定期。临去，咸恳其照看，慨然自任，惟嘱其到苏，万勿诣庙进香焚楮帛，恐不足邀福，徒取咎戾也。鉴和遂有苏台之行。舍馆甫定，即掇去。家人悬悬，酣睡一榻，如痴如迷。其妻守之泣。婢媪恐灯灭，守益坚。明日忽苏，张目曰：“惫矣！”呼饮甚急。又起而跪拜，作答谢状，絮絮作坐谈状，旋即作送客状。既而卧，移时始起，则真清醒矣。自云：“拘时，有白发叟引之去，盖即赵君行三者也。抵院署则巍峨壮丽，如王者居。殿上灯烛作绿色，两旁牛头排衙迄，神升坐，貌甚伟，不敢仰视。有黑衣妇，披发号叫甚厉，正遑骇间，闻呼己名，叟引之案下跪，神问曰：‘汝有罪，知之乎？’曰：‘不知。’神命视照胆镜，则前生盗嫂事，历历在目，悔怖无地，崩角叩数十。妇哓哓呼报冤，对质数十言。神谕妇曰：‘凤鸣应惩，但今生有两善事，名登玉红册，上帝所嘉，不使用刑，当令其亲讽佛经，祝汝投生，可乎？’妇不服，神怒曰：‘赏罚自有定谳，不能由汝纠缠也。再多言，法即反坐！’妇哀呼不已，神曰：‘尔失节亦不能无过，尚不甘耶？’呼具供结，逐出。妇下阶，犹怒盼不已。叟挈余叩拜出，询神为谁，曰：‘向忠壮也。’问：‘玉红册何状？’曰：‘页页皆泥金字也。’”朱既返罗溪，日诣庙闲游，视东廊，果塑有赵君像，须眉酷肖。懊依氏曰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何速且易也。人当愧悔已极，发菩提心，立广大愿，功更倍焉。上帝嘉其现在，恕其既往，正上帝爱人以德处。否则身堕泥犁，尚有自新之路耶？三复此编，可当晨钟暮鼓，唤醒众生。

一声雷

明季，吾乡大雷雨，空中坠一异僧，蜷须广额，碧眼方瞳，耳戟双环，似是西域人。自云托钵朝五台，倦卧绝崖松下，甫交睫，不知何故至此。语虽诞而貌慈，乡人多爱之，争延至家，进餐饮，问茹素否乎，曰：“素也食，荤也食，”更喜其诚笃，送之真胜寺，俾挂衲，自名铁罗汉，不事梵呗，唯日与所游者饮酒食肉而已。闻城北可帆园梅花甚佳，约居士二十余人往游。离城二十余里。时尚春寒，人皆重裘，僧则破衲。行至半途，日卓午，各热甚，争解去，僧悉代衣之，亦绝无膨亨状，面亦无汗。花下亭子，趺坐倾谈。少顷，雷鸣，雨如霰，为花辟尘，霁则转凉，仍解付各人衣之。以是，人多乐与之游。游必饮，饮必醉，醉则随处倒卧，鼾息如雷。夜归寺，必索水濯。僧佣候门

，多恶之。一夕以冰水进，僧抽袜伸足，故作蹙眉咬牙怯暖状，须臾，果然气蒸腾，且炙手矣。每闻钟鱼笳鼓，意颇厌恶；惟闻雷声必倾耳悚听，或悲或喜，或点头顿足，或合掌诵佛，曰：“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！”众笑之，曰：“若以我为妄乎？吾雷之知音也。天以云为容，沉霾如墨者愁，变幻如锦者喜；以风为气，长空怒号者戾，穿花飘忽者静；以雷为言语，罚恶则大声疾呼，以正其罪，赏善则郑重飞扬，以策其勋。”言次，又闻空中殷殷，众曰：“顷又作何语？”曰：“骨隆冬，骨隆冬，恼煞也碧翁，闷煞也化工；孝不孝，忠不忠，耳也波聋，目也波。骨隆冬，心冲冲，云消也，雨霁也，故态萌。”众轩渠以为妄。顷又睹雌电，走金蛇，霹雳震，屋瓦飞走。众掩耳，问曰：“此又作何语？”曰：“胡家媳，忤阿翁，翁茹素，饭断葱，击之击之稍从容，骨隆冬。”走询之，果有胡氏翁媳口角，闻雷怖，伏地尚未起。一日，雷声沉沉，若疾若徐，忽作奇响，云豁然开，蔚蓝如沐。走询之，曰：“宦十年，囊何空，灵輦至，城之东。吁嗟乎，王公！吁嗟乎，王公！荫及子孙富贵通。骨隆冬！”果闻门外鼓吹喧闹，人马杂沓。盖邑绅王公，卒于任，其子扶柩归，邑人士迎请入城耳。一日，雨倾盆，响震山谷，雷火光作青紫，炫人目。询之，曰：“有长虫，粗于瓮，灿于虹，久则助魃化毒龙，噬及生物神岂容，杂杂杂，骨隆冬。”走观之，果有大蛇震死于南岗之阳，以是人始惊其异。居三年，乡之老幼妇孺，无不知有铁罗汉者。一朝濯足整衣讫，遍招所与游者，集于寺，笑曰：“和尚日日啖施主，绝不作东，何以为情？”乃折纸把笔，画酒樽匕鬯，鸡鱼虾蟹各种焚之，烟袅袅作彩云，众方凝视，忽奇震如爆竹，惊怖回顾，则室中已陈设完好，酒满樽，菜满盘，几案排列，就坐饮啖，品味无不绝佳。众乐之。有拇战者，有射覆唱歌者，僧亦欠伸而起，曰：“老僧愿招雷部阿香来同饮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善则善，恐褻神耳。”曰：“无妨。”更折纸，画水天无际，远树迷蒙，一船挂帆，乘风破浪。焚之，烟团结如球。球破，成楼台，成山林，水渐渐流山足，顷刻流渐阔，若江若河，突一舟上流来，僧忽跃登舟，身仅盈尺，向众拱手，曰：“珍重！”船上帆影奔驰，鼓声大震，视之，已杳。回顾几案盘杯，亦复乌有。自是始服之如神。后十年，乡人某，因事至咸渎，偶游永宁寺，见铁罗汉跌坐廊下，左右两巨瓮，目若瞑。某惊喜欢跃，曰：“大师乃在此乎？”僧不答。拜之摇之，亦不动。询之寺僧，云：“来此久矣，瓮昨甫购来，不知作么生。”乡人仍坐守之，夜三鼓，僧忽大呼“雷音王菩萨”不辍。某邀大众视之，已坐化矣。某遂缕述僧之灵迹，众始悔恨，遂以瓮作涅，合而葬之后圃。某待其竣事，拜而后去。阅二百六十余年，寺迭更主席，以无塔无碑碣，遂忘其事。忽一夕，大雷雨，土破瓮出，僧以为财，争启之，铁罗汉也。袈裟虽朽，面貌如生，惟四肢冷若冰雪

，似非炼形者。昇之禅坐，环诵佛号，顶礼瞻拜。夜静大放光明，院宇如昼。远近冠钗，大善优婆，争来布施。遂装金建龛，供于西廊，约略生前趺坐处，颜曰“一声雷”。余避乱，幕游咸城，乃同治龙飞二年也。偶谒金容，因忆吾乡邑乘，载有《铁罗汉传》，惟载着裘濯足两事。询诸寺僧，始得其详。且云一夜大雨，方丈知酱瓮未盖，急呼僧，声为雷声所隔，方丈谓酱必毁坏，清晨视之，瓮已盖好，询大众，无知者，及观僧像，口角指头，尚有余酱云。懊依氏曰：东王公与玉女投壶，泉入不出，天且为之唏嘘；泉误不接，天且为之轩渠。蒿目下界，将痛哭而不制止者，能缄口而不言欤？霹雳大作，口舌且敝矣，唇且焦矣，而下界之人，恒梦梦而若聋焉。何来佛子，竟是知音！

应声蓝面鬼

济宁李琳卿茂才，与余订车笠交。尝为吾言其先曾王父侍御公，居京师，笺奏之暇，夕犹挑灯据案读，其刻苦如此。一夕，正把卷，忽闻梁间有声，异而睨之，则一巨鬼，肤靛色，口呀呀而角，由梁上堕地，旋堕旋长，长至丈余，立案侧，目闪烁有光。公立朝素骨鲠，非馁于中者，笑顾巨鬼。良久，仍俯首诵朗朗，公读鬼亦读，其句如应声然。公思《易》能驱邪魅，即为讲《易》之乾卦，鬼犹应声，唯至“地道光也”句，鬼忽不见，公亦掩卷就寝，尝举以告寮，莫测所谓。后竟以道光元年卒于官。侍御公垂绅有大度，遇朝廷大事，则铮铮敢言，无趋避，无阿附。骑箕之日，鬼神来告；或上帝怜公憨直，俾早知急流勇退欤？不然，何河岳日星，清夜亦遭鬼瞰，此中盖有天数欤？噫！异哉！

卷三

桂林臬署三异

慎斋又为余述臬署三异：当劳廉访任内，偶雇女佣蔡姬，年将不惑，尚风致，居恒亦解供操作，唯下榻不与人同舍。夜深有自窗外过者，闻一人屋内语，细听之，则有褻昵声，疑遭狐魅，不深异。久之，署中时有抛砖掷瓦等患，或匕鬯自飞于梁，或溲溺自集于盥，廉访疑为狐，虔祀之，而闹如故。一夕，内眷纳凉，忽见一黑衣人立蔡姬后，上下大哗，争逐之，行甚速，追莫及。而其恶闹，更无忌惮矣。旋有女巫，私泄于廉访之执事人云：“闹者，山魃也，向与蔡姬私。初魅时，居然美少年，且时赠钱米博姬欢。久之，渐露真形状

，则独足，怪丑莫名，然姬竟不能遣之去，且与之狼狈。凡佣主惮其闹，必托姬退送，以是得财贿。”执事人陈廉访，姑如其说，闹果已，不深究，立予多资，遣之去。是姬也，淫而贪，虺蜴其心，魑魅其偶。但不解煌煌戟，何能令若辈出入？其不遭显戮者，真漏网之鱼哉！此一异也。又署背倚城隍，且近山，常山率然之流，缘卑湿而滋长，弗触之，无害也。署之客厅窗后，植芭蕉数本，堆假山，极嶙峋；山足土洞，口圆如井，大仅如盂，瞰之似不甚深，填以土，旋启，中有巨蟒为之宅。蟒身作黄金色，顶有肉角寸许，色殷红，粗如桶，长十余丈。居恒不甚出。凡官有迁擢信，必预自榻后出，峨峨盘厅事中，目闪视人，然绝无噬人意。旋逡巡，仍自榻下没。出三日，官果迁，其征验如此。第榻后护壁，皆木板无隙，不知其从何出入也。顾身已蟒矣，犹知韬晦，恐致雷诛。迨官有莺迁，必预报鹊喜，似有卫主之心。较之腆然人面，引鬼以挟主者，不大相径庭乎？此二异也。又厅之西，列小书舍三间，对面构六角亭。亭下土阜，高与墙齐，上植杂树十余株，花草遍覆。每夜深，击柝巡夜者，辄见无首人，双手捧金盆立坡畔，有时立亭侧，旋返旧处；不逐人，亦从不为人所逐。或云其下为明末忠臣墓，姓氏无考。然手捧金盆则何故欤？或云似黄叶道人栖魂于此。按道人系自芻于浙东，不死于粤西，而迢迢数千里，恋此一坯，又何故欤？噫！忠臣烈士，死不为猿鹤，即为神龙，岂花妖木客所可同语乎？此三异也。

烈殇尽孝

河间西鄙，有烈孝女柳，传者忘其姓，仅得其小字也。恩县贾人某，以武庠习负贩，一骡一马，往来燕冀间；妻素悍，借以逃阍威。红羊之岁，北直大饥，道途枕饿殍，土人易子析骸，惨莫能喻。贾日至河间，从马背上见一贫媪走入篷颗中，对墓痛哭，良久，返之破屋。一髻龄女子出应门，虽菜色可掬，而容犹可怜也。贾下骑，趋索茗饮，女走避，媪迓客。问：“一坯土下，属媪伊谁？”曰：“亡夫巡检某公也。”问：“何哭之恸？”曰：“家赤贫，生者固饥，死者亦盼断麦饭，哪得不悲？”问：“女子千金耶？”曰：“然，名柳，年十六，至今未字。未亡人设旦夕殒霜露，诚不知一块肉将安归？”言已，更痛不可抑。贾亦代唏嘘，乃探囊出白镪十两授媪，坚却之。乘不意，募弃破几上，而飞骑兔脱。母子追莫及，遥遥叩拜，谓怜孤寡，有古侠士风，实不知其垂涎于二八娇娃也。越半载，贾又履其地，归装更累累。入门，即大声询：“阿姥无恙？”母女奔出，泥首无算，曰：“微长者，当索我于北邙山枯鱼肆矣。”详询其乡贯姓氏，以俾供养酬大德。贾具以告，复笑云：“是戈戈者

，何足挂齿颊！”媪具鸡黍供客。衔杯之次，贾询：“柳姑可得雀屏选否？”曰：“尚未。如长者作冰，真小女子有福。”贾乘间请曰：“某四十无一线，俗有招子说，愿奉白金五十两为阿姥寿，屈柳姑作螟蛉。但我老夫妇一索得男，他日遣嫁乘龙婿，当如某所生也。”媪似首肯，入与女絮絮多时，出云：“弱息凌夷，亦宦裔也，继膝下固佳；即下充妾媵，亦请明言于其先，免未亡人心旌常不定。”贾正色曰：“是何言欤？某之心，天日可鉴！”遂设信誓，媪遽诺。出银如数，曰：“粲粲者在是。但金允，即乞柳姑同归，莫耽延，俾早慰闺中望夫山耳。”媪抱女互哭，哀动林禽。贾云：“请姥暂割爱，若能如荆人意，当不日以犊车迓姥。”女恐过恻伤母心，即忍痛拜别。贾授以鞭，联辔就道。行里许，女耳中犹仿佛阿娘唤女声，遂大恸。贾告以不能两全，再三抚慰。一日，抵腰站，置女逆旅，距恩仅三十里，忽迟疑不发，询若何，曰：“此间有故人招饮，且有交易勾当耳。”地多妓，女不知也。日则静掩双柴，夕则一灯闪壁。鹃啼血洒，蝶梦魂飞。邻家马二娘，虽时来闲话，而忆母之心终不释。媪自送女出门，愈无聊赖，纵阿堵能疗眼前疮，而掌珠已失心头肉，昕夕泪雨，渐绝水浆。越七日夕，正呻吟病榻间，忽闻女子叩门声，媪颤声答云：“此穷窟也，谁家女娇生，来乞水火？”应曰：“儿声音，娘不识耶？柳归也？”媪惊喜，强起拔键，奔入，果不诬。冉冉拜灯下，曰：“儿真归矣，母心慰否？”媪转疑骇曰：“儿已随假父去，且深宵难独行，得毋鬼耶？抑梦寐耶？”女破涕为笑，对云：“渠携儿去，家中生菩萨，妒虎也，疑其纳小星，渠百辩，终不信，知万难相安，私以一骑送儿归。执鞭人已就前村宿耳。”媪庆珠还，沉疴顿已。女虽璧返，远山常颦。顾貌如故，音如故，而艺增且绝，人皆惘惘。自刺绣以至书画词赋，无一不精。每出手制，浼村人寄通都，售最速而价亦丰。唯款署“烈火夕阳子”，不书柳也。由是供饗餐，无事采薇矣；葺庐舍，无事牵萝矣。人有欲聘为妇者，曰：“俟吾母百年，终当求牡，岂竟守雌？”媪若怱怱之，则泪涔涔下，曰：“儿命薄，浩浩之水，育育之鱼，毕生无分矣。”又十年，媪病剧，弥留时，握女手哽咽，曰：“阿娘苦汝！”女拭涕云：“母往地下，自有安乐窝，儿在人间，亦非长命缕。儿不过身外身，影外影也，以生为死，以死为生。母行矣，儿当相从于地下。”媪一笑，恍然悟，目遽瞑。女号恸，集村之老成男妇，购具，制殓装，与亡父合葬，咸加封植。事毕，囊中资有余，散给茆独辈，且罄，曰：“烦代啐一声佛，祝我母早升天。”临穴日，佛声震山谷，然后举火，焚所居成白地，惨与众别，曰：“将诣腰站，寻一故人，了吾事。”众疑其无依，将去寻假父，泣送之行。翩然抵旧处，仍宿当日之逆旅。主人目之，大骇，问何名，曰：“烈火夕阳子。”曰：“何酷似十年前之柳姑也？”曰：“虎贲貌似中郎耳。”观者

咸啧啧称异。明日出资治觞，折简邀比邻十数人，至则觥筹交错，宾主极欢。讯招饮之由，则泫然以杯酌地，曰：“昔柳姑，吾姊也。闻化后，盛蒙矜怜，赐以帷盖，得正首邱。一杯浊酒，聊代长眠人答鸿慈耳。”众抚掌曰：“手足耶，无怪其貌之神似也。”因重与述柳姑当日惨死事。女亦不悲，唯乞引之埋骨处，亦不瞻拜，跌坐黄土上，合十作偈云：“贞洁女儿花，安能污狭斜。殒身遭毒鸩，炼魂慰慈鸦。不遇奸人赚，何邀上帝夸。可怜残月底，《折柳》唱无家。咦！假即真，真即假，我与我兮，是耶非耶？”言已，顿灭幻躯，衣衫如蜕。众大哗，不能穷其变。盖先与女闲话之马二娘，鸩而猾者也。瞰女美，欲攘为钱树子，以贾妻毒焰告女，不信；又蹈隙恐贾曰：“秀才祸不远矣！君家胭脂虎，砸碎醋坛子，尚懵懵耶？”贾色骇变。鸩冷笑云：“日昨有东邻卖货者来，云阆人知汝买艳妇，骂不绝声云：‘俟红妆到门，当以白刃毕命！’”贾嗒然求计于鸩，曰：“是何难哉！姑以女与我，汝只身归，是非犹可狡辩，譬诸盗无赃物也。”旋出百金授贾，曰：“以此买瘦马，尚不丰耶？”贾惑之，乃囊金弃女，如飞去。鸩以女归，始爱若明珠，旋使应客，不允，詈且捽；仍倔强，即倒悬，出利刃割其臂肉饲猫犬。女痛极，佯允之，是日裹创盛妆饰。适一贵公子来，欣然愿荐枕席。漏三下，公子醉而假寐，女闭户卸妆，久无声。灯小如豆，公子犹扯女衣作昵声，诘僵立不动；烛之，舌出三寸，已雉经榻前短柱上矣。大号，鸩来救，莫及，是即女归叩门之夜也。鸩痛人财两空，裸女尸弃荒野，雀衔树叶蔽女体，村环守之，野物不敢近。土人怜其烈，敛资以薄桐棺，瘞之干净土，即重来所酬之十数人也。至是显幻迹。旋与河间人互述其事，咸以手加额上，曰：“柳姑不死，柳姑不死。”邑宰阮公，闻而义之，拟请旌，格于例，私表其阡，曰：“贞烈惨孝柳姑之墓。”幕府磊落子，擅扶鸾之术，书符召之，乩云：“柳至。贤使君为薄命人表墓，光及九泉，特来奉谢。”即自述之遭遇甚悉。问：“何能幻形，复归事母？”曰：“儿自戕后，魂遇梁孝王，怜我烈，授以炼形诀，吞以益智珠，俾骨立形成，毕十年孝养之志。”问：“何必易香名？”曰：“返魂之香，固恐骇俗。且上帝悯儿贞，赐封烈殇贞女，盖拆字谜也。”问：“何不报贾之计赚，与鸩之毒凌？”曰：“贾究以资买我身，救我母，季常之惧，亦所诚然，故不忍报。鸩则恶豺之性，淫雉之心，毒其本真也，又不屑报。然渠等早干冥罚，罪岂能逃，更不必报而自报。”问：“父母尚团聚乎？”曰：“已度父母成鬼仙，颇觉逍遥，永除烦恼，较生时判云泥也。”后附短诗五章，掷笔而去，诗曰：抗手巫咸走碧天，非人非鬼亦非仙。自从觅得淮南诀，那许精灵化杜鹃。死死生生死亦生，死生俱是女儿身。才投孽海抽帆早，如此风波愁煞人。紫诰新颁号烈殇，揶揄弄玉魅寒簧。九京那有埋忧窟，碧汉横骑白凤凰。醴有真源玉有芽

，无端化作断肠花。火中烧出青莲蕊，愿借罡风卷狭斜。似此烟云亦太奇，姗姗月下报乌私。可怜阿母龙钟甚，十载何曾悟鬼儿。座客莫不顶礼传诵。时某贾已死，悍妻亦别抱琵琶。鸨则被盗扳，痠死黑狱。嘻！姑即恕汝，彼苍苍者，能恕汝乎？快哉快哉！懊依氏曰：烈孝固能格天，当其惨痛呼号，宜有真灵下来，授炼形衣钵，亦由其身有仙骨，迥异寻常也。不然，何鸾飞数言，竟若是之雍容大度耶？噫！如柳姑者，虽格于例而不旌，亦可不必旌，盖已荣于钟鼎，而寿同金石矣。

父子神枪

枪炮者，火器也，弁士行伍者习之，轰击鳧雁者亦习之，往往行伍多不及猎鳧雁者。何故？盖一则敷衍耳目，绳亮焰发，便能饱食国家饷；一则弋获飞走为生，枵腹而出，伏于湖滨，凝神息虑，专注如承丈人蝟，如射大夫雉，如兔起鹘落，鲜有不技精而近于神者。此中有人，正未可忽。泗州大圣庙前，戈叟名辽，其子名继辽。叟鳏，子未娶，贫无生计，均善火枪，逐日于湖畔击水鸟，易柴米糊口。时明季正德朝，人见其技良，呼曰大小戈，讽之入行伍，不愿也。一日乘夕阳，各荷一枪，上禽兔累累，将归。经宝积山下，见营卒数十人，擒一贩私盐者，殴几死。贩滚哭求饶，不许。贩者妻与女，蓬头献银簪珥，赎其罪，不许；获簪珥，仍牵之行。妻女随之哭，两婴孩见父母被获，更哭，几滚入水。叟目睹惨甚，遽呼曰：“来！若牵渠将何之？”曰：“捉将官里去。”问何罪，以私梟对。曰：“嘻！小人肩挑步担，借此获蝇头利，得谓之梟乎？彼大商巨贾，公然夹私，漏税虐民，是梟也，汝何不牵之？”众怒其饶舌，曰：“是何预汝事而左袒，得毋党乎？”曰：“党便若何？”曰：“依样捉去敲胫股！”言已，探怀飞黑索套叟。其子婉言父愚憨，求恕，不听，更击子，且攒殴之。叟大吼，翻身触机，发背上枪，青烟一缕而两卒倒。子知业贾祸，亦即燃枪，左右击，众披靡逸去。叟顾贩曰：“尔夫妻刺船，曷急遁！”遂同诣州牧自首。牧与营弁，均商家走狗也，械梏系狱，照袒匪戕捕论斩，父子延颈待秋决。其子上书，立辩两捕之毙者，乃己之枪，非父之枪，老惫何能为？愿以一身抵。不许。贩者姓邬名义，逸而侦其死有日，夫妻号哭，禱于山神，愿代死。遣其女螺娘，伪为叟之女者，携羹饭馈狱食，遥致声曰：“若乔梓死，愚夫妇何敢独生！”夜深，夫妻倚棹苇中，待女归。夜色昏黑，突有月光出水际，漾晶莹。正痴望，光忽分散，如万颗琉璃球激波欲舞。颯一声，光忽飞至船之篷下，走不定。趋视之，一蚌珠也，大如弹子。知非凡宝物，急藏诸篋。少时女归，述叟状，语呜咽，夫妻浩叹而已。明日，闻都御史

奉旨巡按皖郡，将至钟离，谋买珠，以媚如夫人。女喜曰：“得之矣！”青衣怀珠别父母，曰：“儿去，或得酬戈翁德，倘羁留有时日，幸勿以儿为念！”遂泣与别。女托卖珠婆携之，登御史舫，以珠献。御史大喜，嘱送玉人，自详审。妾更喜，问从何处来，曰家藏耳。问珠值，曰：“芹献耳。自伤父兄出不返，贫无依，愿为夫人婢，以此为进身阶耳。”妾视其宛丽明艳，遽收录，且酬卖珠婆去。女善伺人意，眉语目听，不数日，为诸婢冠。一夕侍宴，妾正褒述女于御史，女忽伏地悲啼，叩有声。惊询之，唏嘘曰：“妾父戈辽，妾兄戈继辽也。”遂缕述戕捕之由，泣求揭钵。御史愕然久之，曰：“尔父兄事，吾已阅其牒，案如山，不易反。姑念尔缁縠再生，明即诣泗，当提讯而平反之。”女顿首谢，妾揽于怀，曰：“尔若背我去，即歼尔父兄。”女曰：“奴愿终生侍夫人。”明日，按临泗州，牧出迎，肃入巡署，坐堂皇。首提戈之父子，穷诘之，览继辽状，故惊曰：“孝子也！”牧极言其横，非骈斩不足明刑讞。御史曰：“罪尚可原。”即勒供疏奏，以戈父子正弋皂，两卒巡湖，隔芦苇发枪，适中，照误死，拟将戈辽父子充极边不赦。疏入，诏许。遂立遣戈父子配云南军，徒步抵配所，隶边将熊公麾下。熊览其符，知为轰毙命案，问：“枪能命中乎？”憨对之，颇矜夸，曰：“盍自武库中，自检良者来，吾有遣尔处。”戈果检得巨而准者，面试之，均先中。熊边将大喜，曰：“西南有大山，万岩耸翠中，产珍禽异兽甚伙。尔父子日荷枪往猎，得则献军门，当陆续纪尔功，满贯自有珠还日。唯内山皆毒蟒所栖，误入恐陨命，牢记不可往。”应曰：“诺。”明日裹粮领药入山，果得虎豹之属，归献，恒犒赏。逾一载，腰橐甚丰，颇觉此间乐。父子偶私计，内山究作何状，盍往观之？遂入视。峰峦嶷恶，树石怪丑，沙磧断涧，人迹全无。倏腥风至，木叶为脱，一象狂奔，后随一巴蛇，目闪，行如飞。象见戈伏地，若稽首状。父子急登象背，发连珠枪，中蛇之双目。蛇怒，行更速，象急负之狂奔，旁入大谷。蛇如箭急直驶，堕大崖下，如雷霆，毙矣。遂舍象觅路归。日暮，视谷口有古庙，权止宿。伏神龕中。夜静，闻庭树顶时有舐咂声与堕物声。向晨视之，树杪一大鸟，人首五色，羽大如车盖，巨爪搏死蛇食，堕者骨也。大惧，潜灌药发火，伺其飞起，击之，中胸际，声烈烈，啼如鬼车，展翅生大风，飞空际多时，堕则毙。父子大喜，负之归献，边将惊且诧，慰劳甚殷，嘱勿往。再数日，技痒，又入山。视前象立谷口，若拱候，试登之，果负而趋。倏又腥风至，私计曰：“又一蛇耶？”至绝岭下，象掀堕地，以鼻示之，伏草际。象去，引一兽来，首如驴，人足，白毛黑章，攫虎豹食，追象欲并食之。戈俟其过，急双枪发，中两乳。物大吼，人立，挝碎沙石塞乳际，拔大树离地，痛极长号，震山岳。戈视象已逸，再发枪，物惊向西去，堕壑毙。遂又舁之归献，边

将更惊诧，曰：“尔真神勇也，从此可无须猎矣！”叩请其说，曰：“今上好奇，此鸟两翼天然有龙凤纹，夏日蝇不集，可作宫扇。此兽毛极暖，以瓯雪插一豪入，雪立化，可为御裘。行将献天子，我既膺上赏，尔亦得赐还也。”疏入，上喜甚，诏赐边将极优，赦戈父子，转送回籍，均赐官游击，仕邻封。遂叩别边将。甫登程十里外，突众象奔至，伏叩若感恩状。一象负戈父子行，一象舁大牙一支随。行十日，达山陕，父子下而拜祝，曰：“君其归乎，不敢劳远送，恐惊行人。”象亦悲鸣，置牙于戈前，相将返。戈赍牙，遇勾丽国使，惊曰：“此万年象齿也。”剖之，中有山水人物若墨画者，以万金购之去。由是富且贵。时御史出为皖抚，隶麾下，更感恩，恭献异域宝物甚多。抚曰：“女公子亦记忆否？”戈愕然。命之出拜，螺娘也。相与缕述，始共悲泣。抚喜，急为招女之父母，亲主婚，即命以螺娘字继辽，诹吉成礼。戈叟辞不仕。其子官寿春参将，升六合镇军，迎父与妻父母就养于署。叟暇，犹以枪法授帐下健儿，至今寿春背枪，为天下冠。懊依氏曰：吾尝怪天之生物也，犬守夜，鸡司晨，羊触邪，马致远，豚适口，亦已足矣。而深山穷谷之中，又有锯牙钩爪，怪怪奇奇者在，味既不甘，性犹好杀，毋乃过欤？顷因戈家父子生还一事，然后知虞翳送勒之派，既为圣主报祲祥，且为孝慈赎罪过。碧翁生且育之，亦良有故耳。

珊珊

楚之凤凰厅，万山中有石亭，颜曰“苗姑救夫处”。间疑为跳月人绣帕涅面，吹芦笙呜呜声，自觅藁砧故事，而不知其非也。明季，焦生鼐，字梅仲，中州人，任侠放生，读书学剑，偕友游汴之上河。时值清明，士女如织。有健儿弄虎演剧者，围观若堵墙。虎眇一目，爪牙钩刺，文质斑斓。弄者故以头触其吻，手捋其须，背承其腹，而虎且宛转如人意。众掷青蚨，胜撒白雨。市散，驱入大木函，荷之去。生归而冥想，太息曰：“丈夫不能自全，误落陷阱，亦犹是夫！”友戏曰：“然则封使君亦将买而放之乎？”曰：“有何不可？”夜寝，梦老父闯然入，白衣绛冠，向生拱揖，曰：“封使君谪限已满，郎君若仗义侠，放归山林，则得美妇，解奇厄，证仙果，功德无量也。”生曰：“弄虎者以之攫阿堵，为衣食券，恐靳而不售也。”曰：“有机可乘。”生一诺而醒，朝曦满窗，起呼盥栉，挈友再往。至则鸣钲开场，虎摇尾瞑目，意甚颓败。倏一老叟，科头袒背而前，骑虎背，虎颌，更以髡颡抵唇侧。虎忽大吼，利喙一合，则头脆如瓠落矣。观者尽奔，两健儿哭曰：“杀者吾父也！虎向驯，不知何故突变性！将杀毙抵吾父！”子操刀欲砍，生忽止之曰：“子迂

矣！虎噬人，性也。即毙之，岂即能抵尔父？人财两空，殊失算计。”曰：“将奈何？”曰：“曷卖于我，以资殮尔父，余则另作生涯，此计之善者。”健儿私议久之，以为然。问其值，曰十万钱，如数交兑。生命仆人放之去，咸不敢，曰：“索在颈，尚噬人，若解去，不将继叟侷耶？”生怒，自策马，送虎至深山中，曰：“荒野穷岩，不少生物，幸勿扰行路，罪株小生。”虎颌之，独目若流涕。生亲解铛银，急上马返辔，挥之曰：“去！”遂分道行。甫转官衢，忽狂飈骤起，砂石横飞，虎至，急夺路，则已伏马前，叩数十下始去。归告友，咸不甚信。是秋礼闈获解，往应南宫试。行至燕赵间，仆马奔驰，日色已堕，疏林叠，倏迷路歧。忽林中矗出欹石，高丈余，瘦削可爱，炊烟缕缕。知有野人家，趋求止宿。则老屋数椽，门临曲涧，一眇目老叟龙钟迓客，曰：“何处贵人，下顾草野？”生自陈名氏，且告所求。邀入坐草堂中，仆马亦有安置。叟衣冠整洁，言语粗豪，自言苗姓，向客中州，遄归未久。倏一红妆屏角窥客，又一老媪上堂篝灯，蹀躞颇苦。叟曰：“寒家无仆御，此山荆也。”生局促不安，意在呼仆，曰：“累夫人不当。”叟止之曰：“纲纪劳乏，已安栖止。”向屏内呼曰：“大姑姍姍儿，出拜郎君，一代母劳。”女果盈盈趋前衿衽。生见其媚态万方，神魂飞越，几致失礼。揖而问叟，曰：“女公子耶？”曰：“然。以郎君贵人，敢以女儿相见。”须臾，肴陈于案，酒沸于铛，叟以巨瓿自饮，以常樽劝客。酒阑，女出，为生解装设榻，布枕拂衾，殷勤臻至。生逊谢，女一笑去。餐已，叟诣内与媪絮语，遂不出。生醉而隐几，女摇生醒，曰：“郎可寝矣。”曰：“卿尚未去耶？”曰：“父母遣视安枕，防呼茗饮耳。”问：“芳龄几何？”曰：“十六。”问：“有婿家否？”女醅然久之，微嗔曰：“夜深可寝，絮絮何为？恐老亲闻知，叱辱将及。”生倚醉，遽揽红袖，女挣脱移立，不得近，遂寝。醒则吻燥，试呼茗，则女已捧磁盎立榻下。生饮已，牵玉臂求欢，女呼曰：“鲁莽儿！何动欲丧人廉耻？”叟媪内呼问，手释，女急遁。意将诟淬，转寂然。天明，晨光透，女起，出洒扫。生惴惴不敢语。女呼曰：“郎起耶？满天风雪，真天留客也。”生披衣视庭外，果花飞六出，片如掌大。旋进盥具，更沏苦茶。女笑曰：“痴郎子，昨宵几惊破胆！”曰：“忍哉，卿也！”曰：“柔情媚骨，何必尔尔！”生益惑，语渐狎褻。女秋波微怒，似又欲呼，生哀之，始已。临去，忽红涨于面，欲言又止者再。曰：“郎娶否？”曰：“未。”曰：“真耶？”曰：“天日可誓。”曰：“郎求婚于吾父母，无不谐。万勿望非礼苟合也。”生曰：“诺。”时仆亦起，问生行否，生痴立犹豫。叟出，挥仆夫曰：“茫茫风雪，向何处去？霁即行，岂碍程途耶？”少顷，女子又陈餐膳，饼饵带松子香，雉羹鹿脯味尤美。生且啖且问女郎年齿，与婿家姓氏。叟答以择配甚难，红鸾犹缺。生

曰：“仆不才，尚属清门，忝登桂籍，未知可列雀屏选否？”叟曰：“姍姍甚倔强，容归与山荆询明白，免他日怨老朽孟浪。”顷出，告生曰：“大喜大喜，小妮子竟首肯。但夫妇老矣，风烛草霜，一朝殒谢，反累弱息茆独。山野无鼓乐宾相，意屈东床即于今夕草草花烛，明即携去。愧无妆奁，能相谅否？”生喜极再拜，一一承命。媪扶女出，韦布新更，云环微掠，愈觉妩媚动人。交拜讫，重设尊，一家团聚。仆在斗室，亦小犒赏，痛饮极欢。夜深，二老去，生移灯掩门，即就客榻成婚礼，缱绻恩爱，盟誓万言。明晨雪霁，叟媪并出，曰：“姍姍儿娇惯，乞郎君百事看老朽，勿加罪责。双双登程，不敢以私爱误功名事也。”母流涕悲恋曰：“勉事郎君，锦旋时可一归宁，何须戚戚！”生以马授女，自则与仆徒步，拜别出门。叟于欹石下，掀卧石起，内皆朱提，曰：“仓卒不及备奁，以此为倩。”生曰：“客途无玉台下聘，尚敢领厚贖乎？”曰：“聊壮行色耳。”生勉取三锭，叟以为太少，尽代捡入囊，挥之曰：“去！”出山数十里，入一大城市，为女购簪珥裙服，崭然一新。再觅车马，入都赁宅居，倡随乐甚。榜发，成进士，授浙之会稽令。挈夫人同之官，多政声，皆内助也。然生性好客，旧雨新云，争来趋附。明年，升钱塘太守，而客益多。女请却之，不听。客闻之惧，醵千金购妖姬名窃娘者，奉生为妾。窃娘色既艳冶，弦索歌唱无一不工，床第之间，尤多内媚。生惑之，嬖昵忘政事，而客皆隐攘其权矣。女独宿，决不争夕。然生偶抱恙，女辄鸡鸣起，侍汤药，不啻孝子。窃娘见女肢体发肤无处不美，即乱头粗服亦饶姿致；退而揽镜，愈自惭汗。由爱生惭，惭生妒，妒生恨，遂广结婢媵，环布腹心，思倾女，不得入。暗以鸩毒置酥酪中，布女室。生偶入呼饥，女以酥酪进，窃急夺而弃之，啖猫犬，立毙。乃娇啼求去，曰：“夫人妒忌，意毒良人。妾若不去，恐难免也。”又女每夜焚香于庭，礼拜北斗，潜告生，曰：“夫人毒未成，又用诅禳法，妾时心痛，恐中魔巫。”由是生怒女，动辄得咎，曰：“终非好相识！”立逼大归。女泣曰：“自为君妇，有何失德？”曰：“吾与尔缘尽，眼中钉，喉中骨鲠，不能顷刻留！”女大恸。曰：“若留，须跪受鞭笞始已。”女即膝立受辱，婢媵争伏女旁，愿代受杖。邑之仕官眷属闻之，咸不平，声名益狼藉。当道者罗织生之荒怠酒色，侵蚀库帑十余款，欲劾之。生惧，谋于客，出千金，购玉鼎，将献中丞。又出千金，购冬貂，献侍御。同列中堂，鼎无故碎，裘无故焚，至问谁毁，窃坚以夫人对。生大怒，狂呼不可忍，操杖立逐女出。女曰：“是真不可留矣！”自脱簪珥裙服掷地下，着嫁衣，匆匆出门，飘瞥不见。当道待生贿不至，疏劾之，奉旨降官东鲁滕阳丞。婢仆与客，一时星散。生典质玩物，得千金，携窃就丞任。策马悠悠，误入山谷。见疏林烟里，欹石犹存，忽至当年止宿处，大惊，恐翁媪出，无颜相见，勒

马不前，遣仆觐视，则空林无屋宇，仅曲涧流泉，荒苔虎迹，急趋而过。丞任清苦异常，窃不能堪，终日悲啼，生唯隐忍。旋抱病，呼窃不至，盖早已随仆遁去。至是始悔，恸曰：“其负吾结发苗姑报乎？”而已无及矣。更以行赇革职，充云南军。赭衣登程，监者呵骂，资斧一空，货马徒走，两足肿溃，踟蹰不前。比至凤凰厅，万山中人迹断绝处，有亭翼然，监者引入，嗔目叱曰：“尔罪应受，我辈何辜？请速自戕，免污吾刃！”生哀涕不已，监者操刀而至。正惶急间，忽腥风怒号，一白额猛虎自绝岭下，爪搏监者，三人死路侧。生亦迷闷。微苏，觉耳畔有妇人哀唤声，启眸视之，非他，姗姗苗大姑也。生反痛哭，曰：“夫妻邂逅，得毋梦中乎，抑冥中乎？”曰：“窃娘何在，客又何在？”生以头触地，泣言知悔。问：“虎究何往，卿究何来？”曰：“郎至此，量言亦无惧。妾非人，虎也。郎在中州所放者，妾生身父也。父母感大德，遣侍巾栉，又以无状被逐。若非大难当前，实无颜见夫子。然真面目已露，郎能无以非类见疑乎！”曰：“岂但无疑！”言已，抽刀断拇指，血涔涔焉。女惊救之，已断，急出药末糝而接之，裹以残帛，竟不痛。曰：“郎君既悔，又何必尔！”曰：“非此无以对我贤卿也。”问：“翁媪何往？”曰：“天谪已满，重证仙班，不在人间矣。南山之南尚有敝庐，能惠临否？”曰：“逃军杀监，出则领断，茫茫海内，托足无区，愿随卿隐。”曰：“以郎资质，堪破泡幻，大丹且成。”言已，携手同行。穿云越涧，约十余里，怪石数转，忽见洞府，门前长须赤脚者三四辈，翘首拱候，呼曰：“大姑救得郎君归矣。”问：“此数辈何来？”曰：“老父遣留婢仆，侍郎君耳。”入见釜铛鼎臼，几案床第，无一非石。曲折数层，若分内外。西偏一洞，为女卧房，房内陈设古雅，帷帐悉具。床上坐一婴儿，呀呀索乳。问是谁氏子，曰：“此君种也。渠外大父命名曰寅生。”生亲与摩顶，见其丰丽魁梧，知是国器。夜夕燃石灯，出石瓮中花酿饮生，烹茯苓松花饼啖生。晨起，督婢仆各出采药，自以野蚕织布，无一废弛。寅生五岁，颇慧。生拾树叶为笺，燃松枝为笔，抄书教儿读。十岁即通六经，能韵语。生悲曰：“吾负罪窜匿，累娇儿何时出头？”女问：“中州有手足否？”曰：“有”。问：“曾受君惠否？”曰：“有从堂弟，名者，从未贷一钱。”女以纤指卜再四，曰：“是真可托。”翌日早起，呼秃发僮驾牛车抱儿端坐，以生手书置儿怀，自脱金钏束儿腕，并与玉瓶，曰：“需果饵，此中索即得。”安置讫，遽挥曰：“去！”车如电掣风驰，突入云际。生失声哭，女笑曰：“君别儿即苦，妾父母嫁女时亦苦耳。何一入宦途，顿加白眼？”生大愧，以指示女，曰：“卿忘却耶？”相与大笑。焦，中州名士也，四十无子以为忧；族人子蓬头历齿，不欲继。夫人为置妾，又恐分恩爱，不肯受。是日，忽牛车到门，僮抱儿入，投书案上。拆阅，见的真为兄鼎

笔迹，大喜，阅至托儿为嗣一节，更觉欢欣。一瞥眼，僮与牛车不见，唯儿束钏捧瓶依膝下。市人哄闹，曰：“焦家门内，豹负猩猩，奔出城去。”夫妻爱儿逾所生，寝必搂于怀，食必加诸膝。冬日病，思樱桃不得，儿忽捧金丸至，问何来，笑指瓶以母语告。戏呼他物，无不应，由是大富。寅生冠而就试，贵为大中丞，征云南寇。时夫妇寿八十，犹健饭，领军拜别，谕功成速回，顺路访亲生父母。寅泣受教。凯旋时，果访至旧处，则洞口云迷，树叶零落而已。痛哭榛莽，视石壁镌草书一行，曰：“中州焦鼯，遇虎得生，洞居卅载，吐纳通神。天降丹颗，服之身轻。水火调御，夫妇道成。某年月日，白昼飞升。儿读能贵，勉事圣君。石啮流水，岭横白云。人间天上，一样看承。”懊依氏曰：人虽至愚，当其受恩，则未尝不疾首抚心，以为苟渝此盟，有如江水。及至嬖昵既久，责报太苛，反面若仇，有终身切齿者。姍姑姍姑，既报德于未遇之时，又救之极危既穷之后，其亦愧夫人而须眉者乎！至于女子小人，谗谮惑主，虎且惮之矣。噫嘻！姍姑，慎勿孟浪唱《想夫怜》也！

麻疯女邱丽玉

淮南禹迹山，林壑深幽，神龙窟宅也。至明季，始有居人，渐成聚落。陈生名绮，字绿琴，亦卜居山麓。父，母黄氏，耕种习贾，能小康。生年十五，善读。母仅有弱弟，名海客，游粤之某郡，货殖得资，遂落籍。至是母病革，私执绮腕，泣曰：“为母死后，汝父必继娶。庐花衣今古如一辙；汝穷促，可遁粤，寻依舅氏。”并私以所蓄数十金，与作旅费，生泣受。母歿，父继弦乌氏，果悍恶如母言，朝夕不能容，遂诣母墓痛哭，留书父枕侧而去。跋涉几半载，至则资耗而舅杳，遍询无其人。茕茕走村郭，渐以乞食度命，深悔孟浪，时思遄回。一日至郭之东，有槟榔树覆柴门，方引吭唱莲花落，内有短髯赤面一颀白叟出，睨生诧曰：“小乞儿，子何貌之文，而音之悲也？”生曰：“腹有诗书，焉得不文；落魄穷途，焉得不悲？”曰：“何得至此？”生遂自陈乡贯，述寻舅状。叟默视生曰：“子舅其黄姓海客，面白多麻者耳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客死于此久矣。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，善营运，娶青楼女。病歿，女窃资随仆遁。老夫与渠有杯酒之交，代市具，葬东郭尼庵侧大柳树下，墓树短碑者是也。”陈伏谢，径至所指处，果得舅墓。问庵尼，亦如叟言。遂呼舅哀哭，祝曰：“舅若有灵，佑甥生还，当负舅骨返祖域。”尼怜之，餐以豆粥，语云：“子所遇叟，姓司空，名浑，与汝舅有素，第往祈援手，切勿道方外饶舌。”明日，生见叟遽呼司空伯，惊讶曰：“小子何得知吾姓？”曰：“且知我伯名。”即诡云：“夜宿墓下，梦舅氏详告，且谕乞援。”叟愕然

曰：“仆与渠，原无车笠盟，不过曾覩面。虽然，当为子徐图，尽寸心。”三日后，以绋袍一袭赠生，慨然有德色，且说生云：“仆清贫，无丰赠子，谅可原。幸邻郡某山中，有富室邱丈，本仆之葭莩也。老夫妇生有娇女，名元媚，字丽玉，年与子等，貌则鲜丽，择婿眼高，雀屏无选。子虽贫，而清才雅范，此间无与比侔。仆作函代子执柯，往就甥馆，邱丈必有厚贖，尚不足运舅枢返珂乡欤？”陈生闻之，请思其次。问何故，曰“侄家山野，荆布藿藜，恐富室千金，未能习惯。矧彰彰入赘，能任坦腹人乘龙自便者乎？”叟抚掌，曰：“迂哉，书痴也！是不过攫伊财耳。茫茫天壤，渠于何处逋逃亡婿？”生计窘，姑受函往。至则渠第峨峨，春深兽锁，司阍人见其落拓，叱远立。及函入，两少年出，揖客云：“奉严命，恭迓玉趾。”知为翁子，随入。见栋宇庭院，俱类世家。一伟丈夫，修髯过腹，立阶上，生趋与展谒。坐间询司空氏起居。旋白夫人来，两婢扶一四十余美人出，翁曰：“此山荆也。公子既司空世好，与寒门谊即通家，敢以妻子相见。”生又展拜。妇凝睇笑谓翁曰：“司空妹倩眼力不差，公子真可人也。”倏具筵宴，劝爵甚殷。席间略询乡贯，即语生云：“舍亲与郎君言否？仆小女丽玉，素所钟爱，不欲嫁远方。然觅婿欲得如仙乡人物裙屐翩翩者，杳不可得。今得红丝牵引，文星惠临，是真石证三生，愿即日奉为箕帚。”生离席唯唯肃谢，婉陈曰：“自惭樗栎，仰托芻蕘，良所深愿。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，婚后三四日，即拟暂返蓬门，事葺再回瀛第，是不得不预陈长者。”妇微笑曰：“公子何匆促若此耶？”翁急止之，曰：“公子孝心，何可过拂，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，作为旅费。”生心喜，敬诺。旋即笙管呕哑，灯火匝地，干仆引生之曲室，更簇新冠带，出就氍毹；雏姬三四，引一二八好女子，珠翠绮罗，盈盈自内出，与生交拜，送之洞房。却扇视女，则荷露桃霞，无比艳冶。生心意飞驰，反恨顷言新婚暂别，未免孟浪，容有意迁延，图静好耳。酒阑灯，听莲漏三催，婢妾亡去。生正隐几枵触，而女亦时牵绣窥良人，粉黛间隐有惨悴色。生不知就里，趋近软语，代为卸妆，女则拒以纤腕，再近则潜然流珠泪，徐起弹烛，视近闼无一人，始闭门小语曰：“郎亦知死期将近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郎从何处来，何处去，曷明告妾也？”生具告之，女唏嘘，欲言又止。生知有变，伏地乞怜。女曰：“妾观郎君风采，意良不忍，故以机密告。妾麻疯女也。此间居粤西边境，代产美娃，悉根奇疾，女子年十五，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，过毒尽，始与人家论婚，觅真配。若过期不御，则疾根顿发，肤燥发卷，永无问鼎者。远方人若贪资误接，三四日即顷有红斑，七八日即遍体骚痒，年余拘挛拳曲，虽和缓，亦不能生。”生闻之，始恍然悟，泣曰：“小生万里孤身，担荷甚重，乞娘子垂怜，容我潜逃可乎？”曰：“休矣，此间觅男子甚难，郎入门时

，外间已环伏壮汉，持刀杖防逸。”生泣曰：“身死不足惜，所悲者，家有老亲耳。”曰：“妾虽女子，颇知名节，常恨是邦以地限，无贞妇，愿死不愿生。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，得资即返。妾病发，亦不久人世，乞归署木主，曰：‘结发元配邱氏丽玉之位。’则瞑目泉台下矣！”言已，抱持隐泣，生愤然悲曰：“噫！婚则仆死，否则卿死，曷饮鸩同死，结来生缘乎？”曰：“不可，请书居址门巷，与妾纫衣缝中。俾他日柔魂，度关山，省舅姑，受郎君一盂麦饭耳！”生虽书与之，而涕不可仰。入衾共枕，生屡屡不能自持，女悉劝慰禁止。对食不餐，几与石女天阉，同一恨事。翌日，翁媪果顿同陌路。是夕，女以香舌吮生颈，作胭脂色者三四处，曰：“可矣。”私赠黄金白玉缠臂各二。生订后约，女悲曰：“恐君再来，妾墓门之木拱矣！”明日，翁媪果践言，即挥手令去。重到尼庵，尼见项上痕，闭门不纳。急以资赁巨舫，启舅榭，载之南下。夜在舟中泣，舟子疑渭阳情重，奇之，敬礼益恭。抵家见父，则继母已歿，纳婢为小星。见子甚慰，见腰缠，疑妻弟所遗，不深诘。葬旅榭，买山田。陈翁善酿，遂种秫开酒肆，得利甚丰。生乃下帷读，入胶庠。邱翁见生去，谓其女毒尽无疑，正说媒妁觅东床，女忽疾发，视之，麻疯也。翁穷追，惟含涕；媪扞之，仍是处子，交詈曰：“淫婢太不长进，宁定不欲生耶？”月余益惫，遂遣之麻疯局。是局，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。因是病，向能传染，家有一，则全家皆病，虽掌上珠，亦恩断义绝，无复顾情。女入局，数雉经，辄见一麻面叟，口操南音者来救止。既而思遁，叟慨然愿导引，曰：“老夫黄姓，淮南人，娘子得勿欲寻陈生绿琴耶？渠与仆似曾相识，可同行，仆亦欲东耳。”女自恃恶疾，又以叟迈，欣然随之。叟到处，重门自辟。至郊外，叟以唾涂女莲钩，口喃喃若符咒，即迈步如健儿。感翁德，事之如父，旋拔银腕钏，易资为旅费。甫至楚，资已耗尽，遂行乞，叟吹洞箫，女口编《女贞木曲》，歌唱沿门，歌曰：女贞木，枝苍苍，前世不修为女娘，更生古粤之遐荒。生为麻疯种，长即麻疯疮，衔冤有精卫，补恨无娲皇。画烛盈盈照合卺，依自掩泪窥陈郎。翩翩陈郎好容止，弹烛窥依心自喜。妾是麻疯娘，郎岂麻疯子。妾虽麻疯得郎生，郎转麻疯为妾死。郎为妾死郎不知，洞房绣阁衔金卺。孔雀亦莫舞，杜鹃亦莫啼，鸚鵡无言愿飞去，郎坠网罗妾心悲。郎不见，骏马不跨双鞍子，烈女愿为一姓死。郎行依旧貌如仙，妾命可怜薄如纸。肤为燥，肌为皱。云鬓卷曲黄且髡。掩面走入麻疯局，不欲传染伤所亲。昔作掌上珍，今作俎上肉；昔居绮罗丛，今入郎当屋。月落空梁悬素罗，一缕香魂断复续。妾虽生，妾不愿，守故居；妾既生，妾自当，寻我夫。可怜虽生亦犹死，不死不生终何如？女贞木，枝扶疏，上宿飞鸟，下荫游鱼。鸟比翼者鸚鵡，鱼比目者鲽鲽。生同衾，死同穴，衾穴即不同，妾心若明月。月照桃花红欲然，李

代桃僵被虫啮。女贞木，红枝叶，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！女歌韵心酸，叟箫声凄咽，闻者流涕，争进以食，不敢呼蹴与。半年，抵淮南，将近山村，见老屋万椽，青帘出树杪。叟遥指曰：“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。子当自往，仆从此逝矣。唯祈寄语绿琴父子，云海客奉谢。”言已，即杳。女惊定，诣肆门，见一老翁坐炉侧，面目似绿琴，疑为翁。歌前曲，翁掷一钱与之，再歌又掷一钱，女泣曰：“贤郎陈绮，粤西欠奴债不还，迢迢责负逋，岂一文钱所能偿耶？”惊询，具告之，翁曰：“陈绮耶？豚子也。汝所言，难遽信。渠秋试金陵，不日归山庄，面当知真贗。”女闻之，即叩以见翁礼，翁送入尼庵中，遣村妇伺应，妇皆唾却走，幸老尼怜悯，得无苦。月余，生归，翁以女询，生惊惶不知所云。翁曰：“是不可负也。吾家不少闲粥饭，虽易枕席，当豢之，终其身。”生伏谢，急趋访女，遽牵生衣啼曰：“妾远来，不敢望伉俪，唯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！”生且泣且慰，问何能自来，以黄叟面目颠末告。生惊曰：“是吾舅也，其地仙耶！”携女之家，谋酒库隙地，卧丛瓮中，诸婢咸远立，不敢近，唯一雏婢，名甘蕉者，独代撒溲便琐事；至饮食药饵，皆生手调。久更铺被挈甘蕉，卧女侧，亦均无恙。榜发，生乡捷，里人争与论婚，生力却，父稍稍劝，生泣曰：“儿年甫二十有一，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，曷姑待其毙再婚，亦未为晚也！”又恐已去，女无人照看，遂告病，罢南宫试。女以头触瓮，悲曰：“为妾故，使郎迟嗣续，阻上进。妾死后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？诚不如死。”言已又触，赖甘蕉救止始已。一日，生赴戚家饮，遇雨不归。甘蕉又因病内卧，女听雨剪灯，搔爬不已。忽闻梁际飏声，一大黑蛇，粗如儿臂，长几七八尺，从空飒至。女始颇惧，继思得果蛇腹，胜于自戕，听之。蛇身盘屋梁，垂首下欣酒瓮木盖，坠地如掷，吸瓮中酒呷饮，顷刻满腹，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，倏忽坠瓮中，搅扰翻腾，力尽，声顿寂。女燃灯强起视之，毙矣。心忆蛇毒或可代鸩，掬饮升许，心顿清醒，怯烦襟，肤转奇痒，又掬以洗涤，痒顿止。明日，又潜饮而潜洗之，疾若失，肤之燥者，转莹如玉，发之卷者，转垂若云，面目手足之皴者，转如花如月，如嫩笋芽矣。甘蕉惊喜告生，询之，以蛇酒告，趋视，则遍体黑章成云篆，顶有独角，色殷然。盖此山蛇王，名乌风者也。具锦囊绮裙，花钿珠玉，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，莫不惊为天人。翁曰：“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，番僧求得片鳞，为人医癣疥，不可得。孰知天专留此，为吾疗贤妇疾耶？”即日备礼为合卺。珠履满堂，吹鼓筵宴，百里外男妇咸奔至，一覩女之颜色，归以为荣。再三年，女生宁馨儿，感甘蕉德，收为室。生却之，不可。是年春，生试礼闱，入木天，出为太守，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，人人称众母。升两粤制军，遣材官，招邱翁至，索丽玉甚急，翁假泣曰：“小女命薄，殒谢久矣，明公尚欲寻故剑耶？”生又索骸骨归葬

，翁惧，献千金为太翁寿，不许。旋访司空，云：“惊逸坠绝涧死。”生笑曰：“渠真以小人目我矣！”旋命婢扶夫人出，则衣一品命妇服，容光焕发。翁几惊伏，视之，即己女丽玉也，洒泪问父母安否？翁咋舌，愧欲死。女亦时归宁，出蛇酒制药设局，济粤之患麻疯者，活无算。年四十余，太翁犹清健，疏乞终养。归修舅墓与尼庵，建邱夫人碑，纪事之崖略。至今此山药酒，尚驰名云。

卷四

佟阿紫

佟阿紫，楚人也，幼失怙恃，孑然无栖止。年十五，随戚学贸易，走鲁之登州。戚病，佟日夜侍汤药，歿则尽以旅囊市具，厚殓之，泣求客之楚者，附舟回。临别焚楮，誓曰：“阿紫从君来，不克送君返，敢有侵吞分文者，鬼且殛，神且诛。”誓已大哭，闻者流涕。然佟由是竟因为丐。会海滨飞来村孝廉郝隐，义而携之回。顾佟貌修整，性灵敏，勤于事，得人怜，村之巨室，咸招阿紫司奔走，以故传食得不馁。久之，得隙地，结茅棚，如斗大，外缭土垣，中种蔬果，渐免托沿门钵矣。巨室欲豢之家，不可；欲配以婢，亦不可，告众曰：“男儿不能自立，何以家为？倘荷诸长者荫，亦非终歌《朝雉》者。”一日，抱瓮倦卧井畔，闻雷声殷殷，知山雨至，蜷伏棚底。至晚，雷益迅，雨更急，电走金蛇，鼻灌透硫磺味。佟伏地自陈曰：“某年甫十八，无愧忤，唯撇父母墓于乡里，清明无一盂冷麦饭，宁上苍欲击吾顶耶？”突霹雳震山岳，若有巨物，骨冬坠中庭，意为鸡爪尖喙者无疑。瞑目待毙。久之，雷收声，而雨亦霁，湿云缕缕裹银蟾，攸明灭。瞰菜畦，果有一物，黑摸索，触手软腻，燃火照之，则一端正好女子，衣朴素，尽沾濡，鼻端有喘息，胸前尚温暖，唯昏昏若睡，呼不应。大惧，反扃短柴扉，冲泥走告郝，不深信，言之确，遂起，遍告村人，邀往观其异。每人篝灯，明若昼。比至，则女子已苏，嚶嚶细泣，大众环视，秋波灼灼，无一语。郝命人扶入棚，即藉阿紫短榻上眠。众席地坐，询之，女自云郝姓，小字五铢，所居为极大村庄，居人甚伙，距郭甚遥，实不知隶何郡邑。多兄弟姐妹，唯己恒得父母怜。是夕，正衽阿趾后，入己房间，头忽眩晕，心虽了了，而耳鸣如鼓风涛，身轻若御云雾。旋更昏瞶，比苏，则不知何故至此处。众观其装束，若吴趋，听其口音，若山陕。问伊父母名氏，摇手示不知。问可否婚聘，亦摇首示待字。郝喜曰：“我同宗也，但若是，则何法为尔寄音耗？”女子哭甚哀，郝怜而止之，与众耳语琐碎者

久，告女曰：“此为佟郎居，彼此怨旷，天涯海角相遇，乃鬼神撮合，雷霆主婚，仆与汝同姓，论年齿可为吾犹女，拟遵天意，以汝妻佟郎，可乎？”女翘首四盼，郝急推阿紫，示之曰：“是儿虽贫，量非终于贫者。”女睨之，意似许可。佟面赭流汗，向众力辞，郝曰：“痴男子常守鳏耶？天意已定，违恐不祥。”村之父老，醵资谋花烛，顷刻得五十金。夜向晨，村妇咸至，争出衣裙钗钿，为女助攻。妆竟，美丽绝伦。小市酒肴，即日合卺。明日，女亲诣郝，荫膝下，作螟蛉女。郝疑女必嗔佟郎贫，久之，竟伉俪，日夕同操作，辟索分郎苦。一日，夫妇携锄刈蒿蔚，忽见两金莺戏于庭，倏上下，鸣且舞。女戏以竹竿仆击，坠地没。掘尺余，即得黄金二饼。佟欲易以市田宅，女不可，曰：“贫人暴得大财，徒取祸耳。郎盍走他郡，学贾，数年归示人，知富之有由来。妾甘为郎守作生活，量不致馁。”佟遂泣与别，往告郝，亦深以为然，并自任照看女。佟徒步游江南，诣皖之钟离，遇甄叟，巨商也，凝视其相，诧曰：“君当大富贵，奈何草衣芒履掩人目？”佟逊谢直陈，乃延归，授以白镪五百金，曰：“且之江南学负贩，无论何货，第运之，亏不汝怨，盈则除母分子金。”佟过江，思贩猪利息厚，遂投牙行，以五百金全作孤注。兑讫，白足走泥淖，行至江口，正唤渡，忽有放飞炮者，猪惊逸，尽入芦苇中，呼之不再出。痛哭欲觅死，又恋五铢。无已，吹箫乞吴门，忽遇同乡李叟，诧曰：“子何一寒至此耶？”泣告以故。叟笑曰：“子真商贾中之雏稚者。凡运白，必须先豢犬，彼项挂钢钉皮圈者非软；猪偶有逸者，嗾犬衔之回。若全赖人力，宜其惫也。”赠五十金并假两黄犬，驯且猛。即日代运猪数十口，嘱且渡江试为之。佟拜辞，偕卢令往。重至江口，心方惴惴，忽天大雷雨，江波如山，昼昏黑如夜。佟痴立雨中，听猪自窜。比雨霁，则猪皆乌有，仅两犬在焉。愤极，返江店，出资饱餐，并以甘旨饫犬。店主人问将若何，佟作恨声曰：“此番当深入丛莽，穷搜之。”主人摇手曰：“莫孟浪，此中有巨蛇，曰芦蟒，力大能噬人。且江州沙软，多坑陷，坠则死矣。”佟曰：“宁入蟒腹死，不以失信生。”卒往。至则犬断牵奔入，佟无导引，唯蹲而待。少顷，乃犬声唁唁，豕声呦呦，呼号震江水。霎时，群豕鱼贯出，鹄立俟，若就拘束，不敢动。视之，其数较前所失者十数倍，而且肥腻茁壮，其值约五千金仍有余。念天欲暮，两犬始流汗出，血满口吻。适江船泊五六只至，急驱渡江。盖船即江北猪行来迎客货者。顷因翠华南幸，豕价大昂，故迓于江浒耳。比抵北岸，坚坐待价，牙曰：“再迟则殆矣。”佟不听。明日价更增，三日后，佟心怯，售之，得八千金，存金更票帙，潜往钟离告甄叟。自佟去后，伙人咸云佟遁，叟不以为然。至是佟归，益张筵酬之。筵毕，呈票符，并白颠末。叟笑曰：“君亦太稚气。前豕既逸，亦何必乞不归。然子所遇李叟，尚欲见之否？”曰：“正欲白主人

酬所假。”叟笑呼：“十八字，可出晤佟家郎。”叟出，即李也。大惊，视犬更杂众犬中，若叟家素豢者，益骇。少顷，恍然悟，盖甄叟早知佟事，故遣李送犬与金耳。明日，尽以七千金假之，副以干仆，嘱再之楚，曰：“遇货即运，无不利也。”佟往返二次，获数万，兼以楚无亲族，函父母骸骨归。再诣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分子金与之，尚五万有余，欲妻以女，辞曰：“家有糟糠，且别已三载，不欲效薄也。”问何如人，述前事，叟惊曰：“其面庞团白，眉纤而长，名五铢者耶？”曰：“然，翁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此吾姨侄女也。渠父母皆陕人，流寓于皖，亦富家翁，其居即在敝村之南，大树千章裹竹楼者是也。某年月日，为雷雨摄去，安知为君夫人耶！”翌日，引佟见郝翁媪，一家沸腾，欢笑狂喜。翁媪急欲见女，遂由淮驾海舶，亲送东床，运资返登。一帆风顺，不日抵飞来村，骨肉相聚，如梦寐，如隔世也，悲喜可知。遗奁具又极丰备，并厚酬孝廉，与之联谱系。居半年，欲携婿家同之皖，女曰：“不可，儿不忘村人德。”遂出千金，厚酬村之贫乏者。女仅生子一，因体羸多疾，为夫置妾媵，生子女若林立。郝夫人性惟钟爱女，环西苑，筑甥馆同居焉。阡陌云连，楼阁华伟，不啻世家。至诸子成立，游庠序，女年甫四十有五，犹妍丽若天人。一夕，梦伟丈夫荷双龙来，内皆纱帽累累，举而遍挂，屋角几满，尾更有缨帽衔宝石挂孔翠者亦夥。丈夫挂讫，故俯瞰笼内，啧啧称有余，戏掀掷过西墙，笑曰：“便宜他。”寐告佟，知子孙必多有科甲显宦者。后果验。然时方明季，不识缨帽是何威仪。至盛朝，佟姓世居鲁，仍簪缨拾青紫，所以有宝顶翠羽帽也。至抛掷墙外者，盖婿家均贵，亦不减外家。此桃源令孙梦麟所云。懊依氏曰：彼美人兮，天涯海角，而氤氲簿上，早订婚姻，鬼神无奈何，始幻此缩地法耳。当不负死友，临奠数言，实诸天菩萨所共闻之，而一齐附泪者也。或另注奇缘，使之得内助，享厚福，亦未可定。尝闻四川周姓，亦曾有之，与此事同。

雪里红

北里非相攸之地，勾栏无立节之媛，然未可以一概论者。昔京都有薛氏女，貌绝艳，携一婢一奴，赁宅以居。自云十五岁矣。出多金市司街卒，遂安堵而开锦泥窠也。尝簪花傅粉，乘犊车往城南观新戏，傀儡棚亦轮为之停，遂不言而知其钱树子也。游荡儿群拥之归。问乡贯游踪，均葫芦提以对。问香名，则曰：“薛氏，行一。”侍者呼为一娘。问夜合须多寡，则伸玉臂，露守宫砂，曰：“六岁时，遇吾师以丹药点作贞验，至今身犹处子，不愿作夜度娘也。”曰：“若是，则必工吟善咏，如卿家校书名涛者乎？”曰：“非所长。

”曰：“是必唱鹧鸪舞柘枝，如谢家姬乎？”曰：“非所长。”曰：“或者能刺鸳鸯锦，如卿家针神，号夜来者乎？”曰：“妾病未能也。”众抚掌曰：“审是，究以何术，博缠头锦？”女含笑，呼婢捧磁瓿出，中列骰子六，供几中央，再拜安置讫，曰：“妾名虽倚门，实则求偶，请以相思之骨，代风月之媒，是亦遵吾师命也。来者以白金十两作孤注，无论齿高下，貌妍媸，一掷成六红者，即嫁为妇，无食言。然十两仅一掷，再掷再破欸。妾守信，君等毋吝财也。”众曰：“妙哉！是真别树艳帜，而另系赤绳者。”呼僮竞取白镪至，博竟日，皆色沮去。远近哗噪，咸云：“何物粉儿，独翻花样，唱求牡之雉，呼守雌之卢，花骨头岂真作冰，阿堵物依然入橐。是儿狡哉，荡子愚矣！”然爱其色者，则难忘情，由是马繫于场，犬迎于户，上至官裳，下至胥隶，无不闻香而来，垂涎而至，作几希望。又以一娘不似妓名，因其爱着杏子衫，又全红始嫁，薛雪同音，遂呼之为雪里红云。一日，有侍御公子某，携百金来，十掷皆北。明日又来，视瓿中已别五红，其一滚转不定，公子大声呼红，比走盘珠定，则仍守黑者，乃痴立如木鸡。女笑曰：“险哉！何一红之难也？”女貌虽极妍，而性极生硬。客至，略寒暄，即请博，博已，即下逐客令，不许少一逗留。公子恚怒，阴嗾无赖子三四辈，给金，使诣女室，将窘辱，洗愧恧。女已审其意，待金入己橐，即挥手使去。无赖子大哄，曰：“一裔肉，竟如此昂贵耶？彼博场尚有闲菜酒，为吾辈解饥渴。”言已，揽袖欲侮，女声色不动，略拂纤指，即纷跌庭外数十步，呼婢出夏楚，待其三蹶而三拍之，跪谢始释，鼠窜可怜。后有踵至者，咸悉彼姝艳而勇，无敢褻，负者怏怏，不闻有后言。三载中，均落落小酬应，从不歌一声，陪一宴，假一颦笑，而香奁中累累盈五万金矣。偶语客曰：“曩得采仅娶吾身，今并得吾财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于是门前车马，更喧如市井矣。时江建昌李生名崇者，年少尚未娶，避难走燕台，落拓殊甚，将往投阿姐某宦宅，向为姐夫所恶。然守囊之银，仅仅十两。计无出，谋于同乡某，某问曰：“子知此间有雪里红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仍告所以，曰：“曷拼与一战，捷则立地成富耳，负则寻女未迟也。”生曰：“善。”浼导之往。女见其貌清俊而衣褴褛，心怜之，曰：“此非樗蒲戏，乃秦晋卜也。登场一麾，绝无翻悔。观子十金良不易，盍珍重？”生笑曰：“卿亦过小觑人矣。书生虽贫，量不致为些须露乞儿态。”言辞慷慨，其气熊熊，已令佳人心折。及锵然一鸣，座客齐鸣采，视瓿中灿灿者，成六出花矣。女亦色喜，嚶吟一声，阶下应，即时结采，燃两画烛如椽，毡氍满堂，水陆新进。婢子引生入曲室，沐浴更新衣；女亦妆竞，偕之交拜，同乡某宛侯赞焉。至漏乍转，客去，归洞房，女略询家世，即云：“身已相从，愿闻郎志。”生颦蹙曰：“一身落魄，去就颇难。然为贾则素恶铜臭，为儒

则不耐毡寒，无已，其一行作吏，尚可以身许国乎？”女衿衽而前，曰：“是尚不愧为红之夫也。”旋以臂红示生，曰：“妾尚女儿身，唯夫君怜之。”生以唾拭之不去，喜曰：“皮相者，疑卿为章台柳；福艳者，知卿是佛池莲。仆心醉矣，且爱且怜。”明晨，视红褪如洗。旋以片纸为生纳粟，得铨闽之某县令事。之任，女不令多随从，卷厚资，与婢姬均易男子装，己则纓曼胡，吉莫靴，负弹弓，佩长剑，四骑登程。经泰山下，猝遇响马贼呼啸至。生战栗，面灰死，女命婢姬护郎君，己则纵辔逐贼锋，发连珠铁弹子，如秋风摧落叶，贼披靡，无生还者。生大骇，几坠骑。至前站，私询其何勇过健儿。女笑曰：“措大尚藐视巾幗耶？聂隐、红线辈，自在人间，惜肉眼人不识耳。”因把酒，重述都中拍无赖事，相与捧腹。到闽谒长吏，女均执刺代长须，致无陨越。夤僚瞰艳仆，疑其有断袖癖，实不知即使君采苹妇也。抵任不半载，金陵贼驱大股，豕突至闽，募围斗大城。生集乡团，女帘后窥之，笑曰：“若以此御贼，直摧枯拉朽耳！寇深矣，且奈何？”翌日，贼更集，肆獠升，将瓦解。女麾众登陴，斫杀一昼夜，攻始懈，然耽耽者犹不去。生乞救于中丞，牒三申而援不至，盖驿路断，恨无神邮也。至夕，女以大爵劝生饮，生忧惧，涓滴难下咽，女笑曰：“饮亦死，不饮亦死，曷为醉觞乎？”生始鲸吸数十爵，沉酣眠所坐木椅上。女出，裂帛长十数丈者，先缚生，然后荷于背，且缚之极坚固，若负襁褓儿。仍男装，右提剑，左握护身牌，听野鸡三唱，晨月朦胧，呼乡团而告之曰：“事急矣，吾负汝使君往乞援，三日即返。城中诸事，听吾婢姬指挥，可谧无恐也。”遂开关，放之出。贼瞰其越濠，行甚速，又见所负如屋上瓠，不识云何，始痴望，继环击，女且走且御，斩数十人而出重围焉。县距省垣三百里，至则甫卓午。走入馆舍，解背上良人，视残醉犹未醒也。往见中丞，时抚军麾下仅万人，意不能多假。生将唯诺，女在身后突白云：“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使，然必由属吏自检择，不中选者勿须也。”中丞惊询谁氏子，生诡以仆对，且告其神勇，曰：“是岂昆仑复生乎！”即传鼓集演武场，女为生暗物色，皆捷如猿猱而勇如黑虎者。生诣首令某处，假两骑以归。某令见女，戏生曰：“明府当此仓猝，尚挈画郎郑樱桃耶？”生庄色对曰：“山荆也。”令骇，亟讯知其事，急延之后堂，夫人出拜。请须臾，略休息，公子一，女郎一，争拜膝下，乞授业。女约以围解日。旋整师归，贼正团团攻雉堞，突自背击之，几疑将军从天外飞来者。战一昼夜，斩馘无算，余孽悉窜。女抚膺而叹曰：“是可驱豺狼而害邻封乎？”留生入城抚疮痍，己则帅众追剿至浙界，始凯旋。当道上其事，生卓异，迁郡守，女诏封成夫人。某令遣子女来践约，乞授好身手，女略与一二即已，曰：“罗绮中人，得此已无敌，无深求也。”问战胜大旨，曰：“譬如博，孟内六琼，眼前八阵，知人知彼，目无全

牛，胜负可立决矣。”问阿姥是何师承，曰：“吾自有师，师自有法，不足为汝辈言也。”生每断狱，女参赞，称神明；捕盗，尤襄勤；唯禁娼则力为谏阻，继以哀泣，故棠疆百里，桃花门巷，常数百家，成锦绣城也。每采舆一出，莺莺燕燕之俦，捧盘跪路衢，为夫人祝千秋者，动以千计。此秦鲁臣谱弟所采访；鲁臣，金陵世家子。懊侬氏曰：寒蔬中，有名雪里红者，辛辣之品也。成夫人隐于粉黛，博以相夫，坐而裙衩，勇于杀贼，是桃李之艳，而姜桂之性也。锡此佳名，良不愧耳。不言其师，而师自大有人在。闽之氓，感保障之德，每至伏腊，有以雪里红荐春盘者。当不敢斥言而呼为成夫人菜乎！嘻！诸葛行营之种，可以并传。

邬生艳遇

邬荣典，字少华，任城儒家子，年十七，尚未婚。时正夏五，移枕席置小斋，一老仆作伴，喜岑寂也。一夕溽暑，令人思，因遣仆宿外舍，自起拂榻拭几，剪烛烹茶，视皓月一窗，不禁遐想，背灯危坐，口吟一绝，云：“明月此时好，美人何处来。相怜唯有影，绮户为谁开。”诗就，曼声吟咏。忽一丽人冉冉至，年约十五六，广袖长裙，乌鬓翠黛，目盈盈若秋水，裙下露莲瓣，翘翘若解结之锥，殆画中也。邬惊询曰：“卿鬼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人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然则狐耶？”笑曰：“郎志在美妇，妾志在情郎，偶听高吟，知情之所钟，故冒嫌学私奔之红拂，郎何必哓哓询踪迹耶？”曰：“卿有名乎？”对曰：“宾奴。”“有字乎？”曰：“樊稚。”邬不甚了了，第握纤纤手，则柔胜于蕙，令人魂荡。相与谈论，慧舌生香，旁及词章，藻思耀采，邬爱且服。听玉漏丁丁，墙外之柝四下，促其解衣，则飞红上颊，约以明宵。野鸡四啼，仓皇遽遁。翌果挑灯自携衾枕至，备极华丽，人世所无。遂与绸缪，而痛楚莫胜。女曰：“妾身犹不雕璞也，乞郎徐徐，幸勿狂暴。”事已，视清簟落红，真犹处子，邬益怜爱。因以臂代枕，口吟一词，云：“郎可怜，妾可怜，一对鸳鸯一对鹣，今宵那世缘。莫流连，且流连，生怕钟鸣欲曙天，情人隔一边。”女喜曰：“郎真有情也。妾虽自荐，然得此错爱，死不可憾也！”即和其词，云：“风谁家，月谁家，妾岂当门卖笑娃，情深念转差。香辟邪，正辟邪，夜雨摧残一树花，郎君郑重些。”天晓，自摘耳上两金环赠邬，曰：“以此作定情物，然慎勿示人，恐飞短流长，彼此不利。”自此来无虚夕。一夜正偎拥，忽有斑白叟破门入，面靛裂，发蓬飞，霜髯如戟，叱女曰：“小妮子，太不识羞耻！”既而指邬曰：“污人清白，风狂儿不当杀却耶！”邬惊惶无地，以被蒙首，口噤不能言，唯齿牙震击作奇响，自被隙微窥女

郎，则俯首却立，齧觫可怜。正疑惧间，老人呵斥益厉。忽仆在外舍，反侧匡床间，声扎扎，二人遂渺。次夜，邬扃户，眠不熟，而女已袅娜在床侧，娇羞惨淡，默无一言。邬执其手，问：“昨宵老叟属卿何人？”曰：“老父也。”曰：“卿家大人，险将小生惊煞，然我两人之情分，岂即尽于此乎？匝月恩爱，已逾寻常，某愿为卿死，不悔也。”女嗟叹久之，始云：“郎何痴也！以郎表表，何难得玉台艳偶，而乃犯险阻争异类哉？且家君素严，翌即迁他郡，妾来永辞，愿郎自爱，毋以妾为念！”邬失声大哭，女以袖中红巾拭泪，已亦泣曰：“妾原图永好耳。不意怒触高堂，殃及君子，义难复聚，请以所赠赐还；非重物也，恐郎他日触目伤心耳。天如鉴怜，则镜可圆而剑可合。妾去矣，千万保重！”言已顿杳。听户外修竹风敲，如摇环佩，举篋视金环，已不知于何时携去。然邬由此玉体羸败，念念不忘玉人。有女巫阿翠，目能见狐，且知狐所在。邬因邀而问之，曰：“若其好着淡黄帔薄罗衫，面团团如月，一笑两颊上生微涡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非他，骆氏小素也。”邬始恍然悟，昔告之名字，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。阿翠请生作简，愿任作寄书邮。数日来报，云：“小素匆促，不及裁笺，着传语奉复郎君，前实缘尽，恐径自别去，苦郎相思，故幻此形状，俾郎君心死。乘便寄丹砂一粒，可以却病痛。”邬视药小而红，香甚，一服，疾果瘳，而思女之心亦释。懊依氏曰：情之所在，父母师保不能止，天地鬼神不能禁，山川河海不能隔。顾为情而来，情未尽，则麾之不去；情既尽，即招之不来。且不以余情害情人，复能以幻相警痴子，是非真深于情者乎？否则，朝伐夕戕，非髓竭神枯而不已；又或洁身而退，令人魂销气结不能忘，真冤且孽矣，尚得谓之情乎？如小素者，方可与言情。

假五通神

南人之崇奉五通，犹北人之信狐也。客有贩卖阿芙蓉发籍者，往来齐楚间，非一日，阿堵充豫，乃纳粟为九品官，在籍候铨。虽煌煌章服，腰佩玉，腕跳脱，襟洋表，面架墨晶镜，而烟霞营生不肯弃，以故富且贵，居然晋绅矣。客姓万，乳名佳儿，遂名曰佳，字颗珠。幼失怙恃，一身块然，因性敏貌俊，善蝇头楷，得为刀笔小吏。娶妻雍，颇风致，犹善艳妆。佳后弃隶学贾，精歌唱丝竹等艺，日诱良家子作狭斜游，多外宿不归。雍独居，挑灯凝睇，对镜颐，见己身后，若有男子影，心疑夫婿潜回斗笑，喜而回顾，则翩翩美少年，体态妍丽，羊车中人，乃生平所绝未邂逅者也。惊欲诘，觉口噤神迷，少年已偃之坐，细腻熨贴，慰藉良殷。自陈“为五通四郎，怜子孤衾，特来相伴

，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痴情否？”雍欲撑拒，觉四郎肌肤中有一缕幽香，透入鼻观；又舌入己口，搅扰吮咂，心遂大动，听其所为。事讫，神顿清，四郎犹共枕。羞怯欢恋，觉天下男儿无逾四郎美。从此朝夕至，至必饮，饮必醉，醉必眠，眠必尽欢而后已。佳偶自外归，四郎仓皇窜匿，怒抽壁上刀挥之，四郎遽化白光一线，飏然从窗缝中出。问妇，妇诡云：“无所见。”然枕席上竟由此大冷落，无腻语，无欢颜。明日，四郎又乘间来。妇泣曰：“奴方期图永好，而今已矣！”四郎面赭问故，曰：“郎既神道，何畏渠凡人？”曰：“非也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为天良耳。既盗其妇，又凌其夫，人且不可，何况神乎？”言未已，佳持刀突出，四郎含笑欲去，视门外环立健儿，持弓矢以俟，盖佳之布置也。四郎牵妇衣袖，宛转哀泣，又伏地叩头，愿永绝迹。佳狂躁，刀砍其面，如败鼓声；砍其头，如败柝响。户外人又欲哄入，四郎抽掷金钱如雨，众目炫乱，始从胯下出。佳投刀而起，拾地下金钱，得百余两，略酬健儿，余悉入囊。月余，妇病不起，昏昏无一言。夜忽悄起，妆饰一新，曰：“四郎来娶我矣！”佳怒曰：“既神道，何强娶有夫之妇？”曰：“嘻，子休矣！前所得金钱谓何？盖卖妇身值也。”言已，跌榻一笑逝。众闻空际果有鼓吹喧哗，人马杂沓声，逾时始寂。佳之同类，咸来吊鼓盆。佳反鼓掌曰：“仆有远志，山荆本赘疣也。”葬已，遂尽遣婢子，日挟金资走四方。后遇道士，授以金针槐角猪皮做假之法，利更倍焉。汉中史太守，严厉非常。佳能曲意承顺，有触逆太守者，佳必故与为难，詈辱万端；有逢迎太守者，佳必预为往来，周旋尽致。守有过，佳揽任于己，曰：“太守何若是？”以故太守逢人谀赞曰：“老人虚度，悔识万生晚也。”偶与千金，嘱代购佳丽，曰：“此苏台土产，敢不奉献。”囊金往，以五百买贫家女，先与私通，迟疑不进。会太守墨败，竟攫为己之第一妾，名曰春花。其友豫人王七，有古癖，烂铜碎玉，书画玩好，无不珍爱。佳代搜罗，凡物罕而价昂者，必暗贴己囊，仅以半价报之。以故王大信任，尝谓人曰：“天下信实，更有如万生者乎？”会同人过海，以女寄佳处，曰：“弱息破瓜年矣，仆如三年不回，听吾弟代觅婚配。”王去，佳瞰女美，诡云得坦腹。入赘日，却扇筵开，女掀帕斜睨，则须，目灼灼者，佳也。曰：“吾故疑是佳儿。”曰：“既有佳儿，理配佳妇。”遂攘为己之第二妾，名曰夏云。偶乘焦叟船，过鄱阳。佳善酿，精烹调，每餐必拉焦共啖酌，欲迁东道，必坚止。翁私带小货，佳辄浑其税而倍其值。瞰翁女，船尾操楫，甚艳冶，眉目传情。询翁：“何女公子至今无佳婿？”曰：“小妮子，娇惰惯，不欲嫁弄潮儿。至瞿塘贾，金马客，仆又难仰攀，是以迟耳。”曰：“仆不才，九品官也，未知许下玉台否？”翁掀髯笑曰：“万颗珠，四十无妇，谁敢信？”曰：“冤哉！结发死，至今尚未续鸾胶。”指天自誓，翁

信不疑。比入门，结縻已三日，悔无及。翁拼闹，欲讼之官，女曰：“儿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！”佳长跪请死，崩角有声，翁长叹，拂袖去。遂以女为第三妾，名曰秋月。偶游楚州勾栏张眉娘家，先通其女亭亭，暗订婚娶，缠头甚丰，有成议。眉娘太息曰：“不图吾女先有所归。青楼人珍馐罗绮，贵若嫔嫱，惟凤冠补服不可得，诚不了恨耳。”佳曰：“吾九品官也，他日亭亭得花封，可赠于子。”眉默默良久，小语曰：“子娶亭亭，仅得人而不得财，且欲破其财。吾年来奁资饶富，曷易而娶吾，子既得财，我又得贵，非两全乎？”曰：“弃亭亭，奈何？”曰：“母子同事一人，古有之乎？”曰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遂附会小说，诡托无稽。入门，见已有三妇，艳眉大哭，欲寻死。佳极意温柔，化怒为喜，盖以调停冠裳之法，来处置闺阁，故众小相安，亲如姐妹。遂以眉为第四妾，名曰冬松。亭为第五妾，名曰四季。佳更筑房廊，终朝笙管，不数汉家愿老之乡矣。闻画士柯莲善写真，邀至，写五妾，面庞酷肖，更绘楼阁若园圃，或钓鱼，或把酒，或联句拈题，或着棋角胜，绘佳短衣淪茗于旁，若奴子状，题曰：“五美图。”工竣，佳酬以洋蚨一枚。柯争较，佳怒曰：“吾九品官也，尚不足役一画士，则捐官者何荣耀耶！”立叱之出。柯忍辱，祷于五通之庙，佳不知也。一夜醉归，奴子篝灯，至中门止步，盖佳立童约如此。甫履庭院，闻五美房中笑声盈耳，灯光荧荧。潜诣四季，则一狐裘丈夫，偎四季扞乳，四季笑吃吃不休。怒叱走入，丈夫徐起，则貌与己同，无纤毫差。彼曰：“噫！是何妖魅，敢化吾形，来惑四季耶？吾结发为五通神所杀，想又垂涎于子；不然，施施从外来者谁欤？”抽刀而前，四季亦执剪刀相助，势甚汹汹。佳呼曰：“五娘莫信他，貌虽同，吾衣羊裘，可辨也。”旋见丈夫羊裘，而已则狐裘矣。众媪挥仗争击狐裘人，几毙。急逸入冬松室，亦有一貂裘丈夫，抱冬松饮醇醪，拈花为枚。见佳入，语亦同前，佳曰：“吾衣狐裘，可辨也。”旋见丈夫狐裘，己则貂裘，众婢持帚争扑貂裘人。逸入夏云房，亦有一狼裘丈夫，搂夏云抚案看春册，较量笔墨工细，闻外间哄闹，故作惊讶，告云曰：“卿勿怖，此五通也，闻渠善变，无毫厘爽，先与卿约，吾衣狼裘，若见衣貂裘者，为五通，可诱之入，利剑断其首，卿能助我乎？”曰：“诺。”果就床头拔剑授彼。佳大惊。趋就秋月，则又一猓裘丈夫，拥秋月团炉爆栗，且啖且笑，见佳入，大笑曰：“子何人，敢入吾房闾耶？”既而自思，恍然告月曰：“想即杀吾元配之五通又来矣，吾实切齿不可忍。来大好，请君入瓮，就炮烙。”月果取床头猎网，欲罩佳首，佳呼曰：“秋娘何梦梦，吾衣貂裘，可辨也！”旋见丈夫貂裘，而已则猓裘，大惊欲遁，秋月招手，更狂奔。近春花卧所，闻磨刀霍霍，曰：“吾非君家大妇可比，不能任五通污，渠若来，吾手刃之！”瞰床上，正卧一松鼠裘丈夫，对灯吹烟，笑曰

：“莫怕他，吾曾挾渠，见渠喜衣猓裘，见即执之，可为证。”佳愤极大呼曰：“春娘，卿床上妖也，吾万佳在此！”春花申申詈，曰：“万佳乃九品官，岂死魅所能冒假？”鼠裘丈夫亦笑曰：“冒假万佳，理不可解，汝不过贪淫，吾小星甚多，听自检择，何必混乱庐山真面目乎？”言已，春花掷刀出，几中肩。奔出，被卧厅事中，自顾己衣，仍为羊裘。明日，诣内窃听，均有私议，或曰：“莫出门，彼四家均为五通占，吾夫妇落得逍遥，免争夕。”或云：“自家儿夫，宁不能辨？而乃为五通占，彼四家何其愚！”或互詈曰：“妮子不知耻，何不视吾房中有真郎耶？”或互诫婢媪曰：“莫乱道，恐触犯彼四家五通神也。”冬松更伏丈夫身上笑骂曰：“何如？连亭亭都为神踞，还是老娘待汝情份不薄耶？”旋闻断云零雨之声，意态褻极。潜出仰卧，见一髻发垂肩小女子，艳绝，徘徊床下，手弄烟筒，笑曰：“与郎有缘，腆颜毛遂。”佳大呼，以烟筒击之，女顿杳。闻屏后有男子声骂曰：“万佳无礼！我辈昆仲皆五通，与尔妾媵，未免尔鰥，故遣小妹来伴汝寂，反恶声向人，岂真倒插沙帽翅，便妄自尊大耶？”佳悚怕，叩首连称不敢，问：“君既为神，亦知明理乎？”曰：“唯禽兽不知理。”曰：“是也，神既占娶吾妇雍氏矣，何又占吾诸妾？”神曰：“是何言欤？”既而大笑，曰：“子稳戴绿头巾，尚不知奸夫伊谁耶？前娶尊阍，乃假托吾辈者也，如不信，子试言，渠当日来作何状。”佳缕述挥刀掷金等语，神曰：“若何？渠真五通，能如是之畏子乎？我辈俱在，子刀亦在，姑试为之，较真贗也。”佳哀泣，自称死罪，诸祈成全。神曰：“嘻！万佳儿，若能供养我，既不汝仇，亦使子富。”佳敬诺，从此遂事神。一夕，梦妻雍氏珠翠盈头，锦袍玉带，门外多护从，掩泪入帟，执佳手唏嘘，曰：“万郎，何可怜人也！妾所适之四郎，乃真五通，渠之兄若弟，早为郭孝子所斩，剩渠一身，不复为厉，然威权亦炽，管领东南一角，亿万游魂都监使，士卒如云。妾每怀故剑，渠亦惨然。今闻诸妾所占得，乃假五通。言于四郎，愿效绵薄，明日领兵至，代郎驱除，乞暂避其锋，毋干犯也。”万欲拉与叙旧，雍羞拒起辞，黄梁遽醒。谨志所言。次夕，潜伏东邻，果闻宅内戈戟交鸣声，四郎叱咤声，五妾环泣声，媪婢奔窜声。又闻四郎誓师曰：“如此假五通，横行若是，若能尽缚以献者，膺上赏！”众卒邀应战斗声。移时，四郎大呼曰：“遁其一矣，奈何？且归报夫人，再图侦捕。”旋闻空中吹螺击鼓，为四郎凯歌声。声顿寂。晨携仆入视，则妾婢皆昏迷，救苏，犹各哭其夫而不悟。视篋内黄白，则外虽扁，而内皆空空。阶下有黑白小花犬四，皆断头，血淋漓，想即假五通也。整顿门庭，医治五妾，渐次就痊。收集逋负，仅剩千金。深惧食齿浩繁，若何生活。既而自喜，曰：“我九品官也，当以官为乞食左券。”尽以千金贿赂长者，授实任某县典史。甫莅任，红黑帽鸣锣呵殿，四轿游

长街。忽有黑气一团，呜呜自空中奔至，内有毛手如葵扇，遽搏其颈，詈曰：“吾兄弟辈，待汝不薄，为何引恶人来肆杀戮？吾诚假五通，然不汝怨矣！”言已，手批其颊，其声甚脆，佳大呼，死舆中，五美图遂四散。

郝腾蛟

床头夜叉啼，河东狮子吼，能令铁铮铮汉子丧胆寒心，恨无杜兰香重到人间耳。然每闻吾乡父老谈郝总兵事，未尝不须眉欲动。总兵登州武世家，姓郝名腾蛟，字春霆，少以武庠获解，事父母至孝。两臂能开铁胎弓，矢无虚发。拳勇得僧耳的绍。貌虽如处女，然路遇不平，辄拔刀睚眦之。家赤贫，不妄干人，或樵采山林，或猎捕飞走，供菽水；然里有窘急来告，则资助之。顾东砍西砍，如杨阿若。人虽德之，而恶其横，故年已廿五，无敢以女妻者。会礼闱较武有期，整装欲往，因贫，无仆御，无坐骑。自以雨盖被，弓矢刀戟负于背，以米麦菽粟蒸馍馍揣于裹，登堂拜别。父母诫之曰：“儿功名无庸计，所忧者性不纯，好预不干己事，辇毂下，重则弃首领，轻则窜穷边。”言已泣下。郝亦泣，言知悔。命解衣，亲为刺字于臂上，文曰：“能忠则名扬，能忍则气降。好勤职，报君王。毋贾祸，累高堂。”刺已，以朱涅之，深入肌里。然后徒步行。逾武定，近德州界，山雨暴至，装负淋漓，瞰岭后有古精蓝，即奔入暂避，意待霁而后行。久之日暮，雨淅沥如故，遂决意止宿。视庙中断井颓垣，神鬼露处，惟中殿尚能避风雨。香案尘渍，杂蜡泪，抽刀铲削，以案作榻。遂对神再拜，祝而高坐，咽囊中干糒，倚装假寐。夜阑顿醒，视月色晶莹，两廊鬼判欲攫人，心亦不惧。甫再交睫，闻声，睨之，一二八好女子，自龕后徐步出，妆虽不整，貌惨淡，衣朴素，而五官位置极丽端。宛转下庭阶，迎月长叹，掬破瓮中雨水饮，有声。饮已，跪伏神座下，喃喃不能辨。郝毛发森竖，意为鬼魅无疑。抽刀跃起，大呼曰：“死魔敢尔！”女子应声倒，近身详视，有形质，以手抚，肌尚温，大诧曰：“人耶鬼耶？幸未孟浪！”遂殷殷唤苏醒，缓缓询踪迹。女子泣诉曰：“妾海州人，小字红红。亲卒，为恶叔诱卖勾栏中，誓死不接客，鸩母痛楚之。蒙东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调者，怜而买为妾，希育子，甚相爱。詎家室悍妒，动即詈挞。昨侍早妆，失手碎玉搔头，遽呼烙铁，妾怖而急遁，潜伏于此，已三日不食。顷口燥，就瓮饮，实不意惊大王，乞赐剑下死，妾目瞑，胜于朝秦暮楚，亦绝不居地下，唱《比红儿》诗也。”郝大笑曰：“我以子为妖，子以我为盗，两误矣。我非绿林豪，乃武孝廉，子勿怖。”分干糒与之食。霎时天向晨，详问夫家远迩，曰：“二十里。”曰：“送子归去来。”女泣，似不愿行。曰：“痴矣，无论寒饿煞，即有匪

徒至，能保贞以生乎？吾送子回，当认我为姨父，我能代子区处。”女始随之行。纤足步泥淖，颇滑挞，郝曰：“子速行，若欲步步生莲花，不误乃公事耶？”女泣言其惫，郝自思男女有别，挽之负之均不可，乃铺巨袱于地，令女蜷卧于上，裹之如襁褓，左负装而右挈女，提携如幼孩，令女口授路径，行如飞。顷刻至村中，犹家家闭户寝。女出指门，叩之三四声，一村佣出，睨女立郝后，遽反奔。闻宅内妇人声，音破裂如鸱啼，云：“吾道小妮子不正经，果偕破野头来，反图赖一顶绿头巾，诰赠汝矣，尚以老娘为盲耶？来即执之，烤且烙，方泄吾恨！若左袒，宁先见杀！”旋闻喧嚷索杖声，开户索履声。一男子披衣奔出，瞠目视，低告曰：“此即藁砧也。”郝颌之，略拱手，即放步入厅事高坐，命女与生旁坐，凝视再四，遽问曰：“男子，汝即李秀才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此即汝之小妻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后宅汹汹者，汝之大妇乎？”乃战兢羞愧不敢答。郝即捧腹大笑，声琅琅震屋瓦。村人无老少男妇，或立或坐，济济满堂。忽一蓬头妪走出唤女，郝止之；旋有赤脚婢唤且挽，郝更止之。突一杵飞出，中女臂；又一砖来，中郝肩，如不觉。妇怒吼而奔出，面靛色，目裂，发蓬，出即挞女，又其夫，语且侵客，郝仍如不觉。妇吼怒詈骂声，女涕泣求饶声，生咨嗟太息声，郝捧腹大笑声，众纷乱排解声，声大震，如鼎沸，以致邻村父老，与妇之兄弟，咸奔至，劝妇诣内，无貽外人笑。郝大声喝止之，如晴空霹雳骤下，众声遂寂。少顷，与众问询，自道姓氏来历，述邂逅遇女之由。言毕飏然刀出，晶莹插几上，厉声曰：“吾试期近，不能久留。且为天地间除害去！”遽挈妇跪厅事，伸掌上下拍击，每一击则数责曰：“秀才家不过爱面孔，不与汝较，汝竟猖狂耶？红红亦好人家女，何罪过，挞且烙耶？人我一样皮肤，挞烙汝，痛否？汝不能生子，秀才始娶妾；妾有子，即汝子，定欲置之死，视香火断，宗祧斩耶？四德无，七出备，尚装憨耶？红红背后语不足信，当面乔行，迳能抵赖耶？红为吾姨侄女，今始寻觅着，当送官答汝，岂一拍了事耶！尔夫尔邻尔兄弟均在此，敢以我为如何？若左袒，当尽杀却，况汝耶？”始拍，妇怒詈，再则呼救，再则号哭求恕，再则如豕就斩，长号而已。郝正拍且数，忽风吹衣露臂，一童子呼曰：“个位官人，臂有朱文字！”郝蓦忆父母诫，遂止。众见其凛凛如天神，不敢劝阻，至是始请入座，求曲恕。先是女遁后，访无耗。李虽心怜，无如何。顷闻郝言，竟信而惮之深，遂长跪请罪，众亦罗拜代缓颊，郝曰：“尔曹欲罢休甚易，曷书一保状，署押与我。我会试回，验红红，若顶少一茎发，身有一伤痕，即与汝曹决死战！”众曰：“诺。”遂折券书与之。留午餐，赠赈金，不受，唯立饮一巨觥，收刀负装怀券去。入都成进士，官侍卫，司豹尾神枪，随蹕木兰出征，歼寇有功，膺心简，迎养父母入都。计五载，恩授寿春镇，先回籍，始莅任

。重过此境，路旁店，父母偶语曰：“儿气平，果贵显，当年刺臂上字，不以为痛耶？”郝募忆前事，悚惧直陈，且言知悔。父母骇诧。即命材官往探。须臾，鼓乐壶觞，李生吉服负女，红红绣裳负儿，均顶香跪门外。询之，盖郝去后，大妇羞愤病卒，红红扶正，一胎生子女各一，已呀呀学语矣。坚请恩公重到山庄，笑遣之，挽益坚，村之父老，亦环叩曰：“相公锦衣回里，况又南极双辉，当为山野袪除不祥。”至则居以燠室，享以珍馐，优伶演剧，为二老寿。侍从皆厚劳。村人争宴请。生与女，晨夕问起居，如见父母礼。因述红红，并无葭莩戚，当日诡言以恐之耳。然夫妇事之，礼益恭，堂上绘郝小像，神毕肖，虔祀之，已五载矣。村中有罗氏女，貌妍丽，生而识字通文，唯两手握固不开，衣食须婢，乡人聚妇同作苦，以致年三十，无与议婚者。素与红红善，来谒太夫人，叩膝下，经红代述其异。太夫人不信，视之，戏擘其右腕，遽开，擘左亦然，中有两玉如棋子，一文云：“罗氏女名娇娆，”一云：“年三十嫁腾蛟。”太夫人惊喜曰：“此天数也。”即聘为儿妇，借李宅成嘉礼而后去。郝武人，字仅辨之无。镇寿春时，案牒扎符，皆夫人标判。尝于红烛下草露布，公侍侧，无惰容。夫人虽为公置姬妾，不妒忌。然每因公事争论，辄捋公须，使戎服跪谢而后已。官十年，父母卒，回籍；服阙再起，多政声，皆出自内助。每叹谓僚佐曰：“我今而后，方知阃威之可畏也。”立命材官携金，诣李生家，为前妇建醮求忏悔。夫人生子二，妾生子三女一，子皆贵，多与红红所生子同科，世世联婚姻，若朱陈焉。懊依氏曰：佛家有伏狮罗汉，将军岂其化身欤？不然，何毙之速也！迨至虎帐谈兵，蛾眉秉笔，一言不合，辄捋其须而屈其膝，将军身蹈李生覆辙，得毋哑然而大笑乎？所以孔雀择林，必先顾其尾。

夜雨秋灯录 二集

清 宣鼎

卷一

卓二娘

彭泽孝廉宋景玉，字东墙，好狭斜游。家富有，日携金钱为锦缠头。少娶吴氏，貌美，结缡二三月，颇静好；旋就荡妇宿，稍讽之，即拂袖起，誓以黄泉始相见。吴郁郁忧愤死。虽归为营斋奠，而心终不悛。契友某，疑且不平

，曰：“夫人貌端好，较章台柳色高百倍，是何心性，舍珍珠而嗜疮痍？宁割席，求明示。”生曰：“仆亦不自省，无论鸩盘茶，一入勾栏，即西子南威也。近即作文，必于彼处，始得成杰构，否则枯肠而已。食非娼不甘，寝非娼不熟，虽刀锯鼎镬，不能易其性也。”友闻之，叹曰：“今而后，敬闻命矣！”出而宜于众，戒桑梓，无与婚。生内顾乏中馈，急谋胶续，媒妁去不回。大怒，以千金买艳妾，初亦静好，旋亦宠衰，月余，故态复萌。劝之，生怒曰：“贱人敢尔！”始詈继挞，妾亦死。里中相诫，曰：“生女宁作娼，不嫁宋东墙。”生闻亦愧悔，然顾空闺，睹遗，更觉岑寂，益宿青楼。不两载，业已去其十之三。里有谢氏卓二娘，新寡，貌仅中人，体复羸弱，愿嫁生，遣媒示意。生不耐鰥，急允诺，聘娶。人恒为二娘危，而二娘顾自若也。入门操作，如贫家妇，绝口不问前番事，夫即归晏，惟问安否。即枕上情浓时，不问意中人若何。生反愧慝曰：“仆有奇癖，是天下女子所最恶者，卿审之乎？”二娘故谄曰：“男女体殊而性一，床第琐屑，均同乐，未知何事而好恶之悬殊？请明告妾也。”生太息曰：“风月膏盲，烟花痼疾耳。”二娘抚掌曰：“幸哉，醮也。妾前夫日坐愁叹，见粉头，面即，妾时劝驾，不许，反得痲疾死。今得后夫若是，妾愿足矣。”言已，袖与金帛，逼令往。生由是益放纵。偶晤马媪，问曰：“姥终日如穿花蝶，如另有奇卉，乞导引一豁眼界，当酬以巨金。”媪曰：“郎又娶得床头生菩萨第三尊，不怕醋瓶倒耶？”生以二娘贤淑告媪，媪曰：“陶公祠畔，枣花门内，新来江南白姬，携小娇生四名，均钱树子。第一为西贾攫去，第四美尤冠，老身请为郎执鞭。”生喜，偕入门，见庭宇雅洁，笔床茶灶皆备，架上鸚鵡呼曰：“郎君来，姐姐烧好茶也！”牵珠帘，拉生入，诸婢含笑迓客。鸦髻绿裤摺，已觉可人。问媪曰：“姆即前云大钱神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恐吾家四官见之，当为相思死。”询四官，曰：“已为王天官公子携去看花，夕方回。”引入小阁，云即四官香巢。壁上诗笺，极奈莺燕，床头舄，奁畔粉，镜边钗，已见一斑。少顷，阿二阿三来，貌俱纤宛，亦极奉承。生神夺，呼曰：“仆当老于是乡。”媪急掇以足，耳语生曰：“阿四尤巨擘，毋遽示馋眸，为若辈小覷！”旋进珍馐，穷治水陆，笙歌鼎沸，各献所长。生乘间问芳名，二曰巧云，三曰倩云，曰四停云。二稳重，三风骚，时于席上传眉语。生虽迷惑，而意在得龙头，仅含笑小酬应。听更柝转，忽见灯火一丛，肩輿飞至，婢挽美人出，四也。醉眼膩涩，意态阑珊，扶入香帟，即拥被寝。生微睨之，果如媪言。席终不去，三曰：“郎若不畏河东吼，何妨屈玉趾。”媪笑曰：“大奇，他家娘子，能任郎君跳入云霄去。”生亦夸耀。三曰：“阿四沉醉，恐失礼，妾又陋，不足攀龙凤，奈何？”媪曰：“莫错过，郎与三官，真是一对鸳鸯偶。”三曰：“不若妾为四官权印务

，俟解醒，郎兴问罪师，何如？”生恐拂其意，即携之所居室，偃之坐，见清雅繚曲，案列文房，曰：“卿女学士耶？能书否？”曰：“间颇涂鸦，实不成字。”问：“工吟否？”曰：“鼓儿词，未尝不成句也。”解衣入帷，意仅借红娘馋，诂一张旗鼓，觉另有一种奇趣，令人销魂，真生平所未经者。大惑，为之盟山海，三笑曰：“论郎表表，唯四官方称，碗许米汁，请留以灌四官。妾不过代庖人也。”生愈迷，极力缱绻。日三竿，犹未起，婢入唤醒，进以茶果。询四，则又为李侍御公子招去，幸意全注三，不复问鼎，亦不复言归。鸩母遣婢索夜合资，惟以片纸画押，谕仆归索；二娘如数与之，甚捷。一日得句粘壁曰：“魂被香笼魄粉薰，此中温暖更谁分。从今莫忆秦淮月，笑倚花前看白云。”偶携三出游归，见阿四坐案头，观其诗，大赞誉。搦笔擘笺，立和曰：“温台荀席异香薰，饱满恩情已十分。无怪阿三狂欲死，宋郎词藻艳于云。”生自窗隙潜窥，四觉，急团其稿。坚索，始与阅之。意更夺，目荧荧，似碍三。三窥其意，笑曰：“代庖人瓜期届也。”是夕，即送就四官寝，昵爱殊甚。然四美固冠，其骄慢贪得尤冠。生嬖昵既深，不复计阿堵，日遣仆索资甚急。年余，三生一子一女，四无出，二潜与生私，亦生二子。计迷于此者，三年余，偶归，不常见卓，均云归宁。计良得。年余，索资渐以钗钏，又以衣履且以书画玩具来变质。又年余，索忽靳，因詈仆，仆蹶躄至再，携一册来，曰：“娘子传语，家中产已罄，孑然一身，实不能作娼饱郎欲。”问田宅，曰：“货去久矣。”生大惊，阅其册，细流支取年月，田宅售价，甚详，并云：“宝山已空，日乞食于尼寺。”急趋归，寻卓，则门户犹是，而主者已非。询之，以妻卓卖券示。问妻无耗，寻仆，忽不见。无计，再返白家，则搬运一空，玉人早散。居停遣仆洒扫，下逐客令。茕茕顾影，托足无区，赧而求依于亲族，不许。无已，寄古寺宿。久之，为乞于村郭，悬鹑百结，呼号两年。西风骤来，鸡皮皴裂。欲觅死无法，意不若为梁上君子，得则苟且生，犯则杖下毙，犹胜于自戕。窘且决，夜潜越富家墙，惊仆起，蜂聚而攒殴之。主人出，即前之契友某也。谕勿殴，送公庭。生呼曰：“即速殴毙为快！”某曰：“曷书券自任贼，即释汝去。”不得已，书与之。某执券，仍加以缚，送至一处，肩斗室中，不加縲绁，而坚守甚严。日给两餐冷粥饭，夜藉湿草眠。久之，闻官长坐堂皇，呼己名。即有一役引伏阶下，堂上人呼生仰视，则为自家厅事，东西坐者皆亲族。卓二娘鲜衣艳服立庑下，白家三姬左右侍。大骇，首复俯，妻卓曰：“嘻！郎不肖，一致于此乎？诸长者均在，更有何言？妾当时若规谏，是直驱郎死，否则妾蹈前辙死，妾愚不至此。赁宅购三艳妇，引郎入八阵图，若真为销金窟，试问郎居四年，何绝不一睹鸩母与他客面？郎承祖父资已竭，且为丐与贼，笔迹在此，非可以口舌争。妾忍守孤枕，忍设丑局，始

保脂膏；且督课耕织，更有盈余，与郎无涉。倘改悔，请仍归主人翁；姬俱在，妾亦不争夕。但手不许攫一文钱，足不容逾一重闕，坐守安享，以尽余年。若不遵，请郎自便。妾有子，亦可守门楣，不须藁砧也。长者均在，郎曷早为计？”生涕泣誓天日，愿如二娘言，众赞叹，玉成始去。卓为生盥沐，更新衣，羈内室，日周旋于妻妾间。视屋宇更华，阡陌更广，三子就傅，已将能文，皆二娘经营也。始审媪之勾，姬之吟，富家之获，皆二娘安排也。由是改过迁善，目睹子成名，毕婚嫁，寿八十，犹抱孙，不敢出门户。懊依氏曰：孟光举青玉案，仅守现成之局；文君作《白头吟》，徒兴怨怼之辞。卓哉二娘，以不谏为谏，以不防为防，使易巾幗而须眉，必能委曲求全，善处家庭骨肉间也。然而甘居再醮，甘随荡子，岂以良人早歿，而不能展其所长欤？抑另有宿缘，而莫能守其故辙欤？士君子生有奇才，而急于自荐者，皆二娘之流也。噫嘻，悲哉！

丹青奇术

皖人鲍打滚，画师也，能召亡写真。虽逝者逾十余载，鲍往墓上伏地一滚，瞑目久之，起则把笔勾勒，敷色渲染，举示其子孙戚属，无不惊为酷肖。人子思慕之极，不能重见容范，多乐与鲍游，以故倒屣争迎，声价颇重。一领皂色大布衫，敝犹衣之，盖滚久无从收拾也。然得资多供缠头费，尤嗜酒不羈，为君子所嫉。皖北有谢君，父早歿，其兄以微员仕都中。偶晤鲍，邀至家，嘱为其父传神。鲍如法写就，神颇似，惟颌下有八字红血迹，不可解。询于母，盖其父曾因公收刑部狱，惧法，自以黑索扼吭死，故有此迹。睹其颠冠蓝顶，其父生固八品者，不可解。次日其兄书来，已为太翁覃恩加级，请三品封矣。兴化有陈孝子，名嘉谟，国初时，增广生员。其父某，与鹺商争海地，兴讼；商负，衔之。会其父往海滨，商嫉灶丁殴之，自踢其子死，告于官。往验，迳诬为其父踢杀。讼两年，商遍贿当道，遂以生父为把持盐务，殴杀人命，拟斩。生号诉诸大府，不直，欲叩阍，知秋决近，恐不及，祷于神，不应。日夜仰天泣，目尽肿。闻巡按御史将至扬，急于神前，刺血写冤状二通，一藏于怀，一捧于手，油纸封固而标题之。文甚长，皆历诉商横吏贪，父抱黑盆等语。末有：“与其父死而儿亦死曷若儿先死，而父可或生”两语，尤为酸鼻。书成，公服立河畔。俟巡按官舫鸣钲鼓乐从上流下，两岸有司跪接，生乘其不备，突于人丛中跃出，大声呼冤。摊手中状于官舫，自投长河死。巡按悬赏募捞救，大索三日，不能得；捞出瓜州口，亦无耗。翌晨，巡按素服亲祭于浮桥口。风大作，日色惨淡，众见水面竖一指出，盖尸犹直立逆流中。负出水，面

如生，握拳透爪，切齿穿龈。置于岸，僵立不仆。巡按亲许代昭雪，始仆。阅怀中状词，琐而更哀。立刻坐堂皇，提人证，审讯刑求。商服，遂斩商，而出生父于狱。谕本籍邑宰，善视生父，厚殓生尸。然后奏劾上下承审官，请旌孝子，祀入乡贤，刊事迹入邑乘。诏许，邑人建祠于学宫西隅，春秋官祭私祭礼不衰。至道光某甲子，适鲍君来，邑人痛孝子无遗像，求写真。鲍以为事隔百年，难之。邑人请益坚，乃试往殡宫，滚五次，不可得。恐损己名，自剪爪发，刺血书疏文，杂符，焚于城隍神祠，跪拜禹步，久之，怀纸笔就神座下宿，嘱庙祝无窥探。漏三下，万籁寂，见龛灯顿缩，阶下若人影，往来甚伙。两廊各出一卒，一长如山魑，一短如傣僇，互揖出门去。少时，闻柝声鼓声，请钥开门声，四褐衣人来，伏阶下，白有词。即见案上设符剑印信，阶下多执戟横刀，若大府体。乐三奏，神金冠蟒服，呵殿出，升堂坐。貌古髯浓，鬓已斑白。判事毕，问褐衣人，曰：“孝子来何迟。”曰：“孝子现为崆峒山都总管，云程尚二千里耳。”须臾，鼓乐大震，列炬如火，城吏白：“孝子到！”神供倮出迎，礼甚恭，肃入，分东西坐。孝子冠服甚都，貌亦丰润。寒暄茗已，神敬白乡人意与画士疏。孝子颦蹙曰：“何必尔？”神曰：“乡梓情深，欲求音容，为后学架，俾瞻仰耳。”一朱衣吏，请入西厢更衣，少时，复就坐，则衣公服，乌靴露顶，貌极清癯。少定，即更来时服，再拜兴辞。神皇皇送之登舆去，三揖而返。灯光大放，满堂寂然。鲍募如梦醒，即抽毫就灯写就。天明举示人，与孝子曾孙骨气同，鲍未面也。惟首无帽，颈无领。盖国初时，公服上以尺布围颈，投波时领与帽飘去，故冥冥现形，犹貌当年精卫，由是人益神其术。后与扬州营李游击善。李有雏婢小玉，与变童施姓私通，李见而怒叱之。两小私遁，觅无迹，急延鲍，恐之曰：“君有术，必能知渠所在。如言之确，当酬以重金，若不语，当以妖法收汝狱。”鲍不得已，勉为一滚，即伸纸遣墨，画长堤浅水，疏柳数行，一渔家，门首晒罾，屋后有覆艇，微露男女足。李遣役照图捕，果获。略审讯，双双活瘞之。鲍持金急遁，走仪征，将渡江，夜从荡妇宿。甫登榻，见婢与仆，相搂自帷后出，笑而招以手，鲍大呼，阳脱，死于妇腹上。懊依氏曰：身有绝技，不知敛藏，犹贾祸患。弄怒潮者必溺毙，戏竿杪者终坠亡。况明明邪教，且攫金而卖命者乎？死妇腹上，犹便易渠。至孝子风采，如旭日之当空，如朝霞之映海，英风凛凛，千载如生，固无日不在人心目间；乞渠写真，本为多事。

范小仙

范小仙，不知何许人，与吾乡城隍庙住持白道士友善。白面貌清秀，性情

恬适，少慕勒敕之学，不得其传。徒步走江西之龙虎山谒真人，栖玉真观，随法官叶某朝夕炼，将功颇进。三年后，白忽思归，叶曰：“功成只一篲耳！”白终不欲须臾留。叶赠一硕腹大牝驴，绾以草绳，云：“两日即到珂里，但半途万不可饮以水，至则喂养，亦可代步。”白拜别，果两日到。由庙之后门入，系驴斗姥阁下。入而解橐更衣，参师长，并拜见同侣，咸问：“何时离真人府？”具告之。众讶曰：“跋涉何其速也！”以驴对。众走覘之，驴乌有，惟青草擒一大虾蟆，解之，跃入水际不见。白由是能召亡求雨诸法事，至飞升吐纳之妙，则依旧茫然也。一日，范自他郡出，指名访白，宾主问讯，欢若平生。终夜清谈，语甚玄妙。白即欣然留范下榻。白长素，而范则茹荤，且嗜酒。白非笑之，范饮啖自若。暇亦与邑之士大夫游，人咸爱其豪迈俊爽，不以羽流目之。工书，善堪舆，然不轻言，言必有中。一日，同白饮庭中，月色清洁，水镜高悬，满地树影，若即若离。白乐甚，告范曰：“如此良宵，若有灯戏看，庶不负此一轮。”范曰：“有灯戏，所在并不远，顷正开场，曷往观乎？”白问何处，曰：“去便审其地。”言已，以庭中长木凳，自骑一半，以半骑白，嘱闭目，以两手抱其腰，曰：“慎勿遽开目，违则坠地死矣。”白应之，范咒曰：“起！”凳已腾空，两耳风飏飏，闻江涛澎湃声，又人语喧哗声，旋钲鼓齐鸣声。曰：“至矣。”凳已落于地。白启眸纵观，则一极大戏园，士女如蚁，莫不仰视。台上正演新剧，满场灯火，开不夜天。范与白同立凳上，观良久，忽一秃发短童，一垂髻美女，一鹤发老叟，一跛足乞丐，联臂踏歌，嬉笑踏月来。见范，睇之笑，似欲有语。范急取袖中钱囊与白：“君若饥渴，中有孔方，可随意用，吾与故人略走走即来。”白曰：“诺。”范跳下凳，即走入四人丛中，且语且笑且信步，略转瞬即不见。白痴候，听村鸡四唱，台上撤钲鼓，收灯火，观者四散，而范久不至。白露坐以待。至天明，且卓午，仍不至，肩凳往询，行人云：“此为毗陵城，距故乡已五百余里矣。”大窘，痛骂范道士，无良失信，致受奔波苦。意将乞食，突忆钱囊，扞之，内有碎银二三两，易之足敷川资。时因纳凉，仅着短葛衫，遂徒步肩凳过江，由竹西直至故里。至则问庙佣，云：“范公连日均在庙内，并未出门一步。”往观之，则范犹酣卧未起，呼而怨之。范惟含笑问曰：“木凳弃之否？”曰：“自家长物，能不携归耶？”笑曰：“吾固知君必不忍弃己物。”时白所主者，庙之东房也。多楼阁，缠延三四进。西房素贫，无力建筑，内外皆平房。范以为乾方太塌，若无楼，庙必败，于邑亦大不便。瞰庙西王氏宅，尚有堂楼五间，串楼五间，年久欲倾颓。王姓欲拆毁，有所成议。范急往告王姓，求勿毁，曰：“神为一邑冥官，庙则关阖姓风水，西偏处全赖瀛第楼为靠厢，若毁之，恐均不利。”王姓曰：“楼将倒塌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吾有术在。”即以竿木

自上面拄之。王姓曰：“楼往西倾，子在东拄，是速其倒也。”曰“拄之可延数百年，岂速其倒乎？”王姓亦姑妄听之，而竿木竟坚不可摇。楼素危，每风雨辄动摇，至是竟无恙。范于无人时便告白曰：“子知我远来之意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前生与子有缘，特来邀子同往，栖深谷，习至道，功成登金阙，朝玉真。子奈何恋尘，毫无去志乎？”曰：“吾原不耐岑寂，始由江西归耳。不然，至今尚未离龙虎山。更能舍家园，随子浪漂泊耶？”范每与白观火瞰井，登绝，涉危桥，辄拉白同下。白俱以为幻术，不深信。荏苒三年，范忽谓白曰：“子既不去，吾亦欲归矣。”明日，遍别所与游者，问何之，曰：“远甚远甚。”时陈君习医，亦与范善，闻将去，即杯酌饯行，求范曰：“君有奇术，必多良方，今将别矣，曷举一二赠我，亦可济世行方便也。”范笑顾厅事西畔土墙一围，曰：“即此便是催生药。”时积雨数十日，南山蛟水大发，巨浪围女墙。范归，拉白登墙视大水，久之，俯曰：“此中有佳境，吾与子投入如何？”白不肯，范太息曰：“子所谓有仙缘，无仙骨者。虽然，吾先以术坚子信，亦可登。”袖出匹布，长十余丈，向空一掷，即成危桥，若接霄汉，曰：“吾试与子游月宫，好否？”白坚立不肯登。范遂揖而后登，耸身跃入空际，人影依稀，突布坠，范亦坠，投水中，风挟洪涛两三卷，则人布俱杳。白大声呼救，已无及。归而涕泣，以为范小仙左道自杀，饱鱼腹矣。明日，客有自邗江回者，携扇访白，云：“昨在东门浮桥遇范，渠云行时误携君扇，嘱乘便返璧。”白视之，果己扇，至是始悟范真仙去也。又十余年，王姓不能守范约，径拆楼，工人以石杵凿去竿木，有金光一道，大声若雷，楼主在串楼上，突颠下，几毙。陈姓遇有难产者，姑以墙土试之，颇验，然施送则验，索谢则不验。远近闻之，争来索土，不两载，土墙无一撮之多矣。余童时，犹在庙之东房，见正中悬丰干禅师骑虎像，又楼上悬白鹿衔芝图，笔墨秀逸，然出尘。道士云为小仙遗笔，未知真贋耳。懊依氏曰：苦口婆心，百计莫悟。古人处君父师友间，药石为仇者，均不外是。然犹得曰：“吾君父也，吾师友也，吾非得已也，吾尽其在己之道也。”若范之与白，生不同井，道不同门，秦越殊途，一朝邂逅；顾白已桎缚其体，胶糊其心，清真之风，万无从入；犹复于洪涛汨没之后，道出广陵，寄归别面，其将以此自炫耶？抑使彼悟而深悔耶？噫！白固痴，而范亦痴。

郁绿云

来安山中，富家郁道生，良田千顷，华屋百椽，牛羊千蹄，而胸无点墨。娶歙人鲍姓十姑，貌美，通书史，惟隐嗔乃夫忒俚鄙。孕十五月，产一女，名

曰绿云。因设时有绿云一线，自北斗边降中庭云。女生而识字，目下十行，再得慈母训，五六岁即卓犖观书史，摇笔为文章。母喜曰：“此吾家女学士也，曹大家管仲姬有替人矣！”翁因十姑生女后，久不作茧，娶绳妓金关为妾，娶昵殊深。鲍略争夕，金关娇啼进谗，谮造黑白。翁惑之，然尚念结发情。金关又私埋木人于后圃，乘翁种花时，故出，上有翁名氏八字，符篆若蚓。翁见之，大怒，以为暗算巫蛊，必十姑妒嫉所为，乃扃之幽室，将设马厩之谋。女时甫十二龄，侦知之，夜穴墙壁，扶母出，藏东邻家，仍回房闷卧。翁始犹叫噪，继知之，亦怜其孝，置不问，仍招十姑归。然由此反目，恩断义绝，靦面无一言。十姑幽郁冤愤久，得沉疴，誓不服药，遂逝。女心痛不敢哭，惟枕上多泪痕。翁宠妾为嫡，胁女母事之。女貌极温柔，而行动皆不合继母意，始毒詈，继痛楚。翁左袒殊难；久益昏瞽，房欲过度，鸡骨支离。念得病将毙，思族中惟一从弟玉生，邀至与诀。伏枕哀泣云：“兄无后，只此弱息，乞吾弟照看之！田产饶沃，渠皆巾幗，何能为？乞为觅一佳婿，赘作吾嗣。析产为二，弟得半，与半可也。”玉生一一敬诺，翁目旋瞑。女哀哭尽礼，而金关御脂粉，饜粱肉，如平时。女对主哭失声，金关怒曰：“呱呱者，殊可厌也！”立毁其容，使杂家人妇中供操作。女潜诉于叔，玉生怫然曰：“渠汝母也，母之教女，有何不是处！”久之，詈辱益惨，女再诉于叔，玉生曰：“是由尔之不能承顺也。母纵虐，即质诉官庭，又将奈何？”金关潜知之，益凌女而德玉生，从此家事，咸听玉生之命是行。洁厨扫榻馆玉生，饮食丰甚。夕与玉生絮语，恒中夜始散。一日，授女以鞭，命牧豕，女掩泪去。晨出夕归，食仅与脱粟一瓯。花容月貌，顿作鸡皮皴。途遇叔，伏叩泣诉，玉生耳如不闻，将掩面走。女牵衣使止，曰：“叔乎，奈何忘我死父赠产托孤之遗嘱乎？”玉生怒曰：“小妮子宜其遭鞭笞！尔父赠我产，非尔产也。托孤一言，虽有凭证，其如汝之倔强何？祖父数世，均未分析，何得言赠！且虐汝者，汝母也，非叔也。再饶舌，即直陈于汝母！”言已拂袖去。时金关又有中表弟王禽来，与玉生结酒肉交。禽瞰女貌，谋欲污之。东邻白七姑，觉而私泄于女，大惧，曰：“是真不可留矣！”弃豕，逸入东山岩深处，垢面蓬头，栖止山穴，饥食野蔬，渴饮涧泉，得不死。年余，见涧底有草，亭亭如笔管，根团结如姜芽，食之味甘，即蓄为御冬计。洞穴大可容膝，石为门，藉草作榻，立门前眺望，其景更幽。久则身轻，大壑能越。山中无历日，瞬又好春。女思既无拘束，大可出游东南诸山，穷极登览。偶至都梁之牧羊山，俗云龙女牧羊处。遂仰天大哭，曰：“龙女获罪舅姑而牧羊，奴获罪继母而牧豕。然龙女得柳毅传书，尚有还宫之日；奴所遭若是，欲寄书于地下父母，庸可得乎？”言已大恸。烟林宿鸟，嘈杂惊飞。忽对崖一垂髻女子，持鸦锄，携筠篮，若画上采药仙童状，向

女招手。女知其非人，然亦不怖，拭泪趋就，对坐岩石上。垂髻人曰：“适闻子言，似是闺秀，然尚非真通者。泾河距此甚遥，何预龙女事？山之所以名牧羊者，乃楚怀王孙心牧羊处耳。项梁求得，立为义帝，都盱眙，旋为黔布所杀，难及长公主，积薪自焚。奴毕姓，名岫芙，字女须，三阿亭长女，白昼杀父仇于市，帝怜之，赦而没为奴。时得公主怜，故以身殉，同焚死。上帝怜鉴，敕主为此山之神，都梁石梁两邑之薄命女子，皆归主管，各有所司，奴则专司采药。”女惨然曰：“然则姊为鬼乎？”曰：“何得仍为鬼也？”曰：“仙乎？”曰：“尚不得谓之仙，然羽化有时耳。顷闻子恸，想亦伤心人，曷告我颠末？”女洒泪缕陈，且哀哀乞拯。曰：“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姊姊不弃，收作泥中人，或亦可以分劳乎？”岫审度久之，曰：“且同归，哀于主，或有主仆分。若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则吾岂敢！”女喜，尾之行。落照坠崦嵫。林木幽深处忽现一宫殿，伟丽非常，中有美人数十辈，风裳月帔，皆非时世装。或倚树听泉，或秉拂趺坐，或调鹦鹉，或鼓凤凰，或小聚清谈，或独立遐瞩。岫曰：“此皆执事人也。”众见岫，争迎曰：“岫姊归何晏也？”岫笑曰：“偶然拾得一下界人，是有慧根而遭奇厄者。”遂代为陈述，且令女与众问讯，然后引谒公主，言所由来。女伏叩阶下，偷睨殿上，坐一黄裳美女子，侍立者即入门所见诸人。主启齿微粲曰：“来大好，且随阿岫小住，晨起采药，勿惰。”女叩谢已，即至岫室，寝同榻，食同案，亲爱若同胞。岫又私授健步丹药一粒，吞之，山行若飞。凡山川古迹，女问之，岫无不确凿以对。女由是更事之如傅，不敢目为姊妹行。居二年，另遣他婢来采药，命岫掌小琅环曲籍，女副之。鸿文宝笈，人世所无，朝夕研磨，岫更为之讲解，遂通内典，且习遁禽。其中有《剑诀》一册，最合己意，潜自演习。岫知之，笑曰：“妹将学妙手空空儿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妹有幽恨，学此恐非所宜也。然有神人授以秘宝，学亦不成，徒搅清课耳。”一日，庭前木芙蓉花开，灿烂如火。公主开樽赏宴，侍者各奏技，或管弦，或歌舞，或献书画；岫则以手采都梁香草为寿。女时立阶下，主顾之，笑曰：“女学士何绝无所长耶？”女应命而起，聚壁上长剑之雌雄者，揜袖舞翩翩，飘风疾雨，寒光逼人。公主正击节，忽一美人奔白：“程太夫人赍天符至！”公主起，更朝服，执笏焚香祇迓。岫私告女曰：“此东阳程婴母也。”旋见夫人跨鹤降于庭，公主匍匐，夫人宣云：“九霄灵宝天尊玉清帝王诏曰：下界前义帝女楚姑，生而婉淑静贞，歿更英烈惨孝，风云咤叱，青史留香；火焰销熔，红颜有泪。彼姬随雅逝，后号雉淫者，视姑之闺范，悬鸡凤乎！前敕姑为牧羊山神，又复感化其氓，精勤厥职，实无愧天潢之裔，忍久羈地祇之流。兹敕程安人亲来迓汝，升金阙，朝玉妃。谪满归真，勋高锡爵。忆投山木石，可怜精卫衔冤；看云程旌旗，聊代娲皇补恨。钦

哉！”主舞蹈谢恩讫，与夫人相见，叙寒暄。龙肝麟脯，洁膳款留。岫泫然告女曰：“吾辈侍主躐上升，妹尚凡体，奈何？然良晤亦正自不远，有数在耳。”女忽奉主唤入，谕曰：“子有仙骨，而性气未平，未敢授以大道。今且别矣，聊以一物相赠。”言已，袖出两白丸，令吞服，曰：“此剑丸也。顷因舞剑，故投其所好耳。然宜谨志，莫妄杀人。他日山阴道上，有跛足少年，负葫芦者，子婿也。功成，当重见我。”女方恋恋，主已策凤，程仍跨鹤，余皆乘锦禽；力士前驱，香风远引，霎时飞入空际。女仰瞩不见其影，回视宫殿全无，唯乱石流泉而已，大哭失声。时滁阳牧高公，遣迎太夫人就养，道出于此，见女作道家装，哭于歧路。太夫人素仁慈，招致车前，殷殷详询。女跪以孑然无依，投亲失路为对。太夫人携之归，作赤脚小婢，周旋合度，处处得人怜，太夫人尤宠爱。其东邻白七姑者，亦寻夫至此，闻人云：“近同友人去塞外，遂流落此邑，乃佣于署。”女晤之，大惊喜，私询家事，白云：“姑去后，金关先乱于玉，继乱于禽，所有尽偿梟雉积逋，先尊人遗产荡然矣。不知近作何状。犹记出门时，见其所往来者，非人也。”女惨然流涕，坚乞勿漏言。会州牧以娇女下嫁于邻封某明府之子，彩舆鼓吹，甫逾清流关，忽驺从奔回，喘息曰：“中途遇盗，攫女公子入山巢矣。”一门窘急无计，忽曰饬役捕，忽曰回营剿。女闻之，抗声曰：“是皆非良策也。夫女子所重者，唯贞洁耳。若辗转逾一宵，虽湔以西江之水，已无及矣。”众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曰：“婢子不才，愿为一往。”言已，即如鸟之纵翼，忽不见。众愈惊骇，不知所云。夜三更，新月挂树杪，金柝交鸣，众痴对若木偶。忽闻檐际有人云：“幸不辱命，迎得掌上珍珠还也。”旋即坠地，视之果女，且负女公子至。斯时，鸡犬不惊，漏甫三转。众围询之，女公子云：“贼之甫攫去也，闭置斗室，旋有男子至，意在逼奸，挡拒呼号，苦无死所。忽有白光一线，自窗隙入。凉飒然，视盗首已堕地，婢亦至，遽负于背，御风行，始生还耳。”众方知其为非常人，向殊昧于物色，大加敬礼。而女无骄矜态。太夫人问所操何术，女不言，询再三，白七姑始述甚继母恶叔，虐逼入山之由，然究不省其术之神也。太夫人闻之，大不平，云：“儿之术，红线与隐娘也。蹈虎穴，攫凤雏，且易如反掌，更何难潜回故居，手刃此贼？”女曰：“如太夫人言，诚易事耳。然儿非若辈之凌逼，则不过以田舍妇终，何能有此薄技？且酬报之，何必定污吾刃。”太夫人益钦其容物。谋为作伐，意即妻其孙公子也。女知之，夜告白曰：“吾踪迹已露，难久居。然此处不日有盗警，危矣哉！”白问何以抵御，女自脱指上铁箭环授白，曰：“他日难及，姐以环遥投之，盗即获。”问何之，曰：“天涯海角耳。”问更有何嘱，曰：“姐姐遄回，烦照看先人之殡宫，感且不朽。”言已，抵足眠，清晨视之，杳矣。遍觅无迹，太夫人更悼叹

，然无如何，久亦遂已。白之夫，近亦从塞外回，道出于滁，夫妇会合，正欲辞旋。数夕，果有盗众，逾垣入内宅，短衣锦帕，持利刃，带假面具，四十余人。牧奉母潜仆媪宅，余皆藏匿。盗谋登楼肆搜括，白之夫，抽刃欲起，白急止之，曰：“吾有郁姑至宝，今夕可用矣。”如女言掷之，环之放光，如火焰下扑，又如猎网四面，尽覆诸盗，使不得出。白之夫辟门大呼，众役哄进，咸以黑索套颈如犬羊，而铁环亦竟杳然。牧高坐堂皇，研讯云：“尔辈汹汹而来，何遽自缚？”曰：“小人等正拟拾阶以进，忽有火光自顶上落，即如身陷狱中，不容动一步。”再询，则知前夺女公子者，亦即若辈所为。问盗魁何人，众囚前伏，指三人泣曰：“吾辈皆赌博场中无赖子耳。为受伊等蛊惑，遂至此，复何言欤！”问三人何名，则一名郁玉生，一名王禽，尾一人名金关，盖女易男装者也。绳妓近绿林，近因窘故，再习故业耳。牧闻之，大骇。使白之夫妇睨之，云不诬。遂取供申详，然后斩于东市。白告归，牧奉母命，厚酬之。后数年，牧辞官归闽，仆夫车马，行乱山中，方有戒心，忽见女作剑装，偕一跛足葫芦之男子，拜伏车前曰：“奴已嫁得婿，知夫人至，特来问太夫人安否。前途虽多伏莽，然儿已剪除之矣，请安轮前进，无怖也。”牧尚欲豁白，女遽致声珍重，化作彩云一线，冉冉向西去，跛足葫芦之男子亦杳。适太夫人后车继至，宰趋白所见，太夫人更惋惜浩叹不辍。白夫妇归来安，以牧之所酬者，略营运，遂市田产，称小康。一夜，方闺中对酌，赏秋月，忽空际坠一物，声铿然，旋闻云际有女子声，曰：“吾毕岫芙也，奉楚姑差遣，省义帝陵，遇妹绿云，盛称贤伉俪，不负所托，烦顺路以不腆奉寄耳。”旋觉彩云东去，玉人无声。俯拾之，则彩袱包黄金二锭。遂诣郁翁媪之墓，盛加封植，清明寒食，夫妇具浆饭茶酒冥钱往墓，呼女名，哭而奠之，数十年无间断。

樟柳神

张大眼者，催租隶也。一日五更起，贸贸入城完秋赋。时正酷暑，晨风清凉，行至秋稼湾，日渐上，热甚。路旁有人家，茅舍闭门，主犹酣寝。门外搭豆花棚，蔓延接髡柳，下有两石凳，颇洁净，露水犹湿，遂拭以布巾，就坐小歇，钻火吸烟。忽闻棚上有歌者，声啾啾如秋后知了吟，倾听之，歌曰：“郎在东来妾在西，少小两个不相离；自从接了媒红订，朝朝相遇把头低。低头莫碰豆花架，一碰露水湿郎衣。”大眼闻之，骇诧欲绝。周细讯，则一小木雕婴孩，粉面朱唇，目清眉秀，长二寸许，跃豆花上，笑容犹可掬也。然却为一缕头发系颈，扣棚隙苇叶上，不能逸。大眼心知其为樟柳神，必茅屋中有术人止宿，夕系于此吃露水耳。素审其灵妙，能报未来事，即断发擎腕中，戴笠西行

。将见城垣，腕中跃跃若不安，急珍藏于笠内，果安。旋小语曰：“张大眼，好大胆，来捉咱，一千铜钱三十板。”言之不辍。大眼心计完纳不亏，何至于笞责？听言如不闻。甫进城，邑宰王公，适呵导出行香，见大眼心急足忙，疑为匪，呼从者执之伏地。问伊谁，大眼语钝滞，喘息流汗，不能达。宰怒曰：“非良善也，盍笞三十！”大眼伏街上大笑，宰问：“笞必痛，何反轩渠耶？”曰：“小人预知有三十板之厄，今果然，始笑耳。”宰婉讯之，大眼具述己为租隶，路得樟柳神，預告受杖等语，宰命以神献，大眼即于笠中，取出呈上。宰舆中详审，知有灵，立命赏给青蚨一竿，以慰其冤责。宰由是听狱，必以神置帽中，坐堂皇，为两造预言曲直，如目睹。人争诵神明，比诸虚堂悬镜，无微不烛，而不知公帽中有樟柳神也。公卒后，为乡里城隍，甚灵。懊依氏曰：近有人亲往姑苏，从巫蛊家买一樟柳神而回，意可以未卜先知矣。诘神殊缄默，所报者无非鼠动鸡啼鸦噪等事，且夜伏枕畔，哓哓烦琐，搅梦不酣。及问以他事，稍有关系者，皆对以不知。私问何故，曰：“惧祸耳！”噫！鬼且惧祸，人可知矣！

古铁剑

篆刻家，牙石竹根，无不捉刀，唯玉章坚硬，辄见之生畏。或曰：“蟾蜍肪涂之，软如蜡。金刚石钻之，烂如泥。”试之，均不验。歙有方生雪蓬，刀法得家传，然刻玉，亦深恨不能得利器。偶游扬州，市上见骨董家有古铁一方，苔花斑剥，隐有篆文，较以秦尺，长五寸许，宽一寸许，知为古物，悄以青蚨二百，购之归。试削磷玉，纷纷落，然笨拙无锋芒规角，不能刻。悬针秃尾，就石磨砺，石损而铁无恙。送诸冶师，改铁笔，熔炉中三日，如红莲花瓣，取出火，即坚，不能剖，不能卷。遍询冶师，皆不知其原与诀。旋游苏台，访之久，闻人云：“余杭西湖边有仲叟，世传铸刀剑，或有秘密法。”生访之，果有叟，须眉如霜雪，温雅若儒生。以铁示之，并告以故，求玉成。叟曰：“不意垂暮年，尚能寓眼，眼福不浅哉！”曰：“是究何物？”曰：“此昆吾古剑头也。仆之祖若父曾言之，而未能见。仆马齿加长，见仅第一次。成就自有法，然工值须朱提二百金方可。”生以值太昂，出三十金，不可，再加一倍，仍不可，笑曰：“此宝物也，五金之精，凝结于此。又入土久，得山川秀，已通灵；炼得法，可得铁笔三枝，不假雕琢，一镌石，较之泛常钢器已无敌，二镌铜铁之属，三镌晶玉之属，如刀斫木，其指挥如意，真无上品；售一即千金，区区工值，尚以为昂乎？”生怒携之去。曰：“郎君莫错过，仆衰老，将就木，倘过此，则茫茫天壤，永无能辨者。其负此宝物乎！”生不听，竟

去，奔驰三年，迄无一遇，不得已，仍往觅叟，愿如数为酬。叟曰：“郎君既去，又何必来？论倔强，当见绝。然仆欲为世间多一宝，盍先以金来，明晨坐视，炊许时即成。”生晨即携金往，先兑与叟，叟邀生坐肆门品茶，童子开炉，炎炎甚炽，叟亦坐，与生闲话。倏一女丐来，污秽非常，面垢盈掬。叟呼丐坐矮几上，酬青蚨二百，愿代为栉发。丐得钱，亦不问云何，听之。叟高坐，袖出小梳，为丐栉之。发垢已两捧，遣丐去。旋又呼别丐，如法为之，垢更多。已乃对炉端坐，口喃喃若勒勒者多时，涂垢于铁，就火灼，灼复涂，涂复灼，如是十余次，垢尽矣，铁忽放五色光，蓦作奇响。视之，已判为三，端正条直，取出，略锻炼，即为镌文；一曰“切玉”，二曰“断金”，三曰“镌云”。又出红石如玛瑙，磨须臾，即湛湛如碧芙蓉，利刃也。叟拂拭付生，曰：“愿郎君世世珍藏，勿堕勿弃。”生携归，急试玉之至老者，无坚不入。遂仍返竹西，日卖篆玉章，一字银一两，索刻者户外履常满，由此大富。惜咸丰三年，匪至城陷，生且不知何所归矣。懊依氏曰：炊米之杪，断戟同沉；绕指之柔，敝帚谁惜。天下不完之物，岂尽废材耶？要在无正法眼藏耳。噫！薛烛不逢，张华已渺；茫茫天壤，知己何人！

丧事演剧

某邑某宦，以进士宰于粤，迎养尊甫某翁。翁歿，宦扶柩回乡里。时伊伯叔均科甲，作显官，势甚炽。故灵之回也，盛夸耀，驺从卤簿排列长三里。里之绅衿无老稚，咸公服出城迎。次日领拜，夜夕行招魂礼。衔牌伞盖，魂轿香亭，悉假城隍出巡灯会上五色琉璃者易字为之。而各家又出两明角灯，挑诸竿，遣仆持之前驱；龙虎狮象灯，又杂出于卤簿中；火树银花，远望若火城。名为招魂，实则张灯。鼓乐喧阗，冠钗云集，自宵达旦，缓缓绕街行。各家又设祭筵，摆供献，金玉花草，异宝奇珍，香风扑鼻。魂轿到门，主人拜，宦答拜，拜已，优伶唱戏文，以媚亡者，名曰献曲。正哗乱间，突一某茂才盛服挤堕路旁厕，几没顶上，大呼救，人援之出，臭味差池矣。一市大哗，友方掩鼻慰藉，而茂才顾仆干急，曰：“愚才！速取冠带来，这一跪三叩礼，是万不能少者。”友有旁观冷眼者。唯闻鼓吹声，人马杂沓声，孝子假哭声，僧道梵呗声，步履声，茂才着急声，友人慰劳声，路人相戒声，声有不同。迎归，悬太翁像于后堂，客与主人下及执事奴仆，均掷去白衣冠，更吉服，抚掌欢跃，曰：“太翁归也！”开筵款客，堂下演剧，须臾五色脸登场，金鼓大震，客有题其额云：“吊者大悦，”联云：“吊者在门，贺者在室；哀不可过，乐不可支。”

谷於菟

明季青鲁山中，尝有虎患。有山家小女子，年十二，携斧入山，采樵以助炊。偶失足，坠山谷中，下皆叶，得不死。然上视壁立百余仞，无阶梯，高声呼救，继以哀泣，终无应者。女视东壁有洞，内空阔，若夏屋，伏两乳虎，驯若猫犬。女至虎窟，愈怖，知必死，乐与乳虎嬉。夕照坠崦嵫，腥风突起，虎母归，见女始大惊，继见女抱乳虎于怀，嘻嘻了无怖。又瞠目良久，即坐引乳虎哺。哺已，将眠，女叩拜曰：“儿蒙大王怜我，不杀我，尚能分乳救我饥乎？”虎凝思，又良久，颌首若肯。女即逡巡就虎食，倦即眠虎颌下。明晨，虎母舐乳虎，兼以舌轻舐女面，然后跃出。至晚归，衔果饵置女侧。女笑舞，虎母意亦甚乐。月余，乳虎渐长成，虎母遽负之出洞。女大嚎，虎俯瞰，又良久，重复跃下，负女于背，一跃而升高处，女于斯时庆再生也。虎引女至通衢，女拜辞，虎犹回顾频频而复去。女抵家，见翁媪方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历历述遇虎得生状，翁媪曰：“嘻！安有遇虎反生者耶？是必为虎食，死为侏，归惑人，将引全家葬虎腹。此侏为厉也，岂得为吾女！”女号哭再三，辩莫能白，因闭之室，不与以餐，女转饿将毙，号救亦无应者，力竭声嘶，待毙而已。翁媪夜同梦一黄衣婆子来，怒目视曰：“汝女即吾女也，若饿毙，当杀汝一家！”惊醒，觉怒吼声犹震林木间也。至是始释女囚。女自服虎乳，长而貌益艳，有勇力，少年将军某，闻而聘之，屡屡助战功，封夫人。懊侬氏曰：女不死于虎，几死于骨肉，可为奇矣。嗟乎！古之孤臣孽子，血凝赐剑，祸伏寝门。山鬼朝游，岸有行吟之客；妖狐夜泣，庭有待罪之人。沉郁悲凉，有至死而不能见谅于君父；恐山鬼闻之，亦当为之不平。噫！安得千万亿白额，遍为梦中人饶舌耶？

卷二

木孩童

诸妹子，不知何处人，少无赖，嗜饮好博，日渐困窘，乃以后庭诱市井儿与之游。年二十有五，色衰，人皆唾弃，而饮博如故。无已，唯稍稍学穿窬。夏日戴草笠，行陇亩间，瞰禾苗深处，若有男女足微动，潜诣其侧，则果有野合者在焉，弃紫白罗纱衫裤于左，裸抱正浓。诸攫而胁之，男女咸起，欲遁，索衣不与，伏地哀泣。诸视其女颇有色，曰：“若肯与我依样云云，即与尔

。”女不肯，男劝之，曰：“无奈何，姑从之，免播扬耳。”女含羞与合，男伺坐于侧，局促难堪。事讫，又胁其男曰：“尔太便宜，当罄腰囊与我作赌本，始与尔衣。”男云：“私约到此，实未携得分文，奈何？”既而凝思久之，曰：“仆虽无持赠，然有一处指君去，可得大财。”问何所，曰：“去此而南，林中有古精蓝，破废无住持。第入，瞰中殿，地有卵石数十枚，堆作一团，君即拾庙外累累者之一添其上，龕后僵卧，待少顷有十余男子来瓜分阿堵，君出数石，自有分。”诸曰：“诺。”掷衣与之，男女着而急窜，绕过古墓道，突不见。趋入林，果有庙，果无僧众，而地果有石子。遂如其所说，卧而俟。及昏暗，有男子二人进庙，数石子得十二枚，讶曰：“何故多一石子？岂有新来不速之客乎？”旋又陆续数男子至，至皆豹头环眼，腰下横刀。先来者与客寒暄，且告以异，众曰：“吾辈已有十一，若添一佳宾，成阑干数矣，曷搜取？”诸自龕后偃然起，出与为礼。众曰：“子既来，缘也，曷同去打黑风？得财当分赠，然须订盟共生死。”诸曰：“诺，固所愿也。”乃于神前沥血为誓，祷拜讫，众有携来酒肴，团坐饱啖。众问诸曰：“此等生涯，子见惯乎？抑初学乎？”曰：“不敢欺，若逾墙钻穴，弟所优为，余非所知也。”曰：“如是亦佳。子到彼第，先入探虚实，启门户，随出伏暗处，防外来。”曰：“善。”夜静，听村柝转三更，众曰：“是其时矣。”各执坚利，与诸以械，蜂拥鱼贯行，逾数叠岗阜，至一极大孤村，重扉严，灯火全无，而左右皆山岩水沼，绝少比邻，然舍宇鳞接，知为大家。众曰：“新来同盟，可先入瞰之。”诸乃逾数重垣，直达内寝，各室皆黑，唯西厢窗牖时露灯光，鸷伏蛇行，以唾湿窗上纸，微破，睨之。一四十岁半老佳人，高坐床第，摇招凉；一二十余岁佳人，着轻碧纱裤裆，对镜匀铅粉，卸晚妆；一十七岁小女子，发垂垂，尤艳绝。三人皆弱不胜衣，临风欲化者。小女子抱小孩童尺许，白如雪，莹如玉，呱呱啼不辍。女子且弄且怨曰：“连曰阿官甚不乖，夜深犹呱呱不肯睡。”对镜人笑曰：“渠是姑姑娇惯，埋怨谁耶？”床上人曰：“将阿官来与我。”果送至床上，老幼共调笑。对镜人忽唏嘘，曰：“莲姑莫怨阿官，令伯仲至今不归，险不教你两嫂嫂孤寂煞。幸有襁褓物斗笑耍也。”床上人曰：“莲姑，两哥哥不在家，莫贪耍，忘却门户。”小女子笑曰：“妹子痴耶？深野孤村，妹时时怕有贼觑。夕照衔山时，已重重门闭矣。”对镜人曰：“倘有恶人来，我妯娌落得一死，未免苦妹及阿官耳。”女子急摇手，曰：“莫道莫道，嫂何必故作险语，令人怕。约再迟二三日，大哥纵耽延，二哥亦断无不遄回也。灯花结如红豆子，有征验矣。”床上人曰：“小妮子，只记得二哥，不想念大哥耶？今夕，盍仍是三人同榻，俾胆子稍壮。”女子笑曰：“二嫂嫂睡态不雅相，动辄翘纤足压人肩头。”对镜人妆亦竟，笑骂移时，掩关移灯，遂下

帷同寝，长者鼾声渐酣，孩童啼声亦止。诸窥瞰多时，心喜，急循厅事出，欲拔关，则门皆暗闩，机键牢固，无已，仍逾垣出，缕述所以。众亦喜，遂嘱诸在外，各皆登屋诣内，飞行鸳瓦上，曲折数道，视灯光，耸身跃落，伏诸窥处窥之，果闻床上有妇孺酣眠声。满屋箱篋，肩甚丰。雌物无能，藐忽放胆，拔刀破窗入，灯光大明。掀帐视之，则空无一人；举箱篋启之，皆空无一物。遍屋穷搜，绝无人迹。知有变，仍跃登屋，甫过楼角，则先行者无故堕地死；陆续进者二人亦然。其余见楼角有刀光，急转而之北，视下有小圃，拟自彼处遁。突屋后飞出一人，乃对镜人也，手起刀落，连斫者又五人，仅剩其四；茫茫无所之，大呼跃落庭院，则年长者，已自后刀落，断其首矣。诸在外痴守，至东方将白，而众仍不出，听之亦无声息，意众俱得采，各拥妇眠，满腹妒念，登墙外高树潜窥，则众皆身首异处，无一完躯。大惊而下，欲进不敢，欲退又以同盟之谊不忍，乃潜伏草堆中，姑窥其变。少顷日出，闻小女子启庄门，两妇人亦均出外，四望笑曰：“恶贼无故来送死，又欲累老娘亲手葬，渠好侥幸也！”小女子问：“葬何处？”或曰水边，或曰柳林下，商量多时，遂定为南岗头。小女子果携锄先去，两妇人陆续抬尸出，血涔涔，染畦町。诸心惨然。及见其抬尽，心计娘子军全在野田，室内尚有婴儿，何不潜入杀却，为同盟报仇。意决，乃逾垣入，拾地上刀，奔进绣闼，视儿尚仰卧，剽息咻咻，遽挥以刀，竟两段矣；诘声如破柝，视之，盖木头雕成也。大惊，欲反遁，突一白发老姬，龙钟非常，以杖支门，问：“子何来？敢入人家闺阁，且杀人家孩童乎？”藐其老，甫拟以刃，姬笑曰：“子欺我衰迈耶？若以杖击汝，终非好手。”骈二指击诸肩，痛如中斧质，不觉伏地哀号。视姬后，又立一婢，抱孩童来，方是昨宵英物。两妇携姑旋归，姬婢争告之，妇曰：“噫！如此物事，亦学作贼，真辱抹煞人！汝在草堆中，贼瞳灼灼，以我未曾寓目耶？姑念汝为手足报仇，尚有义气，免污吾刃，且就縲继，俟吾夫回，再发落汝！”言已，婢付孩于小女子，出黑索，绾诸颈，若牵犬羊。肩之斗室，日与两餐，颇甘旨，尚无苦。至三日，忽闻女子喜曰：“大哥二哥回矣！”又闻妇笑曰：“郎君又携得妹夫回矣！”旋闻男子劳妇与妹曰：“吾兄弟远游，子等杀得好贼！”言已，均轩渠，一家宴燕，笙管嗷嘈，中夜方止。次日，始闻大郎坐中堂，命婢引诸出，伏阶下，若囚之就决者，黻觭非常。潜视堂上三人，皆冠玉美男子，唯大郎有须，詈曰：“吾道谁，原是市上无赖诸妹子耶？前宵之举，罪不在子，但不应图灭人后，此等便非丈夫，宜其雄而雌也。且吾友盗邻妇野合，干尔何事？尔胁淫其偶，又诈取其金。此等恶顽童，宇宙间真一刻容不得！”言已，掷刀下，令自死，诸哀叩不已，满堂皆失笑，二郎曰：“姑贷尔命。”喝左右健儿，且成就渠，作留半释迦，众曰：“然。”两健儿果缚诸于柱

，出薄刃如纸，脱布裤，宫之；血淋漓满地，昏而复苏，健儿笑敷以药，痛顿止，大郎笑曰：“这般方成个妹子也。”掷数金与之，立命人送出村。踟躕田间，旋走旋歇，两日始回旧处。见日前所遇男妇，遥遥视之笑。诸愤极，拾地下卵石投之，两人皆化作白狐窜去。年余，里之人家被盗窃，闻于官，诸潜告捕役，会同营弁百余人，重至旧处，则村舍全无，荒烟零落，众于草中拾一木雕孩童，诸见木上有伊旧斫刀痕仍如故云。懊依氏曰：以盗杀贼，所谓以豹狼而戮梟獍者也。使诸妹子，若非同盟一念之义，又安得获保首领，仅为天疴已乎？龙阳小儿，身有淫具，本无用之物；二郎刑罚，可谓当矣。

痴兰院主

诗臣既述朱君还魂事，又述其妹朱贞女生死本末，尤足艳称。朱本巨族，其尊人负郭觅幽境，筑别墅，供吟啸。花草甚夥，牡丹一株，姚黄也，称巨擘，而兰尤富焉。园丁谷姓，其妇盆婆子，同任灌溉劳。花时游履往来，藉卖苦茗，博蝇头利。兰之种，素心者为上，紫心者次之，并蒂者尤不数数见。墅中素心者仅蓄一本，夙珍爱。是年风光乍转，奇馨胜常。忽一夕，紫者咸化为素，又本本皆作并蒂，若夫妻蕙。三四日，旋复本质，而封姨肆虐，落英满阶。盆婆子亦有爱花癖，往告主人，意似惋惜。一夕，自邻村社饮回，扶醉踏月，经短墙外，闻墅中有女子言笑声，偷瞰之，则倚石坐者，为黄帔美妇人；席苔坐者，为缟衣美女子；左右侍者娇鬟三四辈，语细不可辨。忽闻妇曰：“小妮子弄狡狴，无怪封家婢妒欲死。”女笑曰：“儿本太憨生，偶为诸姐妹袒衷曲，不意遭奇虐，近亦自悔恨。”妇曰：“儿过矣，颠倒生物，上帝所忌，况自家形骸乎？然则封家婢饶舌，奈何？”女子闻之，掩袖汎澜，不欢而散。婆子归告其夫，皆不解，由是时伺于墙外，冀穷底蕴。然仙踪杳矣。一夕正夜绩，忽闻墅中有丝竹声，泣别声，走覘之，则遥见黄帔妇，手白玉斝，斟清泉，灌素心，祝曰：“汝不自，过炫露，果为封氏劾，往堕闺秀情痴劫。当于十六年后，早证果，勿迷本性也。”祝已，洒涕不已，诸婢劝慰，始含泪入牡丹花丛，不见。婆子惊，翌告于朱之夫人，则正于昨日生一女公子，梦兰而诞，彼此互述，始审生女之为素心后身，遂名曰纫兰。夫人生子四女二，纫兰行五，人呼五姑，为父母所钟爱。明年，尊人茂才公捐馆，母夫人自坐丝幔，即教子女。纫兰幼颖敏，貌丽性贞，学绣之余好吟咏。夫人每语人曰：“此吾家女学士也，潇湘入梦，巾幗谪仙，惜尔翁不克见其咏絮才，为可悲耳。”女偶咏秋海棠，自云：“秋雨又秋风，苔阴瘦一丛。如何人不寐，泪洒可怜红。”母闻之，不恠曰：“是几何语出不祥？”遂藏其卷册翰墨，专督女红，不容

习咕啐。女虽遵慈训，但往往倚窗调鹦鹉，卷帘放归燕，临水数游鱼，口常喃喃，偷聆之，皆绝妙好词也。顾性最好兰，见兰又娇啼不辍；墅之素心者，自女设后，即顿萎。盆婆子护以竹栏，仍勤浇灌，冀再萌耳。七岁时，早许字成都守张公子，本与女为中表兄妹行，两小无猜，曾共梨枣。至十岁时，即走匿不面。公子素羸弱，随任之蜀，鲤鱼音断。又六年，女忽持斋，朝夕稽首拜大士像，讽《心经》。母询何意，则泪涔涔焉。时正早春，半窗旭日，女拥绣被不起，泪雨湿枕簟几满。婢白于母，询之呜咽，曰：“儿不孝，将长辞阿母，负教育恩矣。幸有兄妹在，愿母勉加餐，勿以薄命女为念。”母悲曰：“儿何出此言？”泣曰：“儿昨梦张郎来，掷枯兰一枝于地，再拜辞出。儿知其必赴修文矣。”母素审公子病，闻女言，心若割，勉慰之，而女由是竟毁妆，食顿减。月余，蜀中噩耗至，公子果死。母背女哭，秘不使闻。女忽晨起，对镜理妆，问婢曰：“盆婆子来乎？”曰：“未。”又问：“墅中素心兰再生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亭畔黄牡丹无恙乎？”曰：“无恙。”既而解颐，曰：“来处来，去处去，自家苦问讯，诚恐封姨笑人。”旋又悲涕，曰：“悔不听姚夫人语，一至于此。”婢见其或哭或啼，状类颠，急白夫人，偕兄妹至，女笑曰：“偶与婢子嬉耳，何遽惊高堂？”言已，举止如故，防遂渐疏。然每夕则扶病挑灯，缮诗稿，成一帙，题曰《别鹄吟》。稿成，泣拜其母，曰：“乞以此卷寄巴蜀，焚亡者灵前，以当同穴。”时盆婆子不知也，忽见已萎之素心，顿发旧丛，含苞怒放，香更袭人。是夜，又闻弦管呕哑，人马杂。启双柴，则见灯火若城，旌旗如云，侍从策花骢，皆古装，拥一采舆，冉冉门外过，舆中丽人，五姑纫兰也。婆子遽挽舆，呼曰：“五姑将焉往？”鹵薄怒，欲加鞭笞，女曰：“莫惊他，此吾守园人。然汝来大好，烦寄语高堂，云我赴诏为天上痴兰院主，脱去三尘，毫无苦趣。姚夫人尚不及我贵。可请我母减哀思。”言已，车马如飞，倏忽不见。香风习习，彩云纷纷。明日婆子来，见张夫人，始知五姑已于昨宵化去。至今《别鹄吟》一稿，士女传诵，价重鸡林。人第赏其词章之工，初不知其节操之贞，与生死之颠末。花耶人耶？仙乎仙乎！

沉香街

江南通衢，有街名曰沉香。询土人以命名之义，云富家子，金姓名不换，蜀人，美丰姿，财雄于乡。年二十，偶阅画图，慕江南风土之美，金粉之丽，山川之秀，遂挟重资学贾。偶游于此街，经桃花门巷，忽一荔枝壳堕肩头，仰视之，珠帘绣阁，一美女子凭栏，顾之微笑，访而知为娼家，乃第十三女

素娇也。钗光鬓影，魄荡神迷，遂入院。女笑迓之，肃入己之绣闼，别有洞天，茶铛沸鼎，香鬪棋枰，弦索互弄，铮铮然。生惑之，几不知身之所在。旋即开筵，酒肴精绝，雏姬五六辈来，互相侑殇，或素之姐，或素之妹，叠媚之。生微吟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句，众遂哄散。酒阑人静，解衣入帷，素出十洲春册，照谱为之，魂更销矣。由是遂假馆素娇家，不复事贸易。资耗尽，素忧之，生曰：“卿无忧，吾家虽不及邓尉石崇，然西蜀亦著名富室也。我以贸易为游戏耳。盍暂归，取重资，当访天台。”素涕泣曰：“妾已委身事郎，誓不再作章台柳，但恐瓜期届而郎断尾生信，奈何？”生誓以天日，曰：“剑欲会，镜欲圆，请留一信物，以当左券。”生笑曰：“小生囊橐，尽入卿家，更有何长物可赠？”素曰：“请啣一齿，以昭践齿之约。”生怯痛，素即娇啼，曰：“郎非真爱妾者。”生恐拂其意，即忍痛与之；素喜，藏诸妆台。治酒钱行，谆谆订婚嫁，临别啼哭，生衣袖尽为素泪湿透，生亦泣。榜人催再四，始判袂去。归则出资，盛备青庐洞房所需者，费二万金，将买舟往迎桃叶。友人劝诫曰：“钱树子，多不义，所以恋恋者，为有刘濞钱，非为潘安貌也。”生不信，卒治任往。巴峡下流，匝月即到，甫登岸，猛忆友人言，未卜素娇之意诚否。遂敝衣囚面，携筐持竿，诈为乞丐，诣素家。素方坐大贾怀中，持爵劝饮，蓦见生，若不识，詈姬曰：“姆姆，病盲耶？若不驱出，便啖狗彘胫股，无悔也！”姬果持杖逐之。生哀呼曰：“姐姐莫打，我金不换也！”姬与素审之确，问何一寒至此。以途中遇盗对，素问：“尔至此，尚欲何为？”曰：“来践卿约耳。”素笑曰：“我金玉锦绣中，尚三日两日病，能为丐人妇耶？请君归休，勿妄想！”生遂哀哭曰：“明知婚媾难，但不久填沟壑，乞卿垂怜，赐一殓具费耳。”素冷笑曰：“几见勾栏门，化作施材局，恐市上木空矣。”生又蹙额曰：“小生两日无一餐，腹鸣若雷，乞卿赐一饭，俾作饱鬼，瞑目耳。”素不应，姬意若怜，以剩羹杂饭，贮破窑器，折稊与之食。生且吃且请，曰：“约既毁，小生一齿，须见还也。”素命姬捧巨筐出，其中人齿列贝，若货假药者。生大怒，掷器拂袖去，将履闼，闻素在内大粲曰：“花郎好性气！”明日，尽携所带，命人陆续扛至素家门首，绣裳珠履不计外，中有沉香床，穷极雕镂，费数千金，纵火焚之，烈焰亘天，香闻十里。素闻之，遂自缢。姬哀生，生转厚瘞之。噫！荥阳生岂少也哉？世无李娃，幸勿浪作坠鞭人耳！又闻姑苏曾有一娼，名香侬，居通衢，朱门洞辟，墙悬虎牌，门首粘示条，屏缝緘丹封，蛇鞭雉帽，赫赫炫人。司阍者庞然坐视，眈眈如罗刹。香侬小有才，凡佳客到门，必坐与司阍者语良久，询明来历，然后具禀，禀云：“敬禀姑娘妆次：敬禀者，顷有贵客，貌比潘安，富同陆贾；身有衣而楚楚，家有粟而陈陈。面同李貌之柔，货定张驴之大。请添树上钱，勿韞椟中玉。乞伏照

验施行，准赏云雨，曷胜恩戴。”云云。须臾掷出批云：“据禀已悉，细勘来人，貌既不扬，衣又不华，钱必不多，不准。云云。该毛勿得妄读，此檄。”懊依氏曰：娼家钱树子，认钱不认人，此故态也，何足奇。所奇者，金家郎，迢迢巴蜀，垂到姑苏，忽然醒悟。饥来驱我，得卿卿数言，能令千古有情人，怜香惜玉之心，一齐灰死。当其拉杂摧烧时，想诸天菩萨，闻香而来，必合掌而作诵曰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登徒之流，大家来看。噫！火中烧出青莲花，败子回头金不换。”

小癞子

今有人焉，于光天化日之中，九陌通衢之地，公然攫财物，使行道者耳如不闻，目如不见者，谁欤？即北之剪绺，南之扒儿手也。扬州东关，有小癞子，尤称巨擘。其先癞母，本习猴婆技者。癞之父操此术游江湖间，遇猴婆莫逆，遂成夫妇，而生小癞子。年十五六，其父母已饱食暖衣，称小康焉，出资送小癞子就村傅读，俾改业。而癞性最敏，咿唔之暇，辄习弄好身手，恐坠箕裘。一日，二老寿花甲，座客方称觞祝嘏，癞子遽跪请仍习父业。父唏嘘曰：“儿能象贤，原大好事；然习则易，精则难。所谓精者，如承丈人之螭，如运郢人之斧，如射甘蝇之箭；胸有成竹，目无全牛；游戏出之，俯拾即是；所谓如与可画竹，兔起鹘落，少纵即逝者也。否则带水拖泥，动遭诟辱，捉将官里去，一般断送头皮，危如何乎！业此者，炼目炼心炼手，以我之目，视彼之目；以我之心，印彼之心；以我之手，扒彼之手。彼钝而我灵，彼劳而我逸，彼垂而我起，犹下乘也。俟其灵而我故钝，俟其逸而我故劳，俟其起而我故垂，犹中乘也。灵即应之以灵，逸即应之以逸，起即应之以起，始为无乘。汝未习传灯，妄思跨灶，轻举妄动，岂不貽老父忧乎？”曰：“儿已习之矣，请大人面试可否，然后出门攘行人。”父尚犹夷，众极怂恿，癞更自夸，父曰：“姑试之。”二老登厅侧小楼，凭栏下顾，呼癞子，使赚之下，癞子故摇短发，作徘徊状，告众曰：“由高自卑，诚非易事。若二老下堂阶，吾赚之登绝顶，尚易如反掌，况区区一楼乎？”父闻之，即拾级下，曰：“是依样也，盍赚老人上楼？”癞子再拜曰：“即赚下矣，更何上焉？”父母与众均大笑，赏其灵妙。叠试，均有巧思，遂任伊所为，日获甚夥。时有盐商江某，老而淫，婢妾外，更广集大脚仙，荐枕席。一日，鲜衣便服，小坐肆门，眺瞩往来，淪茗为乐。小癞子嬉戏肆前，见江某，遽鞠躬问安否？江笑骂曰：“秃贼两目如椒，垂涎吾手中物耶？”癞子连称不敢，然亦不去。适肆中执事人看元宝，江笑擎一宝，语癞子曰：“吾夙谗汝神通，大元宝置案头，吾坐守之，众目

瞰之，尔能炊许时，公然攫宝去，使吾与众皆不知，即以宝赏汝。否则再致吾门，当以大杖敲折狗胫股！”癩子笑称不敢，江又言之，癩子略凝视，遽屈膝仰首，曰：“公真慷慨，惠赐小人耶？”“诚然。”曰：“如是当预谢赏。”言已，即去无迹。江端坐，目时顾宝。忽一妖艳大脚仙，年甫十六七，内着绮罗，外罩布素；满头花朵，云鬓堆鸦；裙下莲船，崭新花履；上身衣雪青比甲，扎月白绣花汗巾；挟柳筐，内承麦面斗许，飘飘从东来，粉汗浸淫，樱口喃喃，若深怨柳斗之重。至门首，见江翁抚案坐，故止步笑曰：“且小憩片时，量午餐汤饼，尚不过迟。”旋有数妇人，陆续过门，问女曰：“巧姐竟亲执其劳耶？不怕闪坏嫩腰肢，累主人心痛？”女怨曰：“无奈何，阿六官忽思啖汤饼，所幸大脚能走，那怕踏破多子街。”江瞰其冶容，已神迷；又闻其娇语，更心动。情不自禁，遽问曰：“小大姐，尔主人谁耶？”女敛笑正色曰：“兜兜巷东首罗大官也。”江曰：“此吾之至戚，何绝未曾一见子？”女笑曰：“妇记曾识翁面，但不知姓名。翁贵人，能有下眼觑贱婢？”翁谦逊渐入谗浪，女不怒，唯含笑小酬应。翁令其辞罗就彼，女似许可，旋问曰：“翁痴耶？坐守元宝，将以炫路人耶？”曰：“非也。”遂曲折道与小癩子相赌之由，女嗤然一笑，曰：“翁莫斗人耍，是必假宝。若真矣，翁即富，何肯以之作孤注？”翁极言其真，举宝使女自鉴。女果倚案捧宝审视，翁笑曰：“此吾家所最夥者，汝若肯来，何愁无十数枚？”女大笑，失手误坠柳斗面中，失色曰：“殆矣！”急从面中捧出，取袖中罗帕拂拭，而后置翁前，曰：“幸不跌伤，然奴几惊破胆矣。”翁曰：“痴妮子，几见有元宝跌损者乎？”女曰：“贪看元宝，憩此多时，恐六官又着急，奴去休！”言已，匆匆挟筐向西去。翁方与众月旦女貌若何，言辞若何，衣饰又若何。小癩子忽含笑来，径诣翁前，伏地拜谢厚赐。曰：“我元宝具在也。”曰：“翁宝已化为铅矣，真宝已蒙赐，呈小人父母储篋之固。”翁细审案头灿灿者，果为铅铸，惊询何术，曰：“顷来尤物，乃小人之妻，与翁喋喋时，已由面中更换去矣。”翁始恍然，干笑曰：“便宜煞秃贼！”至咸丰四年，粤匪陷扬时，小癩子之父母已逝，妻与妹均送至乡间。癩一身，时至城中侦虚实，每拟乘隙刺杨秀清，不果。富家眷属，多藉癩子奇计赚出。审杨贼左右有大半三江人，遍结纳，坚订里应外合之计。出设大营，详告营主，当事者不深信，叱出；再欲有言，即将传令斩秃颅。癩惊逸，仰天大哭曰：“吾幼不肖，学做扒儿手，今老矣，思捐躯粉骨以报国家，奈其说不行，尚有颜面与若辈共生活乎？”遂挈家远窜，不知所终。

按《宋鉴》，恭宗时，陈宜中因柳岳还，复奏遣宗正少卿陆秀夫、吕师孟等同囊加歹使元军，求称侄纳币，不从，则称侄孙。秀夫等见伯颜于平江，伯颜不许。宜中乃白太后，奉表求封为小国，太后从之。直学士院高应松不肯草表，改命京局官刘裒然为之。岳等至高邮稽家庄，为义民稽耸所杀。夫耸，一民耳，其忠愤果敢如此。吾邑北乡临大湖，有城门乡，土人云：即宋之长天关，至今名为小关。城垣廨署，基址犹存。隔湖三四里，宛在水中央，有生聚百家，即稽家庄。众稽所居，耸之子孙也。足征宋时此处尚有陆路可通，是必柳岳过江，由真至长，由长往邮，道出稽庄，始为耸杀耳。尤奇者，前明枢密院罗万象，清鲠不阿，正笏垂绅有大度，曾为天长宰，政绩甚夥，乡人爱之如慈母。鼎革后，隐于城门乡，自号湖滨旅舍。黄冠草履，陇亩经行，田衣泥屐辈见而忘其为旧令尹也。公犹劝植农桑，教义学子弟。忽一夕，梦一青衣来招，曰：“主人传语，奉迓玉趾。”随之行，入一朱门，殿宇伟丽。主人出，揖而就坐。视其貌，如王者，绿袍珠履，须髯飘飘，谓公曰：“吾血食于此，庙中签诗俚俗鄙恶，真牧豎子语。敬知先生一代才人，衙官屈宋，敢乞赐以珠玉，为冥冥增辉。”公诺，载拜退。逾闕惊寤，以为梦幻无凭，不甚信。明日，又入梦，王者诤尤淳切。醒异之。偶游关之城隍庙，庭阶曲折，依稀梦游，视壁上签诗果俚，然公究素慕王阳明理学，不以此为事。是夕假寐，梦两侍来，状如古之虞候，招公曰：“速去速去！主人候久矣！”公若疾趋随之行，视殿上仍前王者，色甚怒，曰：“何吝才！是区区者，尚欲效《东》《西》赋，研之十年耶？”责让严厉。公再拜曰：“鄙人鲁拙机滞，忧患膺心，乱离亡命，风雅事久已抛却。然既承隆委，敢自讳其拙耶？容即拟稿求教。”王者色犹怒。旁有冠带客，修髯面白晰，若幕宾状，代公缓颊甚殷。色始霁，即命送公出。拱而别，遂问客乡贯姓氏，曰：“宋之杀降表者，即某是也。对湖大村落，习耕读者，皆某之子孙。”问王者何人，曰：“噤声！”以指划公腕，书曰：“文山相国。”公惊醒，盥沐作诗三十首，清丽缠绵，温柔敦厚，缮稿焚之神前，而后书木悬之壁，自叙甚详。并云：“文山先生与其客杜浒等亡入真州，苗再成给之出，抵扬，四鼓矣。问候门者，曰：‘制司下令，捕文丞相。’先生穷促无策，素闻稽名，乃反馭访稽。稽迎之于家，事之甚谨，因而慷慨泣下。散家资，招健丁，复遣其子与客伴送文山先生至泰州，航海达闽。”生前道经于此，歿即为此乡之神，亦理之不可解者。至稽公歿为先生幕中客，岂非订生死交欤？前曾游庙堂，悚然瞻仰，中殿肖信国公像，少偏肖儒衣冠者，正襟危坐，英风侠骨，凛凛如生，即稽公像也。闻之士人云：“罗公卒于是乡，葬长亭，四围多孤冢，泛泛若水上鳧。”余时拟出资为公加封植，立崇

碑，叙其事，且肖像于信国右，宛与稽公对峙，血食千秋。惜阮囊依旧，奈何？懊依氏曰：由宋末至明末，相隔垂四百余年。文公生为河岳，歿为日星，何尚拳拳于弹丸小邑哉？读其诗集，《过稽庄》句云：“小泊稽庄月正弦，庄官惊问是何船？今朝哨马湾头出，又在青山大路边。”当其亡命流离，犹自吟咏自如，良由襟怀朗然，故能定静若此。罗公以枢密之伟望，隐稽公之故居，作野老之哀音，荷忠魂之隆委，所谓声气相通者非欤？罗公宰吾乡时，曾诣汉涧大觉寺拈香，甫履寺闕，愕然以惊，恍然若悟，预问寺中廊舍联额，语无不符。盖公之前身，为寺之住持僧也。因题其额曰：“相看在此。”由是观之，如三君子者，可鼎足而不愧乎神。

丐癖

花根云，年二十，天台儒家子。貌翩翩，性嗜读，幼失怙恃。年十四，即补博士弟子员，戚里推为国器。欲妻以女，笑却之。询何故，曰：“我命中虽无十二钗，然绝非田舍翁抱着黄脸婆子眠一世者。”家赤贫，日把卷，不顾灶突尘。同人偶拉往东廓观戏，一二阙，即称赏。又演荥阳公子教歌，觉鰥寡孤独之流，疲癃残疾之辈，弄蛇牵犬，刻划尽情，大乐曰：“妙哉！此天人菩萨，宰官身而说法像也。”人以为颠，生曰：“丐也者，不识不知，无拘无管，以天地为蘧庐，以日月为灯烛，以江河为襟带，以木石为友朋，歌哭无常，叫号随己，是真薄诸侯而不为，比散仙而无愧者。何乐如之？”时生有远族伯叔行胞兄弟者四，业半儒贾，产极膏腴。有德耀妻，抱邓攸戚。偶中秋邪，相继殒谢。铜山万丈，悉归四嫠妇撑持。议择嗣未决，族之无赖者乃蝇集，谋瓜分，厅事几榻，不羽亦飞；田亩佃人，被胁咸逸。流言四布，不止穿窬，嫠辈稍理，即横目争曰：“寺人产耳，孰不有分哉？”嫠愤极鸣宰。宰至，谕速立嗣，承宗祧。嫠叩首，曰：“族子皆豚犬耳，与其遗风木忧，盍若视亡者成伯道。今乞贤宰官出示于族人约：凡子侄行，无论遐迩，但秋试一获解，即嗣之；否则未亡人宁乞不怨也。”宰曰：“善。”即示悬里门并花氏宗塾，族咸惶惶作希冀想，然临时掘井，又自悔其迟。茂才花根石，富不仁，亦夙涎嫠产者，浼生作捉刀人，隽即酬千金。生正苦囊涩，即乘便之钱塘，同舍馆。石时出宿勾栏，生独居。忽一褐衣人贸贸然来，问生曰：“君茂才花根石耶？”姑应之，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曷试言长上名字事迹。”石父本生叔，即诡告且确。袖出一函与之曰：“此家主所持赠者，秘莫示人，揭晓来讨喜觞饮耳。”言已即去。生潜阅之，闾中关节也。盖石父亦明经，有富名，帘官某与有素，媚之希丰酬，适来者，价也。生怀入闾，草草与石文，自则略经营，嵌关

节。及榜发，石落而生魁矣。荣归在途，方自惭蓬荜湫隘。比入里门，而四嫠已拥之至家。满堂设红氍毹，壁上泥光可耀目。会宰亦呵道来贺，生错愕不知所云。嫠出叩谢玉成，生则再三辞。宰曰：“是有议约，何必辞？”立命冠服，入叩四母与亡者木主，礼成始去。嫠呼生曰：“得汝为子，足为孀孤吐气。家中不少阿堵物，听挥霍，不吝也。”生拜曰：“诸母有子，若挥霍，是何异外人之鲸吞。但儿尚未娶，意欲娶两妇，一为本生洁苹蘩，一为诸慈奉榛栗。”嫠笑曰：“吾辈本意为儿娶四妇，顷如儿言，即娶五妇何如？”生拜谢，听夕定省如所生，嫠亦钟爱如己出。凡一裘一葛，制必四，恐其判低昂也。然生则以来时敝衣私扃一篋，不肯弃。一朝，有戚属诸人坐厅事，大声呼生名。嫠争出屏后，大骂曰：“狗彘奴！尚敢尔耶？我辈有孝廉儿，寺人产俱在，曷再攫乎？”言已，呼仆缚之公庭，敲断狗胫股，诸仆应，声若雷，怒目，臂露筋，执索将系维。戚惶急摇手曰：“何敢尔，何敢尔！我辈来与贤郎作冰耳。”曰：“姑毕其说。”曰：“里有富室刘叟，老无子，唯五女，皆诸妾所生，年相若，极友爱，尝闺中设誓，愿同事一良人。顷闻贤郎，力能享五美，故倩某等来执柯。”嫠始唯唯，改容逊谢。然婚议成，婉倩里之素有德望者代月老，众唯酬以酒肉而已。亲迎之日，陪奩极丰；彩舆一队，如凤集，如鸦衔，如鱼贯，固已奇矣；而嫠更招优演剧，生且请于是日设厂赈流人。鼓乐丝竹，与乞食诵佛声相错杂，则尤奇也。却扇后，视五女，皆美绝伦，燕瘦环肥，各极态度；香温玉暖，互斗尹邢。孟曰璧月，仲曰香月，叔曰好月，季曰琼月，五曰今月。姐妹善事姑与良人，年余毫无争夕事。生自嗣四嫠也，手不拈斑管，目不睹制艺，足不踏塾门，唯豪饮鼓哀弦，挈同好串繁响。初犹奉母斑衣，学老莱子；后渐闺中乞食，学韩熙载；久即村人赛会，生亦粉墨登场，歌喉一声，诸伶拜下风，观者呼绝调矣。嫠稍讽劝，勸以南宫，生笑曰：“儿命宫虽有些顽福，今为闺中艳福折算尽矣。若再痴望，恐促生年，母亦何乐有此短折子哉？故不为也。”年余，璧香好琼四妇皆生子，试啼声，知英物，而五娘今月尚未妊，生诧曰：“岂老天尚不欲我逸哉？”由是日与今月嬉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卿当视吾目若巧流盼，即二五妙合时也。”今月戏曰：“行当豢乞人子为儿，免郎笑我不作茧。”越两年，四儿皆呀呀学语，而今月亦孕然尚未知雏之雌雄，生卜于五相祠，笺曰：“巧巧巧，心事了，回头宜早，俗尘宜扫。”生玩之，哑然笑曰：“是其时乎！”翌庆次母诞，丝竹之声遏云，杯罍之流泛月。生突入，跪白四嫠曰：“儿所以能生子者，父之荫，母之福，非儿所有也。诸母他日各抱孙，各教妇，胜于日对不才子。儿事毕，儿去矣！”旋揖五妇曰：“卿等有儿，好努力作人家，无以我为念。”众诧其妄，生仰天大笑曰：“索逋而来，逋偿而去，何妄之有？”是夕，犹问诸母安否，晨则潜更来时

敝衣，飘然远引矣。仆四出寻之，无踪迹，一家哭失声。是年夏五，今月亦生子，悲喜交集，然无如何。旋有乡人自豫来者，云生入优人班，敝衣囚面，坐场后点腰鼓，神色恬然。又有自鲁来者云，近更落拓，日困卑田院，拍板摇铃，唱《蒿里曲》以度日。然循之，则均于先夕遁去。想即当日所谓乐者，今乐其乐矣。生之五子也，孟曰环，仲曰琅，叔曰琥，季曰珊，五曰玖，皆颖敏，早入泮。又数年，琅补邑明经，环珊均乡魁，琥中明通榜进士，玖食廩饩。太母四，均长斋绣佛，委家政于妇。大太母寿八十五，孙环视于庭，嫠泫然曰：“汝皆成名，亦知尚有父乎？”乃涕不可抑，跪求祖母训，曰：“昨梦菩萨指示，云汝父乞食于潇湘岸上，当往晤一面，了父子缘。”环等遽束装，蹶往。至湘水，凡有城廓村堡，无不暗物色。偶至飞琼村，有张团头者，凡流民皆为所辖，衣冠往咨询，张恍然曰：“公子来耶？大奇大奇！渠三年前由豫鲁至此，遇乞丐有恩德，昨正盗鸡斩狗，一同饮废寺中，忽东望良久，掷杯大哭，众惊询，渠曰：‘我天台花孝廉也。明日我儿来捕我归，奈何？’众额手庆，渠大不乐，众曰：‘我辈知君之心矣，诚恐一朝返初服，必遭吾辈扰。今愿凭神誓，君曷归休。’渠曰：‘善！’痛饮达旦，众酡，而渠已无迹矣。众丐顷正各处寻，而公子竟真来耶。”兄弟泣挽张，引至饮处，则破瓢挂壁，短竹倚门，迹如故也。寻守几月余，始厚酬诸丐，痛哭而归。明年，四嫠先后逝。服阕，琅出官邻邑广文；环珊皆大令：一宰豫，一宰鲁；琥官皖大方伯；玖家居守墓田。环珊生母均多病，遂各奉其母以居。琥在皖，一日车骑出，忽有少年丐者犯卤簿，左右正呵叱，丐含笑掷纸裹于地，声锵然，且曰：“乞人宝此无用，请归遗太夫人。”言已，行甚速，追莫及，拾而睇之，则一金钗嵌巨珠。归奉母，母泣曰：“乞人即汝父也。钗吾旧饰，亡已久，今特送珠还哉！”又环捧檄之东鲁，藉以看弟。珊出迎东廓门，班荆甫坐，忽见一少年丐，倚墙扞虱，且高歌曰：“雪中人是将军种，口角莲生极乐花。”兄弟心异之，趋与拱揖，唾不顾；再询之，则搓肤垢成二巨丸，分与之曰：“勿多言，宝此，可疗妇人病。”言已跛足去，瞥即杳然。归各与母服，病果瘳。又玖因家事往询兄琅，道遇一穷男子，插草卖画幅，展阅之，则云树数重，一少年仙风道骨，飘飘走山巅，作采药状。问何来，曰：“我母卒，贫无以殓，痛将殉，忽一道流假村塾，楮墨自写小照与我，曰：‘持往可售二十千，尚不敷戢身具耶？’方叩谢，其人顿渺。”玖爱其笔尚不俗，如数购回。琅阅亦莫解。唯琅生母，知为阿翁小像，旋以携归呈母，且述所以。母泣曰：“汝去后，汝父亦于是日负包裹回，儒衣冠，极华瞻，初不类丐。我方惊喜，渠云：‘二十余年不归矣，且先省殡宫，然后道契阔。’我因藏其包裹，同之墓。奠毕，忽大风扬沙，日色昏黑，我坚抱之，恐其逸，闻云际大声呼曰：‘仆非丐根，然有

丐癖，烦卿寄语儿曹，宁有丐父，不可有丐子丐孙也！’天霁，视所抱乃一枯松树。归阅包裹，则去时所着之敝衣。”明年兄弟偶团聚，互述前事，盖见于皖，见于鲁，见于乡里者，皆此一日一时耳。悬像中堂，哭拜作礼，纸上神情，与所见皆酷肖。乃索题于当道诸父执，莫不饮佩，曰：“此由儒而丐而仙，天台之花孝廉也。”而孝廉远矣！懊侬氏曰：花孝廉一瓶一钵，云水往来，当其撒手悬崖，视妻子如敝屣，亦何其忍哉！或别有慧根，知满场袍笏，终有散场时耳。尝谓富且贵者，人视之，诚神仙不若；己视之，亦南面不易；而仙人视之，则桎梏其身，毒其性，不过成一可怜虫，乃彼不自怜，犹津津骂花孝廉，曰：“是不肖薄福儿也，是无知怪诞人也。”噫，愚哉！

发绣佛

东海掠网寺，藏有绣佛一帧，绫本，长二丈四尺，横八尺。佛像科头披发，面如满月。胸前缨络，垂如蛛网。左手当胸，宛抚字；右手秉羽扇，下垂水纹袈裟。袒右臂，赤双趺，危立龙头龟背上。鼉龙半身在海涛中，四足摆簸，举头张吻，吐白毫，升空成楼阁台榭，日月山河。其下则飞蛇飞鱼，水母，争来朝拜，怪怪奇奇。佛目微睨，慈悲苦恼，意甚垂怜。其上则《金经》全卷，蝇头小楷，粲如列眉，末注嘉靖某甲子，优婆夷女弟子叶苹香盥沐发绣。帧左空隙，为伊戚丁尚书草隶，序绣佛颠末。文甚长，不复记忆，仅缀其略云：浙人叶公大钟，以翰林官侍御，秉性鲠峙，时以白简劾当道权贵。严分宜遗以书画鼎彝悦公心，公叱却之，劾益力。未几难作，海盗冤扳公曾行赇，革职，廷杖几死，诏收刑狱，论斩。公子伯仲，皆知名士，束手无策。公女号苹香，貌温婉，至孝。闻公陷死地，日夜祷神，得感应。年方十四龄，善刺绣，爰市巨绫，自摘头上发，以金刃薄如稻芒者，擘作四缕，绣佛与《金经》，二载始成。功德满日，而公亦邀天恩，以金鸡诏出狱矣。由是挂惠文冠，退老林下，不复预朝政。女自绣佛，目力已竭，双瞳遽盲，里中无与论婚者。公年六十，病卒，女年仅二十有五。弥留时涕泣，握长次两公子手，嘱善视盲妹，无令穷失所。两公子泣受教。诃兄虽谨奉遗命，而两嫂妖牝司晨，时潜小姑懒惰，渐加诟詈。女日夜哭，两兄亦深恶而痛绝之矣。忽有昆仑女，丫髻，绿裤褶，举止娴雅，翩翩到门，问女曰：“姑姑病目，坐耗神损肝肺，非真盲也。妹能盗得天河升斗水，为姑姑银海生光，但瘥后何以酬妹德？”曰：“妹神灵，能使地狱人重见天日，无不如命。”曰：“姑姑善绣，乞绣双凤，一红一白，为天孙下嫁助妆，但勿遽点睛，恐其飞出也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昆仑女袖出金篦，稍稍刮大小眦，泪涔涔如铅泻。然后袖出小玉瓶，中储甘露，如人乳

，倾滴眶中，囑瞑坐炊许，启则双瞳中更有双瞳，光更清洁。又与神膏服之，胸怀恬适，郁愤捐除。明日果市巨绌来，视女手安于帨，每日来指点，彩丝综理，花样翻新，告成之日，即来替女点凤目，双凤忽栩栩活，飞落中庭，鼓翼如待。乃携女各跨一凤，乘云飞走。家人咸仰首，呼苹姑不应。昆仑女拨云下视，曰：“下界人不须惊讶，苹姑至孝，感动上苍天孙，天孙遣使奉迓，补天上针神缺，从此化去，量不再累嫂嫂看顾矣。”通城士女，无不见女冉冉空际若画图。焚香祈祷，呼苹姑，声如雷，两兄愧悔无地，嫂不为怪也。懊依氏曰：吾乡山中有鸟，当春夏之交，且飞且鸣，曰：“嫂亏姑！”鸣至新秋始已。闻古有姑受嫂嫂凌虐死，精魂所化者。苹姑双瞳已盲，听此得无堕泪。幸至孝感动天仙，盲目复明，偕登云路。兄固知悔，嫂独恬然。彼英皇之爱首，独何人乎？唐人书“三日入厨，未谙姑性”之句，何其亲切而有味也！

卷三

大脚仙杀贼三快

半截美人宋氏，甘泉人，归某甲。甲粗蠢，贫不能养母，赖美人为商家保母，得资奉甘旨。生有殊色，不施脂粉，不作时样妆，以裙下双趺，不作弓月样，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，其实即近今所谓黄鱼，所谓门槛里，又所谓大脚仙也。盐商某，慕其容，厚值致之。所乳子多肥白，又善伺主人意，惑之深。主妇偶审之，逐美人，子辄呱呱啼，美人转，子又咕咕然喜也，故得值恒倍于常。甲善博，资耗则索美人值，无怨也。咸丰三年，粤匪踞金陵，扬震恐，议降议御，纷纷不能定。美人私说于主人曰：“降御皆非善策。扬俗奢，必灾，盍早营兔窟乎？”已而城陷，美人先夕出，将奉姑远徙。一黄衣贼目，突至其家，杀姑及夫，拥美人上马，键巨室中，将污之。美人含笑甘语以媚之曰：“郎在天朝何官？”贼屈拇指示之曰：“占天侯。”曰：“位已列爵，尚未经人道耶？长夜漫漫，杯酒相乐，若白昼活秘戏，得毋为将士笑乎？”贼大喜，开筵张乐。须臾月上，美人艳妆出，歌吴侑觞，韵可销魂荡魄。忽睹甲仗，手颤而股栗。贼醉睨曰：“卿何怖？”曰：“妾小家女也，见兵革能勿惊耶？”贼立命撤却。顷又抱贼耳语，曰：“麾下将士，眈眈虎视，霎时我两人赴阳台，渠等穴壁看，得毋大扫兴！”贼即传令，各归伍退三舍，不唤汝，不入也。贼醉，乃代弛褻衣，裸而仰卧，昵声促美人寝，曰：“少缓。”乃自注水于浴器，一丝不挂，徐徐濯下体，渍渍有声。听贼鼾息，已十数转，虞其诈，故试以褻语，不应。遂柳眉倒竖，粉黛生杀气，视窗前月朗，刁斗远鸣，急索剪刀

，就鞋底磨再四，跳登榻，跨贼身上，觑定咽喉，猛之。贼瞠目视美女，奋欲起，压之不得动，血喷出，满被褥，霎时毙矣。复拔剑刺其腹，肠出，乃止，展衾覆之。听漏已四鼓，潜浣手，整衣出，户宵遁，望门投宿，不敢言，第诡云逃难者。贼中绘图索之，不可得。尝读《元史》，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，如窥谗鼎，如玩秘戏，半截美人，何其不侔而合耶？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，佣于商家，凭官媒写靠身纸，必须书刻己身怀六甲，防后患也。近日宴客，多招以侑觞，否则座客不欢，缠头之锦，竟多于缠足者。又一女陈姓阿脆，真州人，浪甚。寇陷时，女逸出，踽踽走西山，昼伏夜行，将奔大仪，寻伊姐妹行讨生活。至秦栏镇，以为距贼远，放胆行。偶思遗，遂循大溪，意入芦苇中私且歇。突一黄巾贼目，负洋枪佩刀，贸贸然从溪右来，两面皆水，不及避，反坐以待之。贼拉与乱，女正苦无川资，瞰贼腰缠累累，欣然就之。贼脱女衣，一丝不挂，仰卧溪岸，而已则仅捋穷。女佯笑曰：“急色儿可笑！男女欢合，全赖裸抱，肌肤磨掺得趣。若此，则终是隔靴搔痒耳。”贼笑从之，甫近身，尚未解铃，女故作浪态，乘不意，遽搂之，滚入溪水中。女本江边产，向习流而善泅者，贼入水，四肢浮泛，女力捺下沉，三冒而三捺之，已作尾生桥下死矣。女抽刀断其头，取臂上金跳脱，席卷囊中黄白，着衣打包，从容负之去。临行，复回顾水际詈曰：“狗贼快乐耶？”后入安宜，嫁一少年郎，颇伉俪，称小康，移家秦邮。近已为子纳粟，称太母矣。懊依氏曰：人间最惨，莫如女子缠足声。母之于娇女也，虽爱若掌上珠；独缠得双趺，如酷吏之施毒刑，曾不能少加顾惜。主之督婢，鸩之饰雏，惨尤甚焉。每闻此声，辄痛东昏侯寡耻鲜廉，宜乎覆国。缠已纤纤，阿母意犹未足。及步步生莲花矣，而豺虎猝来，挪移倾仆，直恨无彩翼两飞耳。爱女之家亦曾记此乱离时乎？之三子者，谈笑不惊，或手刃之，或计赚之，而且尺二金莲，其行便捷，出入虎穴，极纾极闲。倘遇斯人，当破产以购之，一捧砚，一添香，一负剑，粉黛中饶有英气。又闻一周姓妇，吾乡挈东鄙人，自恃足大善走，难将及，先嘱良人挈子女潜遁，己则摒挡长物。甫就绪，郊外边马已四出。无已，怀一利剪，出门，将觅小道，寻亲戚家暂避其锋。忽一贼目自远瞰瞰妇，似有风致，扬鞭追及，喝之止。妇亦不惧，含笑相迎，宛如旧识。下马推妇于地，将淫之，妇佯解裤带，而笑露其齿，嗤形于鼻，贼问云何，曰：“我惜子愚耳，子等跳梁，全赖骥足，设与我苟合时，马遽逸，奈何？”贼思其言颇近理，又能慰己，然四顾荒郊，无一树一石，可以揽辔，颇筹度。女云：“献一策，然后为所欲为。”贼求计甚急，女大声曰：“急煞儿，盍以缰系于两足乎！”贼抚掌称善，乃弯腰俯首，牢缚不少松。时妇之剪已在手，乘不意，蓦以剪刺马腹，马负痛，遽咆哮拖贼绝尘奔。剪在腹肉中，愈走愈摇，愈摇愈痛，痛则狂奔，如蹶电

，如追风，十里外犹不辍，而贼已肤裂额烂，骨折气竭，不似人形矣。妇徐徐整衣裙，拾贼遗之包裹，遥望马拖贼去，觅路始行。及寻得良人，相与剪灯话终夜，吃吃笑不休。懊侬氏曰：缙绅家闺秀，原难尺二飞帛，使外观不雅，然亦何必过小。彼媿者，背曲肩驼，虽裙下解结极纤，亦非真丽；妍者体柔腰细，即裙下玉笋稍巨，何碍轻盈？总之以五六寸为准，庶合中庸。安得贤有司出示严禁，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论；若五六寸以内，定求纤纤而翘翘者，即照妖冶诲淫论。

南郭秀才

东鲁婚姻俗例，凡彩舆到门，女家必预缮一简，名启书，随新嫁娘送去。其辞无非吉利语，即如苏才、郭福、姬子、彭年之类也。有南郭秀才，本不羁士，因贫，馆田舍翁某甲家。甲有女，字某乙子，婚有日矣。甲告秀才曰：“某粗鄙，不解文字，将以启书浼先生。某固村，而亲家亦非雅，请先生务去陈言，别翻花样，说庄家本来面目，写农人老实因缘，庶免雷同，敬求椽笔。”秀才曰：“善。子当以黄鸡白酒，享我烂醉饱餐，看我挥毫洒翰，何如？”甲果如愿以偿。秀才作文曰：“伏以咬文嚼字，秀才当行；拙口笨腮，农人本色。冠既带乎平顶，礼休重乎尖酸。恭维亲家老哥，耕耨事业，朴实人家，筑蜗牛之庐，黄坯当甃；铺牡蛎之路，绿柳成行。陈谷烂芝麻，真是小囤尖而大囤满；肥葱嫩韭菜，不减南园枣而北园桑。槽头喂板角之青，力能耕地；门前拴粉嘴之白，喊可惊天。而弟则徒守清贫，难期浊富。身穿四块瓦，露后遮前；头顶一盏灯，没棱少纬。伸出去两只赤手，缩回来一对空拳。闻你家令郎，才读诗书，即识一丁之字；愧我家大姐，甫知针黹，难堆满面之花。幸逢月下老人，得配人间佳偶。伏愿女知静好，男解爱怜。孝顺公婆，和睦妯娌。养儿做极大官员，改其门而换其户；生女织许多布匹，长其财而肥其家。趁此良辰，图其好事。行见三村五舍，牵来告朔饩羊；会看黄酒白烧，醉倒奔泉渴骥。五百年冤业，棒打不开；一肚皮牢骚，写来好笑。临启雀跃，忭颂莫名。”秀才书就，颇自负，甲听其杂诵，亦为之首肯。诂乙与贺客传视，莫不以为讥诮，且以“渴骥”句，比客为畜；以“冤业”句，视乙非人。乙大怒，朱陈会晤时，挥以老拳，遂致雀鼠。适邑宰亦援例出身者，之无莫辨。见两家争讼甚急，穷执笔人，以秀才对。遂飞签械至，与以夏楚。秀才不服，语侵长官，乃付广文箝禁，据实申详，以为兴大狱矣。而上游矚之，狂笑不已，判牒尾云：“缀俗成文，不过秀才游戏；小题大作，足征县主糊涂。夏楚枉及无辜，冬烘是其本色。而两亲家兴讼，只为不通；百里侯申详，何其多事。但启书

别样，机趣横生；当付彼广文，为诸生逞才之炯戒。且罚汝薄俸，酬文人遭拍之冤刑。两造逐回，一批绝倒”。宰奉拟，甚惶恐，而秀才亦摇摆出牢笼矣。懊依氏曰：语云：“对不识字人，莫作才语。”读书人不可不知。余向好弄笔，频遭不韪之名，良由鄙夫俗子，知识虽鲜，而忌讳颇多也。昔有村学究，为东人书联，有“老熊如鹤健”之句，东人大骂云：“仆即陋，何至比为老熊？”学究百辩莫信，遂致解馆。噫，鼎彝珠玉，原不能执担粪人辨其真贗耳。

驴化为履

东台某镇，有富翁朱叟，拥厚资，而悭吝殊甚。体患疥，与人较锱铢，恒狡赖，故里人呼之曰“癞皮狗”。为子延师，馆于家，多以冷字问师，师略啜嚙，即云不通，掇揄之。人多裹足不敢就邑。邑佟生，滑稽士也，贫无已，俯就其馆。甫莅皋比，即大书一“”字于壁下，注云：“人能识得，方许以冷字问我。”翁遍搜六书八法，广询名儒硕彦，不可得其音。婉询于生，笑不答。翁于市上购物，必精择其价之廉者，买鱼为膳，非腐败不入门，人问之，曰：“吾恐伤生耳。”一日，邻家豕瘟死，人以为有毒，不敢食。独翁以半价买归，剖而腌作脯，每夕登盘。生误食，欲呕，因拈“瘟猪肉”三字嘱徒对，徒蹙额，苦无对，转求教，生笑曰：“蠢才俯拾即是，何不径对‘癞皮狗’？尚不工巧耶？”适催租隶来，翁畏而勉留饭，即邀与生同案餐。盘有咸猪首，生吟曰：“盘中尚有猪头肉，座上何来狗腿差。”租隶闻之，愧逸去。一日，有陕客牵驴来镇，乞于市，云断资斧不能归，求众援，不应。客叹曰：“吾馁甚，实力穷，本拟乘驴返，今欲货之，急切无售主。盍杀之，货驴肉较易也，且肉值廉，仅取价常之半。”因假屠刀挥之，驴首断，血缕缕湿街市尘，再加齑切成块，系以草缕挂壁上，人争售之，顷刻去其半。翁闻之，急携钱，尽购其剩者归。客釀货肉钱，得十竿，太息徒步去。翁归，以驴肉渗盐，储于瓮，剖小小一齑，炊于釜，欢怵庆喜，不可名言。厨婢燃薪煮，移时，偶揭釜盖，睨其生熟，大惊，盖内突化为烂草履一双。告翁，大骇诧，视瓮中，则满满皆双不借。问邻家有货肉者，亦如是。然邻货肉少，不似翁之多，盖游方术士，用障眼法，破悭囊者，翁不知也。愧悔叫骂，又不可名言。生闻之，大笑捧腹，戏仿《月令》句，粘于壁云：“是月也，骗子至，悭囊破，铜钱去，驴肉入釜化为履，癞狗无声。”翁见之，益怒生无礼，年终解馆，嘱人示意，请另就。生曰：“诺。”即刻解馆。翁盛治觞，送生行，甫执匕，翁盛服跪地叩有声，询所求，曰：“师所书‘’字，老汉几闷成癩，乞明示，救残喘。”曰：“此‘牛’字，翁不识耶？”曰：“何无一悬针？”生笑曰：“渠倔强，好

以冷字炫人；又贪婪，吝于资。强在筋，故抽去脊筋耳。”闻者莫不大笑。懊依氏曰：海滨之鱼，有名“草鞋底”者；釜中之禽，竟亦化为双不借耶？夫履，适足之物也，术人岂勸翁以知足之意乎？翁不知之，犹然怒骂。师之戏也，徒取怨尤。

树孔中小人

广省澳门岛，有居人，姓仇名端，时随海舰出外洋，贸易各国。一日，遇飓风，船中老大，面无人色。洪涛巨浪中，隐隐现古岛，因急就而舣其舟，得无恙。少顷风息，老大等持篙弄楫，力已惫。仇登岛散步，见岛中枯树甚多，大可十围。树多孔，孔中有小人居之，人长仅七八寸，有老幼男妇、妍媸尊卑之别，肤色如栗子皮。每人身上系小腰刀弓矢等物，大小与人称。见仇窥之，齐声曰：“蜡渠三尹利。”仇适思遗，即解裤蹲地上，并就石钻火吸烟。忽闻人声嘈嘈，如秋塘凫雏，结队而至。惊视之，见枯树最高处，有小城郭，高可及膝，皆黑石砌就。城门大启，小人约千余，联臂而出。摇旗一呼，各树孔中皆有小人出迎，拱听号令。其中有年轻者，面目端正，束发紫金冠，双雉尾，银锁甲，骑拳大鸡雏，指挥如意，口喃喃不知作何语，旋闻众应曰：“希利！”执坚拥至。仇大骇，知为驱己，然藐其小，不甚恐怖，蹲如故。年轻者，又喃喃多时，仇不应，即挥众与战。小箭小枪，小刀小戈矛，钻刺两股，颇痛。恶之，戏以手中烟筒击年轻者，一击，遽翻落鸡背上，毙矣。众攫尸回，城坚闭，其余皆窜入树孔中。仇亦回船。夜静，闻岸上小人大至，掷砂泥而呼曰：“梨二师四尹利！”鸡鸣始寂。仇枕上自思，若攫得一二头回故里，转可炫攫孔方。翌晨，托言采薪，携斧与布袋之故处。甫破一树，其中小人甚伙，尚有酣眠未醒者，仇一一拾而装布袋中。约略一门眷属，无一逸者。归舟，潜以饭哺之，亦食，而尤好食松子果品。正拟复往，而岸上小人如蚁集蜂屯，如恒河沙数，口喃喃若詈骂，且小箭如雨，船人怨恐，解缆去。月余回广，以之问名宿，咸以为焦侥国人。问洋人，云是物能腌以腊，其味甚甘。一人不敢独行，恐为海鹄衔去耳。仇喜，于市上设布障，置小人于盒，周围嵌水晶片，观者如看洋画，得资甚富。时都转某公爱之，授意于盐贾，贾出千金购去，雕紫檀作小屋宇，前后三进，两旁游廊，其中更设几案床幔，衣箱奁具等器，即日献都转，宝若连城。小人以幼者为尊，时见年老者折腰揖孩提；又以妇人为重，时见须眉者屈首向巾幗。一昼夜宿三次，盖以一日为三日也。男妇各就一处宿，每宿必媾，然不容人偷瞰，瞰则羞愤，拔刀自刎死。又最畏雷，闻雷声须装于瓮中，藏地窖内。豢久之，渐通人意旨，每见都转所蓄艳妾顽童

，必叩首；若见道学龙钟老辈者，匿不出。爱人着鲜衣阔服，见必舞刀弄棍献诸技；若见破帽残衫者，必争出指之怒詈曰：“蒜平尹利！”性最妒，见人有技能者，必效其所为，不成，又詈曰：“苛二乌三尹利！”性又最疑，防人窃窃耳语；然又畏大声疾呼，高谈阔论者。每闻声必詈曰：“饭平饭平，师二尹利！”都转爱之深，遂禁人对小人语，语必代小人詈，以媚小人，而小人益横矣。都转谕像生店，制小纱帽，玉带袍笏，小兜牟，铠甲兵器与小人，争着之，摇足作学究状，跪拜如官人状。渐引导学串戏，性又最灵，不数日，已能演五六折，但舞虽中肯，而歌则不辨为何腔也。有时与以铜钱，则爱不释手，口咬脚踏，而钱不能碎，则又嚶嚶啼。仆人偶有相扑骂为戏者，小人见之，手足舞蹈，乐不可支，由是知小人喜人扑与骂。小人有时戚戚思岛屿，都转必命仆人扑骂，博小人欢。又为小人制小匾额，悬木盒上，曰：“犹傲螟。”又曰：“罔谈彼短。”自制小合头房，题联曰：“槐郡能游，芥舟可渡；壶天不远，橘隐非诬。”小人见之，知向都转鞠跼谢。年余，审其安之，开木盒面玻璃门，小人间出，而游于文房左右。一日，都转他去，遗红顶花翎帽于几，小人瞰其状，手扳红顶，两人对踢之如球；摘下孔雀毛，两人互扛之，扫案上灰如帚。正嬉笑间，都转至，小人争弃顶翎逸。顶坠地，碎矣；翎落火盆中，焚矣。而都转不怒，反顾之笑。明日，有年家子衣冠谒都转，偶游书院，正值小人跃几上，年家子不知为何物，大惊失声，狂呼曰：“怪哉！”视小人，已惊毙其二，余者皆潜盒中，詈曰：“娇三尼二，师二尹利！”都转由是深恶年家子，置不理。懊侬氏曰：《神异经》云：“西海之外有鹄国，其人长七寸，有礼好经，能跪拜，行如飞，日行千里，百物不敢犯。唯畏海鹄，遇辄吞之，在鹄腹中不死。然皆多寿，有寿至千年者，”不闻其一惊即死也。又西北荒中有小人，其君朱衣黄冠，辇车乘马而出，人遇其出，抓而食之，其味辛。能识万物名字，杀腹中三尸虫。然皆小一分，不似其长七寸也。又《辍耕录》中载海外有名靖人者，亦长七寸，然皆露处，不闻其有城郭也。《熙朝新语》载焦侥国曾遣使入贡，其使为纱绛袍，后拥曲柄小伞，然尚长如五岁儿，不闻其如是之小也。藐矣么麽，其所谓小人之尤者欤？

楠将军

吾乡石梁镇，当元季，有古刹，为梁武帝所建。殿宇甚宏，院产尤沃，秃奴橐富，不知焚修而好淫，藏美妓于地窖中，外人不审也。时正修缮，工匠满室。有漆工某，正操垩丹漆，忽睹梁上有光，倏一砖坠地，上有守宫二，睛赤髯苍，鳞爪沃雪，一瞥眼，已长尺有咫。正痴睨，忽闻人语曰：“此龙也。

”守宫腾起，众争逸。工不及奔，伏几下，适蒙师供圣孔子木主，即戴于首，悚怖不敢动。闻雷声大震，雌电飞驰，云雾中，犹睹门外一青龙至，首横尺木，丹书若符，角杈，裹两黄绢。门小，龙首碍，因侧角蜿蜒入。门内守宫突化为小龙，若迎迓戴尺木者。略一转身，瓦砾飞舞，视青龙攫宫脊宝瓶中珠，大如碗；两小龙各挟楠木梁，拍打若斗，屋宇楼阁一齐成齏粉。少顷，雨霁，烟雾散，工晕而复苏，所戴木主，犹耸立不动，而庙则乌有，僧则更不可问。遍地积水浸瓦砾。走告市人，奔视之，唯正殿基陈设女子净桶莲舄数事而已。其雨之倾盆时也，远村见黑云如山，垂垂扑庙下，旋即腾上，犹约略见龙伸巨爪，持殿梁舞。旋闻甓湖边渔人云：“是日龙以双梁斗空际，移时，蓦然抛坠湖心，泛泛忽不见。”已而每逢阴雨，湖入则闻两木相撞声登登，止则天霁，验之不爽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梁在湖中，受日星精气，渐为厉虐。行人船遇一木如箭激赶，至则船碎。以至放船时，必预呼大楠将军，二楠将军，香帛礼祭之，始获免。时湖心更有巨瓮，不知何年沦入水，每夜，闻瓮中吸水吐水声，即雨。人以为湖中二怪。至道光某年，有渔人父子拉丝网。夜向晨，网重，轻易不能达岸，以为得大鱼甚夥。久之愈重，心急，欲弃网割缆则不舍，欲曳则船将覆。惶急间，忽上流来一官舫，男子数十人，皆箭衣窄袖，貌甚都。因大声呼救。官舫靠渔舟，互结缆，助曳其网，渔人两舟跳踉施力，误坠一履官舫中，不及捡，而网果轻。须臾曳起，掷岸上，官舫欲去，解所结缆。渔人将烹茗炊饼以酬，不受，匆匆去。渔父子餐已，天大明，私衷庆幸，以为获必胜常。及启，则并无寸鳞，唯一极大楠木，满身生绿苔如毛，隐隐有鳞甲纹，一头双孔若目，且有睛，知将化龙，亦不知何故罹于网。始审网之所以重也。因忆曩危急，诣岸上金龙四大王庙，焚顶酬神，视壁上所悬神船，淤泥水尽湿，草履亦在，益恍然悟神之冥助也。因送梁于庙庭。远迹闻之，莫不骇诧。一日，示梦于寺僧曰：“吾兄弟成材于隋之开皇，落水于元季，行将化龙，上帝怒我虐行人，谴谪于此。吾弟逃，不敢再恣肆，然吾躯尚受三百年香火，幸无褻渎。”僧告于众，为之雕大王像，纹甚细。从此湖中无撞木，而瓮声如故。

昙花记

昙花本佛国产，放大光明，生自在香，每闻梵呗声，则婆娑而舞。奈朝开夕落，赋命不长。佛祖慈悲，见之泪下。昔太史戴公督学西秦时，辟门唱名，有七龄章童子名节，丫髻缠红丝，面如冠玉，提笔囊登阶接卷。太史藐其稚，曰：“咄！节院乃文战之地，非婴孩跳荡之区，汝来此何为？”揖而对曰

：“童子无知，观光有志。”曰：“汝能作文乎？若块然没字碑，当以夏楚惩汝。”曰：“虽未敢径夺锦标，亦未必遽撻扑教。”太史颇以为夸。询广文，对云：“此儿素有神童之誉，渠父名九如，亦久困童子军者。”太史疑九如携来，将贾余勇，为儿捉刀，乃杜其弊，呼从者送交幕府诸君。及再点，则鱼贯中果有九如其人者，年逾不惑，野朴颓唐，一村学究耳。问：“章节汝子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如此髫龄，强来作麽生？若露庐山真面目，法不汝容！”九如唯唯以退。院门扃，太史危坐堂皇。过卓午，返内省，甫履闾，即闻童子喧笑声，与诸老辈辩难声，且脱帽露顶，榻上翻筋斗为乐。太史募入，略呵叱，节悚惕，徐起整衣冠，侍而听教。太史笑云：“吾固知汝不能文也，日移八砖矣，不构思而喧闹，此岂三家村塾耶？”对曰：“不奉题纸，从何作文？”太史恍然，亦自捧腹，询诸幕云：“是儿伎俩如何？”金曰：“敏甚，唯狡狴不受羁勒，然读书甚熟，百举而不一遗。”乃授题，与以小几，使坐，并与果饵使餐。节略一颦蹙，即奋管直书，不啻宿构。洋洋洒洒，出色当行。缮就，跪呈其卷云：“童子节，愧少如椽之笔，且为刺促之文，良由时近昏黄，不过免于曳白耳。”太史阅之，击节者再。适壁上粘《兰亭》本，拈“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句，命对；对云：“怕你不雕虫篆刻，断简残篇。”诸幕叫绝。太史佯怒云：“童子亦读《西厢》耶？”即以为句曰：“童子读西厢，”对云：“大人应东井。”太史色为之霁，指庭树曰：“老树千年，”对云：“香昙一现。”太史恐其不祥，然心赏灵慧。适左右举烛，节将出，因抚其背曰：“好为之。一领青衿，便易子矣。”节忽颜色惨戚，伏地泪雨，崩角有声，力辞盛意。太史大诧，问：“汝既高尚，何劳此行？”泣曰：“童子有苦衷，不敢言，言必获罪戾。”曰：“第言之，无恐。”曰：“父困此有年矣，顷此之来，原冀为椿庭作倩，不意隔绝且先获售，则父于今科固已无望，即下科亦何能为哉？乞录父而黜节，转移之德，没齿不忘！”太史呼九如卷至，则荒率较雏凤判若天渊矣。因以之示节曰：“汝父文似此，奈何？”节叩不已，太史矜其志，怜其孝，嘉其慧，遂许其请，曰：“冰鉴之明，暂为汝屈。然汝下科必捷，鸿飞不远矣。”节欢跃再拜而出。翌晨揭晓，榜首为章节还，亦隼才也。九如则勉附榜末。星轺启行，诸生走送。九如亦携节拜车下。太史谓九如曰：“汝之售，汝子所赠也。鸦巢之凤，岂有种哉！”又询节曰：“冠军人汝同宗乎？”曰：“同。”曰：“我行矣，盍以一对送我：章节章节还。”节应声曰：“吕蒙吕蒙正。”太史顾广文诸人曰：“能不以此子为无价之宝耶？”旋解襟下佩玉以赠节，曰：“汝第自珍爱，明年今日，当以茂才还汝。此玉即他日券也。”节感激涕零，呜咽惆怅，视星轺影远，始随父而归。阅半载，太史忽梦节持昙花冉冉来谢，口吟一绝云：“身本优

钵罗，托身植瑶岛。入世偿宿逋，昙花依旧好。”迨重莅是郡，急欲见孺子，而踪迹杳如。惊询广文，广文命九如自陈。双泪盈睫，抽泣而对曰：“节儿自承明训，归后惨以痘殇。弥留时，坚抱所赐玉佩，遂以为殉。”太史惊惋无既。九如又云：“渠降生时，本梦一老枯禅，手赠昙花而诞，宜其不永也。”太史爽然，始悟昔之联句可为讖，后之梦返其真耳。乃振腕作《昙花记》，以志其事。懊依氏曰：负逋而来，偿逋而去，人间佳子弟，莫不云然。独章氏子，可叹可怜，令人有回也短命之感。慧既非凡，孝尤卓著，昙花之喻，虽想当然语，亦作如是观也。又棠邑有古梅书院，邻果老庵，乃唐人附会神仙古迹。邑宰长公名在，试书院日，少长咸集，中有八岁童子来观场，长公命对，曰：“梅花果老矣”，即应声曰：“棠阴长在哉。”长公大喜，呼为千里驹，奖赐极隆，旋亦夭亡，孺林伤悼。

博山两贤妇

博山钟十六，其父以负贩起家，十六亦废读绍弓冶。年十六，聘里人李氏女耐姑为妇。未娶之先，偶诣村市勾当，遇风鉴士叟，鹤发龙钟，碧眸炯炯，求相者门如市，为其言多应，无丝毫爽也。十六羨其神，出腰际铜钱二百求摸索。叟云：“来者父母俱存，弃儒习贾，”余亦多验，惟云：“应得两妻，相伴偕老。”十六温噓云：“某田舍郎，仅一床头人，愿斯足矣，何福消受英皇耶？”时父执陈老，亦欣然延至家，遍相眷属，至陈女让姑，问：“字人否？”曰：“尚未。”曰：“一语孟浪，莫见责。女公子当是人家小星也。”陈大怫意，曰：“陈某不才，忝为此乡之望，何至以弱息为人妾！”叟云：“但求相法不验耳。”言已拂袖径出，人俱以为颠。年余，十六行亲迎礼，耐姑艳而不浮，慧而不肆，温清无缺，伉俪亦浓。诂结缡甫六月，竟生一子。十六怒，疑必不贞于室，朝夕诟詈，翁姑亦时时谗让。耐姑无以自明，唯向隅痛哭。十六欲杀其子以灭迹，姑不忍，弥月即迫之归宁。甫入门，而离婚一纸，已接踵至矣。其父李翁见而气结，入咎其母李媪。媪思己女素守闺范，动以礼闲，然婴儿固在抱也。下嫁日至今，始六阅月也。嗒焉气丧，唯母女相对哭。娣姒嗤嗤笑于后，臧获落落慢于前。族人更说翁曰：“若耐姑者，诚门楣之丑，不殪之，亦当醮之，否则逐之，然则豢而终其身，作有夫寡耶？襁裸物，他日究谁氏子耶？”翁曰：“我亦筹之久矣，若倔强，当以斧加其颈。”明日，果有媒妁集于门，或云某尹二郎贤，或云某薄四郎美。耐姑知不能容，然亦无所归。晨起抱儿，走投雨香庵，鬻簪珥，僦尼别舍以居。禅榻砖灯，纺织自活。庵主人大悟，优婆中善知识也，颇怜之，时加调护。一夕，儿呜呜不寐

耐姑孤枕伤心，亦自哀哭。大悟自蒲团惊寤，呼曰：“耐姑，何其不耐耶？暂时盆覆，冤亦前因；有日珠还，圆成后果。寡妇且耐夜哭，况有夫之妇哉？”耐闻之，抽哀而已，不敢信口头禅。十六自出妻也，颇惧泰山涉讼。既而寂然，知无他患，遂另议姻于陈女让姑。让姑虽艳慧，终觉逊耐，弦续良辰，十六思叟两妻之言，虽微验，然出一娶一，终不足云箭贯双雕也。陈翁更以娇娃已得所天，虽属补房，然非室，行当挾叟双瞳子，责其狂瞽云。是日，大悟偶自他村行，见钟家鼓吹喧阗，贺客杂，知是再娶，急归告耐姑，耐姑洒涕默不语。问：“娘子于意云何？”曰：“死耳。”大悟狂笑云：“前日奇冤莫白，若反生；今日大屈将伸，若反死，何其痴乎？”耐姑知其中含妙谛，即跪求开示。曰：“娘子当乘此机会，往登其门，抵死不去。神佛菩萨，一切有情，自来玉汝。请以二十字禅言相送，偈云：‘但得灶下养，重燃狱底灰。香闺联二美，此去莫低徊。’”耐姑祇领，乃襁负其子，登钟氏堂。姑覩面，批其颊以逐之，不去；亲诣厨中，霍霍磨刀以恐之，不去；呼媪持短棒交搥之，遍体青伤，仍不去。惟伏地哀号，自云“死罪。”见姑怒稍解，始叩首请代女仆，供传呼，不计佣值，日唯求两餐，夕唯求一席地，惰再逐，无怨言。翁与十六已有怜惜意，邻里又缓颊云：“不端妇亦可怜生也，阿姥何惜一碗闲粥饭，俾渠亦可代新妇劳。”姑不得已，颔之，惟命宿东厨隙地藉稿眠，不容其擅入中堂，不容其妄与新妇抗礼，耐连连应诺。由此洁庭除，操井臼，虽新妇不洁，亦代湔除。姑于初至，颇吹毛求疵，后见其服劳不少怠，渐亦相安。耐不呼姑，而曰太母；不呼舅，而曰太翁；新妇则曰娘子；见故夫则走避恐不及。戚属乡邻，罕识其面。幸让能怜耐，且怜其儿，避人则呼曰姊，时周恤之，不忍目之为佣。计重来瞬息年余矣。会舅姑寿辰，十六效莱舞，如期称觞，戚属咸集。忽雨香庵尼遣雏送仪至，开篋视，非祝具，乃汤饼也。莫不鼓掌笑老尼荒谬，几如叟妄言。旋开宴，鼓乐大作，觥筹互飞，忽闻灶下有呱呱声聒耳，灶婢奔白云：“李氏又分娩矣！”宾主愕然，其姑大怒，趋而责之曰：“淫婢定不欲生耶？前已玷汝家，今又玷我家耶？”耐含笑云：“阿姑勿怒，儿今日鸣吾冤矣。速邀良人来，岂有两子而不识其父乎？”十六犹未审何事，贸贸自外至，耐蓦起执其手，涕泣曰：“我自入汝家，服役之苦，妇人本分，何足云？然未尝出一瞻眺，与人一语言。汝于某日挑吾，吾不理，夜间乘醉来逼吾，草榻上勉就之，今几月耶？抑仍六月耶？二老如不信，有渠头上柳花为证。”先是清明日，其俗男女均簪柳花少许。新妇媚稿砧，以五色丝缠作彩缕，有文理，非代人所能。盖由清明至今，又将中秋也。正错愕间，忽报李家老夫妇闻信至。十六父子道左迎入门，即揖众宾曰：“不肖女亦有今日，不然天网漏矣！”李翁犹刺刺理论，李媪则发指，面色靛，叫骂万端，毁器皿无算，遽揪

十六之母，饱以老拳，衣裤撕碎，几露其私，无敢阻者。十六崩角有声，亦为腾足而颠，捉发而掷，夫妇扬言曰：“今日事，非鸣官荡其产毁其家不可！”众宾稍劝慰，则反唇讥曰：“当日吾女被逐时，诸君何不援手一启齿？”宾语塞。时让姑父母亦在座，知事必决裂，急号于众曰：“耐姑之贞，其含垢忍耻，固已上格苍穹，始送石麟为姑解秽。顷欲解铃而息争，合璧而免讼，似非吾女一言不可。”让姑果自屏后冉冉出，拜诸长上云：“耐姐沉冤，白于一旦，天之灵，家之福也。请姐复正位，儿副之。若是贞操，即为之执巾栉亦所甘心。长者俱在，求勉如儿言，勿再鼓舌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陈翁亦乐为之。忽叟来观热闹场，从翁后拍其肩曰：“陈君陈君，仆之双瞳，能赐保全否？”陈大骇，继而大噓，遂与众互述其事，始知数之所在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。惟大悟能知必于是日临蓐，又不知操何术耳。乃张灯结彩，奉两家父母高座，钟携儿叩拜伏罪，然后互荫其女作螟蛉，宾客极欢而散。翌置绰楔于门，表两妇之贤。耐姑再生女，仍六月。让姑生子二，即如寻常。其后四子皆贵，惟先封嫡母，而后封庶母，诚如叟言。耐姑年六十，出资为雨香庵建佛塔，报大悟也。懊依氏曰：中牟谣云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；见橐驼，言马肿背。”钟十六以妇六月产即云不贞，可谓少见多怪矣。孕月深者主寿，月浅者主贵。老随园堂皇一语，能为婴孩造福，是真佛子心肠，慈母荫庇也。吾愿不识字人，其胸无点墨而腹有疑团者，当三复此编，免唱东南孔雀。我佛闻之，必合十而作颂曰：“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。”

珠江花舫

邹子《乐生笔记》载江山船云：“江山近水人家，各置一巨舫，画板明窗，巨丽宏敞。父荡桨，母操舵，兄弟执缆，女任烹调。其女子率幼习丝竹歌舞，破瓜时，便使应客。临风咳唾，若即若离，或一二姝，或三四姝，皆靓妆，将以诱过客，弋重资也。富商大贾，往往倾囊登岸，恶矣！”而不知广东珠江花舫，其恶更有胜于此者。一老幕府沈翁，宜兴人，自幼入粤，生平不履勾栏门，亦不娶，由壮而老，仍童子身。每见子弟喜北里游者，则笑之以鼻。醉后尤自夸诩，以为如来世尊，忍欲罗蜜，自家已得三昧，盖尤胜焉，无不及也。岁积修羊已数万金，囊橐累累，而御仆又严酷，锱珠必较。一日，将回里买良田，筑幽室，为归隐计，不复为人家压线作嫁衣矣。素闻花舫名，恐堕其术，乃再四检择，须无一女眷者，始登其舟。一日检就，先运箱篋，安置图书，而后辞别旧识，始解缆行。一舟为己坐，一舟载仆从，不甚华丽，亦无陈设，饮食亦不甚丰洁，遂帖然意肯。行三四里，忽睹一好女子，淡妆素服，蓬头

鸦髻，而意态动人；启舱后小窗，就水浣手，玉腕钏碰板锵然。沈怒，呼仆不应；呼舟子，问女何处来？舟子大恐，伏地面无人色。女急走出舱，衿衽拜曰：“公勿怒，容妾缓禀陈，近情则留之，无理则逐之，惟公所使，未晚也。”

”曰：“试言之。”女流涕曰：“妾宜兴人，姓刘，乳名小玉。幼随父宦于粤，误适恶少年，奩资供赌博，资罄而夫死，大归，而父母又卒于官，百计营葬。孑然一女子，孀且孤，恐遇匪，陷娼家，思归乡里，剃发皈三宝。欲自买一舟，既无资斧，又无婢媵，迢迢千里难独行。欲附他人舟，又恐遭不测。素闻长者圭璧其身，乃奇男子，必能怜苦况，赐玉成。且妾邻姆媵，又与舟人熟，故附宝舟行。倘赐援手，贱妾生死衔环，日于佛前讽诵，为长者祝千秋。若竟不许，妾当效湘累毕命，盖舍此机会，永无归期耳！”言已悲啼，词旨酸楚。沈愕然久之，曰：“附舟行，何不可，但不许入中舱耳。”女应之，即起入后舱，嚶嚶诵佛号。舟子亦拜谢。问诸仆，仆叱舟子，沈遂信。久之，每进一餐一饭，赞甘美；舟子曰：“此小玉手段也。”每盥一巾一袜，赞匀洁；仆人曰：“此小玉湔袂也。”翌晨，抵小村落，思早馔，呼仆，尚酣寝，忽舟子掀廉进面饼，味鲜美，问何来，曰：“小玉亲上岸为公购来也。”一日，清晨拥被坐，忽闻骨冬一声，舟子大哗曰：“小玉为主人购早馔，上跳板失足落水矣！”沈披衣即起，开舱视之，果有数饼漂水面，众果挈女子自水中出，衣裙尽湿，瑟缩寒颤，扶上船头，将之后舱。闻舵工太息曰：“小玉仅此一套衣，又无可更换，不几冻煞耶？”沈立命扶入中舱，女不应，众如不闻；沈又言，众曰：“公曾云不许入中舱，小人敢忘却耶？”沈曰：“渠为我至此，忍坐视耶？”呼入，卧小玉于己衾中，钻火代烘湿衣。小玉起着衣，含羞诣后舱，操作如故。沈由此心德小玉。一夜人静后，似鼠子入箱啮衣履，呼仆捕鼠，不应。将自起，见小玉睡眠饴涩，自舱后出，衣绿绸短袄，秉烛问鼠在那厢，公指示之，即为摆扑而后去。一夜，江风大作，桅震震响若欲断，案上灯檠忽灭。呼举烛，不应。又见小玉徐徐笼灯入，披淡黄袄，就灯火，纤指如笋，凌波如芽，略凝睇，又去。一夜，暴雨，水溜自篷隙入，衾枕却当漏处，移就干处，如故。呼仆不应，又见小玉挈衣襦，秉烛姗姗来，登榻跨沈身上过，代塞漏处，溜应手停，汗津津如珠，喘吁吁若断，沈由是心更德之。欲挑与语，小玉遽携烛而去。明日，沈忽病痢，仆人懒惰，恒早眠，自伤委顿，叹且泣。小玉闻之，即诣舱代调药饵，司盥濯，极殷勤，数日病瘳。夜静，小玉犹忍冻侍床头，不归寝。沈怜之，挽其臂曰：“卿衣裳太薄，又为老朽侍疾，良不忍。何不权就仆脚畔眠？”小玉不答，促归寝，亦不应。沈曰：“吾犬马如长，卿齿稚，论年岁，当可为吾螟蛉女，眠何碍耶？”小玉点首，遂就脚后眠。沈觉奇暖，胜于汤婆子；又有一种异香钻入鼻，心大动，不能自持，逡巡起，与共枕

，摩挲抚慰，口吃吃求欢，小玉曰：“不可，妾既孀，又视翁如父，翁又面许作螟蛉，若此之为，玷辱奚甚。”沈固哀之，小玉曰：“既蒙相爱，何必在此？”曰：“卿如能令我销魂，当没世不忘。且仆孤身独行，惨与卿同，成就此好，吾之所有，即卿之所有。不然，卿即归宜兴，能枵腹活耶？”小玉不语，沈遂与之定情，备极缱绻，沈喜曰：“今而后，方知枕席之乐，胜于封万里侯也。”小玉曰：“妾之清白，为君轻薄尽矣。”由是相处如夫妇，一切锁钥，悉付小玉。忽闻两仆逃，已而一短童亦逃，小玉颇骇诧，而沈独不甚追究，计自解缆时至今，已八阅月，尚未至。小玉独催促，而沈若不甚介意。久之，视银篋尽空，问小玉，曰：“翁忘却耶？仆盗资若干，僮盗资若干，日食柴米，翁病药饵又若干，舟子支付船值又若干。”观衣篋亦空，问小玉，曰：“翁不知耶？银尽，不借此付质库，将若何耶？蚨去能飞回耶？”沈恋小玉美，昏昏亦不甚盘诘。一日，舟子喜曰：“到矣。”沈欲登岸，小玉止之曰：“翁将何往？常言家无一椽，能露宿耶？故里闻翁挟重资回，必猬集求告贷。谓翁之资斧已罄，谁信之耶？然则再求人，谁应之耶？岸上有妾阿姨家，颇雅洁，不如就彼处养疴。妾承翁错爱，既不能树贞节坊，亦不愿别抱琵琶，且作临邛栖止。家虽壁立，妾尚能拈针，量不致有庚癸呼也。”沈思邓山已颓，阮囊依旧，不得已，从之。入其家，果如女言，居以静室，起居安善。女皇皇时出入，时来伴翁，寝时就他处宿。心疑不敢问，亦不敢出。突二三旧友来访，皆粤之名幕府，惊询：“何亦遄返？”笑曰：“返何处耶？何时返耶？”盖沈舟居一载，日对两人，舟子扬帆行数十里，又溯流退数十里，无论浙邦，且终未出粤界也。顷所居即小玉家，舟子即小玉兄弟辈，盖名妓也。至是始恍然，乃相与干笑，遂仍居广为冯妇焉。又一显宦履任，登画舫耗去五千，而归与夫人言，夫人嗤之。曰：“卿勿笑，他日赴任所见若辈，恐亦能令卿销魂也。”夫人大笑曰：“吾身无淫具，渠能为我作面首人耶？”曰：“不然。吾辈爱优伶，何曾非两雄相爱；恐两雌相爱，亦同此扑朔迷离也。”夫人更大笑，以为妄，且隐隐有醋意。后果买舟，遣女仆迎夫人。舟子女慧丽可人，能眉语，能目听，举止言动，无一不令夫人生欢喜心。乃拜为螟蛉女，朝赏暮宴，金玉珠翠，锦绣玩好，不计其数。船故缓缓行，日仅十余里，比到任，而夫人已妙手空空矣，且船值已累积，短百余金。宦闻之，急遣仆持金赎取夫人归署。冉冉出莲舆，登后堂，官遽跃出，抚掌笑问曰：“何如？”懊依氏曰：赵简子适楚江也，且惑操楫女；鸱夷子游五湖也，尚挈采莲人。天光云影中，一叶荡漾，得此数辈，供巾栉之周旋，便觉米家书画，赵家琴鹤，一切有情。然瓶供之兰，嗅之可也，若醉服其水，则腹痛而死；鹤顶之珠，玩之可也，若误服为丹，则肠断而亡。噫！黄帝造舟，防溺也；而仍溺之者，盖自溺也

卷四

金竹寺

余髫龄即闻扬州地下有金竹寺，不得其源。前岁，晤屯田司马杨慧生姻丈，偶话及，云：明季某甲子，有皖人萧灵威，少年任侠，追踪鲁仲连郭解之为，人，屡屡睚眦兴怨，后遭仇家，几毙毒手；逋之他县，匿迹韬声者二载。偶步月，闻茅屋中有哭声，探询之，有里豪魏姓名虎者，强娶孀母女，愤不从，欲自戕者屡矣。其孀母朝夕逻守，然虎已讫吉，行将来攫取，故对泣耳。萧闻之，归旅店，袖刃出，访虎居确，跃登其垣，垣尽登屋，脱履步驾瓦，行无声。视灯光多处，睨虎坐绣阁中，拥艳姬，陪狎客，昵饮甚豪。闻狎客笑曰：“东邻女假惺惺，尚啼哭。明日销金帐中，一尝异味，恐麾之不肯去矣！”虎曰：“倘倔强，当投诸冰窖，寒冻杀！”客曰：“虎郎惜玉，情甚旖旎，岂故作险语，破鬼胆耶？”曰：“嘻！”萧审之确，即跃之地，挥刃奔虎，遽斩之。姬惊晕若毙，客张皇，萧又斩之。仆僮闻声来，又斩二，而逃其一。视案有酒，立饮三大白，指溅血书壁曰：“杀人者萧灵威也！”书已，仍跃登屋，荒窜四顾，不知所之。忽昏黑中，有白衣人执莲花灯前引，随之行如飞。比明，视所抵已五百里。欲寻白衣人，不可得；唯灯弃荒草中，孤焰摇摇若将灭者。趋视之，非灯，竟朱提一铤，量之约四十两，俯拾，即以为资斧。日处旅馆，渐闻风声促，恐为捕者踪迹得，急易装更姓名过江。闻浙省天竺山菩萨最灵显，虔往焚香求忏悔。至则士女如云，比丘如蚁，然皆装模作样，无一真善知识。焚香毕，即小住山寺，发愿改悔，默求庇佑。学优婆讽诵，至虔至诚。偶游山岭破寂，视石洞中，有老瞿昙趺坐，目若瞑。见萧来，遽喝曰：“富豪强娶，何预汝事？”萧募听，如冰沃顶，恐泄其事，心意欲击毙瞿昙以灭口。僧大喝曰：“咄！白衣持灯接引汝，尚为仇耶？”萧骇且感，遽伏地，曰：“弟子知罪，大菩萨法力宏深，定能始终解我厄。”曰：“此处非容身地，盍为我寄书扬州金竹寺与铁方丈，彼处潜身三日，难即已。”因袖出一函，封其固，曰：“速去，勿回头！”萧崩角数百，持函即行。十日过江，抵扬州，遍询无金竹寺，心甚忧虑。不敢居城中，潜寓乡村。夜夕步月东关浮桥上，忽一僧打包来，僧维携灯前引，灯上大书曰：“金竹禅院。”略凝睇，神灯飘忽已东去，急趋而尾四五里，始追及，已在山谷中。僧问曰：“男子何所见闻而逐我？”萧喘息道天竺遇老瞿昙事，并示以函。僧曰：“我当谁，原是白衣豁棘尊

者。居士既远作寄书邮，盍随我归去来。”须臾达一大丛林，月色昏黄中，视钟楼经阁，瑰伟嵯峨。司夜行者，已行梆唱佛歌，声凄心肺。打包僧入白方丈，萧拱候丛竹旁，风篁烟筱，文秀。僧出，白方丈已禅定，留书案头，止客就寮房宿，明当晤叙耳。引萧之一斗室，雅洁无此。旋出夜膳，亦极精良。明日，并不闻传唤。往来缁侣，古貌古心，老稚妍媸，其类各别，然较之天竺皈依之大众，则似觉不同。住三日，是夜忽闻钟鱼梵呗声，若开大道场。潜披衣跋履，拟往瞻视。及至正殿，则其声顿寂，唯见满堂无佛像，满地铺氍毹，灯烛辉煌，男女裸体横陈，绸缪交媾，妍与妍偶，媸与媸偶，老与老偶，稚与稚偶。大骇。略转瞬，则又妍媸老稚互更，互为之偶，或鸾颠，或凤倒，或背成峰，或侧成岭，其态既浓，其声更昵。萧阅之，始骇继怒，不禁大呼曰：“如此昏昏，成何世界！”忽闻背后一人大喝曰：“咄！六合之中，六合之外，六合所成，男欢女爱。俗子无知，大声惊怪。”萧视其人，紫衣科头，面如满月，打包僧侍侧，呼曰：“此铁方丈也，萧居士其稽首。”萧心虽怒，而体不克自主，玉山遽颓，和南伏地。方丈挽起，携入所居，略略问瞿昙踪迹，谓萧曰：“顷之所见，乃佛家之幻景耳。智者见之，大彻大悟；愚者见之，可兴可起。无足惊诧。”萧不敢言。旋谕打包僧曰：“盍携去重瞻水晶域，当发菩提心。”萧辞出，见殿上灯火全无，人物亦杳，唯三世佛像，龕灯明灭而已。忽听鸡唱，传语送客。打包僧手采竹叶一丛与之，曰：“以此聊为居士壮行色。”萧领而藏于袖。送出门外，则迥非旧途，踟躅奔驰，明始辨路径，则已在甘泉山下。回顾袖中，竹叶已坠去其半，视所存者，金竹叶也。再入城询之，瞬已三年，而寺中仅三日耳。遂出竹叶货之，小负贩，大获，设骨董肆，家渐裕。一日，晤一女丐，携女行于途，见萧伏叩，曰：“恩公尚在耶？”萧审视，为当日难中人，急携回密室详询。云：“魏歿后，其子告官，捕得凶手如公状，斩之，其首落地而尸不见。妾义而盗首葬，甫破土，其首忽成荷花灯。官闻其事，亦不深诘。妾恐株累，挈女逃，丐于此者已三年。”萧更为述遇僧事，互感诧。遂以其女为室，事外母如母。旋投行伍，得功勋，仍以所易贾姓登刻章，官崇明守备。夫妇事佛甚虔，萧每怒，夫人低呼曰：“金竹寺，”辄敛怒为笑，见人温婉如处女。后外母死，盛补葬奠，送之殡宫，策马呵道归。忽于人丛中睹魏家仆，急携夫人不知所之。懊依氏曰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救，佛菩萨赏其义侠，故远导幻境以生之，且诡托秘戏以悟之。盖镜中之镜，瞳中之瞳，岂真地下有逋逃之数，世外有曲躬之树哉？至满堂须陀洹，齐化鸳鸯偶，是耶，非耶？幸勿当作火宅梵嫂一例看也。

崇明濒海处，烟波浩渺，仙灵往来。有大石郎者，幼孤，年十六，无恒产，为人家牧牛。青笠戴月，绿蓑织烟，时以短笛自娱，意亦闲适。顾嬉且勇，与群牧斗，无能胜者。然遇介属随潮以至，则扫而投之，不忍戕其生。所主之田公翁某，颇赏其仁厚。日卓午，与群牧徜徉于绿树间，或捉迷藏，或赌樗蒲；郎独抽尺八，坐避潮墩，吹无腔之韵，偷关山杨柳，指村舍桃花，自以为乐。少顷，潮怒涌，天地皆青，大蚌随一线来，泳游不去，宛为笛韵所羁。潮顿落，即胶滞沙际，屡翕辟，露光芒。群牧知中有夜光珠，议劈而取之。郎思害神物不利，诡云“海物通灵，刀斧莫斫，盍渥以沸汤则自开。”众善其言，竟起拾薪汲水，寻田家假灶突。郎待其去远，潜起推蚌行就海，祝曰：“苍茫贝阙，不少汗漫之游，幸勿再登陆，为若辈覬觐。”蚌得水，圉圉焉，洋洋焉，忽挟巨浪如山，俯仰作稽首状；海风忽狂，飒然遂逝。迨群牧以汤至，郎正假寐，物已子虚，叱起问何往，故佯惊作懊丧语曰：“神物化去矣，奈何？”众恍然，知为所赚，唾其面，亦不较。明年夏，时有青色牛，伤海边稻田，貌颇似郎之所牧。问之，不服，白眼争。遂告其所主，谗让之。郎嘿不辩，惟思所牧从未轻纵逸，何得蹊人田？会复有来告者，郎忿极，暮往其处，隐身以伺。翌日黎明，果一牛自海岸出，毛色极纯，与己牧却仿佛，惟顶生一角稍异。既而游戏沟塍，大肆蹂躏。郎暴起，将擒之，以塞人口。牛惊觉，反身遁入海。郎忘其为洪涛巨浪，尾而逐，视两旁之水皆壁立，牛所过成一白平坦道。里许，抵一处，峨峨府第，金碧辉煌。牛跃入，郎亦入。听管弦哀怨，内正开筵，执事者皇皇奔走，无暇他窥。庑下有隙地，乃掩身，穷异观。视座上一客类王者，佩陆离之剑，颌下飘白须。一客类大夫，古衣冠，沉静缄默，似抱烦忧。一客类儒士，然星冠羽衣，英致洒然，亦极尊贵。一美人类天女，明翠羽，貌虽艳，而凜凜若冰霜。主位殷殷劝爵者，则一少年郎，被服都丽。阶下歌吴聚，舞楚舞，轻能在掌，高可遏云。客询何节奏，对以水殿抛球，新续第二曲也。白须人亦扣剑作歌曰：“鞭平王兮，吾非不臣；云黯黯兮，奇冤莫伸。吴市吹，萧欲裂，潮怒不可折，心死不可说。”古衣冠曰：“相国尚有余怒哉？”亦攒眉蹙额而作歌曰：“天之险，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与丘陵；人心之险更叵测，朝为变兮夕为更。珠宫在水兮何其晶莹，坦荡荡兮日月自明。龙伯召我兮，佩菊与之兰襟。吊汨罗之万丈兮，臣心同清。”儒士笑曰：“大夫变新声，却骚韵，然亦哀而艳矣。某请和以巴里歌”。歌曰：“当年臣本寄书邮，谁幸三生结并头。怜煞秀才康了辈，水天漂泊几沙鸥。”群起酌以巨觥曰：“洞庭艳福，诚可羨也，然尚有袍泽之情乎？”言已，视美人无一言。咸询：“贞姑，可否按律吕，赐新声？”对曰：“请以珊管瑶笳，书二十八字，命

乐工歌之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须臾书就，阶下人歌之曰：“蓬莱清浅几成尘，门外野风愁煞人。三十六湖凉月里，珠光长照女儿身。”郎聆之，情不自禁，矢口大呼，曰：“美哉！凛凛之风，何其婉而厉也！”咸愕眙诧：“俗子何得犯宫禁？”少年郎呼缚付鳖丞惩治，武士出索，反接其手，将行，呼曰：“缚太急！”既而大笑曰：“不图石大郎死于此处，大奇！”少年瞠视良久曰：“君海牧牛之石大郎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我恩人也，何得作阶下囚！”叱解其缚，亲自降阶，执礼甚恭，曰：“仆非君，早为儿童戕矣。此龙宫也，某王世子也。前化蚌出游，听君雅韵，险遭不测者，即某是也。盛德隆情，久未能报。顷能不速，颇愜素心。”即引之登堂，遍与诸客揖，曰：“此伍相也，此屈大夫也，此洞庭柳真君也，此露筋真妃也。”郎茫然不辨云何。伍相云：“是子本天上水星之精，好与农丈人斗，得牵牛救解，旋以劾堕劫，归元之期非遥，世子尚宜调护。”客皆告别，郎亦兴辞，世子阻之曰：“君宜少安。”送客回，重与入座，问君何能来，以实告，曰：“能来不能去矣。适君所逐者，分水犀也，子非犀，则出门一步即死。”郎窘急，几坠泪，曰：“容请命于家君，或有法。”遽去。俄顷，持一大珠如龙眼者：“此辟水珠也。家君感子救某故，持赠。有此，入水可无濡首之虞。幸勿示人，恐有焚身之祸。子行矣，珍重此身，报德正未艾也。”殷勤送之出门外，果无投足地。试挥珠对水，奔腾浩瀚中，忽露一通衢，且平直，犹如犀之在前，瞬登彼岸。群牧咸惊。然大郎终不自慎，恒握珠走狂澜，既欲炫田以吓愚氓，不禁驾冯夷而驱海若。一日，抱一古铎出，上刻篆词曰：“大禹驱山之铃。”又一古玉，上刊奇字云：“秦皇塞海之宝。”他如鉴魑魅之铜，斫蛟鼉之剑，珊瑚树真有高六七尺者。人谓售之碧眼贾，富可跨石崇。郎哑然笑曰：“吾不能为龙宫之贼。”乘观者不意，悉举而投之，人皆恶其痴。尝有巨鼉出海翘首，目闪，即随之下。少刻醉饱出。人询何往，曰：“世子悬弧之辰，遣介士招饮耳。”众谋攫其宝。偶吹笛，倦而眠，六七辈募集搜腰缠。大郎惊醒，惧失信于世子，因珠入口，奋与众斗。众虽辟易，而珠亦滑入喉际，吞吐两难，遂鲠而死。乡人怜之，殓以桐棺，海畔。是夕风雷震震，翌已成一巨坟。明年海涨，复于坟下拥一沙岗，凡斥卤之地多坍塌，大郎坟独无恙。而潮亦至此止。死后且时著灵异，乡民即坟为祠。百里外浏河，素多海患，居民避波臣者纷然。时梦一神人，鹵薄赫赫，冠冕峨峨，白云：“我石大郎也，悯此处没于海，急迁棺，或可免厄。”同日而梦者百人，咸惊异，询崇明，果有大郎坟。请于土人，不可；欲盗其骨，更不可。祷者宿神座下，夜闻天乐大作，大郎车骑而至，呼其人而告之曰：“我有一蓑一笠，尚悬所主田翁家，迎而葬之，亦可免冲突。”翌起，往息某翁，视东壁后有小舍，数堆破败物，拨灰尘寻之，果得风

雨具，为大郎旧制。遂鼓乐迎归葬海口，如古名臣之衣冠墓，且筑如崇明之庙。工甫竣，水至，即遽退。两处春秋赛会，士女如蚁，香火如云，均称福荫。每至月白风清，居民犹仿佛大郎笛声与海潮相呜咽也。懊侬氏曰：犀牛逃遁，即耸身蹈海擒之，是何等气焰！海藏宝物，取而炫人，旋复弃之，是何等廉介！辟水珠至死不肯轻掷，是何等信实！豪哉，石大郎！何待捍潮御患，兼及浏河，始为之神耶？噫！冠裳中且不可多得，况牧豎乎？诗云：“牧人乃梦。”吾知其不为鱼而为龙。

马姓

金陵有林茂才，寇至陷城中，羈某馆，胁授伪书记。夜阑，听刁斗四起，悲从中来，不知此身作何究竟，又不知眷属有无存没，爰默诵《金经》不辍。久之，觉遍体清凉。一夕正诵经，闻窗外一叟呼曰：“林生林生，此时尚不随我三更耶？”三更者，贼语逋逃者名色也。生出户观之，一白发叟，布衣冠，古须眉，素昧平生，不敢多语。叟凝视生，曰：“尔病痴耶？”言已，径前揽生袖急走，飘飘若御风行。时城，鸣钲击柝，贼令森严；而叟所至，巡逻者若无闻见。至狮子山，挈生猛跳城下，若履平地。生私揣江口，若何飞渡。突一满江红大船停泊下关口；登之，叟急解缆挂帆，风瑟瑟，直指江北，盖叟即弄船人也。生入舱，见一男一女，已先在。男，生之同窗友也；女，生之邻家娃，素艳之而未能销魂者也。略寒温，生即瞑目坐，女频视生，秋波盈盈，宛似心许，若碍友不敢言耳。时夜色昏黑，山月坠江，闻友与邻女，时有调笑声，渐有褻声，闻之心大动，急敛神掩耳，危坐默诵《金经》。闻叟在后艄，鼓楫高歌，歌曰：“天风浪浪兮，江水粼粼；月山剑树兮，雪窖火炕。懦懦蠢蠢兮，虫虫情情；何者因何者果兮，絮絮萍萍。夜何其，夜向晨。人鬼有关兮，祸福无门。”生听之，益悚。远村鸡唱，曙色摇波，叟曰：“到矣。”林生出，此真州界也。“尔由此至扬州东乡，得生路，好自为之。”袖出一函与之，曰：“尔行十余里，可开看。”生崩角在地，泣求姓名，叟笑而不答。起视帆影如驶，顷刻若逾金焦，出海门外矣。急到仙女庙，果遇旧雨，挈赴淮安，团眷属焉。视其书，曰：“余本马姓，生平喜于苦海救人。尔能端正，不负吾意。两个小痴虫，故态复萌，可恶，已将他带赴东海去也。”生后入袁端敏公临淮大营，以军功保二千石，时以叟书示人，一夕，忽随风飘去，如叶，如蝶，如纸鸢，顷刻不见。

离垢园

离垢园者，东浙贾氏园也。贾名云章，字天孙，少颖敏。游庠后，累不第，遂治园辅，植花树以自娱。久之，痴于洁，屋宇几榻无纤尘，即藩溷亦时时湔滌。以“离垢”名园，以“襄云”命馆。联云：“米襄阳爱洁成癖，倪云林嫉俗如仇。”凡鼎彝书画，花鸟虫鱼，无不珍惜；破产觅之，亦所不顾。至戚属邻里，以急难告者，则闭门不纳。生子一，名浑，字许桥，弃儒学贾。每进几谏，不听，乃泣祷于神曰：“父有洁癖，百折不回；见嫉于世，恐生祸灾。伏乞神灵默佑，感甚。”贾知之，大怒。始詈继挞，乔梓寡恩。一日晨起，督僮拂几，帚过，碎定陶磁尊。怒鞭之，僮负痛，钻几下，几翻而砚山又碎。贾愤燥，索刃，僮遂夺刃自戕。其父告于官，许桥上下夤缘，私献秦凤爵，且厚殓僮，养其父，始罢讼。一夕与妻蓝氏酌，婢献羹，碗炙手，坠地碎。贾怒曰：“此供秦制也，尔断吾命根耶？”呼杖，婢惧而投诸井。许桥厚殓之，且召僧讽经超荐。无何，有同学友来访，询及收藏，贾出宋眉子砚以炫之。友呵气试润。贾恶其秽，刺刺不休。友稍讽之，怒以砚击友，几碎其颅。又以炙炭煮汉玉佩，火起，蔓延邻舍，风号焰烈，顷刻数家。许桥背父，婉谢厚偿，始无恙。妻蓝婉劝曰：“古人以洁为束身之范，君以洁为缠身之魔，若不改悟，恐随身皆荆棘场也，尚得为离垢园哉？”贾怒批其颊，妻痛哭。贾恒独眠，每欲敦伦，必看河魁，蓄温水；事毕，澡身更衣薰香，作种种恶态。是夕哀啼至夜，有美妇人自外来，曰：“姊姊冤杀哉，个男儿毫无一点情，侬见之，几欲坠唾。”蓝漫应之。又曰：“我与若游花园，倒好耍子。”袖出一圈示蓝，曰：“此中大有佳处。”视之，果有楼台花木，金碧陆离。遂对镜匀粉黛，整衣衫。妇以罗带系梁上，对妻再拜，回视案上，灯光如豆，户外鼻息甚酣，万种凄凉，逡巡自缢。婢觉，急告许桥，已不能救。抚尸号痛，死而后苏。贾知之，犹以衣袖擦宣炉，聊滴清泪而已。讬岳，蓝叟告宰，县役到门，汹汹如虎，呼号啖嚼；邻人来观，乱摘花果。贾目睹蹂躪，痛极失声。叟疑渠尚有遗之悲，又以许桥重贿，始忍而罢讼。然家道亦从此中落矣。烂铜碎玉，昔以重价购来，顷以廉资售出。炊烟渐断，仅剩荒园。贾鰥而子未婚，时作楚囚之泣。忽有客携短童来谒，仙风道骨，翩翩在门。迳入与谈，自言张姓无字，人呼为张老相公，渊博古今，尘谈霏屑。贾恨相见晚。许桥思留以慰父，以敝裘付质库，置酒篝灯，且留下榻。自贾之好洁也，君子恶之，小人诳之；富易为贫，朋侪绝迹。顷得张，不禁狂喜。久之，张唾落于壁，必怒于心；遗屐于庭，必怒于色。一日勉与坐，张之童又弄毙架上鸚鵡，怒遂不可忍。张曰：“莫怒莫怒，吾携君游一胜境以赎罪，何如？”不觉随之假山后，遇一石洞，倏而入，蛇行数十步，洞渐宽，路渐平，达于园，豁然开朗。苍松夹道，流水涓涓

，白玉为梁，幽芳作帙。两壁磨崖上镌科蚪奇字，似秦汉以上书。逾岭一重，又得古洞，薜荔五色，彩丝下垂。入其室，则插架牙笈，间以丝竹；炉香犹篆，帘波有纹；几上横琴，古锦为囊。贾欲解视之，张曰：“不可，此吾师所弹也。指误弦，必有天神下降，风雨疾雷。君既到此，不可不作东道主。”向内一呼，美人四集，琼筵甫设，醴酒已温。品味既佳，器具尤古。张以巨觥劝客曰：“较君家园庭何如？”吃吃而对曰：“远甚。”须臾美人歌舞，荡魄柔魂。张亦抽古剑示贾，曰：“此鹿庐七星剑也，君能舞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张逡巡敛袖，左盘右旋，寒光闪烁。美人更鼓冰丝，顿挫应节。忽闻剥啄声甚厉，一美人自门隙窥之，曰：“师长回矣。”众艳惊散。张变色曰：“君速随我后户出。”缭曲环，绝非来路。视楼阁最多处曰“琅环秘府，”藏金石处曰“证古斋”，藏经史处曰“辨理窟，”藏诗词处曰“游艺轩，”藏书画处曰“怡情馆。”又一楼，峨峨三层，上矗霄汉，第一层曰“与天为徒；”第二层曰“与古为徒”，第三层曰“与今为徒。”有小村落，畎亩参差，一曰“情田，”二曰“心田，”三曰“福田。”开富贵花，种吉祥草，沃功德水，培干净土。行逾数十高岭，峰峦迭翠，径坦且平，曰“心头方寸地，”“欢喜园”，“水晶域”，“光明藏”。金碧楼台，奇景眩目。突转一径，景物全非，凝神端详，已在自家园中，盖未尝出门一步耳。张曰：“今日之游，乐乎？”曰：“空中幻景耶？”曰：“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幻？以为真即真，以为幻即幻。真幻皆根于心，而不限以地也。”由是贾奉张如神明，家中所有秘玩，皆质之于张，张均鄙薄，一无许可。贾以为太过。曰：“君如不信，目前架上古铜象高六尺者，君以为何物？”曰：“满身铜翠，斑剥陆离，形制既工，雕镂亦古，的真秦铜也。”曰：“秦则真秦，君知秦人造此何用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女子溺器耳。尚高高供养，不几污秽杀人！”曰：“有何凭证？”曰：“象脊有铜盖嵌下，象四足皆有小洞，以火炙之，必有骚臭气。”已而验之，果然，张云：“阿房宫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门首皆设此物，足下即通暗沟，宫人欲溺，即揭盖解裤，骑而溺之。否则重楼宵汉，嫔嫱如云，何有此许多溺器？唯得此，始便耳。”贾由是稍悟，视收藏皆若粪土。一日，谓张曰：“洞中风景绝佳，迥异尘世。然楼阁已稍寓目，而钟鼎琳琅，必多而且富，未知能许俗子一饱馋眸乎？”曰：“不难，嘱小饮，当与君再往一游。”甫三爵，贾沉沉思卧，张忽拉之急走，曰：“前由正门进，后户出，今适旁门开，机不可失，盍急趋可进。”果达一处，日色惨淡，道路亦歧。张忽遇一故人，话良久，告贾曰：“君且略散步，仆随故人行。”行逾远，径逾窄，偶一失足，坠土窟中。鬼物钻集，曰：“贾某来耶？”挈之游地狱。泥犁十八层，宛然吴道子所画者，丝毫不爽。见妻蓝，项拖罗带，舌吐唇外二寸许

，婢仆被磨折死者亦踣躅至，齐声索命。贾正危急，急闻王者召，鬼卒引入伏案下，略讯三两句，王拍案大骂曰：“狗彘奴！外风雅而内刻薄，假清洁而真污秽，所谓狂伪鄙俚痴荡惑者，此也！”即命两旁牛头，押赴畜生道中去。鬼卒驱出，至一小园内，颇清雅，遍地芭蕉，茅屋如斗。内有红装女子，捧心娇啼。贾略凝神，鬼卒自后一推，惊醒，则身变作小猪，与老猪众小猪同卧粪汁中。闻人语呼云：“猪产豕雏矣！其数六。”贾心中了了，即以头触壁，狂呼不已，闻耳畔低唤曰：“醒醒！白日，大人即梦魇耶？”张目四顾，身犹在座，客与僮已杳，唯其子与病奴守于侧。架上鹦鹉如故，曰：“茶来，主人醒也。”乃泣告子，使人侦之，邻家栅中，果生六豕，一颠痫遽毙。所谓芭蕉者，庭中白菜一畦也。曰：“地狱已在眼前，奈何不悟？”遂以家政委于子，己则长斋绣佛，日诵《金经》，哀号忏悔。许桥娶恽氏，美而贤，能内助。生子二，皆聪颖。阅四载，家渐复。旋得窖金，力行善事，建种种功德，二十年勿替。两孙举于乡，泥金到门，贾犹捻珠讽诵。孙之同年辈，争市花草玩好以媚之，皆却而不受。是时，座客满堂，冠裳云集，贾忽扶杖而出，唏嘘曰：“吾一回头，尔济始有今日，吾不忘张公德也。拟于离垢园中，肖张公像，子孙奉祀，尔等愿否？”众应之。乃鸠工营造，不日告成。偶偕孙辈扶乩，张忽临坛，与贾叙旧好，请示名氏，乩旋转而大书曰：“张邈邈。”恽依氏曰：仙人之邈邈，正仙人之清静；仙人之游戏，正仙人之慈悲。不肖儿回头猛省，正不肖儿能寻快活，能讨便宜处。

陶庄

天长龙兴集之北，有感荡湖，烟波浩渺，水禽咯啁，颇称佳景。湖中央有土丘一坯，广可十亩。东为贝冈，蜿蜒起伏，田水四达，涓涓由东之西入湖，必经土丘过。登丘一望，视横冶诸山，宛在几席。而后面又有数十小培，可为靠厢。城阁台榭，遥为四屏；双桥彩虹，如张旗鼓，是真吉壤。惜向无人知，仅为耕农散牧之所。忽有客自江西来，毛姓峤名，方壶其字，自云“堪舆家”，馆于庐陇陶庄，宾主投洽。为人寡言笑，爱趺坐，间言休咎，无不奇中。然每午餐后，必芒鞋竹笠，放浪于山巅水涯，茕茕来去，至夕方归。又自弄小艇游湖上，必穷极烟水深处而后返。忽微疾，陶翁亲为侍汤药。瞬西风起，陶翁立制新衣赠之，不受，翁俟其寝熟，潜易其敝者。毛无奈，始衣之。婢仆侍役，礼或稍疏，翁必加杖责。毛感极，忽谓翁曰：“旅人飘泊承盛德，思有以报，未知翁意所在，欲贵乎？欲富乎？乞示我。”翁曰：“能富即贵耳。”曰：“湖中有佳处，可为阳宅，子孙徙而居之，可富数百甲子。”翌日，偕翁放

船去，为指示，即是丘也。翁归，即以重资购成，四周水田亦在其内。呼工庀材，倩毛诶吉点向。毛蹙额曰：“翁知鄙人毛遂之意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仆自知命宫，往后有三十六年磨蝎运，恶曜所照，数不可逃。若家居，尤颠沛。顷为翁卜筑瀛第，成则翁富，富则地灵怒，鄙人必丧明，终日黑摸索，谁为给衣食？翁长者，能谕子孙不失信乎？”曰：“是何言？仆即瞑目，当立遗命，违者堕泥犁”。毛喜，即为营造。上梁日，毛犹与翁闲话，曰：“若为竹径，若为荷亭，便不负诗情画意也。”言未已，忽睹日边有黑子如弹，声铮铮自西来，倏忽大如鹰隼，遽扑眉宇，毛大呼倒地，扶起视之，二目已盲。由是坐卧行动，常在一室，饮食供养，精于平时。翁长子次子，均于是秋文武同中式。翁益信毛。时于柴门倚仗，看湖天水月，倏然出尘。忽睹前岸有火光，若青磷之乱舞。然火有焰，而光有芒。问毛，曰：“试往掘之，必有得。”如言携畚往，果得窖朱提十二瓮，遂大富。长次两君，欲赴京兆试，毛颇阻挠，不听，公车北上，竟中进士归。翁犹如故，而其子竟不能不心焉疑之。长君旋以太守，次君亦以都司，出仕五六载。翁病笃，呼两子弃官回籍，宦橐甚丰，陈骡纲于庭。翁唏嘘曰：“尔辈知从何始有今日耶？”曰：“大人德荫也。”曰：“非也，此毛君之功。我死后，尔辈积德累功，以报毛君，更事之如父，较重于寻常父执，则地利可坚。倘礼衰即以不孝论。”两人泣受教，翁更托孤于毛，宾主嗟叹。翁卒，二子守制于家，颇事声色，作威福。毛谏之，不听，即亦不再言。而礼竟从此缺。毛枯坐团瓢中，闻厅事酣歌快舞声，詈挞奴仆声，颇不耐。忽又闻两三小童唱曰：“瞎子瞎零丁，吃了多少死苍蝇。瞎子瞎鹿渎，吃了多少钻蛆肉。”心更厌恶。一日，有斗鸡误落藩溷淹毙，次子谕即弃去，长君立命以陶器就火燔熟，为毛午餐。餐已，雏婢来问曰：“先生食鸡汁甘乎？”曰：“味犹是也。”曰：“得味外味乎？”毛知有异，婉询婢，婢缕述，知大郎之恶作剧。嘱勿语，收匕鬯去。由是毛心顿寒而辞色不露。唯命环第四周多种桑，询何所取，曰：“寻常青鸟，只知此处为横冶入湖正脉，沙岸回环，辅山道向，不知此名‘龟趺穴。’植以树则绿荫参天，如龟盖之生绿毛，贵不可言。”两人信而从之。植甫年余，地忽震动，举宅惶恐，毛遽以手抚匡床，呼曰：“误矣！”询之，曰：“吾妄言，言非公子所深信。盍掘中堂地二尺，可得一断碣。”如言掘，果得。文曰：“形则龟，体则瓢，葬者汉将军，破者江西毛。”字隶体，苔花绣涩，短石如砖。述于毛，曰：“公子无恐，有仆在，襁之尚未晚也。”遂扶之，步第之左右，口嚼土花，辨味而定穴者四，曰：“盍急穿深井。”又于第后植杖画地如人字，曰：“盍急浚小沼，如是，则老元绪当长相守，富贵可万年。”工甫竣，毛之双瞳忽开朗，遂揖别曰：“二十余年坐承豢养，心甚不安。幸天佑盲瞳复明，从此天涯海角，或

有晤时。”欲挽之，已飘然徒步行。毛去，彘彘一身，资斧断绝。行至来安山中，有小庙，距郭近，神佛抛露，众丐居之。毛谓丐曰：“尔等能供养我，我能为尔等造命。”众丐争应曰：“诺。”即洁后殿一笏地以居毛。各出乞于村市，归以洁者奉毛，甚殷勤。年余，丐中有黄耳小犬病癡毙，毛命醵钱市小棺，并小衣冠殓犬。各披麻执杖，号泣如生。毛于庙后点一穴葬犬。讵葬后，众丐心顿明，渐知愧耻，忽泣曰：“蹴嗟来，何其难堪乎？”遂改习织蒲，或小负贩。渐得利。不二年，丐俱化为小康，各于近村营家室。不忘毛德，争供养之。毛曰：“尔曹曩以庙败，渎神已甚，盍再醵资略修葺，吾能使庙兴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毛为之开巨牖二，接南山秀；开土窖一，泄北阴煞。置笠筒，集笠诗，而神亦灵显。车马纷纷来报赛，卖茶卖香烛者，环居成村落。又来高僧主席，缁衣白足，不下百人；画栋雕梁，晨钟暮鼓，成大精蓝。是日，正集众善信，开道场，毛亦合掌念佛。忽有香客，云自龙兴集来，凝视诧曰：“公其陶庄之毛先生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客遂缕述陶庄事。陶自毛去后，不两年，被盗，遭祝融，罹冤狱，家业顿倾。两君削职，已物故。庄乃废为丘墟。子孙式微，不知何往。毛泣曰：“吾以一念愤，不几负吾死友乎？”众益审毛之术神，富家大室，争来邀致，而毛已杳矣。至今陶庄一坏土，尚无居人，四井亦湮没。耕者掘地，常得古砖，上有古钱文凸出，并造砖工人名。细玩之，果墓砖。噫！术人之神，正术人之可畏也。陶君忘父遗命，凭天理亦不克昌，岂待术人之穿凿而后败欤？

十丈莲

余乱后售书卖画，时客于古淮阴市上，每聆里巷妇孺啧啧道吴贞女事。顷又幕游磁水，晤胡君少瑜上舍，详述贞女之生死崖略，辄口凿凿，泪涔涔焉。吴贞女，清河人，其父讳慎裕公，儒士也。贫为当道佣书。母夫人素敦坤范，夜梦口吞莲花，而生贞女。父歿，女方髫龄，终日寡言笑，操刀尺，习女工，幼许字同里徐氏子。念父歿，而夫家亦贫，且构家难，以至女年二十有八，尚未行亲还礼。徐氏子旋以瘵歿，撇堂上白头。母素审贞女贤，秘不以讎。女晨起，忽哭告母曰：“徐家郎其殒谢已乎？”问语何不祥，曰：“梦有儒衣冠拜于门外者，非耶？”母已审噩耗，不禁失声，泣曰：“诚如儿言，奈何奈何？”女自起，更衣，走哭于徐氏之门。母不忍钳禁，听其去。姑见之，益凄惋惶惑，不知云何。女先拜其姑，始哭其婿，周旋中折，哀毁莫生。行路者过门闻哭声，莫不步为止，而涕为坠也。姑俟其哭竟，忍泪告之曰：“吾无福，负此贤妇，天也命也，夫复何言！然儿之哀衷已申，其即遄回瀛第乎！”女

大声曰：“儿无状，未克侍亡者，供含殓，罪戾滋深。今既登其堂，奠其主，妾身分明矣，更何归焉？”姑曰：“吾亦贫也，未亡人行将为殍，再添新妇，能吸风为活耶？”曰：“儿不敢以口腹累母，十指尚可谋生活。诚以亡者遽凋落，失温清，抱罪九京下。儿既延残喘，敢不代厥职补幽恨乎？”姑又曰：“儿诚贤矣，其如母夫人者，亦孀孤无依何？”曰：“是惟赖吾姑之慈悲耳。”于是体贞女乌私，使往来朝夕，兼定省焉。女刺绣雕绘，宛转如生。人得其佩囊等物，则珍袭之以为宝。有怜而予以倍值者，女必却之，曰：“吾不幸为女人身，又失所天，是前生因，尚敢取非分财，贻罪戾乎？”人益义之。求手制者，门外踵为接。然由此劳悴，目几失明。一夜梦天女，冉冉降中庭，以丹授之曰：“吾天孙也，怜子贞孝且有疾，携奉神丹，子其吞之。”女视丹，圆如珠，灿如火，再拜袷衽而后服。神女去，女自觉心遽安而疴若失。翌再买丝挑线，功倍往时。逾数年，姑又病，女衣不解带者数月。殆弥留时，笑谓女曰：“吾不幸有殇子，何幸而有贞妇耶？吾年来得汝调养，胜于若在时也。今已矣，行将告尔舅尔夫于地下矣。吾儿幸依阿母活，毋以我为念。”言已，目遽瞑。女毁瘠号痛，泪坠成冰。其母恐女殉，预往防闲之。女泣邀四邻坐堂上，奉母坐屋隅，稽首曰：“吾夫死，吾姑又死矣。族无接续之绪，家无期功之亲，留此数椽，下及什物，何所用乎？拟乞诸长者，代为全售，为吾姑殓葬费用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遂尽以其资，营斋奠，就窀穸。事毕，女向母拜别，意将雉经，母急抱而止之曰：“儿无姑，尚有母也；儿再死，则我之数根穷饿骨，交付伊谁耶？”由是女始大归，永作依母计。清明寒食，则以一盂麦饭，哭于徐氏墓道。女每号恸，长河之水，则呜咽不流。其族叔某，时劝女再适，女大声屏逐之，不容其刺刺语。旧居老屋，为秋风所破，修葺殊难。时河北中大王庙比丘尼某，亦以名媛披荆，素精戒律，永谢俗尘者，女与谄熟。且先有嫠妇刘姬，亦因前妻子不孝，携己生一幼子、一幼女居焉。素多苦行，遂奉母行侨寄。尼曰：“一食清斋，颇为不乏，且踵余忏悔可乎？”诸女伴针黹之余，更习讽诵。双柴静掩，灯花寂然。至咸丰十一年，捻匪猖狂，由东鲁席卷而至。时正上元节，大府方衔杯看鳌山灯，听钧天曲，不为防。万骑沓至，官吏始鸟兽散。邑之民遭焚掠掳杀，惨何可言。越三日，贞女辈尚闭户不深悉。会里有被胁者，登垣告之。尼出，果旗帜遍山谷，鼓角作哀音，归急扃其扉，曰：“贼至矣，奈何？”女从容整衣履，跪求母训。母瞠视良久，曰：“若辈犬羊肆淫毒，我且不忍见，况汝乎？行行，吾其从汝志。”刘闻之，亦携女出。已同至浅水，见幼子方徘徊岸侧，刘呼之曰：“儿来儿来，儿生必虏，即免，兄嫂亦不可久居，盖相从地下。”儿果奔至。尼见之，抚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，是方不愧清静优婆夷也。”于是六人一齐投水死，此胁从者所亲见也。贼

，邑之人士闻之，虽未请旌，莫不曰“贞女贞女”云。又数年，一皖南士人，偶至贞女死所，临流瞻眺，忽见一美女子，哭立水面，风鬟雾鬓，仪态万方，手捧赤莲花，冉冉行且歌，歌曰：采莲复采叶，骨似寒冰心似铁；犹记湘垒毕命时，鱼不敢吞，龙不。采莲复采根，生为贞体死贞魂；既与菟独又寇乱，生之杀之天地恩。采莲复采藕，纓络垂珠大如斗；精卫衔冤不敢啼，犹向重泉携母手。采莲复采干，苦海苦海有彼岸；生亦死兮死亦生，太息重呼诸女伴。采莲复采花，彩云一片唤朝霞；金银珠宝有宫阙，帝许贞魂去作家。士人方痴听，忽土人有素识女者，遽呼曰：“此吴贞女耶！”女遗花而杳，亭亭植水面，长可十丈，光烛云霄，移时方乌有。懊依氏曰：莲者，根劲直而污泥不染，子倒垂而苦心实多，净品也。非九死不回之贞女，谁克当之而无愧也？歌虽近幻，而辞则近悲，作泡影可也，作谏词亦可也。当其月帔风裳，亭亭出水，岂自炫欤？亦以愧夫世之为人臣子，鸳恋其位，橐饱其禄，大变当前而贪生怕死者。

古泗州城

吾乡泗州城，沦为洪泽湖久矣。土人云为大禹命庚辰所系水怪巫支祈逸出为害，此无稽也。州城之沉乃明末事，其时画士恽南田正寓僧伽禅寺。门前一水环绕，出入须楫。时已四十五日雨，淮流七十二道山溪之水，全归于此。童谣早有“石龟滴血泪，要命上东山”之语，恽甚忧之。夜静，偶闻神鬼满堂私议，曰：“时已至矣，乞施行。”神曰：“尚有一僧一道未归，一主一仆未出，姑须臾。”恽披衣起，殿黑无人，知水厄至，急呼仆起，携随身文具，仓皇拔关出走。过渡，见庙僧携杖打包归，曰：“先生何往？”曰：“吾有急，须登第一山耳。”所谓第一山者，盱山也。主仆踟躅，甫逾岭，天遽明，回头一眺，则白茫茫一片水国，成巨浸矣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沉沦已数百年，从未出现，惟阴雨中，时有雉堞排水上，台榭人物，如蜃气馥成，盖幻象也。咸丰六年大旱，湖涸而城基出，好事者舣舟步入，则官庙宇基址，尚觉依稀；路石女墙，犹存其半。又有半塔耸高处，啮缺非常，闻即僧伽禅寺塔，南将军乞师贺兰时所射者。人取其砖琢砚，甚古朴有致，惜砖质不能细腻耳。有陕客乘舟经此，天暮，见有大滩，即系而止宿，实不知其为古泗州也。夜静月如昼，客舍舟登岸，独行破寂。忽见高处有城垣，门半掩，悄睨之，中有灯火，人物往来，贸易若夜市。客本贾人，见之心喜，掩入，随步所之，见各家门户悬有灯彩，生涯，尤为纷攘。然已掩其旁，人若不之见；试攫其物，人亦如不见。大骇。视茧布贵重者，攫而怀之，急向西。又见一家门微启，孤檠若灭。潜入视之

，则一家男妇，皆支颐卧，唤不应，视妇貌酷似其妇；男子貌又酷似己。以为貌偶同，不之异。睹架椳藏银处，并无封志，启之则朱提满焉。心艳之，急取二百金置怀袖间，余仍闭诸椳，并代掩双扉出。见人家灯火渐阑，市渐散。恐闭城，不敢逗留，趋出登舟，倚枕骇异，旋入黑甜。比醒，则舟子已先起，晨抵盱眙矣。视所攘茧布，已成泥淤，杂芹藻成饼。视所怀朱提，则翘边细纹，的真宝物。唯其色暗淡，水花苔几满。私以昨宵宿处，询舟子，约略言之，云其中绝无人烟，心更惊怖，不知所云。秋后回陕，偶与其妻言之，妻曰：“大奇，妾于某月日夜梦至一城，与君一处卧，甫交睫，君忽起，开椳怀银出，妾惊异，尾之行，君忽不见，妾心汗涔涔不已。”盖其妻入梦之夜，即此客人入城之时，默忆旧游，丝毫不爽。又盱眙向无大圣庙，大圣者，即僧伽也。粤匪窜后，当道者谕揖修考院。工竣，尚余三千金，公议建大圣庙。上梁日，适朱学使考毕，亲诣拈香，鼓吹喧阗，冠盖云集。忽一渔人捧一古铜鼎送庙来供养，云昨宵见湖心有光，一网举出者。洗涤审视，口内有篆文，盖唐时僧伽庙中物也。学使大喜，亲为其文纪其事。懊侬氏曰：俗云：“钱财通性命。”此公隔世，犹重到故居，亲携阿堵而出。观此，益信其言之不诬也。而蜃余沙碛，市井何来？眼底烟云，门庭依旧，又何故与？佛云：“如梦幻泡形，如露亦如电”。明白了当而言之，惜世人不悟耳！

独角兽

兴化有丐者，乞食廛市间，观者围之如堵墙。余曾亦趋视，盖其人顶生一角，矗正中，根束短发如毛，角首微锐而梢，朽如蠹啮。人争问讯，泫然曰：“余非生而戴角者。幼不肖，动辄忤双亲，攫资宿妓，家贫，双亲啖糠而已，犹携酒肴就妓家食，尤喜煎炒脆炸，浓汁厚味。亲死，以芦包葬东郭，甫归家，正遭回禄，屋宇什物，一时煨烬。贫不能耐，则于亲族友党中唆是非，挑械斗，兴词讼，己则假为调停，攫鹬蚌利。是年，年三十有二，忽病，自分必死。数日，颅肉痒甚，抓挠肤裂，紫血涔涔。突一角出，如笋掀泥。自顾镜中，己似神羊。而奇痛不可忍，呼号床第间。十余日，忽梦一神人告之曰：‘尔思病从何来？角从何生？曷言其故，痛自己。’寐而自省，试以己之罪恶，于人前姑言之，痛果已。顷年已六十，如故，一日不言，一日便痛。”言已，唏嘘泪下如雨。人怜之，多施一文钱，由是得无馁。乡中小儿，偶摩娑其角而动摇之，便哀呼诵佛号，白云：“兴化东乡人，无名氏，惟号独角兽。”余戏为摹小像，赞云：“彼何人斯，乞于东郭；身未披毛，首先戴角；春笋怒芽，上指寥廓。其身犹人，其心则兽。兽耶人耶，峨峨穿透。地狱人间，黄泉白昼。

非獬豸冠，亦非角端。饶鼎不铸，山经不刊。好角逐者，暮见心寒。”

夜雨秋灯录 三集

清 宣鼎

卷一

先觉僧

朔平陆太守，浙人也。其恭人好佛，得一玉大士像，至诚供奉，持诵《大悲咒》甚虔。中年举一子，自幼茹素，三四岁，随母礼拜，诵咒则喜。使之入塾，则瞑目枯坐，父师以其幼也，未之责备。八岁时，太守强其食肉，大呕尽吐，即心厌尘凡矣。窃母白金八十，望五台而逸。相距不远，竟日而至。向僧礼拜，求为剃度；僧不知来历，何敢收之。乃遍拜坐禅者。内有游方和尚，同乡人也，悯其幼小无依，愿为带回故里。苦求为僧，相携至天台；求善知识，为之摹顶授记，赐予法名，曰先觉。师问之曰：“浮屠之学，不出教禅二端。所谓教者，唯识宗旨，即三藏佛经九千五百卷，以持诵而论证果者也。所谓禅者，东来初祖达摩大师，宏教外别传之旨，不立文字，而见性成佛。其后派虽分五宗，不出静定而已。汝愿何学？”先觉曰：“弟子不识字，何必受文字之障，愿归禅门。”乃授以秘密法旨，守之无失，唯精唯勤。至十八岁，能入定数十日，历受三道戒，得衣钵度牒，别师外出云游。至武林之灵隐寺，遇异僧溷迹于火工者，遇人不言不笑。见先觉，邀之入室。自言原大唐时人，历今千余岁矣，立愿食亿万僧，而后圆正果，是以在香积厨作食。且曰：“我与汝有前缘，故告汝，此非栖息之地，以北去为善。”先觉求其指示，则曰：“我除执爨外，无法可传。”乃别去。先觉遵其教，欲去，忽遇旧仆再拜曰：“公子何往？先尊与太夫人，自失公子后，悲痛甚，四处招寻。逾五六载，相继而逝。大公子扶柩旋里。缘先太尊在日，曾为公子聘冯御史女，今已及笄，催完姻者屡矣。大公子遣奴辈多人相觅，小人幸遇，必请公子同归。”先觉知父母已过，大恸几绝。随家人回见乃兄，劝之易服毕姻。谓新妇曰：“我与汝了此一段姻缘，数乃前定。但我已证罗汉果，不通人道，留此无益。我从此行矣，去留由汝。”新妇亦不挽留，曰：“我知之已久，亦将皈依佛法。”先觉授之以禅，乃携母遗之女大士像，不别而行。北走燕山之西域寺，爰其岩洞幽寂，扶藤而下，面溪背壁，趺坐于中。日有寺内人来给食。坐逾两载，功益精进

。忽闻车轰雷吼之声，山谷振动，见大蟒探首欲相食。先觉宁神静摄，听之而已。顷刻无蟒。次日复然。自忖此地缘满，故妖魔起，遂入都。经历各寺，未遇高人，终日静定而已，眉目间光华灿烂，迥别凡流。诸王与公卿，见而异之，共保举入万寿寺方丈。坐年余，复布施万余金，曰：“此势利地，非修真所也，不可堕落。”乃封其金于库而夜遁。爰朝五台，出嘉峪关，历西域，寻访佛迹，到人所罕到之处，无所遇而还。游终南山，遍拜诸寺。金云在山之阳，其山阴，相隔黄流，望之，树木阴森，无敢入者。即有好事之人，去亦不返，相传为栖真之所。先觉欣然愿往。或阻之，不听，携带干粮，渡河而入。见古木万株，参天覆地，高皆数寻，枝叶相接，其下朦朦胧胧，微可辨路而已。先觉由之，日则攀葛结藤，夜则调息入定。约行七八日，始出树林，则现奇峰叠障，千态万状，或以高，或崭而削，或以幽，或崎岖而险，径路盘曲，似有人行者。复数日，出山坳，则势更，莫穷莫尽，然皆秀色可餐，无虎狼恶兽患。遥望山腰，时见石龕，隐隐有人趺坐。第四面峭壁，无路可通，不知从何处登也。先觉呼之不应，膜拜之，亦不答。又无水可饮，虽闻潺潺之声，而溪皆深邃，不得下，乃有退心。迎面一古衣冠道人来，先觉欢欣相接，牵其衣裾而拜，尊之曰“大仙。”其人笑曰：“予凡夫耳，焉得仙？仙人肯使汝见耶？”相与就石凳共坐，叩所从来。其人曰：“予世居越国，徐姓，秦皇时为役夫，是楚汉纷争，投楚而卒，乌江之败，逃入此山，不复出矣。”先觉告以渴甚，乃身解佩匙，即于石山挖之，得水与饮。清凉渗膏，连给二匙，收藏欲去。先觉曰：“弟子尚未足也。”其人曰：“不但汝渴已已，即不食亦无碍矣，何必多饮。”先觉犹持裾不释，哀求超度。其人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非汝师，汝必欲度，不见前山又有人来耶？”先觉回首间，一阵清风，绝裾而去。手中仅留青蓝布一握，其人不知何往。乃以布裹所携之玉大士像。自饮石髓后，觉身体益轻健，不食不饥，日行四五百里。遂出终南，游山左，不复反。或曰“在青菜之间，山深不知处耳。”

华疯子

江右华三祝，幼名多官，其父母晚年得之，溺爱过甚，听其所为。读书不就，亦不事别业，终日游荡而已。听鸣钲开道者过，随之入衙，观其升堂理事，骂人捋人，皆不敢违拗，心甚艳之。于是归家演习，亲友俱以疯子目之。逢人则问官何来，有诳之者曰：“官易事耳，但须北京去见皇帝，求之即得。”乃窃其父金数两，往北逸去。至浦口，一无所有矣。遇官舫之赴楚者，觅纤手，昧然应募。日行百里，唯问北京何时可到，众皆知其疯，皆玩戏之。惟官

舫中一叟，屡目顾之，周其衣食。一日，遇飓风，停泊河畔。华在小庙檐下坐卧，忽叟来邀之入庙，密语之曰：“舫内之官，是吾子张某，其貌与汝无异，即至亲亦难辨认。以吏员铨得楚县尉，至楚赴任，不意昨得暴疾卒矣。我与眷属，贫不能回家。依我计议，可将汝衣，与我子互易，汝承我子职，官中所得，割半均分，则两全其事矣。”华如其所愿，痲疾顿愈，是夜潜相易换。明日，舟子唤疯子，则见其倒毙于路矣，叟为买棺厝之，遂赴任。分衙署为两宅，与眷属各居。嫂事张妻，叟为经理出入。荏苒三年，各分得千金。忽闻新太守莅任，探知为龚姓，系华氏姑母之子，以科甲由部曹出守是邦者。难与相见，然在其属下，不敢不谒。是日，以张姓职名入见。太守睹其状貌，核其履历，心甚疑之。入见太夫人，言其故。太夫人泣曰：“尔舅父仅有一子，不知何往，吾亦欲观其貌。纵非真者，藉以解渴想耳。”太守唯唯，立命传见。华俯首攒眉，置身无地，惟有叩首而已。太夫人命仆扶之起，详加体察，曰：“是吾侄也。奈何勿认？”华益惶恐，曰：“野鸟何敢冒凤。貌相似者，自古有之；孔子阳虎，圣狂不类耳。”即告退。太夫人未能挽留，目送之，将出门，忽呼其幼名曰：“多官儿，安在耶？”华闻之，不觉回顾。太夫人即使仆婢，群拥之入，作色视之，曰：“汝是吾侄华三祝也，何得背父母，瞒亲戚，好官自为耶？”华窘极，叩首，曰：“非也。”太夫人曰：“吾自呼多官儿，何劳汝回首？再欲强辨，吾命汝表兄以官法治汝矣。”华至是无奈，直陈始末。太守骇曰：“此事性命相关，弟奈何为之？其速回乃任，与张叟交割，我以公事参革弟，即嘱张叟代报病故，潜回家乡，我为弟以真姓名别纳一官可也。”华从之，得以父子团聚，保其首领以歿。

补骗子十二则

京师某王，因公受罚，缘是致贫，众所知也。时值创建大寺，布施已成，唯乏殿材，匠人各处购求。乃有随官服食者，登大匠之门，告曰：“我为某王府四品护卫。今王当窘急之际，欲货其殿廷旧料，易以轻巧之木，冀得余资以济急需。”匠知王为开国勋裔，其府第皆梓楠为之，欣然愿售，约日往观。其人以亲王名柬至王府，告门官曰：“我为某王护卫，今王欲新殿廷，慕府内规模宏大，谕我带同匠人观之，以便如式构造。”王许之，乃邀匠人入。指点其梁楹，筹度其丈尺，详细阅毕，偕至匠寓评价。其人曰：“先王成此殿，费十万金，汝愿以若干售之，不妨明言。”匠人曰：“材料已旧，大而无当，将必改为小用，不过万金而已。”其人故作不愿。往来数次，曰：“王今无奈，姑以售汝，当在某庄立券，汝先往俟之。”是日，朱轮华毂，王果至庄。其

人为前驱，带匠人入庄。王南面坐，匠跪请书券。王颌之，命从官书就，亲笔签押，先索定契银三千两，余俟折换之日准算。其人偕匠入城交银，并索费，亦先给三百，约日而散。至日，大匠带人往拆殿廷，门官拒之。匠告以故，门官入白王，王召匠人，仰观王貌，非前日之人也，知为拐孩。无言而退。有衣冠华丽者，乘车带仆至质库，脱金手镯二以质钱。掌柜人细阅之，黄赤无伪，称各重五两。问所需，京钱五百贯，掌柜人还之；其人让至三百贯。北地尚钱帖，如数给之而去。旁一丐者，脱其破袄质二十贯，掌柜人叱之。丐笑曰：“假金镯当钱三百贯，我袄虽破烂，尚非贗物，何不值二十贯耶？”掌柜人心疑，复阅其镯，则已被易包金者。问丐何以知之，丐曰：“此有名骗子手，我知其寓处。”掌柜人愿给丐钱两贯，偕往寻之，至寓，果见其车在外，丐遥指其人，得钱脱身去矣。掌柜人入寓，则见其与显者共饮，未敢喧哗。因寓主通其仆，唤之出，与之辩论，其人曰：“物既伪，何以质钱如此之多？明是汝换我也。”互相争执。显者闻声邀二人入，笑调其人曰：“我辈宁吃亏，勿占便宜，不可与市井之徒较量，有失官礼。足下钱尚未用，何不还之。”其人似不得已，委屈听命，乃以原钱帖赎还二镯，掌柜人欣然领去。至晚至钱局取钱，则已取去。出其帖比对后帖，系好手描摹者。复至寓，则去已久矣，丐亦不知所往。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，其子不知所之。后京卿出为方伯，入庙行香。其时府县以下，侍应者数十员，士庶环观者数百人。突有衣冠破烂者，至方伯前，长跪号哭曰：“儿情愿改过，任凭父亲处置，再不敢稍有违犯，伏望收留。”叩首无算。方伯细察之，非其子也，大怒叱曰：“何处匪徒，敢冒吾子，殊属大胆！”飭役加以縲继，面交首府问罪。首府带署讯之，其人供称，前因不好读书，不受训饬，偶有触犯，被逐在外，只求为之挽回，情愿奋勉用功，不敢稍惰，有负恩隆。首府请之家世，言之凿凿，且察其神色悲惨，语言明爽，似非作伪者。试以学问，亦能作文，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。留之府署，易其衣冠，公余为方伯委婉导之。方伯曰：“实非我子，若无为匪情事，任君遣去可也。”首府归与众官议之，众皆请见其人，问其志向，则凭拜涕泣曰：“父性严厉，已实不才，唯有回籍应试。倘得功名，以赎前愆，恨无旅资，奈何？”众怜其志而哀其遇，遂为资助数百金，送之去，而以责逐复方伯也。后闻家人言，始知伪而非方伯子也。越人倪某，世习申韩，由幕而官，去官复幕，在保阳待聘，住旅寓有时矣。迫切钻营，无微不至。是年冬，寓中内厅宅，有人来往，章服华焕，仆从趋跄，往来之客，络绎不绝，似皆宪司之纪纲也。倪询其仆，知为大名府总司阍，奉本官命，来省置办衣饰，为少君完姻，并延访善于刑名钱谷之士，以辞旧友者。倪探得其情，即具衣冠往拜。其人稍闲，即与盘桓，竟成莫逆。知其性情慷爽，而目不识丁。一夜，漏已三

下，突有役来，传本官谕帖，催其人归去。其人得信，叩倪寝门而告之，曰：“请先生起，烦为一读来书。有役守候，不能待旦矣。”倪起而诵之，不过因办公乏人，谕令速将什物置妥即去；并旧友辞定，所访之新友，必须于开篆以前到署等语。其人踟蹰曰：“办物不难，访友非易，先生意中有信托之人乎？”倪遂自述其历就州县，助其东人升迁者不一。其人笑曰：“吾以先生为记室耳，畴知申韩妙手，近在邻居，而犹外求人耶。”即请代某廩复云：“以千金订定倪先生，俟各物办齐即回，不敢逗留也。”倪为书就，交役竟去。次日，其人送关书聘仪来，请安侍立，不敢抗礼。其仆从咸来叩喜，倪大悦。扯其人入坐，曰：“相好在前，既承不弃，断不可以常情拘也。”其人称谢侧坐，告以首饰尚未造完，俟工竣先归，当遣车奉迓耳。又数日，见倪似有不豫之色。倪惶然叩故，其人曰：“贵乡亲某号缎局内，看定货物，不过偶挂数百金耳，艰持不舍，何其吝也。”倪曰：“方侏恒情，何足怪者。我与素识，代为作保，虽千金亦不靳矣。”其人曰：“如此固好，恐先生未之真信耳。”倪曰：“忝在同署，尚何疑，是足下多心矣。”即偕赴缎局，所定之物，实千余金，仅付百两，余皆挂欠；故未肯与。然局主已访得大名确有姻事，及倪就其幕。故倪至，殷勤款接。其人笑曰：“尔铺主不我信耶？请以先生为质。明年来请先生时，其价原车带到，决无贻误。”倪亦言其就事之故，愿力任之。局主欣然交其货物，给其人满载而去。次年，俟至春仲，无车来接。局主怀疑，邀倪同往大名。问司阁，并无其人，亦无易幕事。倪归，货其行李以偿铺帐，悔恨无及。江右某宰相，保举其门人某为江南中丞者，某感恩戴德，思有以报之。适相之次公子，以书来干谒。中丞见之，其人少年倜傥，应对如流。缘书中有告助意，问其所需，以二千金为请。中丞允之，请与盘桓，则以父命迫促为辞。及回拜，则见其巨舫悬旌，行李仆从，莫不炫耀。中丞意师相素尚俭朴，而其子不类，心有所疑；其幕中有同门某孝廉，以疑质之。孝廉曰：“某公子，予幼曾见之，今相隔有年矣。”出其所书与扇，中丞观之，楷法挺秀，笑谓孝廉，曰：“明日我宴公子，屈阁下作陪，面索其书，则真伪立辨矣。”乃设席请公子。公子来见孝廉，先呼曰：“兄台相隔多年，尚识鄙人否？”孝廉不能辨，唯唯而已。中丞出纸求书，公子欣然允诺，命仆研磨，其仆面赤手战，目视公子，公子吟哦联句，提笔欲书，忽掷笔叱仆曰：“盍去诸！彼慢我矣。乘我有所干求之际，故索我书，彼乃以卖字之文丐视我耶？”扬长出外，登舆而去。中丞追送之，亦不回顾。中丞自悔鲁莽，具黄金二百，至其舟中谢罪，强之收受而去。未几，又一中堂之幼子来，与前人名柬相同，并无书札。见之，则朴素暗淡，恂恂儒雅，使孝廉相客，客不认识。留之入署，亦愿往；索其书法，亦无辞。中丞狐疑莫解，使捷足入都探之，始知前者入骗子手矣。浙

有洋商金姓者，送其子侄应童子试，寓学院之东辕外。有人叩门请见，金见之，衣冠华焕，仆从甚都，访问书生陈某有无。先是金与陈系中表，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，其时实未回籍，乃告以故。叩其来访之意，其人踌躇曰：“陈君不来，事不谐矣。我施姓，东南某科乙榜，与陈君至好。我为学使所聘来此阅卷者。”遂告别而出。门有肩舆，施登舆，由东辕直入仪门去矣。金闻学使向有货取之名，疑来人与陈必有勾串事，然亦无从进门矣，姑置之。一日，偕亲友遨游西子湖，于圣因寺前遇施。同行两客，皆翩翩年少，从事辈三四人，随有舆马。遥见金来，施出队趋迎，握手道故，指一衣秋香绉袄带盘金便帽者曰：“此学使之大公子也。”又指一卵色纺衫者曰：“此某孝廉，我同年同事也。”又谓二人曰：“此金长者，系我至友。”遂问金同行亲友之姓名，互相揖让。施大笑曰：“难得英俊多人，不期而会。我合作东道主，畅叙一日矣！”邀入五柳居，登楼列座。酒家以木板来，指点酒肴之精妙者，次第供应。施与孝廉，纵谈古人，议论文墨，公子殷勤劝金浮大白。酒正酣，苍头飞马而来曰：“大人有命，请公子同归。”金暗起给资，酒家曰：“上座之客，入门时已先付讫。”金局促不安。施等皆下楼，谓金曰：“三生有幸，始得定交，如蒙相思，只须告把门张老，我自来耳。”作别乘舆乘马，纷纷而散。金归与子侄言之，金参赞作报琼之举，以申敬意。遂于旅邸盛设，具柬交张老以邀三君子。次日，施来赴宴，大公子与孝廉，皆为公事所羁，不能共酌，心甚歉然，嘱某致谢。遂入席，请金之子侄皆出，索窗课阅之，曰：“佳则佳矣，但与学使风气，尚不甚合。就文论之，即如某篇，某处应提，某处应顿，结以大尾，则投学使之好，无不命中矣。”咸服其论。金乃重伸陈君之说，究为何事。施曰：“尔我既成相好，不妨实告。学使之大公子，好与人相接，嘱我辈为之介绍。陈君前约，贵处之某侄，通邑富豪，欲与公子纳交，不意陈君逗留不至，实为缺兴。”金曰：“如我子侄，不识可以充数乎？”施曰：“无不可者，但缟之费，各需千金，能乎否乎？”金曰：“得半之道，尚可勉力。”施难之。金再三恳切，既而曰：“幸有我在，或可商办。”言未已，有一役以提督学院大灯来迎。金送出门，见其由中道入，文武巡官，皆中立候进。金深信不疑。翌晨，施来，曰：“关防在途，迟恐不得出。兹大公子以我故，屈允所请，须面封礼物，榜发来取。”相与同赴钱局，如数兑银，公封而回，给以关节。未几试毕，金之子侄，皆落孙山外，始疑之。赴局开兑，则原封不动，而易以砖石矣。内有一纸书云：“大宗师如此清正，汝曹妄想功名，理应重罚。所封千金，权借济急，销汝罪衍。以佛法论之，或者来世有奉还之日，未可知也。不必冤曲好人。此嘱。”金大怒，纳交巡官，以访其事，始知学使幕中，实无施姓，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。细揣其故，系骗子先冒杂役，放水菜时入内

，其时号舍无人，藏匿其中，易衣冠而出。巡官见其华焕，且自内出，则拱候之；其入亦然。入则仍易破衣，由杂役中出矣。至把门张老，及灯笼夫，皆其党役充者，榜后俱逸。所骗亦不仅金姓一处也。有贵公子挟重资游姑苏以买妾者，官媒唤来数十人，皆不合意。一老姬随舆而来，曰：“郎君法眼过高，此等人皆不中选，非我姨家瑶仙大姑不能如愿，惜身价过高耳。”公子闻之曰：“如果真正佳人，何妨重价。第恐有名无实耳。汝姑带来一观。”姬笑曰：“我知郎君，只好看瘦马婢耳。清白人家，即穷至不吃饭，何肯将娇女送与人看耶？”公子谢过，愿同往访之。姬曰：“我试言之，不知人家愿否？”公子许重给媒资，姬请姑探之。隔五六日，公子望眼几穿，姬始欣然来，曰：“凭我一片舌，煞费苦心，肯与郎君一面矣。”遂往观之。其女一拜而退，娉婷之态，秀丽之容，公子已神魂欲堕。旋闻琴韵铿然，和以燕语莺声，长吟度曲，公子几入痴魔，亟问值价。姬忙掩其口扯之出曰：“郎君几自误，此女不可唐突，当云聘作亚妻，则其父贪而好名，或可动之。既至尔家，则任分嫡庶矣。”又言聘只千金，女须衣饰，尚须彩舆迎入，缺一不能成也。公子已心醉，无不从命，乃立婚书，纳聘约吉迎娶。公子雇巨舫，作洞房，欲仿范蠡载西子游五湖故事，先买一婢以俟。至日，彩舆迎来，姬与婢扶新人入舱坐，姬乘闹逸去。公子揭去新人面巾，神色焕然，唯不言不动。爰设度遣婢，公子亲手扶之，新人失跌，其声秃然，以火照之，乃庙中木偶耳。急遣人追至女家，则门锁闭。访诸邻，曰：“是家偶赁此宅以嫁女，兹已送女去，不知所之。”问诸官媒，无识姬者。计花费千余金，仅载二粗婢，索然而归。姑苏阊门外，通衢大道，百货交集之区，而人参行尤盛。间有空宅，亦甚宽广。时有服四品衣冠者，迁于空宅，门悬候补府陈姓封条。其司阍司帐司厨及侍从之仆数十人，出入乘四人舆，张红盖，现任之府州厅县，金鸣钲开道来拜。时亦宴客，舆马盈门，参行人见之屡参。一日，有二仆衣履鲜华，相率至各参行，阅货问价。行主叩其主，则曰：“西人也，为陈天官之长公子，以荫生加纳太守，分发江苏候补者。家资亿万，举家皆嗜人参，以代茶饮，前带来参将尽矣，主人命我等选择公平之家，以便长可交易。”于是行主争趋其仆。而仆游十余家，皆不合意。是时，参业中专有陪宾之伙，已遍传各行。故二仆远至一里之外，行主者皆知之，情愿许二仆重扣。仆许，行主遣伙持参同去其寓，先称一两试尝之，价值三百余，即与宝银七提。其伙回，侈张公馆内之华丽，且探知其太夫人，每日需服参三钱，一年有十数万金交易。其眷属不日到矣。行主甚悦。未几，其主艳服乘舆而来，谓行主曰：“尔家货真价实。我太夫人已到，常吃好参，须至佳者。”行主奉以顶上参，称四十两，命一伙携参去兑银，且曰：“兑齐后，遣工人抬送银封可也。”二伙相从至馆舍，登堂入室，旋

达后楼。其主以后楼为房，房内罗帐高悬，锦衾绣褥，洋表时钟之属，陈设焕然。其箱篋以四为式，自床东直至窗前数十号。乃命仆开第五排，二十号贴地一箱。正拆银封秤兑，忽楼下有人操西音，大呼而来，曰：“今日虎邱之东，奈何不赴？我寻将来也！”其主谓二伙曰：“客且坐，此我乡亲某刺史也。其向我借贷屡矣，不可使彼登楼，见如许物，则更扰累不清矣。”使仆以参及银皆归箱内锁之，匆匆下楼，闻彼来客强拉之行。仆来送茶，传其主命，曰：“烦客略坐守，去即来矣。”乃反扣楼门而去。旋闻幼仆数人，在下戏谑，始而喧哗，继而揪斗；有老苍头来吆喝，不应，鞭撻从之，幼仆不服，哭声震耳。久之寂然。至晚，无一人来，二伙馁甚，推窗望楼下，适行主同伙伴持灯唤入。二伙应曰：“勿庸着慌，人参与银俱在此。”行主登楼，去扣入门，以火照之，二伙指此箱，曰参银都在内也。行主曰：“予自大门至楼，人物一空，似已迁去。不妨开其箱。”遂共观之，洞见楼下。细揣其箱底，与地板凿通，触机运转。遍举各物，无甚贵重者，除罗帐外，其衾褥系高丽纸印洋花者；钟表仅有外面，中空无物；箱皆纸糊，中藏石块数包而已。始悟诸仆叫唤争斗时，正转运箱内之物，以人声嘈杂混之，俾不觉。行主鸣诸官，且问与骗子往来之故。官曰：“以都中枢密信来，不能不答。”乃为缉捕，毫无踪影。有耆而聋者，在武大关陵乞丐。关前来一官舫，扬旌鸣钲而泊。舱中有五品官，探首见丐，使从者扶之登舟，官细察之曰：“汝非某长者乎？前曾继我为义子，我因回籍求功名去，今幸选得是邦官，不意义父一贫至此，儿之罪也。”丐知其误，姑应之曰：“我年老糊涂，前事如梦矣。”官曰：“虽系风尘面目，骨格犹存，儿识之无误。”饬从者请封翁先付浴堂沐浴更衣，移舟至僻静处所，颐养月余，为之栉理须发，暗以胶粉染之，皤然一叟。谓曰：“儿衣不称父身，将入市买金帛，为父修饰，以便同赴任所。但父虽在此行乞，恐城中有识者，碍儿颜面，至铺内阅货时，合意，只须摇首，不可多言。”丐允之。放舟入城，唤肩舆二乘，随带二仆，父子皆服五品衣冠，招摇过市。入银楼换金约臂，每个重四两者两对，谓铺主曰：“我将赴缎局，偕往兑银可也。”铺主从之。入缎局，以单与局主观之，须三千余金货物。邀入厅堂，殷勤款接。私叩其仆，知少者为严州二府，老者是其封翁。因二尹之妹与首郡太尊之子结亲，送至会垣完姻，置办赠嫁物耳。局主分外趋承，设席宴之，官并邀金铺主同坐，曰：“是我好友。”铺主唯唯听命，方自以为荣。局主乃出绉缎洋呢各物，先奉封翁阅之，封翁皆摇首。局主曰：“此皆上等货也，可以入贡，岂不堪服用耶？”官曰：“既不合父意，可与我妹观之。”饬舆夫扛抬货物，一仆押去。良久未回，又饬一仆往催。舆夫先回曰：“舟中人嘱我禀官，曰绸缎经姑娘目，俱合意，不知应用何号平色银两，请官自去检点。”官谓局主曰

：“烦侍父暂坐，我去兑银即回。”乃乘舆去。至舟，多给舆夫钱文，曰：“尔等往来劳苦，先吃饭去。”舆夫走而舟开行矣。丐坐局中，俟至更深不来，局主与金铺主皆惶急，不得不追问封翁。丐亦情虚，语言闪烁。群拥之鸣官，大令究其实情，亦无可如何，不过缉而已。释丐出，众褫其衣服，唯靴帽不合时宜，众皆不服。此丐尚戴五品冠，着朝靴，赤体叫化，见者大笑。蒋中丞抚浙时，察访官民之不法者，重惩之。温郡某太守，簋不饬，闻风而惧。突有外来三人操北音者，寓府侧，不言所事。凡太守升堂，必往观之，暇则与馆人辩论太守之是非曲直。馆人怪之，密报府县。太守俟三人出，遽搜其行李，得中丞访牌一道，凡太守私事俱在内，宛然紫印。又首县致永嘉令一函，尚未缄封，有云：“蒋厅尊奉大宪命，探事贵治，诸祈照察”云云。太守益惧，密与永嘉令商酌，拟重赂之。三人归，见箱篋俱乱，唤馆人诘之，馆人曰：“阁下去后，太尊来拜，必欲面晤，在房中坐候半日方去。动阁下之行李者，其太尊乎？”三人默然，既而曰：“机事泄矣，盍去诸？”遂买舟行。馆人飞报太守，转令永嘉令往拜之。至舟中仅有二人，令问蒋司马何在，二人曰：“我主驰回省垣去矣，留函奉呈。”令收阅。一系首县原函，一系司马自致，云：“公事匆促，不及谋面，深致抱歉之意。”令白太守，修书馈柑桔四桶，中藏白物，因其仆追赠之。未几，太守至省，晤蒋司马，讯无赴温事，知前物已入骗子手，而不敢言。有乘舟携仆访亲者，舟抵岸，谓其仆曰：“我先赴亲戚家，汝将行李收拾，迁至头舱，我着人协同起去。”仆如命，坐于舟首俟之。有一人来，手携竹篮，内存大米数升，至河滨淘洗者，笑谓其仆曰：“此处泊舟，须要小心，昨日我目睹一舟，亦如是停泊，一贼如是登舟。”其人即跃上，曰：“舟中亦有如是一卷行李，贼如是窃取。”其人即背负之，曰：“如是登岸竟去。”仆方笑曰：“此人何其呆也，自弃其米，为人负重妆点，何为耶？”舟子曰：“此人一去不顾，恐是骗子。”仆悟急追，不知所之矣。有儒生赴岁试者，舟抵岸，行李迁起，尚未议定脚价，姑坐行李上守之。忽有衣冠而来者，对之长揖，曰：“兄台何自来耶？”生忙回揖，细认，彼此皆不识。来人曰：“误矣。”揖谢不安而别。生退坐，仰后倒地，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。芎曰：龙有嗜，可豢之；物先腐，虫生之。诸公皆有隙可乘，故入其玄中。然东坡云：“回视人间世，了无一事真。”诚哉是言也。无论中百货杂伪，试问医者充市，畴为张长沙刘河间耶？星者盈街，畴为李虚中袁天罡耶？当今入幕之宾，名为习申韩者，不知申韩是一是二，是何代人，何曾读不害非子之书耶？或者谓九流杂技，固不足道；甚至科甲遍宇内，何者为班马屈宋之词华，何者为周程张朱之理学，叩之茫然者居多，不过以八股时文，骗功名耳。嗟乎！纷纷一大世界，人骗己，己骗人，有时己亦骗己，何怪乎骗子手耶

? 方幼樗曰：一片婆心，唤醒世间多少自欺欺人之辈，笔亦古秀而健。

某广文

某学广文，毫而贪，诸生皆恶之。适有少年科甲之学使来，最恶白髯，见之则曰：“汝已老大，好让后生矣”必罢之。故斑白者皆闻声而惧。皆广文须发浩然，遍求乌药，又不肯解囊，勒派诸生代觅。有生谓之曰：“门生之戚，宦于东粤，有好乌药，名透骨丹，初染色红，三复之，则黑如明漆，泽润有光，真无价之宝也。门生感师恩，仅分得少许，敬以奉赠。”广文大悦，谢而受之，如法试验，一染而红，再染而绛，三染而紫赤色；愈洗则愈鲜明，俨如道院中所塑之祝融像，见者大笑。寻其门人，不知所往。竟不敢赴试。致仕归去，生始告人，其药以龟溺熬紫草为之，即染鬚缨之法，岂能改色乎？此广文者，俾终生为红胡子矣。

三官救劫

吾邑陈氏，有仆，年逾六旬，职司田庄。夏日随主收租回，至城外，仆渴欲饮水，就岸滩伏河面吸之。其主在后，水中照见仆身影，背插长旗，朱书“飭雷霆诛击恶犯一名某”，即其仆姓名。其主骇甚，问仆有所见否，仆亦睹之，起跪主前曰：“老奴自幼无欺心事，近亦持经修善，更无为非，其为前世事耶？天命不可逃也，请主速回，将奴所司之簿籍，检点收藏。二子不可信托，命其以柩来收殓奴尸，奴死此树下矣，不敢入城惊众也。”其主恋恋不忍，然疾风暴云旋起，不得不奔。及家，雨至，闻轰击之声甚厉，立唤仆之妻子，告以故，皆号泣，欲往护之，其主不允。未几晴霁，老仆欣然归，妻子见之，方讶其主之言谬妄。仆曰：“主去后，雨即来，我跪树下，瞑目受死。心无杂念，惟口诵素习之《三官经》。闻雷声下击，及树而回。我张目视之，见一大道士，可与树倍，身坐树巅，以袍幅垂护我。正探首仰观间，谅必雷神见我，霹雳骤下，道士挥之以肱，雷始收声，道士亦不知所往。我幸免于难，将告主人，虔诚祀之，以蒙其庥耳。”故吾邑崇奉三官菩萨者，至今甚盛。或曰：扶灾危而救苦难，神之功德大矣。芻曰：然非也，亦视其人何如耳。以人道论，天君犹皇帝，三官犹宪司，雷神犹缇骑耳。帝使戮人，宪司历陈其人生平之善，德可掩眚，帝必赦之。使其人凶恶，宪司执奏，以为能奉事臣躬，请曲宥之，则谴谪立加，何能回天听乎？然则福善祸淫，彼苍之定理也，谄渎何为哉！

雷神

《笔谈》载宋治平中，雷震天王寺柱，倒书十一字。《耳谈》载姑苏韩姓，堂中暴雷，绕击砌石，上绘梅花一枝，纹理精研。是雷神善书画，见于记载久矣。吾邻查氏宅，暑雨中，暴雷绕垣奋击，后视垣面一砖，去粉琢磨，朱书令字，径四寸余，秀健如赵文敏笔法。查氏抽换其砖，以治邪谗，砖至即愈。吾邑有安国寺，夏月雷绕大殿，其左边柱作旋螺纹。伽蓝神后墙上，绘一鸟迹，四趾带爪，阔大盈尺，作鹰拿状，入砖三分。僧以石灰补之，数日复现。吾戚金氏楼居，炎暑之际，以幼孩卧床上，已酣，其父母皆下楼去。大雨如注，霹雳一声，穿楼而过，在室之人，莫不惊悸丧神。其父母忆及幼孩在床，谅必惊毙矣。登楼视之，前后窗俱辟，帐亦高卷，不见幼孩。觅之，以席卷横置于床下，取出观之，儿睡犹未醒也。席面朱书一字，非篆非符，无识之者。又郑孝廉，暑月赴乡，遇雨，避于房檐下，雷声甚厉。忽见云中坠一火球，后有数十神将，体为云护，惟足着尖靴，相随电光疾下，大震一声，半里外田间击死一人，背有古篆，不知所云。然则雷书恒有之，不足异。所可异者，自古有方履，无尖靴，神亦从时，其为今之神欤？

汤文正

苏郡社会，甲于全省。暮春之际，举国若狂。其会首绅耆，咸集神庙，公议敛资，置办彩衣，务极鲜艳；搬演古事，则翻新出奇，争奢斗富。即如寿星之袍，以珍珠满缀寿字；百蛮进宝，以径尺翡翠盘，盛金叶火齐珠；钟进士送妹，以二尺余之白玉瓶，内插珊瑚，枝上站云拥美人，随小鬼执绣盖，此之谓抬阁。一座之价，使人不能估测，不仅以金玉镯结栏干而已。如是者数十座。又有所谓肩阁、兜干、彩龙、马道等类，不计其数。以是故，远近来观者千万人。凡临街之楼，招集妇女，皆赁栏俯瞩，粉白黛绿，迷眩一时。故少壮之徒，争睹目力，百十成群，随会来往，评定美人。今年以某处某人为状元，必复之四五日，众议僉同，则探其父母夫家，皆有垂涎之意。时有赵五官者，年十七八，已订婚孙姓，在钱局作伙。是日随众纵观，知众所定之元，系及笄女，访之即孙姓，赵五官之未婚妻也。五官意乱神迷，唯欲速娶为快。第岁俸十余千钱，不足奉母，何以为婚。与母谋之，母告以父在日，有钱会，应得一百余千，或可敷用。但须摇点，未能操必得之权。五官忆及大五圣堂，其神甚灵，有求必应。至摇会之日，以香烛往告，云：“如得会，完娶之后，夫妻偕来

叩谢。”祝毕赴会，举骰摇之，得三十六点，如愿而归。遣媒定期，纳采迎娶。花烛之下，妇果艳丽倾城，五官不禁狂喜。惟新妇似憎夫貌丑，然亦无词。三朝后，具牲醴同酬五圣而回，妇已卸妆矣。至晚，忽又盛饰端坐，五官入房，妇正色拒之，曰：“我非汝家妇矣。五圣将迎我为夫人，法驾将临，汝其速退，勿干神怒也。”五官疑其有疯疾，即出延医，医至而妇已僵，异香满室，遥闻音乐之声。五官大恟。殓后，以神夺民妇，讼于邑宰，官斥其诬妄，不准。奔告于府，太守视其人，神色悲忿，姑纳其词。五官赴虎邱问卜。有某瞎子，名重一时，为之卦成，骇曰：“异哉！汝欲与神讼耶？讼果胜，今夜子时听审，勿远离也。”五官欣然归寓。是时，汤文正公抚江南，正直之声，震于遐迩，神亦畏之。故暗随五官来，知太守已收呈状，夤夜入藩库，缘库内有三金宝，系守藏之物，五圣盗之，穿库楼而出，神光烛天，巡守者皆误为火起。鸣钲高叫，方伯亲临，役吏俱集。开库检点，唯金定三不知所之矣。五圣以宝入抚院内宅，示梦于夫人，曰：“予为吴江之五圣神，被顽民妄控于府，求为庇佑，愿以金宝为。”乃掷之于妆台。夫人闻震声而觉，则金宝三枚俨在。爰命婢女，请文正入，语以是事。言未毕，而门外传点，请公升坐。文正出，则两司百官咸聚，方伯以失宝事告。文正笑曰：“盗易传，勿张惶也。”问首府曰：“昨有人控神夺民妇者乎？以其词来。”太守曰：“有之。”飭从者取到。立传赵五官，文正面鞫之，得实。归宝于库，具狱，牒正一真人府，请殛之，真人复文，曰：“神虽不正，妇亦淫邪，憎其夫而悦神貌，致启奸图，孽由自作。然阴阳道隔，虽和同强，申革圣神之号，遣发幽都，长为饿鬼，以正其罪，可也。”文正命地方官，扑五圣像，居民争毁之，今改为总官堂矣。

卜者梁翁

海昌张端林，父为云南尉，卒于任。端林迎父榇归，道由湖广，米价甚廉，以宦囊所有，余八百石，舟运入豫江。值大风，望船多处收泊。至一村落，面面皆河，客舟环泊中，有一大家，高其闼，厚其墙垣，门前停舟更密。端林登岸散步，偶入酒肆，沽饮独酌，闻人议论，卜者梁翁，知人过去未来事，言休咎，其应如响。端林就客问之，始知即大宅内之人，遇异人传大六壬。著名问卜，无须开口，即知所事。因此起家巨万。近以年老，每日只卖十二课，须黎明至其家，与挂号者清钱百文，课金一两，得到簿内，则得占；迟则挂号不及，即不得与人争趋之。有不远千里而来候教者，故门前舟常满也。端林亦起意问卜。次日，赍银钱入其家。门房内设柜，掌柜者系其亲戚，收仪登号

。及端林去，十二数已满，强之增添，则曰：“非翁自主，不敢有加也。”乃持簿邀十二客入内，端林随入观之。登堂入室，室中陈设精雅。有老翁年近八旬，带四品冠，据案上坐。前列牙筹一个，两旁设四小几，各具笔砚；其徒四人，伺应书单，前后坐椅环列。客入，翁起让坐。客各就位，掌柜人开簿唱号，曰：“第一号某客，请抽筹。”客抽送翁前，翁观筹掐指，谓其徒曰：“某客得某时，以某事问课，主何凶吉。”徒举笔照录，所断皆合来意，无一爽者。十二课次第毕，客亦陆续退出。端林目注神凝，忘其进退。翁忽谓曰：“远客不及入号，老朽合送一课，以尽地主之谊。足下姓张，从滇南来耶？”端林曰：“然，何以知之？”翁曰：“足下坐下离宫，正时属午，度值张宿。我固知之。今日乙卯，三传申酉戌为日之财官，值贵神，太常、玄武、白虎、凶神同官爻，为有官之尊属，舟中合有父棺。戌为地狱，生前曾为司狱之官。太常为米麦，附酉金而兼连茹，当带有稻米。两金重四，其八百石乎？寅申一冲，箕星动矣。明日寅时，转西北风大顺。未传为地足，与卯作合，应十二月之卯日到籍，其米不但不得价，且颗粒全无。缘财入玄武耗散之手，尽化为三传之鬼矣。足下其慎之。”端林得课，回舟，果于五鼓得顺风，扬帆而进，于腊月二十六日己卯，抵邑之王家桥。改岁之际，无暇安葬。泊舟处，有姊夫陆某，米客也，借其闲地权厝父棺。因思米运入家，宗族强借可虞，不如近就姊家，以寄于栈。端林奉母回城度岁。岁朝往贺姊家，叩关而入，其姊对之号泣，曰：“尔姊夫亏客货千余金，上年尔所寄之米，被客强起去，姊夫无以对尔，今不知遁于何处。”端林忆及梁翁之课，慨然曰：“数已前定，果无可逃。姊勿惶急，忝在至亲，米价不定计论矣。我为寻访姊夫归家可也。”

小王子

江左徐君，知医道，开设药肆为业。门临官河，栽柳成阴，有美荫。一丐者小艇，恒泊于下，有二妇操异音，日与其夫荡桨行乞。盛暑之际，忽闻二妇大放悲声，徐往观之，丐已欲毙，气存一息。发恻隐心，谓其妇曰：“尔夫当是痧症，我取药来，或可救也。”遂与蟾酥丸，用童便灌之，大醒，越日大愈。丐登门叩首，谢活命恩。自此放舟一去，不复返矣。历十年余，徐积得百数金，亲友合本，渡海赴关东贩豆。遇狂风，飘入大洋，舟不能为力，砍桅去帆，任其播扬。不知几日夜，亦不知几千百里，遇岛触机而舟碎，财物俱沉，所幸人无伤损，聚哭于沙屿而已。此岛内系大镇市，朝鲜所辖。有望者，见舟破人存，咸来问询，备录名单，飞报所司。值小王子巡边，闻报见单，亲临检点。至徐君，审视其行业，曰：“先生门前垂柳尚存乎？”徐不知所以，谨以实

对。王子乃命司官，以诸客就养于馆舍，厚给其饩廩，曰：“遇便送还天朝可也。”命备法驾，肃徐登辇，王自乘骑前导。白旄黄钺，禁尉传呼，待人跪道。徐怦怦然，如梦如痴，听之而已。越两日，及大城，百官郊迎。添卤簿，易銮舆，称蹕而入。城中三市六街，人烟辐凑。至宫门，王子挽徐手，升殿交拜，分宾主西东对坐。传命后宫，宣妃主夫人见客。乃有彩娥贵嫔，翼二夫人出，法衣象服，佩玉鸣铛，向徐盈盈再拜。徐答拜不迭，长跪于地，曰：“小人何德何能，敢受我王殊礼？请明告我，以志异数。”王子亦跽告曰：“先生忘十年前，柳荫下，小艇中之病丐乎？即寡人也。我国法，凡贵者，得异症，必远丐三年，以神忏悔。寡人二十余岁时，忽得眩疾，发则眩晕即死，过日而苏。前王命太史占之，须乞丐中华沿海之区，必有奇遇，疾以痊也。”乃指二妃，曰：“寡人带渠行乞，得遇先生，以仙丹救治寡人，自此即愈。逮今十余年，不复发矣。昔年王父崩，寡人即位，国服甫满，尚未朝贡请封，故国人犹以小王子称寡人耳。今天幸先生来此，俾寡人有以报德。先生欲贵乎？欲富乎？欲贵则特设宾师之位，以奉先生；欲富则珍宝货财，惟先生命。”徐曰：“小人远方医士，无奇才异能，敢妄玷宾师，以速官谤？无已，本为运豆而来，请假为资本，送之关东，则感戴无既矣。”王子笑曰：“关青豆不及小邦者，不意中华贵至此。异日，请先生观我仓贮，何如？”乃开大釭毕，馆徐于天使行宫，命大臣之善华言者陪侍，娱之以本国杂乐。王子日往朝之。居数日，徐思家，欲归辞。留数四，不得已，王子命开太仓，请往观豆，则一颗之大，约重四五分，果胜于关青数倍。徐欲之，王子举仓以赠，载海舶数十艘，奉徐与诸客，以王大船送之归国。徐货豆得十余万金，改药肆为质库矣。或曰：惜哉徐君，不取珍宝，而于豆，芎曰：倬哉徐君，不贪珍宝，而仅仅以豆。不失我中华体统，其市侩之豪杰哉？

卷二

科场五则

吴生，浙之李人，儒而兼贾，不预科场久矣。是年梦其父祖，催令入闈。生自知此道荒疏，无可侥幸之处，置之勿论。嗣又梦父祖厉色督责之，曰：“汝若不去，场中缺一孝廉矣。是为违天。违天不祥，必有后祸。”生及述其无文，何遇。父笑曰：“易耳。今科头题为‘乡人皆好之’一节，本家兰陔先生有此文，汝入闈时，访而录之可也。”生始欣然温故入闈，访问兰陔先生所在。夫吴兰陔者，时文中之名手也，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，发科甲入词林

者甚众。唯先生落笔高古，屡困场屋，时年已五旬外矣，功名之念甚切。生访得之，致其景仰之意，曰：“闻先生窗下有‘乡人皆好之’一节题文，为士林传诵。小子与先生居隔百里，未由亲炙。今日尚闲，务求赐教。”兰陔见其殷勤难却，录出与观。生曰：“容小子携回号舍，细细揣摩可乎？”兰陔颌之，生欢喜捧去。未几，兰陔亦往生号内答之，见其在卷上挥毫疾书，讶曰：“尚未出题，何得有文？”生笑曰：“小子读先生文，不忍释手，恭缮试卷，以志钦佩，即文不对题，不过被黜而已，亦所甘心。”兰陔曰：“我累足下矣，奈何奈何？”遂别去。逢相识者告之，一时传作新闻。是夜试题出，果对。兰陔不胜悔恨，曰：“得意之作，既被人录去，谅天意终身不得售矣！”遂信笔一挥，交卷而去。二三场为门人苦劝谄事，是科竟中。兰陔以旧作入见座主，曰：“门生薄有微名，闱中之作，聊以塞责，不堪为多士寓目，请以此文易之。”座主曰：“可。虽然，此文若在场中，未必中式。盖阅卷时，走马看花，气机流走者，易于动目。此文非反复数过，不知其佳处，试官有此闲情乎？故无益也。”兰陔悟，遂有《读墨一隅》之选。先是吴生归，不作第二人想，整顿衣冠，预备筵宴，思作新孝廉之乐，若登天然。瞬过重阳，闱榜发而好音竟绝，觅得题名录观之，兰陔高捷矣。怨恨之极，怒其父祖，曰：“何为诓骗子孙耶？”欲毁木主。夜复梦父祖来，怒责之，曰：“不肖子，何知此中自有天命？汝若不抄袭兰陔之文，彼必自录，又不得中式矣。”生曰：“彼之中与不中，与我何干耶？”父曰：“闱中饭食，皆出帑项，即为天禄，非生时注籍，岂易得哉！汝命中尚有一次，不完，总不得安静也。”生悟，次科仍入闱，其友曰：“前此得极妙文章，尚不入彀，今何为耶？”生曰：“公等皆抡元夺魁手，我自来领钦赐食，以了公案耳。”北闱大学士某公典试，题为“回也，闻一以知十”二句，所取文内，有用《易经》“天一地二”及“七日来复”、“八月有凶”等语，不嫌士心。好事者撰新戏云：玉帝巡守，忽见怨气上冲阻驾，问于太白星官，奏曰：“此时人间乡试，士子有不才而遇，才而不遇者，不安义命，故有此怨毒之气，致干圣驾。”帝曰：“乡试取士，皆有定额，本属善法。若二教中仙佛，漫无定数，致有玩法欺人、兴妖作怪之辈，朕甚虑之。亦将仿照人间，举行乡试，可乎？”太白曰：“善哉善哉，不可缓矣。”爰命文昌历举文理优长之神仙，以充试官，如儒童菩萨、文殊菩萨及地下修文郎辈，皆命往洞天福地，纷纷去矣。唯玉京尚无典试者。帝问太白星官，太白曰：“此处应位尊爵显者为之。”乃举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帝曰：“尊矣显矣，奈其不通文墨乎？”太白曰：“天下试官，未必尽通。况猴子最灵，奉命之后，自能设法延请高明相助，可无虑矣。”爰召悟空，命之主试，不得推辞。悟空不敢违命，入文昌宫，请友为助。文昌曰：“我宫内天聋地哑二童，俱为

人聘去矣，焉有余人？”悟空退，思吕纯阳为大唐进士，必通文理，往商之，吕祖曰：“我已奉命典试琅环福地，何暇相助？无已，或访知命之士，以命取人，亦不为屈。”悟空往访鬼谷先生，行抵北天门，与玄天上帝晤，问知来意，上帝笑曰：“若须知命者，不必远求，我座下龟灵圣母，为当今第一能手。”悟空悦，乃召圣母见之，曰：“蠢然一物，请入闱中，未免不雅。”圣母曰：“我之法身能大能小，能现能隐，请缩为金钱龟，藏于大圣袖中，则人皆不觉。及阅文时，我知其命应中式者，以我八卦衣，在大圣前显之，大圣取之无误也。”悟空从之，故是科多取八卦者，戏为皇上所闻，罚试官俸，而停用泛词者三科会试。江右召贡生，有三子，皆举业，长为廩膳生，次为增广生，其三应童子试，十余年不售，长为老童生矣，其父厌恶之，谪在厨房司灶，故“烧火三相公”之句，噪于戚里。值开科年，长次二子高列优等，将届入闱。父命三相公同往会垣，供奔走之役，三相公欣然应命。入见其妻，呜咽悲泣，三相公叩其故，妻曰：“二伯人也，汝亦人也。何二伯若座上客，汝为灶下养耶？已属无耻；今乐为送考之下走，为汝妻者，何颜立于妯娌之间耶？”三相公曰：“我岂乐为，父命难违耳。”妻曰：“我何敢教汝违父命。汝若有志，亦得进场，我与有荣施矣。”三相公曰：“童生焉得与大试，奈我命何？”妻曰：“汝此去必谒丈人，是为方伯管库之吏，捐纳省监，系属专司。我有金珠在，汝以质与丈人，捐一监生，亦可观光闱屋矣。”三相公欢然从之。偕父兄赴会垣，谒妻父。纳监讫，归谓父曰：“丈人强与儿监，欲儿就试也。”父曰：“遗才不取，或贴出墙东，看汝何颜见丈人耶？”及录遗，公然附取，得随两兄入闱。因三相公食量甚宏，其父为之备绍酒金蹄烧鸭薰鹅之类，满足一挑。三相公领卷入号舍，见其左右邻，皆武林寒士，三相公慷慨食之，邻士皆悦。是夜题来，“譬如为山”四句。至次日之下午，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邻士，皆议论名人作法，三相公默然。邻士叩其故，三相公实告以：“初次观光，遇大题敷衍难成，奈何？”邻士笑曰：“若欲完篇，何难之有？十三经中不乏山字话头，莫管议论，填砌成文，则洋洋数千言，尚引用不完也。”三相公亦实告以腹内空虚之故。邻士争为写书，且教以连用之法。三相公悟，挥洒自如，千言立就。试毕，其长次二兄皆录文呈父，父乃举酒阅文，恬吟密咏，推为必售之作。三相公亦技痒，以其稿恭呈父前，其父拍案大呼曰：“浮泛至此，亦可以见人乎？不知愧恧，至汝极矣！”其兄碎其文，喝令速退，勿触父怒也。三相公抱头鼠窜而去。是科主试者，非邓奇即帅怪。此二公者，生性偏僻，好为诡异。十五日例设抡元宴，隔帘相叙。内则正副二主试，带同十八房考官，外则监临中丞，相率提调名官合宴。此夜公请主试宣明题义，应取何等文字，以定元魁。大主试笑曰：“文无定法，唯真山真水者中。”此戏言也

，中丞不觉失声耍笑，众官和之，哄堂一粲。大主试怒，拂袖而起，曰：“我欲云云，谁敢尔尔！”竟罢宴入内，众官不欢而散。皆私议，特觅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。幸有三相公之妙文在，一房官得之，笑不可遏；众官闻声趋视，曰：“有此不通主试，即有此不通举子，可谓千古奇遇。”众曰：“何不荐之？”此房官曰：“无乃过谑。”众曰：“我等公荐如何？”皆首肯。于是十八官相率呈堂，曰：“职等自奉命后，在九千六百余卷中，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，用敢公呈电鉴。”大主试阅之，明知众官谑己，拍案而起曰：“如此典博之文，不合抡元耶？”举墨笔于填书之处，密密圈之，标定第一名。众官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幸副主试闻声而来，持此卷且读且笑，谓大主试曰：“博则博矣，无乃稍涉浮泛乎？”大主试曰：“此元我定，与阁下无干。放榜后，我自挂弹章，请皇上处分可也。”咸知其固执之性，倔强难挽，皆无言而退。三相公居然发解矣。是时召公率其三子，移寓西湖之麓。至龙虎日，高会亲友，开宴以俟捷音，各出文互相赞诵。三相公举碗擎杯，往来应酬。或索其文阅，复为父兄诟谇。或怒曰：“渠既入场，何至不堪如此！”携三相公手，踏月湖堤，以销不平之气。值报捷者飞舆而来，问之，有召姓，三相公喜曰：“我兄中矣。”共拥至父前，众称非常之喜，先索报资，不与名条阅视。召曰：“我大儿合中久矣，今发已迟，不足奇也。”众曰：“否。”召曰：“然则我次儿正应中试。”众亦曰：“否。”召曰：“否则误矣。岂有烧火三相公得中举人耶？”众曰：“然。”召曰：“果有之，已属万幸，不过副车，好则榜尾耳。”众曰：“请定赏例，自观名条可知也。”召曰：“副举十金，正榜倍之。”众曰：“元魁如何？”召曰：“魁则五十，元可百金，决无此理。”众使书券乞，攫其百金一纸，而与之报条，公然第一。召骇曰：“文风之变迁，至于此极，今而后不敢论文矣。”有朱解元者，眇一目，人呼为朱瞎子，亦曰朱半仙，时文中之能手也，名噪一时。其未发解之前一科，偕友赴试。八月初七日，夜梦见二青衣，相邀入一殿廷，有冕旒王者，降阶相迎曰：“闻先生文名籍甚，今有尔浙闈墨，请先生为之润饰。”朱唯唯。延入后殿，朱衣神以卷送阅，王者命置笔砚于几而退。朱见元作格法高超，惟稍有未圆融处，为之易数字，已尽善矣。王者复来，谓朱曰：“先生且停笔墨。今科解元，文才尚好，不意该县城隍神来奏，此生竟有奸人室女事，阴德有亏，应削其籍。予已追取下科解元，文到请先生正之。”朱阅其文，曰：“此必童子之作。质地虽佳，功夫未到，何以冠多士？”王者曰：“且请就文整顿，资格所限，不能易他人也。”朱大加删削，炼作老境笔路，以呈王者，王者许可。命梦神飞传与之。然后次第阅竟，亦大费经营矣。王者大悦，曰：“先生在后科之元也，今以阅卷功，拔补下科元缺，以酬劳瘁。致所黜之元，系山阴某生奸其

邻女，幸未破败，然而神目如电，已为所司执秦。先生归去，访其人，劝其改过，将来尚可登科也。至新解元，诚如先生所云，系新进童子，其父兄皆为词林，仁和人，祖宗功德甚厚，子孙科第，未有艾也。然此子拔早一科，阴律应减阳寿五年，先生亦为之劝勉，俾绳其祖武，不但寿可免减，禄且日增矣。

”遂命青衣仍送朱回寓，而梦觉，已高卧三日。其仆守之，见朱忽醒，曰：“何病耶？头场将毕，自误功名，奈何？”朱曰：“倦耳，无病。”遣仆往接其友，录出两元作。俟友回，出门访见山阴生，及仁和童子，告以神语，以文为证，皆惶悚受教。朱归，视亲友之文，一读破题，即知其中第几名。有佳文，曰：“惜哉不售，其伤阴耶？”初不之信，后皆不爽，遂有半仙之称。吾乡有刘君者，应童试不售，去而习申韩业，公然宪幕。丁卯岁朝，梦迎天榜，伊名列第一。不觉技痒，复理故业，纳监入闱。头场犯规被贴，居然第一，此鬼神揶揄之耶？抑若吴生之命有天禄耶？必居一于此矣。

姚幕府

台逆之乱，制军已飞章入告，集百官议策守计，连日未决。忽有严旨下，值制军筵宴时也，客皆退避。制军接读之间，目定口呆，神魂失据，颓乎座上矣。仆皆惶急，奔告公子。公子来，先捧谕旨，与幕友姚先生阅之，骇曰：“殆矣，上意切责其怠缓，限十日内平定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刻即进兵，以副庙莫。”公子曰：“父病垂危，焉能进剿？”姚公曰：“我与尊公宾主相投，久而无间，今日之事，不得不出身赞襄，姑将尊公抬送大堂，我当代为发令。”公子不得已，从之。乃命文武员弁，俱集辕门听令。鸣炮升堂，连座抬制军于暖阁，垂其帷幕，若避风然。姚服从者衣冠，以令箭出入传谕。先命水师立备战舰，命水军总戎为先行，五鼓放洋，直取鹿门耳。左军从左，右军从右，张两翼，以助先行。中军擐甲执械，齐集海门，以候本督部征进。命蕃司速运军需。并拣选文职之可以参赞军谋者，随军听用。移请中丞督率臬道府县保守城垣，以备非常。是时，文自制军以下，畏葸不前；武自千把以上，争先欲战。以致内外惶惑。兹闻制军忽然振作，号令井井有条，军弁莫不踊跃从事。令毕，抬制军入内，以安神丸与参汤灌之，渐苏，见妻子环伺，失声悲泣曰：“吾命休矣。”公子以姚先生所为告之，益骇曰：“如此，则尸骨不得存矣。”请姚先生商之，姚曰：“此事无所再议者。不进，则圣怒莫测，难保自家；进则虽死犹荣，况生还可必乎矣！”制军思之，跃然而起，曰：“先生之言，胜于良药，吾无病矣。唯有求先生偕渡重洋，始终其事。”姚曰：“诺。兵贵神速，请即启行。”挽制军手而出。文武官弁，群以升舆。至海门，前军已

发，两翼犹留。讯其故，缘艤艖不足。姚传制军令于海口，曰：“有能以商舟济我师者，予五品官。”有舟子来试投之，立给水师守备。于是群舟争集，三军毕登，扬帆冲浪而前。海神呵护，一昼夜直抵鹿门，攻其无备。前军已入，两翼从之。制军统全师进围台城，出逆意外。贼党掳掠未回，皆散还村落间，守御单弱。姚与制军巡督，见城以竹木为之，伏两翼于后道，夜使前军纵火声喊，缺后道以逸之。贼出遇伏，一鼓成擒，招降余党，分派内地，不旬日而全台俱平。飞骑报捷，帝大悦，召制军入觐，曰：“朕视尔畏葸犹昔，此举何其奋勇，必有能参赞之者。”制军不能隐，奏知姚幕友之事。特旨召见，欲予一官，姚顿首曰：“草莽之臣，敢因圣训，而自居功？且赞襄助顺，即所以报效朝廷，与有官等耳，敢辞。”帝嘉其刚直，赐四品卿衔，命永镇闽督幕府。芑曰：才如姚君，方不愧为入幕之宾。不然，庸庸者流，奚啻书吏之头目，臧获之首领耶，乌足道哉！

周封翁

蜀之周老人，八旬外，樵于山而得宝藏，娶卖浆者女，生二子，此见于记载久矣。更有异者，其长子目有真光，察人无错。生子煌，少年入词林，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。有楚人某进士，煌同年也。人本佻，貌亦魁梧，与煌友善。因归班候选，急于自效，谋捐分发。素稔周氏多财，与煌借银两千。煌曰：“我祖年届百有二十，我将告假上寿，兄其偕回我籍，与父商之，谅无不慨允也。”归告乃翁，翁出见客，款接殷勤。入室谓煌曰：“如数与银，还否听之，但此后务宜疏远，以防后患。”某得银援例，分发江南，旋补巨邑。专丁备礼，赆银付还，致书感谢，并达思慕之忱。翁使记室答之，以司总列名，厚给使者盘费，嘱告乃主，以翁父子，俱未能作书，因病故也。不久某以赃败身戮。是时，甫定寄顿者罪例，富室被诬，往往有之。是以究其家人，词连周氏。煌时在馆，即以与某虽系同年，并无音讯往来为辩。上司检查无据，宥释不问。又程老实者，质库中之立柜伙也。其库主以游荡败，欲举十万金之资本，愿以八折速售。程每对人嗟叹，曰：“焉得八万金，则先发加二财也。”或给之曰：“周氏以数百万举债，汝往贷八万金，有何难哉？”程信以为然，乃假伙伴衣冠，往周宅，请见封翁。翁见之，陈其来意，翁笑曰：“八万金似非容易，姑缓图之。”程自觉鲁莽，告退。翁送之出，值阴沉欲雨，客去翁回。而雨渐大。翁思山路难行，程已年高，恐其失跌，使家人追之，去逾时而客始返，翁密询家人，云：“客出门遇雨，在树林下，去其衣履，包裹而行。小人追回，复在大门内，重着衣冠方入。是以迟迟。”翁乃问程曰：“足下衣冠自

有之乎，抑假于人乎？请以实告。”程忸怩曰：“借诸同伙，数人凑合者。”翁曰：“善，今天雨泥泞，勿损人之物，姑止一宿。明日我与足下偕往城中，检点质库，再商行止可耳。”程唯唯。次日，翁果与程车马仆从而去，质库中人见之，深讶其事。翁历内外，检阅一过，谓程曰：“足下之言不谬。”尽与八万金接续，且平分余资，使之司总。程感激图报，克俭克勤，是以岁入之利，较他处为优。或问于翁曰：“某进士品格貌相，人人所愿交者，而翁必欲绝之，后果败，几被其累。程掌柜贸然而来，人人所讥诮者，而翁毅然从之，至今深得其力，是何道也？”翁曰：“道在目前，人自不察耳。某身为进士，入仕有途，何必欲速，其贪可知矣。贪以败官，古之训也。程掌柜假人衣冠，尚知爱惜爱护，矧巨万财物乎？故知其受托不苟也。”

陬邑官亲

西域之变，大将军福公，奉命进剿。统领巴图鲁，及吉林健旅，声势赫奕，所过州县，以办差不善，登白简者不一。传檄至陬邑，缺既清苦，官亦疲惫，闻前途才干之员，每有失误，心切惶恐，日惟涕泣而已。其官亲某，向司征比，默默无闻。今见其戚官将败矣，不忍坐视，乃谓之曰：“库中有二三百金乎？”令曰：“有之，不敷所用。”曰：“既有之，尚可为也。尽以与我，不问出入，或者无碍前程乎！”大令无可如何之际，姑以听之。时值盛暑炎炎，几至流金烁石，官亲乃与工房相度馆舍，极其宽敞，染古色纸以表糊之，字画皆用旧物。其椅桌以油核桃仁薰作乌木色。以人家用旧之藤竹席片蒸洗一色，按其大小形象，制为引枕靠垫，蓝缎为边，以玫瑰杂杨花代扎实之。其帘幕用深绿色虾须竹为之。其天棚，自村口直接至上房，长有里许。因惜买多席，仅敷一层，恐透暑气，加以盐包杂松毛盖之。其陈设，则山中购小松柏，栽数百盆，夹道而列。所有茉莉花夜来香之属，列在其后，只觉芳馥，而不见形影。公馆后，及左右墙外，三面环列水桶，以竹截作喷筒，伏民夫数百人，各持一筒吸水，向上细细喷之，俾屋上棚间，不干不湿，润泽而已。西瓜为汁，以绢沥之，稍加冰糖薄荷水相和，其凉沁腹。茶用兰芽雪瑞，本系北产，气香味厚，色亦清冽，用沙瓯煮熟，坐于水筒铺，以取温和。陈甫毕，大将军至矣，令出远迓。将军由皎日之下而来，舆入村口，已觉阴凉；至公馆内，两旁松柏阴森，更觉沉静古穆；并无结彩悬灯，耀目增光之物，心地一爽。坐其铺垫，皆软滑清香。不觉大乐，曰：“天仙界，水晶宫，不是过矣。不意僻陋小邑，竟有是耶！可见人以才能为贵也。”及进西瓜汤，饮兰雪茶，莫名其妙。唤从官入，曰：“此系尖站，并非住宿之所，然我自出都以来，日夜不得偃息

，讷肯舍此清凉地，而就火焰山耶？汝等弹压兵役，前往宿站，只须留数人伺应，我五鼓启程来也。”传令入，曰：“我食不甘味，睡不贴席者久矣，贤大令造此福地，我今夜宿此，已分外挠扰，勿多备酒席，勿多赏从人银钱，有强索，即告我处置。汝以长才屈于下邑，上司之过也。我当保奏。”令叩首谢出。及进酒席，则雪雁冰参，卤鸭糟鸡之类，只觉香鲜配口，无一毫肥腻气味，亦大醉饱。乐甚，以二千金与令，以赏其费。及起马，令来道谢叩送，将军赞叹不绝而去。令后此果膺保荐，仕至宪司，皆一官亲力也。或曰：才能之士，湮没无闻，惜乎！芑曰：此其小焉者也。古来救君主于垂危，转覆败于俄顷，而史不列其名姓者，如赵之厮养卒，金之两书生；功高不赏，是以名没不彰。其怨恫于九泉耶，抑不屑不洁，如遗逸辈之特隐其名耶？东坡云：“但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害到公卿。”由此观之，是卒与书生，固不屑为公卿也。

同胞三鼎甲

明季之乱，盗贼纵横，畿内几无完邑。有某翁者，乡居而巨富，好行善事，平日造桥修路，给药施棺，无不踊跃从事。及饥馑之年，助赈外，独贍其乡邻者非一次。故遐迩称善人，莫不感激，虽流贼之暴，戕官劫库，亦不忍犯翁家。时有草寇之中伪大将军，掳掠妇女千余人，肆其淫乐。忽奉伪王调取赴敌，伪将不能携带妇女，贼伙商令寄存翁家，因其闲房宽大，而有养贍也。翁不敢辞，受而舍之，给予饮食。贼去后，夜闻妇女悲恻声，翁不忍，欲纵之。入问妇女，有所归否，皆曰：“愿死于道路，不愿生为贼妻也。”翁各给银米，夜使远矣。遣仆广收牲畜骨殖，散布各屋内，纵火以焚，嘱邻里勿泄。未几贼归，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，贼见瓦砾场上，焦骸残骸无算，信之不疑。旋清兵入，戡定大难，圣主即真，人民复业。翁家三子，皆读书入泮。其大郎娶王氏女，旧族也，得时文真传，能决科第。于归后，索夫窗课阅之，曰：“郎君笔下，超超元箸，惜法脉未清，词华杂凑，师之过也。妾为郎君一点窳间，即入彀矣。”大郎心悦诚服，录示法家，僉曰：“数日不见，学业骤长至此，其入生花之梦耶？”于是二郎三郎，闻嫂氏能，各以文呈教。王夫人曰：“两叔皆天才，文虽不及乃兄元气混沦，然偏师先济，皆科甲中人耳。”亦尽心指导。三郎甚颖悟，数月间，卓然入妙。旋中式，连捷南宫，探花及第。欲于中门悬匾额，王夫人阻之，曰：“是不能越分，应俟两兄。”命悬于门右，众皆窃笑之，然不敢不从。二郎奋志功名，逾年，亦发榜眼及第，王夫人命悬额于门左。是时大郎犹诸生也，对其妻泣曰：“两弟皆飞腾而去，我恐没世无闻矣。”王夫人笑曰：“偏师先济，妾预言之，郎君勿灰厥志，龙头属老成，自古云

然。俟元气充沛，自当超两弟而上之。”是科仅得榜尾。又越三年，果状元及第。泥金报至，戚里无不佩服夫人者。翁大悦，谓之曰：“是皆儿妇之力也。今尚有女未婚，我欲得一传胪婿，则尽善尽美矣。”王夫人曰：“文笔之发与不发，妇能决之。两叔鼎甲，亦偶然耳，何能预定传胪耶？虽然，姑请试之。”议开文会，凡邑中之生童未婚者，皆延之，不论贫富。三复而得一生，甚寒苦，翁赈之于家，使王夫人督课之，果得传胪及第。翁自为门联，曰：“一婿传胪今世有，三儿鼎甲古来无。”芎曰：幼时闻吾父吾兄言之凿凿，久而忘其姓氏，姑缺俟补。书曰：“作善降祥。”天之定理。第以年少而决科如神，远于男子，似言者过矣。殊不知翁之所活妇女千余，其精华萃于王氏一身，英灵敏妙，如握宝鉴，如持玉尺，自然大胜凡庸。且冥冥中示果报之功，为善人劝，其何疑耶？

义猫

武林金氏，望族也，代有闻人。有某翁者，救死恤生，利人爱物，至诚惻怛，人皆仰之。然厄于命，年逾强仕，家中落拓。夏日纳凉院中，有饥猫倾侧将毙，翁睹之惻然，自起伺之。从此猫不他往，恋恋依翁侧。翁每饭必食以腥，即外出，必嘱家人尽心爱养，由是猫渐肥健，能捕鼠，而粮无耗矣。是年秋涝，粒米无收。翁家乏食，借贷无门，典质已尽，搔首踟蹰，牛衣对泣而已。猫更无从得食，嗷嗷于侧，小女子责之曰：“人尚无食，汝欲食耶？主人困穷至此，心烦意乱，汝不念平日养育恩勤，何以报德，而反嗷嗷取憎耶？”猫啾然似诺，一跃登屋去。人皆异之，翁亦破涕为笑。未几，猫衔一物掷翁怀中，视之，妇女旧抹额也，上缀东珠二十余，光明圆正，大如芡实，值千金。翁惊讶失色，一喜一惧，曰：“猫虽通灵，但窃取之物，不但污我品行，且恐失物之家，冤及婢仆，性命攸关，奈何？”其妻女曰：“翁言虽是，但井上之李，岂无主者，廉士尚且取之，所谓饥不择食也。况此物自至，必天神怜翁，假手以济，岂尽狸奴力耶？无已，姑先质资度岁，暗访物主，明告其故而归以质券，似亦无伤。”翁不得已，姑从之。次年遍访，无失物家。或曰：“此巨家殉葬物，年久墓崩，家贫棺坏，则猫取之矣。”或曰：“有心计妇，家有荡子，藏此物于复壁承尘中，为子女谋。未及交代，猝病而亡，猫故取之，无碍。”皆是也，要之以神天赏善之说为正。翁闻人议论近理，乃赎而货之，缘是起家。子孙发甲，世承祖训，爱畜猫，食必以腥。有仕至宪司者，署中猫且数十头，出入随从，专有饲猫之职，至今不衰。芎闻而叹曰：人生世上，财可忽乎哉？不但饮食起居，以之自奉：即庭帙行孝，棣萼情联，莫不藉此。甚且至爵

可得而鬻也，刑可得而赎焉。以之救济，仁名顿起；以之施与，传为美谈。信乎？金圣叹曰：“名以银成，无别术也。”彼猫乌知之，亦以此取义，且永锡尔类，岂不异哉！

李老

恒山李老。农家者流，有地数顷，称小康。中年生一子，名曰壹。稍长附学读书，督课极严。壹时年十二，游嬉误学，畏父师训责，窃资逃去。李老夫妇情急，悬金以购，搜索无所不至，迄无影响。其母哀痛迫切，几致轻身。李老犹以年齿正强，可望生育慰之。然妇已思子成疾，屡劝置妾延嗣，李老不忍。光阴迅速，瞬逾十年，年将古稀，仍无所出。宗族之贫苦者，咸思争继，哓哓不休，益厌苦之。自度精力尚强，且值旱涝不匀之岁，闻韩魏间售子女者值甚廉。李老携百金往，投入牙，以清钱五十贯，择得端庄小女子，大称心怀。女叩以姓名籍贯，翁实告之，讶曰：“妾乃与翁同姓同乡，异哉！”李老曰：“同姓或有之，乡则路隔五百里，难言同也。”女曰：“幼闻吾父言悉矣。云系李姓，名壹，恒山人，因逃学出，为人义子。亲父母在乎否乎，念诵涕泣。妾与母时慰劝之。”李老亦讶曰：“据汝言，确是吾子也，汝当为我孙女。幸言之早，速赴尔家验之！虽相隔十余年，声音笑貌，应不改也。”遂携女至村，呼女父出，果李老子也。哭述所由，云：“逃出后，惘惘南奔，资用告罄，乞食此村。有老人同姓，蓄为义子，为我娶妻，连生四丁二女。义父母相继歿，逢此歉岁，故卖女度日耳。”李老大悦，命子货其家具，携其子孙男女八人归。其妻孤苦零丁，抱病而卧，闻夫归，忽然子孙满堂，不觉跃然而起。

丁养虚

吾师丁养虚先生，奇伟人也。学围棋于施湘霞，传瑶琴于郭去非，皆国手也。先生入其堂奥，且精于奇门禽遁之学。能以拳石筑小山，为桥梁亭榭；栽径寸松柏，郁郁茸茸，有天然之致。山巅悬瀑布一道，穿桥曲折泻落，承以磁盆，水流循环，昼夜不绝。有欲窃其机巧者，拔起观之，不得，仍置盆内，水止不流。经先生拨弄，依然洋溢。殆按八门生死法耳。好事者愿重价购之，不肯售。问其故，曰：“入他人手，不过旬日，水法不灵矣。人必以我为欺，我不愿贻人口实也。”一日谓家人曰：“盗将入我室，宜慎防之。”至晚，以椅凳十余，纵横排列院中，遥望之，似有烟雾弥漫。先生嘱闭门，许在窗隙潜窥。夜深人静，见一壮者持械越墙下，潜入凳内，钻爬逾跃，费尽伎俩，现诸身

段，家人不禁大笑。资似侧耳，欲遁，至天明不能出。先生去其一椅，突于缺外逃，为众擒缚。先生曰：“休矣，彼一夜辛劳，未得一物，而供我玩戏，勿复苦之。”乃释缚。先生呼食啖之，问其故，曰：“吾侪三人，小人技最精，故先入，见宅门内，房屋壮丽。跃入，四面皆墙，或逾之，或穴之，愈进墙愈多，但闻人声，难觅出路。正惶恐间，忽见门开，冲突被擒，小人知罪矣。”问彼二人何不入，对曰：“闻宅内嗤嗤不绝，知有备，先遁矣。”先生笑曰：“归语尔曹，勿再至我家，恐墙多，一夜爬不尽矣。”盗不解其故，唯唯谢去。时二子皆冠，尚未婚娶，计非千金不能毕事。无已，乃藉新春设酒肆，用法择吉。凡奇门家验正时到，必天地人三才皆应，斯于谬误。先生择某月日寅时，应天微雪，地色白，先有一人青衣红带持壶沽饮，后有文武二官星过门，即刻开张大吉。至日五鼓，起呼家人，备祀神物。先生率二子悬灯开炉，果微风飘雪，有皂隶着色服，持锡壶，叩关入，曰：“冷甚，幸汝店早开，藉得御寒，甚善。”先生询其夜深应差故，役曰：“都督阅边，舟抵马头，从本官往迎耳。”问知总制系文殿撰出身，所随中军参将，系武状元，始悟即二星官也。役去未几，仪卫八驺，呼拥而过。先生即陈祭礼，鸣爆竹，开市。从此沽饮者，虽倍于前，千金究难骤至也。因自开烧锅，价廉而味美，贩客厚获赢余，远近争趋之。每晨停其门者，肩挑百十。期月得利千余金，势不能止。风闻入邑宰耳，当是时，烧锅之禁甚严，将搜索酿具而罪之。幸族人为吏得信，急为之备。其蒸甑所制铜壶，式甚高大，重百余斤，或谋埋之，或谋毁之，先生曰：“否否，势不及，必致败露。”率家人共举其壶于厅事，众目共睹之地。妻孥方疑讶间，宰已入搜。先生进内宅。叱役穷搜，甚至掘地发墙，毫无踪影。宰出坐厅事，侍从吏役百余，壶明明在案间，无一睹者。宰去，集家人从容碎，融化灭迹。或问何以官不能见，先生曰：“搜远不搜近，偶然耳。”予知先生不肯泄机，必用六戊藏形法也。遂为子毕姻，改酒房为钱局，俾二子掌之。先生以琴棋自娱，不与俗事矣。其妻父朱氏，为邑名医，子四人，或继业，或设肆，因此起家。无赖之徒，觊其有肆，欺诬讹诈，四子苦累。教子读书应试，凡入庠者，可支门户，盼望綦切。时朱翁考终，将葬，舅以葬期谋于先生，曰：“姊夫明晰阴阳，能为人福，使我子侄一人入泮，举家感甚。”先生敬诺：“择冬月某日未时，应天微雨，二狗衔花戏墓侧，一男子戴铁帽，一孝妇索取石灰，此正时也。举棺封壤，孙必游庠。”诸舅皆哗，曰：“冬月唯有梅花，品甚贵重，狗乌能得？铁帽唯军中有之，太平之世，谁敢戴此？恐未必如所算。”先生正容曰：“我亦不能预知，不过依书为断。我尽心为岳父推选，恐未至大谬。”至日，果小雨，舅已奇其言，輿槨入莹，停待正时安穴，见两小犬，争芦花一枝来墓间；有农夫买得一锅，戴于首上，以代雨具；孝妇亦

至。诸舅大悦，推棺闭冢。次年，孙入泮。芑曰：先生以琴棋名噪一时，当道富室，重聘争迎，不应，高士也。其术数之学，老益韬晦，有求之者，曰：“我亦犹夫人耳，从宪书指与一黄道日而已。”予从学琴，见案头奇门，谨请指教。先生卜曰：“孺子尚可，”随指示奇壬布局法，不以术告也。叩之，曰：“此在自己研究，非师可授也。况以此炫人，恐有杀身之祸，何苦乃尔？”予不敢读。今先生逝矣，惜秘学失传，谅下愚无德以承受之耳。

阮封翁

翁，江南仪征人，性恻隐，好义，壮为鹺伙，岁八百余金，往往恤亲友，一挥数十金，贫不能赡妻子，泊如也。一日至广陵，转运鹺务，市不戒于火，被焚千余家，赤贫者无力赁屋，男妇老幼皆露处。忽澍雨滂沱，立泥淖中，相向而哭。翁触目伤心，计极穷人不过百十，费无多，思有以援之。急趋至商家，谋所安置之法。商人以翁人微言轻，志大妄举，相与讪笑之，无肯为筹划者。翁忿且愧曰：“诸君既不顾乡谊，我虽非郡人，亦当独任。”咸笑曰：“汝大才有力，愿好为之，弗累我等，此功德无量也。”翁去，向居停作秦庭之哭，求预假薪俸数十金，呼匠为席棚百十间，俾贫民避风雨。欢呼感激，祈天为善士降祥。是年翁应得劳金，俱预支费讫，徒手归，几不能卒岁。幸其子为诸生，肄业书院，聪明才知，为当道所器重，均有赠遗，藉以苦度。未几乡会俱捷，入词林，大试皆前列，简在帝心，典试学差，旋畀以封疆重任，巡抚浙江。翁受三品封而歿。服阕后，节制两粤，入赞黄扉，晋封太傅。天道福善，有以也夫。或曰：吾子持福善祸淫之说，每遇封翁，无不啧啧称叹，似矣。然如颜子渊德行，首列四科，宜其身膺显爵，子孙昌盛。何以身前屡空，且夭歿，又无贤裔，是天道不可问久矣！芑曰：否否，圣贤虽不可以常理论，然颜子独善其身，不屑兼善天下故也。尝读《韩诗外传》，孔子谓回曰：“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”对曰：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粥；郭内之田四十亩，足以为丝麻；鼓琴足以身娱；学于夫子者，足以自乐。回不愿仕也。”由是观之，品则高矣，而无益于苍生，天故报以配享圣殿，俎豆千秋，又世袭博士以奉之，正所以酬其德也。吾屡验天道，总以泽及于人者，因之速得美报。所述诸封翁，德未必如颜子，而膏泽下于民，更觉难能而可贵也。

赵甲

晋人李某，在京师佐典商，岁入俸钱三百缗。有同乡赵甲者，与相识，无

事业，谋欲设杂货肆而无资。商于李，慨然以百金付之，曰：“姑以此试，得意后，与吾合业可也。”一言为约，并无文券，无人知。未几，李以疾卒，典主呼其子来，扶榇而返。适赵甲置货他出，归后，知李已卒，为位哭奠。由是兴旺，不十年，业隆数万。李子家中落，衣食不充，亲党咸劝外出营谋，卜之大吉。适有人入都者，相伴而去。至旧典主处，与父执求引。都有人知赵与李故交，今赵业大兴，往求之，谅可录用。挽友往说。赵闻李子来，欣然款接，曰：“我因尔父，得有今日。我觅子久矣，奈无音耗；今日来投，若有神使。”纳为主帐，而不议劳金。李子安于初学，亦不计较，尽心竭力，随同营运。赵见其辛勤克苦，出入无私，顾而乐之，曰：“子已弱冠，能自成家，应议婚娶，为嗣续计。”李子曰：“侄依伯父为生，尚无进益，何敢娶妇自取累乎？”赵曰：“姑缓亦是。但尔既为主帐，应将我所有总计之，现存若干。”李子唯唯。数日查毕，现资并货物，合计六万余。赵曰：“与剖之，我与子应得其半。”李子骇曰：“伯父何出戏言？侄在此数年，伯父周给衣食，感无既矣。矧在小郎之列，本不应得劳金，纵伯父怜而恤之，不过年例数十贯钱而已，何若是之多耶？伯父子孙振振，非无人承受者，侄何敢越分？敬辞。”赵笑曰：“子无却也，我自法。”乃设盛宴，邀其荐主及乡里长者咸集，李子亦在座。三杯后，赵谓众曰：“某昔落魄京师，人皆明白。李故友虽与我素交，并无瓜葛。一言之下，慨然助以百金，不立契券，是诚信我也。我由此起家，而李兄已逝。当时有与我合群之说，既有此语，获利理应均分。我初晤李侄时，本欲表白，恐少不更事，入手挥霍去也。今见其勤俭，能自经营，我何敢负李兄于地下乎？”乃出李子所开单目，曰：“请诸公作主匀分。”众顾李子曰：“赵伯世所难得，君有福哉！寡人顿成巨室，吾等借酒以贺。”李子曰：“诸公且止，听我一言。赵伯所云，并无凭证，是欲为义士耳。侄虽年幼，亦不敢取非义财。即亡父果存百千钱，以远年债，一本一利，取二百贯足矣。多即非义，何敢自污？”赵笑而入，命群仆以三万数百金出，曰：“今日交清，卸吾重肩，唯子所欲。”李子取其百金而出，追之，遁矣。赵乃邀众作证，呈报城坊，求访恩主。有司异其事，行文山右，唤李子至，质明判给。李子曰：“吾侪小人，实无功德，不劳而得多金，暴富不祥，故不敢纳也。”官曰：“无已，今某庙久圯，汝其葺之，非功德乎？”二人叩谢去，争出布施，庙貌焕然一新，官易庙额，号曰“双义”，而颁赵甲以额曰：“重义轻财。”芑曰：晚近之世，至亲分家不均，甚至争讼，从未闻让财而逃，官访恩主者。不意市井小民，竟超出乎世家之上。忆成案载：雍正六年，豫民崔氏有拾秦太遗银一百七十两，访归原主，毫不受谢。制军田文镜入奏，奉旨予七品顶戴，赏银百两，以旌其善。赵甲之事在后，当事者宜援此例官之，以昭盛世之典，而

示天下以法，惜乎未及此也。

转女为男二则

吾乡史荅楣明经，壮年博学，功名未遂，改业钱谷，为袁简斋明府所识拔，因入其幕。终任后，在八闽为历任方伯所倚重，修脯丰厚，慷慨好施，济贫拔蹇，极一时之雄豪，坐上食客常满。及其老也，望孙念切。子妇怀孕，未卜男女。时有精岐黄之道，不屑以医名者，荅楣延诊。其人曰：“脉主得女，然吾翁之善，可回天意，请竭吾术，使转为男，以报知己。第阳茎须移一枝改造，得男必缺一肢，翁愿之否？”荅楣诧曰：“先生之学，素所敬佩，不意竟能化女为男。无已，请移其足指，无碍观瞻，更妙。”其人曰：“不能。上可移下，下不能上。再三筹度，唯两手小指无用，可以挪借。”荅楣欣然诺谢。遂设炉炼药，佩服兼行。及期，果产男孩，手仅八指。见客腆，宛如闺阁中人。及长，羞涩更甚。有欲验其指者，则啼而匿，为同人所噓。昔荅楣与吾师父王公交善，方其归也，王谓之曰：“阁下与当世名公友，而仅诸生；资至巨万，而仍寒士。依然故我，徒劳无功，窃为君不取也。”荅楣大笑曰：“吾之出也，有一肩行李，笔墨而外无他物。不数年，出入公卿间，推贤让能，有为之荐拔置身青云者，有赖予仰事俯蓄裕衣食者，各若干人，畴不企史善人之号，亦可以自豪矣。足下欲予坐拥万镒，纳资为郎，方谓吐寒士气耶？此守钱虏所为，卑卑者何足道！”其胸襟之阔达如是，宜其遇转女为男之奇士，此其中盖有天道也。

姑苏有老翁，富而无嗣，仅生一女，及笄，病笃，医皆束手。翁不惜重资，聘名医叶天士诊之，笑曰：“是非病也，肯以若女为我女，且从我游，百日，还阁下以壮健者，非复娇弱之态矣。如迟疑不决，是翁自杀之。死非正命，良可哀也。”翁诧曰：“诚如是，愿以千金送阁下。”天士携归，另洁密室，选婢之美而艳者，使伴女宿，嘱曰：“此汝姑也，终身依倚在是，顺姑无违；稍有拂逆，致增其病，唯汝是问。”于是日给药饵，恒往观之，见女体渐壮，容渐舒，与婢情好日密，形影相随，知事已遂，遽入其室，迫喝婢曰：“汝与姑所作何事，我窥覘洞彻，必尽言之。如敢隐讳，将以刑求，勿自苦也！”婢视女而泣，女忸怩曰：“婢之伴我，翁之严命，如违应责，顺何罪耶？”婢因曰：“是主陷奴也。以郎君伪称义女，而使奴同衾共枕，违既不敢，从又获咎，置身何地？”天士大笑曰：“已顺从姑夫耶？方为汝喜，岂汝责耶？”速女改装，去发而辫之，以药展其弓足，衣冠履舄，居然美男子。延其

父至，告曰：“阁下以子为女，伪疾诳我，误使义女伴之，今为其所乱，将如之何？”翁愕然不解所谓。乃使小夫妇出拜，翁顾而大乐，愿以婢为儿妇，与天士结为姻娅，往来无间。芑曰：变女为男之法，见于《医经》。史以盛德而遇良医，理所应得，无足怪者。唯叶所治之女，其《医经》所载之五不男耶？名曰天、捷、妒、变、半。任冲不盛，宗筋不成曰天；值男即女，值女即男曰捷；男根不满，似有似无曰妒；半月能男，半月能女曰变；虽有男根，不能交媾曰半。此五等人，状貌血气，本具男形，唯任冲二脉不足，似男而不成其男，为父母者误认作女。年至十六，气足神旺，阳事兴矣，郁不得发，是以病笃。幸遇名医，充以妙药，诱以所欲，自然阳茎突出，不复女矣。吾意五不男中，唯天阉外，皆可以药救也。故见于《医药经》。奈世鲜精其技者。叶天士，医药名家，固其宜也。而史公所遇之人，其学亦不亚于叶，名逸不传，惜哉！由是推之，天下之抱绝技而隐没者，不知凡几，岂仅学医之道为然哉！

卷三

妓笃故谊

黄沙陈星堂，近从安南归帆，客囊充溢，盖居奇所获，已累数千金矣。陈于归装后，朋辈为其洗尘，设花酌矣。座客有劝其挟妓者，陈叙前因曰：“仆尝于此三出三入，非此无由落魄，然亦非此无从有今日。”众请其说，陈曰：“话本太长，言之缕缕，恐阻诸君酒兴，不如且理觞政，俟酒阑灯烬时细言之，为诸君醒酒。”其后获闻详细者，皆叹妓丽春之于陈，实生死而肉骨也。先是陈固千金子，然以渔花柳，沃产悉售于人，遂致孑然一身，几等于丐。丽春者，前所识之妓也，陈尝助百数十金为其削籍。嗣别数载，杳不相闻，忽见之于新桥市，时陈已落魄如鬼矣。乍睹丽春，讶为面善，而苦无由忆。丽春忽停步询之，陈蓦然心动，始忆为春。春问其近况何如，胡为至此，陈曰：“风流落魄，羞见故人。”春曰：“此非深谈地。”乃导至贤思里一室中，陈设颇丽，婢媪参前。盖春前已从良，夫殁丧，颇有所积，然孤影无依。一遇陈，不觉前情在念。嗣审其流落之故，叹曰：“君痴于情者。然日夕置身爱河中以为事，安得不罹灭顶乎？今日知悔乎？且君向所厚者，曾有能为君地者乎？”陈曰：“此辈身不由己，况亦不足责报。我于前事，视之如水流花谢耳。但今春梦已觉，倘获立足境，当视此为畏途矣。”春曰：“君能改辙，亦何忧无立足地？”乃露自荐意，拟重寻啮臂之盟。陈闻之，如从九幽十八狱再睹人世，然不敢直应，乃嗫嚅曰：“此固三生幸事，但恐为卿辱耳。”春乃叙前事，言良

人已死，历两载，不敢妄意从人；君固旧好也，况曾受露覆，今岂容坐视漂溺乎？于是与陈同处，誓以后事。迨审其持重，乃以数百金，使陈从友行贾于安南，兹果发迹。

破镜重圆

何明达，粤西桂林人，前岁商于岭南，挟资数千，频年亏折，所存者千金以下耳。何因旅况无聊，偶随朋友作曲巷游。过眼烟花，何本不甚着意；不料于柳絮沾泥之际，卒复莲花并蒂之缘。先是何随友辈在新堪地买醉，花天酒地，骚兴悠然。座客陈某，谓此地过于征逐，虽金迷粉醉，究不合雅人幽会，不若暗里平康之得静中乐趣也。众谓其迂腐，嗤之曰：“君素不履莺花庭院，只合于罗刹鬼窟，独拥母夜叉作人髓饮局耳。”陈曰：“君等滥矢风流，实花月场中饕餮。但士各有见，君等不见静中之趣，犹余不见闹中之乐也。自今往，请扬镳分道。”陈与何颇相莫逆，嗣遂招之作游侣，偶于仙城巢云别馆，即私娼院也。陈所契者，名翠莲，颇风韵，略知染翰。镇日于碧桐窗下，作茂猗书法，见之者颇许为香国翘楚。是日陈何踵院，何见翠莲颇具林下风姿，隐相倾羨。倏见有淡妆素服丽人，从帘外过，莲瓣纤小，逼近吴寸趾；其举止哀艳，又若江采苹，楼东独步焉。陈指以问翠莲，莲曰：“此求售者，以其选择良苛，尚未经有主顾。”陈请荐诸何，倩翠先容。翠曰：“事必无成。”陈曰：“女元龙太过，高自位置，岂欲得王孙贵价耶？”翠曰：“非也。伊有隐衷，难以尽说。”何曰：“请道其略。”翠谓：“伊遭家难，鬻身至此，然不屑作柳絮随风。院主怜其幽淑，听其备价自赎。苟有作泥中援拾者，伊宁委身事之。若作道旁花相视，伊不愿也。”陈曰：“伊肯与人接谈否？”翠曰：“与予颇相倾慕，谓予能知其苦也。”何曰：“伊果系遭难坠溷，复能卓然自立，此有志节女也。如可赎，愿倾囊相助。”莲走告之，携入见何等，告诉苦衷。据言“本姓谭氏，某宅之育女也。夫隶西粤，姓王名基，客游至此，于前岁娶妾，以事被逮于官，客囊耗去，需百金始能出狱。妾念夫妻大义，鬻身以成之。迨夫脱狱，妾遂坠火坑矣。又念身本清白，以为夫故，不惜自鬻；但不能作章台柳，攀折由人。蒙院主深怜，许我自赎。苟能脱妾于苦，当作婢以图报耳。”何闻之，不胜慨曰：“尊夫与吾同籍，不忍见其家属流落，如可赎，即措资相助。但不知尊夫已西旋否？”妇曰：“半月前闻伊尚逗留司院街。”何曰：“待吾访确，使复团圆，何如？”妇闻，崩角在地，曰：“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；粤海冤禽，复逢比翼。非君之力不至此。”迨何果于司院街，访得妇原夫，为道其故，助资使往赎妇。夫妻重会，不啻破镜重圆。此癸酉三月事也

。吁！何本客途失意，而竟于狎游中作此义举，诚可谓高谊薄云矣。该妇缘夫自鬻，已分生离；然能脱却陷井，则虽琵琶另抱，犹胜作倚门侣也。不谓偶遇黄衫，遂使红颜复归故主，妇人之大幸，亦事之罕见欤！

珠妓殉情

区容阶，楚产也。厥祖作贾穗城，遂家焉。父某生三子，容生越七日而父丧，母抚三子成立。长子弱冠而夭，次子行贾，往来楚粤间；惟容习举子业，思以诗书起家。诂所与游者，多非益友，酒食游戏相征逐者，趾错于途；纵有二三老成持重者，施以针砭，而一暴十寒，终归无益。容遂与此狎邪游辈，相依为命。眷珠江花舫九娘，每一留醉，累旦达霄。凡得九娘一言，则挥金如土，不少靳也。月圆之夜，偕友开宴珠海，作团圆会，花满，酒满，月满，无殊极乐世界也。岂期乐极生悲，容于酒阑灯，未免有情，芙蓉帐里，竟犯不治之症。甫晓，以肩舆归。亭午，神魂遂返极乐世界。母妻儿女，痛哭殊常。检其所佩绣囊，有并命鸳鸯金钱，知系花柳场中谛盟所得者。将访诸其友，欲识容所与谛好者，系属何人。殊九娘一闻容殒命消息，悲不欲生，追思情况，神思如醉。其母思所以慰之，拉诸姊妹设筵作“解愁会”。九娘以酒沥江中曰：“一滴何曾到九泉，念及死者，何忍下咽！”语毕，清泪双垂，诸姐妹叹其情深，皆为坠泪。宴撤后，九娘五内无主，不止鱼玄机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”之叹也。其母虑其有变，刻意防闲。九娘寸心已定，遂欢容笑黛如平时。至十七夜，欲觅洋药自裁，而防范过严，杳不得行。遂检奁间，偶得鸦片灰数钱，以茶和饮之。比母知而救之，已无及矣。九娘遗言，愿得附葬容墓，俾得泉下相依，免令孤魂无主。其母以九娘系属亲生，勉从其志，告诸容友。至双鸳之冢，其成否未遽定也。呜呼！九娘能以身殉情人，亦可一洗青楼薄幸之丑。然为士者以有用之身，而漫置诸无用之地，识者尤谓不可，矧殉之以命哉！昔人咏云：“二十四友金谷宴，三千里外石城游。人间无此繁华乐，无此繁华无此愁。”此言石崇宴饮，动费数万金；炀帝出游，随行数万众。乃一则亡家，一则亡国，其乐将安在哉？是知贪快活者，必招烦恼；极闹热者，必变凄凉。故君子以安享和平为福，画阁灯红，不如山头月白；华筵扇乱，不如林下风清。眼界放开，自有天然真景。彼沾沾于歌舞场中，恣意钗裙，适情弦管，自谓得无上趣矣。沈石田尚书一语道破曰：“脂粉两般迷眼药，笙歌一路败家声。”

四川某贾轶事

蜀商某者，受主人托，代为营运。红白花蜡，贩负来申，计资八千金。诘料某自抵申后，被玉餐珠，花天酒地，俨然贵介弟，来作狎邪游也。昵某姬，有白头约，具千金脱其籍。将谋金屋，倾想吴门，遂偕乡人郑某，买棹姑苏，营宅虎阜，盖已尽其资矣。川中得耗，乃东间关而至，冀收桑榆。乃燕去鸿来，中途相左，茫茫前路，唯有涕泗滂沱而已。某则摒挡既毕，复来申迎姬，将图偕老。至则有酒食征逐者流，以情告某。某乃匿迹姬家，料量衣饰，急拟赴苏潜避。日者，舫船江岸，某与姬肩舆二乘，鱼贯而出。某之车不下帘钩，防人识面也。当路出宝善街，适丹桂园演剧将散之际，车马拥挤，久不得前，而某之帘衣已坠，真面已呈。某方肆漫骂，而乃东正侧足其间，趾而望之，伊人宛在。于是挽以下车。某曰：“事已至此，请从我登舟榷算耳。”将抵吴门，某以阿芙蓉膏毕命。姬念前因后果，一旦成空，不觉泪下沾衣，于是夕亦仰药舟中，合欢地下云。乃东将其衣饰变卖，以为收敛之费，而八千金则飞去无迹矣。方乃东之来也，时值炎暑，人皆纱罗，而彼犹大布为裳，则平日之俭朴可想。乃以己之节啬，而供人之挥霍，守钱奴其亦何以为情哉？

记瘦腰生眷粤妓莲真事

瘦腰生，鉴湖旧家子也，随父宦粤，眷一姬名莲真，弱不胜衣，使舞掌上，当不减汉宫飞燕也。而双翘之瘦小，仅若红菱一角，更足令人魂销。姬有母，恃姬为钱树子。而生又簪缨门第，不知稼穡之艰，举凡火齐木难，为姬取给，半年而资用不支。惧见责于亲庭，来沪上游，作避地计。繁华如梦，回首都非。虽不能摒绝路柳墙花，而曾经沧海，除却巫山，月下花前，常有抚今追昔之感。姬亦念生无虚日。适珠海有花丛之禁，风月无边，瞬作烟霞过眼。姬言于母曰：“郁郁处此，何以为生？曷迁地为良耶？”实则意不忘生也。航海来沪，僦居老旗昌之遇祥楼。日候楼头，而生杳无音耗。一日夜漏二下，生有友邀饮其家，赌酒斗歌，声传户外。姬审听之，曰：“意中人固在斯也，何其声之相似耶！”褰帘一睇，遽倒生怀，掩泣不能成语，良久始曰：“前情俱在，君竟水流花谢，置身月地花天耶？曾一念及莲真，尚在风尘沦落否？”慰藉良久，破泣为欢。洗盏更酌，留宿姬家。如是半月余，生不言归，姬亦未以缠头相索。会生有族叔赴京陛见，欲挈生偕行。生语姬，姬曰：“宴安鸩毒，不可怀也。妾洞悉君今非昔比，恐君以妾贫富易心，故半月以来，伴君岑寂，以表妾心。勾栏中岂妙手空空儿久居之所，妾不加索，其如姊妹行白眼何？君行矣，勿以妾为念。如富贵逼人，未必无相见期也。”嗣后悲欢离合，南北西东

。生北上时，已徐娘半老。别生数年，门前车马，愈形冷落不堪，渐至不能自存。扁舟返粤，改名歧凤，杜门谢客，以待生归。今秋，生援例得半通黄绶，两翅乌纱归里，而姬于两月前已逝。白头未遂，红粉已埋。生曰：“黄伯舆为情而死，我宁从卿于地下矣！所难堪者，薛涛坟上，已落桃花；关盼楼头，空归燕子耳。” 奠墓毕，哭失声而仆，为从人灌救方苏。生殆深于情者，而红颜薄命，振古如兹。为志端倪，俾天下有情人咸为青衫之湿也。

崇川侠妓

余谱香，湘乡名士也，年少多情，翩翩有致。唯家不中资，故每橐笔出游，藉衣食于奔走焉。时有某太守者，方以厘务于役崇川，慕余名，聘于幕中，而与之偕。余抵崇川后，公余之暇，偕二三友人，联袂香街，闲情风月。眷一所欢，曰春林，本广陵人也，貌仅中人，而饶有情韵。余与之遇，褰帷覩面，欢若三生；自春徂秋，几及半载有余。凡除酒局应分之外，缠头所需，则不妄费余一文，且款接之间，实有逾于琴瑟者。余因赠以联云：“秋日春风，毕竟在杨柳楼台，批杷门巷；山中林下，好记取美人低唱，高士狂吟。” 会某太守以他事交卸，余亦辞去。客况萧条，几无以归计。日夕踌躇，至废寝食。春林已窥知其情，谓余曰：“是处岂子所得久居者耶？当速整行装，别图安砚之所，庶免关山失路，至貽笑于友朋也。” 乃潜搜所积，仅得十金，计不敷，复私卸臂上条脱，为质十余金，授余曰：“以此赠别，藉表寸心。” 余感愧交并，至于泥首。遂即日束装起程，致声珍重，为订后日之永好，洒涕而别。嗟乎！寒士值天涯沦落之时，虽戚亲亦鲜有过问者，而况其为青楼卖笑之人哉！吁！若春林者，诚可谓妓中之侠也。

冶游遇故妻

宝钗再合，漳浦奇闻；破镜重圆，洛昌幸事。顾聚无不散，眼前即是短长亭；会甚于离，身后尚余花酒梦。此则遗恨巾幗，气尽须眉者矣。某生，宦裔也，籍本芜湖，家侨穗石。少孤，母氏溺爱，操举业罔就，乃复荒坟鬼唱，久伤椿树之长凋；宝人遥，更痛萱花之暗萎。盖岁庚午而母氏见背，生嗣是益不检。书画鼎彝，皆充市鬻。尤可慨者，家无宿储，妻常寄外氏为活。生素渔花柳，遂致久疏琴瑟，至此无以为家；则一身之外，更无复撻念者。是岁秋后，竟不知所往。其妻惯依母家，有传某死耗，说其改适者，而女不顾也。于是楼空而春风自惜，不绝啼鸦；镜破而明月难圆，暗辞野鹄。思芟红豆，永绝情

缘；悲检青衫，都余旧泪，其志亦可哀矣。诂意其兄，浮梁作贾，女以与嫂咀唔，不能安于其室，遂为浮言所惑，适媒家以为再嫁地。其嫂视若已死，不复与闻。迨岁辛未，兄浮梁归，问妹消息，嫂言：“姑少寡难守，我不能作主，遂任其意。在媒家，适一贾人，后闻媒媪说，该贾已携之返籍矣。姑以我不能体其意，于未嫁时已成枘凿。比改嫁，绝不通问，故不及详知其家世也。”兄闻，默然良久，出访之，杳无影响，如是者已历二年。诂料嫁者不成为嫁，死者亦不成为死。癸酉年三月，某生客帆归省，行李焕然。卸装后，抵岳家视妻，则妻不获面；妻兄作贾，妻嫂亦已下世，只余小舅小姨辈，问及其妻，小舅言已经改嫁，叩其究竟，亦不能详，生遂辞出。未几妻兄自贾所归，弟妹告以姊丈固未死。妻兄闻，急访见某生，告以前后根因，且谓因已不在家，致妹如此，向生告罪。生亦无语。妻兄去后，或劝生讼之，生曰：“我不能自主，以致家变若此，于彼何尤哉！”闻者服其有度。先是生无计谋生，自拼绝望。后闻有戚作宦江西，颇居显要，生欲往而艰川资。嗣有相识作客南雄，生恳附舟同往。至雄，所识略赠资斧，生遂入江西，获见其戚南昌知府某公。因生无甚长才，难授以重任，姑使之管帐。迨任满，出署居馆，生以颇有所获，暂辞戚，旋省墓。至是以客游初返，孤寂如鹜，不觉顿触旧好，游于谷埠花船。心厌波涛撼梦，改游蟠龙南某别院。生甫入幽房，即魂飞天外，盖所见丽者，即结缡人焉。生颇有镇静意，致言俟无人，细谈衷曲。妻会意，遂不语。迄乎酒阑灯尽，话及当年事，相对如梦寐焉。盖生妻为贾人赚娶，转货于娼家，后遂转徙至此。生叹曰：“此我之罪，与卿无干，顾卿何以自处！”妻曰：“覆水难收，君即不见责，然势难再合。”乃相与坐叹。至晓，生暂别，归思所以策其后者。临别时，妻曰：“君于午后须再至，作此生终见之缘。”生以抱恨成猝病，不能如约，迨相隔七八日再往，则已玉暗香消。询其死由，鸩母含涕，谓“乃仰洋药以死者。”且言“伊无欠负人家债目，又非有所格而不能遂，实未审其致命之故也。”某惊惶无语，唯问其葬所，鸩言草草殓殓；俟问土匠，始知之。生归，叹人世情缘，甚于梦幻泡影，拟挥慧剑，断烦恼丝，现未审果否。噫！三生难问，一切达观。但愿有酒浇愁，任歌得意，若以无稽诮我，宛在斯人。

阿韩传

阿韩者，鸳湖荡桨女也。风鬟云鬓，绰约多姿。禾中裙屐少年，殷商大贾，爱坐其船。每当春夏之交，放棹于烟雨楼前，杨柳风和，藕花香送，人面与波光相掩映。而性尤能解颐，秋波一转，娇态动情。所得卖笑钱，钗簪装饰而

外，积有余资。有某生者，才能倚马，隔宿无粮，与韩缱绻最深，而韩亦不以寒素薄之。解香奁以佐膏火资，无虚夕也。迨生桂籍登名，而韩则欣然自诩，以巾幗识英豪矣，遂愿抱衾与稠也。成婚之夕，女貌郎才，人称双绝云。呜呼！寒士值寥落之秋，即戚族亦鲜有顾问；而韩能于风尘中，独具慧眼，女侠也，亦天缘也。不然，当其名噪一时，意中人岂少哉，何必眷恋此牢落青衫之人也哉！

九月桃花记

春申浦之滨，有桃花一株，九月盛放。时人以为灾异，或谓天时恒燠所致。天河生曰：“皆非也，桃花根浮而寿短，自古以为红颜薄命之喻。上海城北，为桃花最盛之场，阴气所钟，故有九月复开之异。”一日偶与友人语及，而未尝播诸众人也。是夕就枕，闻门外舆马倥偬，使者二人进谒曰：“主人敬遣相迓。”生茫然，问主人是谁，使者曰：“桃花仙馆夫人也。”生曰：“素昧生平，何事见招？”迂延不欲往。使者致意殷勤，敦迫就道，生不得已，许之。约行十数里，见郭门隐约，云霞变灭，望如锦城。香气沁人，心神怅惘。生问何郡邑，使者曰：“君日处青山中，而不知耶？此亦一青城也。为东皇渡海行宫，群芳之吏，萃于是焉。”生既入城，见绿萼红苞，奇葩异卉，纤丰约，五色迷离。每过一门，各有题额曰：“芍药宫，”“芙渠苑”与夫“梨园”、“柳衙”之属。树木掩映，楼阁周回。转折久之，忽见宫阙巍然，朱门碧瓦，鳞次栉比，非复人间，则所称桃花仙馆者也。使者引入，嘱生暂歇廊庑间，而自复命于夫人。时重门内外，韶艳女郎，不下百余，华妆靓饰，窥客而嬉。少顷，使者出，传命请见，生肃容而入。门闼洞启，珠帘乍钩。堂以上，嫔从如云，环纷沓。夫人方升坐，神光霞艳，丽若天人。生及阶而揖，不敢仰视。夫人曰：“奉劳玉趾，愿达一言。今人谐媚成风，事无定论。譬如秋斋供菊，冬岭寻梅，自命风流，清寒常态。所异者，文人墨客，咏及秋容，往往轻薄春光，以桃李为凡姿俗艳。不思天生万物，菀枯递嬗，各擅胜于一时。桃李不借力于东风，而春色必叨荣于桃李，藉以增辉万物，黼黻河山也。设使气转鸿钧，东君命驾，而乾坤冷落，风日萧条，何以挽回寒瘦之观，敷畅阳和之气哉？况乎夭桃之姿，更不同于杏李；王母瑶池之树，元都仙观之珍。春官则门第争夸，风化则室家兴咏。曼卿抛去，五百岁而始花；方朔偷来，三千年而一实。而先生以为根浮寿短，何所见之疏也。“吾不揣冒昧，请于东皇，特于重阳之后，小春之前，命彼花神，择人烟辐辏之区，点缀一株，为世俗一新耳目。俾知华之质，亦足以寄傲风霜；艳丽之姿，何不可争芳松竹。置夔龙于叔世

，岂无逆鯁之忠；嫁钟郝于蓬门，诨少摩笄之节。桃花之不与菊梅比烈者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时不同也。若谓化工嘘拂，亦其福命使然。彼寂寞空山，凄凉篱下者，时运之不逮，又何忤乎他人哉？悠悠之言，初无足责。先生灵根未泯，慧果犹存，慎勿以褊见迂词，令彼名花抱恨也。”生闻言，惶愧无地，如梦初醒，一灯荧然，瓶花犹弄影也。

记珠江韵事

羊城每当士子云集之时，珠江风景，分外清娱。其往游谷埠，呼妓侑酒者，纷如也。有某生狎一妓，名阿云，甚为眷爱，形影不离。阿云明眸善睐，肤如凝脂，殆江淹赋所云“气柔色靡”者也。颇能识字，解诵风词，每一掉文，几如匡说解颐，不数郑家婢泥中之对也。某生曾赠以词曰：“帘前记执纤纤手，堂中细酌盈盈酒。语软情温，惆怅巫山一段云。背人特地留侬住，惊风又拂衣衫去。无闷无愁，万唤千呼不转头。”又云：“惊春正滞珠江棹，悲秋始返雪山道。此日相适，疑是飞琼下碧空。绣裙半掩名花饰，云鬟低亚胭脂赤。相对多情，只少些儿画不成。”某生拟娶之为侧室，以千金为之脱乐籍。惟须待鹿鸣宴罢，然后仍商之堂上也。然二词盛传于勾栏中。

得新忘旧

楚客述武昌胡健中获报事，殊可发人猛省。胡贸易于闽，近年复商于粤，赎名娼作小室。所谓娼者，名宝琴，谷埠楼船翘楚也。胡邂逅遇之，刻不能忘，捐重金削其籍，置诸朱楼绣阁间，几以为得神仙福矣。胡中表郑少岩，年少逸才，皎若临风玉树。虽随胡作贾，而雅无市廛气。胡以通家懿亲，不复嫌疑，胡郑至，宝琴每不避。或觞酒品风月，仍命宝琴侑尊，以符四美。顾宝虽曾隶乐籍，而丰怀洒脱，无脂粉习气，且流丽中寓以端庄。无因之笑，有令人不敢倾吐于前。郑尝至健中所，健中不在，宝出应之。郑见其花眸，似有泪意，讶之，宝不能自隐，曰：“君知表兄有新宠否？”郑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宝谓：“此非今日事，去秋向侬索金钗去，此即其时也。既有此宠后，神意即淡然，偶有酬对，亦只貌合而神离也。”郑曰：“嫂何知之确？我虽与之共处，然此节则俨在梦中，非惟未见，且不及闻也。”因遂别去。迨胡竟以新问旧，而弛宝之宠，宝虽不怨遇人不淑，而良宵风月，幽恨时形。胡视之俨如赘，不惟不贵之，且欲去之也。郑知此事，不复往其家。去冬，宝沾疾，胡医治之，不三日遽歿，且殡葬皆从简。郑见其随地移情，心弗善也，而亦未能测宝致死之

由。本年五月，胡之新置爱妾，名爱云；病热，每怔忡中时，如有所见，胡叱为谬。一日，从昏迷中叹气曰：“我病何得以寒凉之剂，速我生命。”胡叱曰：“尔真昏谬，尔病大热，非此品无得奏功。”爱云曰：“我不谬，尔亦非谬，但其新孔嘉，遂令其旧者可厌耳。”胡闻言，遂如冷水浇背。盖宝琴之死，胡实有不可告人之处，遂疑爱云此日乱语，系宝琴冤魂所凭也。爱自尔日后，寝疾不安，言皆涉宝琴，因延巫者解禳。铙鼓喧嚣时，爱即批颊自挝，狼藉二十余日遂死。胡自爱死，寸衷忧惧不惶。去月偶病，招中表郑至，嘱曰：“汝可看先人面上，为我善办后事。”郑惊曰：“君偶病，何遽至此？”胡摇首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”郑亦隐其事，遍为安慰。初四日延医投方后，胡忽检视曰：“似此缓药，何日可愈！”乃从秘篋中出方一纸，则极凉之剂也，速命合二剂，递次煎饮毕，蒙被而卧。郑至榻问之，则已垂绝，言语不明。幸生意籍中，夙昔曾交托明白。郑问其家人服何药，何遽至此。及呈药方，郑曰：“此乃旧方，谁命服此？”家人曰：“此主人所命者也。”郑知其不久人世，急为经理后事。翌日遂歿。健中至死所谈并无不经事，而郑则深明其致死之由，录之以戒轻于爱憎者。

女仙降乩词

前在西湖太和坛扶乩，有女仙降坛，书《醉太平》词一阙，云：“风来露凉，云归月茫，银河界破秋光，坠飞星过墙。蕉荫半窗，藤荫半廊，回头悄问檀郎，是情长梦长。”请仙姓氏，则乩已寂然矣。绎其词旨，轻茜清圆，宛似弹丸脱手。吾杭频乡女史，以词名。成庙宣庙时，为赵秋大令入室弟子，所著《频香词》若干卷，神似香消酒消一编，为词中别开生面。此词风致颇为近之，岂频香精灵不昧，尚来往于六桥三竺间乎？顾以姓氏请，则终不应，何也？吾闻频香所适非天，大有淑真断肠之戚，常画饮酒读骚乔影，自谱北曲一套题之，慷慨淋漓，铜琶铁板，每以豪纵为解嘲；而词中则呢呢私语，韵致凄凉，竟判然如出两手，岂尚不忘绮语之结习耶？抑遭兵火，另有才女，抑郁以死，而不能自秘其情耶？姑具所见，以俟知者云。

船女奇缘

网船女子阿巧者，故小家女也。始生时，父母不欲举之，为网船某姬乞归抚养，以为童媳云尔。乃阿巧至十一二龄时，姿容即明媚可喜，某媪颇钟爱之，不令作船上生活，凡拖篙打桨诸务，皆不问也。阿巧性尤慧，能得媪之欢心

。又数年，媪稍裕，另置一艇，使阿巧守之，而日与其子驾旧船出谋食。盖以其子亦将弱冠，故令远之也。网船之泊于鸳鸯湖也，有定所。女之船适泊在东门。东门为人烟繁盛之地。有西泠某生者，风神楚楚，有灵和张绪之风。少尝学书，中更丧乱，遂弃儒而贾，设肆于禾地之东郭。每当清晨，市未集时，则踞楼槛而读。水鸟惊飞，渔人皆起，盖日以为常矣。女之船适在某生楼下，闻生晨读则亦起，临波掠鬓，照水更衣。生亦习见之，未为奇也。一日，方盛暑，生散步河干柳荫之下，则见女方依篷刺绣，着白苎形，不加妆饰；而冰肌无汗，艳绝天然，始大惊异。停足凝眸，女亦仰目注视，素颊微赤，梨涡浅晕。生揖而前，似欲有白，女颯然曰：“君非楼头晨读者耶？”生曰：“然，久托毗邻，未经拜访，今得一面，亦三生之幸也。”女怒之以目，曰：“此岂君咬文嚼字之地耶？往来人杂，宁无多露之畏耶？”生遂登其舟，自隐于芦箔之内，长跪而请，愿自附于婚姻。女笑曰：“君真妄想者，侬为船姬童媳，宁不知之哉？”生哀之再四，但求一促臂，得亲香泽，死且不憾。女不忍固拂其意，以手引之使起。生乘势跃起，狎抱之，遂共为野鸳鸯矣。过数月，女忽招生至舟中，泣而告曰：“君害侬矣。谁知竟种藁根哉！今将奈何？不告亦死，告亦死耳。不告则死迟，告则死速耳。今将奈何？”生亦相持泣，既而曰：“无已，其亟以情告母乎？倘母肯舍卿一人，则其子娶妇之事，我当任之。”女以为不可，曰：“此唯有走为上着耳。老姆之前，侬何能自达于前耶？”生因赁宅于岳庙之村中，迎女而居焉。媪觅女不得，生因使人微告之故，而赂以重金。媪叹曰：“吾因疑此儿太艳，乃尤物，非舟人子所能堪也。一接而孕，岂非天乎？”受其金，而仍令以母女往返焉。

情死

语曰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此王伯伦为情而死也。然苟非其人，则等一死如鸿毛矣。前岁阅香港《新报》，载有梁某与某妓，恋奸情密，为妓所卖。迨妓因厌其盘桓不去，赴政务司衙门，控其凶恶，差提质讯，忿极自戕一案，亦为情死。不想无独有偶，睽隔数千里，竟有遥遥相对者。如法租界兴圣里，有吴人名阿桂者，失其姓，向在宝兴戏馆门前，摆水果摊度日也。妍识同乡某妇，迄今九载，鰥夫寡妇，已同结发，皆图唱随偕老计。岂料妇女水性杨花，近日竟别有情人，从前恩爱，一笔勾销。妇之视夫，早若眼中之钉矣。初尚稍知避嫌，继则毫无顾忌。前日阿桂因事出外，野鸳鸯正当交颈之际，为阿桂于奸所双双捉获。妇本无媒，遂议异离。及至阿桂检点家中所有，早被某妇运之一空。虽属小本经营，而数年之积蓄，一旦弃之他人，未免愤郁难

舒，遂自闭户服紫霞膏毕命。呜呼哀哉，作不醒之黄梁耳。其死也，不动声色，先自剃头洗浴，衣服穿整，皆莫之能防，可谓视死如归，可惜死非其所，亦愚矣哉！噫！

记邗江张素琴校书毕命事

珠娘身价，邗江最重。薛涛院内，关盼楼头，每喜风月清淡，一洗烟花习气。现虽江流日下，大不如前，然自爱者，犹金玉其身，不为阿堵所动。非若寻常流俗，见金夫不有躬也。张素琴者，本良家女，结缡半载，琴瑟颇谐。无奈家室贫寒，牛衣对泣，计无所出。适有鸩母，蛊惑其夫，遂致枭鸩入室。平康误落，非其志也。忽遭狂且，逼以势利。琴盖心焉许者钱生，至是宿愿难偿，竟誓以死。一日，钱偕友腊屐过院，张筵小叙，琴艳妾劝酒，坐钱膝上，曰：“妾生不辰，流光荏苒，轻尘弱草，于今十七年矣。又不幸中道睽违，事难如意。今已矣，花残月缺矣！君若惠顾前好，葬妾蜀冈之上。并有六龄弱弟，惠而教之，死瞑目矣！”钱与友诧异不已，慰藉间而琴力不支，气绝死，盖已仰药而未以告人也。钱出数百金，为琴葬玉并恤其弟。噫！九原可作，同怜薄命红颜；百折不回，为认荒丘黄土。芙蓉谏召，豆蔻香消。红粉内竟有斯人，青楼中又增佳话矣。

记钱姬假途脱籍事

天下情人，终成眷属，世间好事，每致多磨。故情之所萃，意果独钟，不惜委曲以将，婉转以赴。正不止如马盼盼借大腹贾为彼岸慈航，安得谓青楼自古无情地哉？然得于此，必失于彼。苟非其人，万勿醉生梦死于裙带中而不一悟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亦殊不值得耳。钱丽君者，吴门校书也。莲性虽胎，不遭泥染。杨枝无力，偶宕风前。虽处章台，固非随浪逐波之女子也。与陈生善，有啮臂盟。陈有怀依玉，无屋营金，不敢以妙手空空儿蹈红绡故智，而事竟不集。万不得已，无可奈何，任其光阴荏苒，送旧迎新而已。有某者，蜀中大贾也。旅于吴，慕姬名，备蜀锦十端，踵门请见。丽姗姗来迟，贾恨相见晚，逾于所欢。由此雨夜雪霄，花晨月旦，某非姬不乐，姬去某难欢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固不必身入侯门，而前此之陈生，固已早同陌路矣。一日，谓某曰：“昔日以勾栏为香粉地狱，君能使火坑内现出莲花否耶？情好如君，若终作露水夫妻，路墙花柳，岂不徒呼负负！出桎梏而登衽席，君有意乎？”某曰：“惟卿所命。文姬归汉，千金之义，岂让曹瞒。所不可知者，恐卿心匪石耳

。” 丽曰：“山移谷变，誓死靡他；石烂海枯，钟情不易。君肯一为援手，妾且生死惟命。” 于是某商于鸨，以八百金脱其籍。将有成议，丽曰：“青楼龟鸨，千古无情，一出此门，则寸缕尺丝，均非我有。妾将以蛮头秃袖入乎？” 某曰：“微子言，我已筹之烂熟。” 于是吴绫蜀锦，为作嫁衣；缕金箱子，折叠其中，舁以畀女。择期雇轿，迎娶以归，僦居于吴。琼华仙子，下嫁蓬莱。不阅月，而衫痕眉黛，云影风声，销归乌有。然衣裳在笥，犹不疑其有他也。急启葳蕤，而已空诸所有。盖以为云神女，已同奔月嫦娥；侦骑四处，杳无影响矣。或曰：此桓伊假途之故智也。丽以陈生为心上人，而陈实格于资，不能举手。适逢其偶，某之贸贸然来，于是与陈欲即反离，求亲姑疏，假手于某，以为从陈地步。初本疑信参半。有识陈者，见陈于数日前，曾过姬室，故知其从陈而去，略无疑义云。我闻如是，人云亦云。情波变幻，欲海迷离，月地花天，过于蜃楼海市。走马王孙，坠鞭公子，尚无错于用情，而为彼美之播弄也。

记紫蓉女录事逸事奇逢

秀才望榜，心怦怦然，恒情也；而不谓属望殷殷者之出于青楼，则已奇。登贤书，纳宠姬，育鳞儿，乐事也；而不谓纷至沓来者之集于弥月间，则尤奇。若吴门陈生之事所纪焉。生，名士也。少孤力学，丸熊画荻，皆母氏所陶成。弱冠，补博士弟子员，每试辄列优等，师友各以伟器目之，而生亦毅然不作第二人想。顾负才自许，拓落不羁。二三朋侪，时作狎邪之游。白征歌，红牙按拍，酒绿灯红之地，时复相与流连，母亦不之禁也。春间以就试故，僦居省门。悦李绣蓉女校书，因与定情。豆寇梢头，不知春风几度。绣蓉貌故端好，楚楚自怜；其妹紫蓉，姿态尤艳，双翘瘦不盈指凌波欲渡，风疑仙，鸨母尤爱怜之。会当破瓜之年，每欲为之选婿。生于酒酣耳热之际，许以金屋贮之。紫蓉私幸得人，遂杜门谢客。筵席无生，不复侑酒；非生至，亦不出户。四月间，遂作眠香会矣。昵枕低帷，情好益笃；流连忘返，学业渐荒。无何，紫以孕告，促登室。生故非素封，而又夙秉慈训，未敢遽以告。进退维谷，渐至积愁成疾。梦魂相唤，举止失常。母知之而无如何，惟诫以勤揣摩，励精进，苟秋风得意，则虽为之脱籍，不汝靳也。无如生痼疾已深，狂游如昔。试期将届，置若罔闻。母训之而如故，紫规之而亦如故。而时已七月矣，紫知其不可以言虚勗也。使之下帷于己院，为攻苦地。青灯佐读，红袖添香，复为之考勤惰，课工拙。操业少怠，即白眼相加，将以青楼作绛帐焉。鸨欲夺其志，矢不渝。强黻之，则与齟齬，之死靡他之志，百折而不回。比生入闱，则又长斋绣佛

，朝夕焚香顶祝，属望之切，盖较诸生及生母尤甚焉。揭晓之夕；四出侦探，徬徨中夜，杳无好音。则手合鸩药一刀圭，持谓生曰：“若不得志，则足为妾道地者，赖有此耳。”生亦为之泫然。漏四下，忽喧声达户外，盖报捷者知生匿姬院，而踪迹之也。生闻捷之下，惊喜欲狂，归家摒挡。旬余，遂议践前约，鸩复故索千金值以靳之。生无如之何，姬以好事多磨，濒于死者再。鸩知其不可夺也，请以二百金归生。生母以爱怜少子故，复如数出藏镪畀之，始得迎登室。往返筹议，盖至是已小阳月矣。归生未逾月，举一子，戚里之赴汤饼会者，咸以阿侯绝类其母。咸请见之，辄惊为天人。而各艳生之遭际，争相传述，因笔而为之记，以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云尔。

记珠江才妓事

客有谈珠江才妓者，询其名，则汪蟾辉也。汪本南海良家女，秉性温和，吐词隽雅；幼时母授以书，辄能记诵。稍长，爱作小诗，颇有风致。及笄，误嫁娼家，深以为恨，然亦无可如何。惟时时背人饮泣而已。姑亦怜其俊慧，俗客造访，概勿与通；遇文人词客，始令接见。所居小楼半间，窗明几净，法帖奇书，杂陈左右。笙笛之类，不屑置也。客至，焚香煮茗，相对清谈，不杂淫褻语。逢二三知己，或飞觞月下，或分韵花前，兴亦不浅。与番禺徐生菊仙，性情最洽，几于无日不至。常持葵扇乞诗，生戏题二绝云：不须蝉噪画来工，已得常持素手中。好向小亭花影里，扑来萤火一星红。欲锡嘉名定合欢，暑消三伏胜裁纨。只愁约赴黄昏后，故障娇容不许看。既而生父闻之，严加防范；欲寻旧好，不得其便。汪犹未知也，以书招之，不至，因缄诗以寄云：情书昨已倩鳞鸿，满拟西窗话旧衷。不意近来踪迹阔，仍将离恨寄丝桐。记否当年月下时，双携素手步迟迟；总然未定三生约，合向春风忆旧知。半缕情丝表热肠，更裁诗句问平康。倘无别院娇姿恋，妾拟邀君共一觞。君如许妾卜佳期，宜惜流光若马驰。春去苦留留不住，及今犹有好花枝。生读之，感念昔游，亦寄诗以谢云：初度相逢卿忆否？嫩凉天气近中秋。凭栏共玩西楼月，残夜疏帘半下钩。醉月评花兴一般，每逢佳日共追欢。怜余抱恙秋风下，药检奇方手自丸。舟从邻郡乍归时，即寄鱼笺报我知。无限离情浑不诉，先持葵扇乞新诗。裁将佳句诉情浓，更剪香云密寄依。良会渐稀无别故，只缘仆性近疏慵。及秋，生赴试羊城，竟寓其家，缠绵甚挚。闻生拟以金赠其姑，迎置别馆，想姻缘簿必能为其如意珠也。

蚌精

何元者，姓氏莫详，亦不知其何许人。乔寓佛镇，以扮蚌精得名，人皆呼之为蚌精。元美丰姿，清眸传盼，神彩秀发，虽古之宋朝弥瑕，不是过也。前镇中有好事者，庆演秋景会，以多金延之作蚌精。于时皓月呈辉，红灯射彩，夜影迷离之下，愈觉妖美异常，体态绰约，观者果已忘其为童男，更疑其为仙女，飘然霞举，离碧落而至红尘也。于是，元之名噪于一时。及陈村有盛会，出数十金延之往，所演春色，亦推第一。其为人亦如玉树临风，琼林映月。镇中闺阁诸女子，有不愿作纨绔妻，而愿为蚌精奉箕帚者无数；特以月下老人，未为撮合，故坦腹东床之选，未能及之。今月，元竟不费一钱，而得美妇，盖其妇固再醮者也。先是妇为某甲妻，姿容妖冶，态度风流，而裙底莲钩，又复峭如菱角；轻躯鹤立，艳影鸿翩，见之者无不色授魂飞。不意红颜命薄，归甲未一载，而甲以消渴病遽殒。其姑劝其勿嫁，盖冀暮年有所依也。妇亦知姑意，聊应之。然****之中，不忘涂泽，志在择对从人。一日天赋奇缘，元适经其门外，妇适偕某姬倚门小立。见元来，注目视之，不转一睫。元见之，亦为神夺，不觉行步踟蹰，徘徊不进。斯时靦面相逢，只隔银河一水耳。某媪见妇神情若失，戏之曰：“娘子亦识此人为蚌精阿元乎？元固以艳名著遐迩者也。渠虽男子，乃如弁而钗者，其一种温柔无异于女子也。娘子若得嫁渠，诚为三生有幸矣！”妇红潮上颊，沉吟不语，某媪遂为之作撮合山。于上已后三日，竟系红丝，归于元焉。花烛之夕，极尽燕婉，虽鸳鸯之戏水，鸾凤之回风，无以喻其乐也。元之诸友，皆集资贺其得佳妇。元设宴款之，于是飞甍传觞。正尔欢洽，忽有叩门索债者，正妇之姑也。盖妇之嫁元，乘姑扫墓而窃奔者也。其姑见元，百般凌诟，元诸友为之排解，元曰：“是非余钻穴逾墙所得，乃妇自从我，与我何尤？即于官亦无惧也。”媪为语塞。元诸友出数金，纳其袖使去，于是元遂拥妇安居焉。今僦屋于佛山潘巷。一对璧人，一时佳话，记之以博一轩渠。

品花剩语

打狗桥至老北门口，路几半里，列屋而居者，江北流娼，动千百计。至夜，门外皆缀一灯，从打狗桥一望无际，如繁星然。然牛鬼蛇神，皆作夜叉形状。夕阳西坠，排列门前，粗脂笨粉中，求一略似人形者，渺不可得。盖彼处俗名“花烟间”，真所谓香粉地狱也。鞭丝帽影，固不屑勾留；舞扇歌衫，尤不甘俯就。人云因不敢于粗头乱服中，以求佳丽，如九方皋之相马，赏识于牝牡骊黄外也。秋思方深，散步豫园。茶罢出城，道经是地。于花妖木贼中，忽有

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者；虽裙布钗荆，而妩媚天然；如孟德曜，不失大家风范。始叹何地无材，固不能拘于俗见也。惜其门户丛杂，屋宇齷齪，难于插足。还望于日斜风定后，斜倚门前；仆于散步时庶几遇之，勿如人面桃花，则幸甚矣！因叹浆家饼肆，狗屠钓客，怀才未遇者，不知几何；论才者慎勿眼光如豆，拘于俗见也哉！

李芸小记

白门，妓藪也。板桥旧迹，芜草皆香。有校书李芸，年齿稍长，风韵超其侪。偶僦屋莫愁湖畔，编竹为篱，泊然雅素；抚琴洗研，晏如也。初未知名，吴门秦子钟吾，过江访艳，赠之以诗，书于冷金笺上，粘于围屏，以碧纱笼之，于是名倾白下。唯性极高傲，若不当意，虽贵客大贾，不纳也。当时江左章台，竞尚华丽。芸虽负盛名，独蒔花种竹，非文酒之宴不预。有妹曰绿媛，姿容慧丽，较芸尤艳。善为酒纠，并善诙谐；词意之间，翩翩有致。兼工箫笛，发声清越，足以怡情，士林称为双绝。芸后归黄吏部公子，宠之专房。喜画梅，埽枝圈花，顷刻数幅；老干纷披，间作娟态。绿媛年二十，误适匪人。河东狮子，日吼数声，未一年，抑郁而死，广陵散亦遂绝矣。岂顿老琵琶，小文琴韵，只应天上有乎？录之以补余澹翁《板桥杂记》之缺。

卷四

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词并序

吴门名校书张少卿者，系出毗陵间，小家之碧玉。身依慧水，托雅集于黄。听雨僧庐，梦云禅榻。深情款曲，绮语缠绵。早已游侣名，痴人逐队矣。无何，迹附鸾灯，歌传雀舫。虎邱春暖，荡鸳梦而低昂；鹤市宵深，听弦而掩抑。嗣以金吾禁切，玉女藏踪。深潜于桃李园中，久匿于芰荷丛里。琵琶小拨，檀板轻敲。卷花之鲸浪虽狂，荫叶之莺身自稳。迨乎风姨威息，月姊恩多，结小社于红楼，试新联于翠帖。（自注：有巨公赠以联曰：“少之时不亦乐乎；卿以下何足算也。”）门前车马，巷里笙歌，时盖居干将坊巷也。灯红酒绿之场，非卿不乐；月地花天之下，与子为欢。断三生杜牧之场，名流倾倒；作一夕秦宫之梦，我辈勾留。乃有张小尹观察者，筮仕滇池，羈身沪渎。近复以奉催军糈，解橐吴阊。问柳章台，品花吴市。缘深一面，遽尔销魂；梦结连宵，翕然意满。词托微波之达，好倩蹇修；鉴忘祸水之临，敢称副室。爰访

委禽之礼，用图比翼之欢。遂于月之十六日，迎归于曹家巷寓庐。红交拜，金盞同倾，礼也。蓝桥重度，看蝉鬓之斜欹；玉札谁缄，顾鸾弦之再奏。聊疏短引，兼附新诗，藉佐奇谈，以供一噓云尔。词云：卸却黄冠画翠眉，靓妆顾影弄娇姿。无端一夕东君力，博得雍容象服宜。姐妹常时共倚楼，尊前老大各生愁。红颜毕竟多浓福，夫婿居然在上头。七宝香车锦作堆，彩旗绣织两行开。旁人休与争迟疾，八座巍然命妇来。黄纸新缄御笔封，入门便荷宠光隆。而今休说梁红玉，合向先生拜下风。旧日栖迟王谢堂，新巢京兆有雕梁。不须更说乌衣巷，飞入高枝变凤凰。记得欢场手共携，女床鸾凤换巢栖。琵琶还向江心弄，笑尔浔阳估客妻。大弦急迫小弦舒，合卺青庐事不虚。愿得多情似关盼，深楼常伴老尚书。浓艳凝妆倚晚霞，一枝移植到仙家。苏台春色知何许，多少王孙不看花。此梦芜庵主稿也。叙事周详，言情婉约，而弦外传音，更觉有余不尽，是真得风人之旨者矣。

虎阜名姝与榕城生逸事

榕城瞿生某，美丰姿，少聪颖。读书过目辄成诵；能琴，尤工绘事。以贫故，弃书学贾，往来吴越间有年矣。吴下故繁华之区，花柳之盛，甲于天下。珠帘十里，箫鼓三更，入其中者，鲜不目迷心醉。故凡巨商大贾，至止是邦，虽较利尽锱铢，而缠头锦则一掷千金而不吝也。瞿生素谨愿，居吴下日久，而未尝作狎邪游。同辈辄非笑之，谓其有道学气。生谢曰：“仆非不好此也。仆素情重，而若辈多无情者。仆恐为情所累，故不愿耳。”一日，有巨绅某招生饮，乘生醉，挟之往青楼中。有妓名张若涛者，字薛仙，丰貌闲雅，吐属温柔；弹琴赋词，敲棋度曲，无一不臻精妙。书法尤工，簪花小格，秀骨天成，为闺阁中之仅见也，以是名噪一时。王孙贵戚，慕名求见者踵相接，而若涛意殊落落，少所许可。是时生乘醉而来，举目四顾，于两行红粉中，有乞取紫云之意。某绅见生情景，笑曰：“某呆甫入温柔乡，便真个销魂耶？昔日之假惺惺胡为者？”因命置酒，为生与若涛合欢。迨漏三下，某等皆扶醉归，生独留焉。若涛初见生，颇不满意，乃伪醉而假寐。生徬徨室中，见其布置精雅，图书满架，壁间悬古琴一张，不觉触所素好，思一奏技，又恐惊其清梦。屏息枯坐，夜已将阑矣。少顷，若涛始醒。生笑曰：“美哉睡乎？”若涛不答，从容对镜理鬓讫，即以炉焚香，向壁间抱琴下，敛容抚之，极目送手挥之妙。弹未半，忽为变徵之音，凄凄切切，如泣如诉。生听之，不觉凄然欲泪，所弹盖胡笳十八拍也。若涛见生如此，罢弹问生曰：“君亦能此乎？何所感之深耶？”生曰：“卿以此自寓冷落之感，仆亦同此情者；入耳惊心，能不悲从中

来耶？”若涛闻言，默然久之，谓生曰：“试更为君弹一曲，可乎？”于是重理旧弦，别翻新调；生倾听之际，愈加感叹，曰：“伯牙钟期，千载难遇；卿弹此高山流水之操，而以知音许我，我何敢当。然如卿者，亦未始非青楼中之伯牙也。”若涛自是始有喜色，与生剪烛，窗前娓娓谈家事。东方既白，亦无暇作巫山之梦矣。生归寓后，魂梦颠倒，颇不自持。次日，若涛遣人来，赠生瑶琴一张，玉笛一枝，玉二事，诗扇一握。扇为若涛亲笔所画，诗亦近作也。生得之狂喜，思为琼瑶之报。适有人携周《汉宫春晓图》求售，生以白金双百易之；复购得汉玉连环一件，自绘梅花帐沿一幅，翡翠管紫颖一床，亲携之往，谓若涛曰：“明翠羽，卿固有之，仆亦不敢以俗物溷卿清赏。此区区者，虽不足贵，然亦非寻常绣闼中，所能解识者。风雅如卿，当留作红闺雅伴也。”若涛欣然曰：“妾以弱质，溷落红尘，君独不视为章台柳，而宠异之若此，妾当悬佩终生，不啻如太真之金钗钿合矣。特未知君子之心，固何如耳！”自是往来益密。一日，若涛告生曰：“明晨花朝，妾等姐妹为盒子会。画船箫鼓，于虎丘山塘间，作竟日清游。但须各奏一技，琴棋书画，唯其所能。君盍同往一游，为绘画以志盛会，何如？”生许之。翌日，生与若涛偕往。于是众美毕集，或拈毫觅句，或对局弹棋，或抚冰弦，或摹晋帖。须臾酒炙杂陈，云竞奏。生于其间，左顾右盼，目眩神移，恍置身蕊珠宫，亲按宾云小队矣。酒酣，伸纸作图，点染工致，并以八分书题其图曰：“闹红一舸。”诸美人喜，竞以巨觞为寿。若涛曰：“如此雅集，有图不可无诗。”因援笔赋诗二绝，诗曰：春波潋滟绿湔裙，夹岸花枝点鬓云。难得花朝天气好，酒船归去趁斜曛。点拍飞觥事事宜，群花貌出影迷离。一奁合受薰香供，知否凝眸吮笔时。题毕，生大加叹赏，命酒复酌。少焉红日衔山，乃命榜人理归棹。兰桡桂楫，缓缓游来，生与诸美均凭舱延眺，兴致幽然，迨至家已月上矣。生家本寒素，迹来以居积，稍有盈余；然碌碌依人，自叹殊非长策。若涛知之甚谄，颇为之忧，而未形于外也。一夕，忽谓生曰：“妾甚思食茯苓糕，君明日可向市中购来，然须亲交妾手，勿令他人知也。”生诺之，心窃怀疑，不解其意。次日姑买之携往，甫至门，若涛已于楼头窥见，急迎至楼下。生甫出舆，若涛急以手捧茯苓，伛偻登楼，若携重物者。入室，即纳之柜中，迄无他语。次晨，生欲去，若涛乃启椟取糕出，仍交生曰：“君可将去矣，妾不须此。”生愈不解，然持携之，似觉甚重。贸然归来，开而视之，则其中金光灿烂，与雪粉颜色相掩映，盖皆永昌赤金叶也，稀之约有五镒云。生惊疑愈甚，即往询若涛，曰：“卿岂以云鬓助妆之品，尚须添置数色耶？果尔，仆当为卿购之，奚用此阿堵物为者？”若涛曰：“君远客异乡，阮囊之羞涩，可想而知。聊以此为君客中买酒之资，想不以为辱金而挥之不顾也。”生固辞不受，若涛乃曰：“妾日

来亦无所需此者，君为妾暂存之，可乎？”生始诺之。若涛虽生长娼家，然志气甚傲，每思脱籍从良。顾见来往青楼者，非齷齪之金夫，即浮逸之浪子；但解黄金买笑，未能白首相依；以是郁郁不自得，遂成心疾，时发时止。自识生后，见生举止大方，于温柔乡中，颇能用情体贴，即拟为终生之托，而未言也。一日，旧疾复发，生往视疾，询其症之由来，若涛俱以告；词气之间，微露生死相依之意。生感其情，因谓之曰：“卿之心事，仆固知之。但仆上有老母，须禀命而行；且糟糠在室，一旦河东狮吼，卿能堪乎？”若涛曰：“抱衾与，实命不犹；小星之分，妾固甘之。君宜急作书，禀命慈母，妾实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。”言已，泪簌簌下，生亦相向悲泣。后月余，生母书来，责生以大义，言瞿氏从无纳妓女者，切勿败坏家风；且命生返家，勿久恋此邦云云。生得书，持以示若涛，曰：“非仆不欲，其如老母见责何？白头之约，期以来生，卿善自为计可耳。”若涛见书，痴绝良久；及闻生言，不觉失声哭曰：“命也如斯，夫复何言！自今以往，妾无意于人世矣！”遂绝粒不食，生慰藉再三，始强进糜粥。然自此心疾愈甚，面庞清瘦，言语支离，病已入膏肓矣。生在前，尚稍稍作笑语，否则日以眼泪洗面也。会生母又有书来，促生速归；生不得已，束装南旋。若涛知生归，送生至垂虹桥畔，问生再来期，生答以来年春初。若涛泣曰：“妾病已深，旦暮将作泉下人。君明年来，倘念旧情，能至邓尉陈墓间，酌妾一杯酒，九泉有知，当笑倚梅花，来拜君贶也。”生亦掩泣。移时，挂帆去。明年，生来吴，再往访之，则若涛化去久矣。闻其属纊时，尚连呼生字者三，何情之所钟，竟一致于此哉！生于是为之营奠营斋，并至墓下，浇以百花酿酒，曰：“洒不到刘伶坟下土，今日之奠，卿果有知耶？天知耶？”遂痛哭而去，终生不复作青楼梦云。

西冷太瘦生偶记

余自庚申仲春，遭粤寇后，饥来驱我，始作客游，其间问渡申江，舫行岭表，萍踪转徙，历有年所。追溯往来赠答，与骚人韵士，兴酣握管，分韵拈题，殊数数也。唯粤东为众香国，名花如林。花天酒地之中，檀板金尊之会，丰姿绰约者，容或有之；吐词温雅者，曾不一睹焉；又遑问藏钩射覆，读曲填词，此中人能乎否乎？癸亥秋，宁园太尊奉檄端州，延余入幕。以落落庸材，作翩翩书记；端溪校艺，试院衡文；鄙陋荒芜，深以为愧。暇时偕二三同事，访美河干。连漪裳，闲寻风月；而蛮衣窄袖，抹脂涂红，温柔乡无异罗刹国也。泊全浙肃清，补行秋试，余亦理装，将赋归与。同人为余祖饯，半月来殆无虚夕。月明映水，灯彩摇波，鬓影衣香，不酒而醉。乃主宾交错，男女杂坐。有

云娘者，意态娴雅，貌亦娟秀，与之接谈，语尤绝俗；见扇头诗，喃喃作诵，问卿能此乎？掩口微笑；由此目成心许，意拳拳也。启行之前数日，向余索送别诗，爰曲绘离情，即席率成三绝，曰：岭海饥驱秋复春，青衫憔悴老风尘。生平毕竟畴知己，第一珠帘半卷人。好花过眼尽云烟，惆怅今宵又别筵。蜡炬未残更向尽，笔花和泪记良缘。话别分离声暗吞，一腔愁绪一灯昏。生憎鹦鹞偷传语，漏泄春光不敢言。（姬有婢，每于鸨母前播弄唇舌。）云娘朗吟数四，意亦良会。尔时苍茫夜色，几报更筹，云娘意余归署，乃凭肩小语曰：“蒙君知爱，虽一面缘，尚尔前定；岂往还数日，而三生石上，独无前缘在耶？请君留此，妾将以和诗为媒。”裁笺试砚，信笔吟成，诗曰：狼籍烟花十七春，不堪回首堕红尘。郎真爱我还知我，青眼从今有几人。剧怜故土尽烽烟，幸我良朋列绮筵。妾是解人勤慰藉，三生石上一宵缘。隔溪桃李总无因，（河西为潘氏桃李园）脉脉相思泪欲吞。侬不逢辰郎不遇，一般萧瑟坐黄昏。诗尚清真，意亦凄惋，殊恨相见晚，而相睽太速耳。余归后，来游沪上，七载于兹。时往过访，冀复一遇。彼牛鬼变相，不辨之无者，无论矣。乃有声名藉甚，举止渊雅，亦不识斯文为何物，则又何也？是殆为豪华之所颠倒，日受金银尘俗气，遂使聪明固闭，无由开其奥窍耶！余不敏，请质斯人之日游其中者。

情种轻生

汉镇友人言娼女屈大姑一节，虽其事极鄙秽不足道，而情之所钟，至于如此，亦可矜矣。先是新火路上边地方，有私娼一户，名为住家妓，止一二人，客来无摆酒听曲之事；唯月上花梢，则紧闭洞房，高会巫山之梦。妓如是，客亦可知。殆温柔乡中之黑暗狱也。大姑者，屈姓，年十八，貌不过中材，而有媚态。父业屠，以年迈不堪操持，而又无子，即将大姑堕入此中，藉其夜合之资以为食。是亦老屠多杀之报也。大姑于去年秋后与孝感县之令吏有交。令吏每解税来省，必从大姑小住数日。嗣后往来既稠，情好愈密，然而大姑迫于其父，欲嫁而不能。此吏本无多金，又惧妻妒而不敢。二人辗转计之，总难为比翼之鹣矣，因易同心之结，而为同穴之期。七月望后，日向晚，相与涕泣私语，忽又沐浴更衣。其鸨乍疑之，而又为暑天常事，要终惊其耳目焉。夜分置酒对酌，盈盈相视，大有悲惨之色。迨闭户而穴隙窥之，二人者始则饮泣，继则无声，竟以洋烟倾入茶瓯中，搅匀之，将永除此生烦恼矣。鸨乃大声急呼，破扉而入，急先摔其毒饮，细诘根由，知为情种之深也。再三慰劝，并亟语其父，为之格外防闲。而友人书中之所述如此，亦不尽悉其余。于是情魔子

闻而叹曰：“夫情者，尽人所具。臣死忠，子死孝，皆情也。自夫人为利所溺，而情薄矣。大姑之为妓，妓中之下乘，是甘于利而为此也。令吏身不择术，而充县吏，又贪于利而为此也。一旦因色欲所感，几致忘身以殉，是以弃利如敝屣，而结情如胶漆。以视见利忘情者，相去几何？特是事甚鄙秽，转致其情为不足道，要不得谓非情种也。”情魔子既矜其情，而又惜其情之误用，著此说以辨明之。俾用情之正者，勿让此二人之轻利也。

接录和张少卿花烛词

读梦芜庵主赋滇南张小伊观察娶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词，感成七言绝句八首，聊以记事。六郎自昔擅佳名，佳话而今倍有情。一续鸾胶传盛事，从教四海艳卿卿。象服辉煌稳称身，花冠掩映面罗新。灿然珠履盈门客，一笑新人是故人。阿母今春新嫁娘，归来料简女儿装。红氍毹绣双双拜，如此东床喜欲狂。（少卿之母，白发垂矣，今春挟厚资别择嫁，亦异闻也。）明珠不费丽姝来，天假奇缘却自媒。妾骤贵时郎骤富，缠头金翠满妆台。檀板金尊旧侣携，下风羞涩判云泥。至今十倍青楼价，不肯从人作小妻。好好原来是一家，钟情底事说闲邪。愿今永比鹣鹣翼，莫踵前人怨落花。曾闻金屋旧藏娇，蓬梗无端断复飘。料得华堂花烛夜，有人珠泪泣蛟绡。郎君官贵锦衣游，万里鸳鸯得自由。太息滇南征戍士，几时解甲问衾。

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绝

风逼蓬窗秋杪天，连宵支枕不成眠。阿侬已作征人妇，谢却歌衫舞袖缘。稽首慈悲大士前，桃花命薄愿垂怜。难忘旧日情如海，濡墨留题泉石边。诗写荒园墨未浓，船头津鼓促行踪。孙郎若问真消息，已隔云山一万重。迢迢驿路已凄惶，旧事回思倍断肠。缘结玉箫期再世，好将鸿雪证山塘。

玉峰樵客游虎阜题壁绝句并序

玉峰樵客后游虎阜，拂拭新题，殊为惆怅，而芳迹莫可追矣，因和四绝：瑟瑟西风欲暮天，夕阳衰柳恼人眠。何堪更读秋娘句，许结来生未了缘。何事留题古寺前，万千情绪亦堪怜。行云踪迹原无定，欲寄相思何处边。粉香虽淡墨香浓，遥想伊人去后踪。我已忏除情旖旎，为卿翻惹恨千重。兰思蕙怨两凄惶，念及当初欲断肠。诗和涛笺留艳笔，从今深怕过山塘。

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题壁诗原韵

今春小住金闾，友人道及少卿校书，津津有味，因偕往访之。欢生却扇，韵度绕梁，遂深悦其丰姿，并倾倒其谈吐。况复弦歌之下，又工吟咏。近日吴下各姝，殆无其匹也。仆以徘徊未久，惜又言旋。复读《申报》，知清和之多情，喜云英之早嫁，窃为少卿幸也。今见虎阜题壁诗，并玉峰樵客和作，始知身虽跨凤，却又未能忘情于野鸳鸯；然与种情者，固应如是；而于薄幸者，又当何如耶？仆之用情，虽较异于玉峰樵客，然不忍其独枵触于怀，爰和原韵四章：薄游犹记暮春天，拥髻联吟夜未眠。谁料销魂真个后，行云何处认良缘。想见诗题画壁前，慈云大士定相怜。珍珠字比相思子，红豆丛生佛座边。不道吟情尔许浓，转来萧寺记芳踪。十郎薄幸孙郎密，一样蓬山隔万重。别时无语最凄惶，料得秋娘亦断肠。他日吴门重返棹，满腔愁绪在横塘。

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绝句并序

吴门张少卿校书者，风情月貌，倾倒一时；蕙质兰心，流传七字。余初未见其笔墨也。及读十月上旬《申报》，有题虎阜寺壁四绝句，意甚凄惋，语极温存。虽使苏小复生，亦当首肯。并读玉峰樵客和韵，音节悲凉，令人呜咽。可知名士倾城，难于遇合，千载如一辙也。特少卿既捐旧好，用博新欢，今秋为清和观察携之归里。彼时芜香馆主，虽作《花烛词》八首，至拟以红玉之归韩元帅，盼盼之适张尚书，以志倾慕。想为观察者，自应白首相偕，不渝始终矣。兹又闻梦醒樊川，依然薄幸，则一寸眉峰，更不知愁添几许矣。余既爱其才，又惜其遇，因和原韵，以当长门之赋云。娲皇无计补情天，剩得花枝伴月眠。惆怅题诗分彩笔，当初一面竟无缘。拟嫁张星路不前，新怀旧梦总相怜。那堪回首长堤柳，万绪情丝绾两边。虎阜清流蠡水浓，画桡一去渺无踪。不知此后门如海，望断蓬山又几重。画眉无意更凄惶，令我同回九曲肠。一样天涯悲冷落，潇潇暮雨听横塘。

双龄小传

双龄，邗江村僻女也。年十六七，秀骨丰肌，眉目如画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家固贫，纺织自劬，依母为活。偶有齷齪隶见而悦之，欲娶以为妇，逼胁再四，女乃引刀自刺其臂，血溢襟袖，哭甚悲。有某绅怜其志，诉邑宰而愆是隶

焉。时有越人张秋十者，游毗陵太守幕，过维扬。客中无以自遣，偕二三友人出郭翔步。野花蓬勃，好鸟勾，略一瞻顾，有女郎掩映竹篱茅舍。凝睇之，玉蕊琼英，未足方喻，盖女郎非他，即双龄也。生乃叹曰：“玉人如可购，何吝明珠一斛哉！”遽请邻媪，以意示其母，其母曰：“老身衣食，皆赖女十指，嫁之则残朽何以自存？若郎君果欲得而甘心，非五百金不可。”生检点囊资，十不及一。然思无术，嗒焉若丧。女知之，谓母曰：“睹郎君气宇不凡，必非长于贫贱者。儿若得所，母无忧矣。何求重值耶？”母不忍拂，廉其价而遣之。生遂献囊，载美而归。夫人贤且勤，见双龄妩媚可人，顿生怜爱，即典质钗钏，为女制衣履，令生抚么弦也。女事夫人亦良谨，不苟言笑。米盐琐屑，能代夫人经纪。夫人曰：“向道是画中人，不能操井臼，今若此，吾何虑焉？”田百亩，桑五十株，女缫丝织绢，光洁无匹，贾人踵门争购之，得其值，纳太平之赋有余。生由是名花相对，无志功名，亦不复出，游吴会。尝有一绝句云：琴剑飘零久惜身，温柔乡里作齐人。功名二字休提问，常对名花悟夙因。亦可想其闺房之趣矣。

涑阳女子题壁诗

涑阳女子雪侬，与西溪生有白头之约。西溪生固文士，因饥驱，橐笔出游幕府。日久未归，其母悔盟，鬻于豫客。客挟以偕，时寓中和店，临行，题诗于壁云：征鞍欲上泣无声，意里连环绾不成。此去死生悲异路，他年魂梦逐归程。琵琶有怨嗟鸳侣，翡翠无温听雁更。试问天涯久游客，黄金何日赎残生？词旨哀怨，惻惻可怜。惜乎胡笳蔡女，未知其果返汉关；而赵郡美人，亲见其拥归叱利。西溪生闻之，正不知何以为情也！

一度风流千贯钱

月老姻缘簿上，一曰缘，二曰貌，三曰财。有一于此，须天下之红粉青衫，无不可作有情眷属。然缘尽则止，虽白首曾盟，绿窗已字，成陌路也。试举一事以实之。浙宁望京门，有某氏女者，芙蓉出水，杨柳临风，阿环之苗裔也。芳龄十八，待字闺中，东李西张，肥钱瘦赵。得婿良难，迄无成说。一日宁之西门外天宝社演剧，菊部大佳。观剧者如火如荼，几几乎万人空巷，斗新妆也。女椿萱并茂，弟已成童，日罄室往，门加钥焉。场有纨绔少年某，观之，以为惊鸿游龙，不足喻也。眼溜眉波，色授神与，就女旁木立。向午，有翁女者，女出柔荑，春葱不啻。少年更魂魄都酥。女淡饼饵，膩流袖上，举手向

后，舌舔油污，余食固犹然在玉指中也。少年见手泽口泽，惊喜欲狂。见其持饵向后肩，以为与己，因诵“匪汝之为美，美人之贻”句，接而啖之，女回顾，红潮涨颊，怏怏特甚；于是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挽母归。母兴高采烈，不能舍去，遣弟送姐，弟犹有童心，到门即去，不忘优孟衣冠也。少年尾女。启钥，弟去，窃喜。知屋内杳无其人，披帔入曰：“蒙卿惠赐，食德饮和，敬从鱼轩，乞卿教我。”女惊魄不定，半向无言。少年拥女求欢，女又愤又羞，乍惊乍喜。盖以少年，似曾相识，固宁城之多金季子也。卿须怜我我怜卿，半推半就间，已谐好事。嗣江上峰青，曲终人散，母拔关入，女正与少年酣睡未醒。殆两军对垒，主客皆疲；嗣息鼓偃旌，再图接战。不图为母氏所觉。时伊父尚道途仆仆也，少停，返，母迎问曰：“日之夕矣，亦作知还之鸟乎？倘女室有人，作韩寿之偷香，将何处以处？”女父以语无伦次，姑漫应之曰：“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如男子未婚，女子未嫁，字之而已。”即告以情节，唤女起，跪而自投。备审少年邦族，知中馈犹虚，即妻以女，曰：“始乱之，终成之，唯子而已。吾不忍使中郎弱息，作春风别嫁也。虽然，必有以报我。”着少年书券三纸，共钱一千贯，俾作嫁资。一俟清偿，央媒行聘；三星在户，即妆女出阁时也。少年急于践约，今秋，已全行归楚。央媒作撮合山，则以齐大非偶，已别字乡人矣。某随得心疾，每咄咄书空，曰：“风流一度，出资千贯。”语不绝口。嗟乎！十年待字，缘深五百年前；一梦曾酣，缘了三生石上。前则交无一面，凤翥鸾翔；后而缔有百年，鸾离鹄别。主姻缘簿者，何尝不愿有情人成眷属，须天下士无别离也？然而各有前缘，不能强也。是则缘之一字，为不可诬矣。

天缘巧合

严子卿乔居宝华坊，琴瑟情香。妻王氏，结缡两载，罹婉难。严不忍续娶，鰥厥居者六年。季夏，仲兄某自汉阳贾所归，谓之曰：“予漂泊半生，虽略有所弋获，而嗣续之计杳。然弟既丧偶，胡不早为胶续，虚此韶年？且情之所钟，原不在此。即《雉朝飞》曲，操之终生，而谓泉下人知之乎？又况舍宗祧大计，以尽闺房燕婉之私，泉下人有知，将必愀然不安其所。为子计，实宜早作后图。”严思先代，只传弟兄两人，兄久客无子，已苟不立继室，恐所谓百年未尽之计者，及身而见其尽也。乃寻媒氏露以意。媒陈媪，积年老滑也，而貌洵洵然如愚妇。今严命为之采访，骤无合式者。严促之曰：“婆子作媒半生，直尔如许柔缓。”陈媪曰：“君勿躁也。鲁莽而耕者，亦鲁莽而报。君既责以精选，而又促之以时日，天下容有是理乎？君能为市井子者，娶半截回头人

，则老身早有以应命矣。”严笑曰：“此又不必拘也。八珍甫备，而厨者先膏；大厦未成，而匠人先坐。予只求人物中选耳，再醮何害。”媪曰：“君既不厌此，老身当为谋之，然不必另起炉灶矣。”严曰：“何如？”媪言：“南门里司后街，有新寡卓氏女，王姓子托老身执柯。男女业相会面，王子已中肯綮，而彼女嫌其不，且性近佻，遂不就。君若及早谋之，事可图也。”严闻言，姑请媪引导一会。媪暗失笑，盖明知彼女高自位置，贵胄富商，多不入其目，何有于区区贾豎？特逗之以为戏耳。诂意缘之所在，一撮而露合机；引与相会，而女若甚殷殷著意者，嘱媪访其家世，媪谎言以应，且谓“此不过据彼言之，是否有参虚实，仍请察核”。女曰：“家资可不必论，只访其人耳。”媪虽不知女底细，而闻其颇有所蓄，又不意于严骤有垂成也。乃妒之，言于严曰：“此举若成，君之后福，实属不浅，君当何以报我？”严曰：“薄具钗金五两何如？”媪曰：“富家人出手太俭，质言之，聘礼多寡，尚可不拘，媒礼则非五十两不可。君能不靳此，老身与效奔走，即折脰曳踵所不计耳。”严言：“汝何索之重！”媪曰：“君勿靳此，亦抛砖引玉耳。彼女所拥，诚不可以数计，君亦何所靳，而不与老身乎？”严思其意装乔，不知葫芦中实卖何药，遂一笑置之。至七月初旬，严婚事仍复低昂不就。有友人拟娶再醮妇。七月初五日，往丛桂南相阅，邀严为伴客。严初谢之，友曰：“闻君亦欲行此道，胡不同行？藉资法眼，或者天缘所在，我不就而君就，未可知也。”严笑诺之。比至，玉人缓步出。严讶为神女凌波。甫却扇，严惊不置，盖即前者司后街相阅之女。缘女以探访亲眷，就媒氏宅，为婚姻地也。女见严，亦错愕不已。旋入室，使佣妇出问严曰：“前既有约，胡久无音？”友不知其绪也，穷问之，严告以前曾相阅之故，且托佣妇覆女，言前某媪，勒索媒礼，且料其必无成意，故置之。女闻，复出帘下谓严曰：“彼妇诈殊甚。彼前言覆我，谓君无意采菲。诂知彼因诈君不遂，因而诈覆耳。今无意见君，始知前者，流水落花，均非无意，但为撮合山所阻耳。”友聆言深讶前谊，赞成之。十二日完娶，陈媪见严，无意作合，不胜妒恚，使人播扬于严，谓女前夫以疯疾下世。严闻，归而叩女，女曰：“此必妒君者之造言也。妾前夫乃豫章人，娶妾为路头妻，彼以年老返籍，薄有所遗，任我所适。妾以稚齿无依，故为择木计。”因出妆资示严。嗣密访，始悉谗言实始陈氏之口，遂亦一笑置之。观此可知天缘所定者，人事难阻其成，小人实枉作小人耳。

珠江风月

珠江风月，谈者艳之。独仓山一老，来此作狎邪游，大不满意。其门下士

，亦以为一样春色，其丑诋痛斥，可谓不遗余力矣。我友某太史，偶来粤中，登临之暇，偕二三裾屐，买醉谷埠。到眼莺花，绝无当意，唯赏识一雏妓，年近十四五，绮龄玉貌，绰约可怜。酒罢宵阑，赠以四绝句，为写之团扇，此亦珠江一段佳话也。诗云：饮罢葡萄尽醉归，画船红烛映斜晖。巫云入夜浓如许，漫向劳人梦里飞。良宵风月快清谈，十里波光色蔚蓝。座倚雏鬟嘲暂解，返叫人笑宝儿憨。玉笛风声谱落梅，珠江锦绣枉成堆。垂髫人唱黄河远，艳绝旗亭第二回。仿佛潮州看水嬉，三生杜牧本情痴。他年领郡来宜早，莫待成荫子满枝。

记李三三逸事

醉倚朱栏带异香，娇羞欲语对斜阳。人间第一风流种，不让西施巧样妆。李三三，逸其本姓，浙宦某之孙女也。生长金闾，习于富贵，灵椿秋冷，大树飘零。母不能持家，暇则招女妓来家，开筵取乐。时而出游，寄宿妓院。家之数万，不几年，挥霍殆尽。嗣以三吴守吏，禁止烟花。其母以不堪寂寞，一叶扁舟，来游海上，租寓于大亭客栈，邻近娼寮，个中人时相过从。于是入茶楼，登酒馆，谈笑于稠人广众之中，遨游乎雪月风花之地；掌上明珠，则固朝随夕侍焉。耳濡目染，絮为泥粘。惟是长安居大不易，乃知囊内钱空，始觉旧游如梦，一家待哺，半策莫筹。时姬已当二八芳年，艳若一只红杏，姿容绰约，宛似唐环；体态轻盈，几疑赵燕；娉婷轶众，袅娜动人。乃有较字名娼，分香妙伎，巧言哄劝，婉女相商。欲从骥尾附蝇，敢向佛头着粪。倘莺花肯入队，许汝管领春风。姬母惑于口巧如簧，遂使掌珠为饵，就华堂作曲院。筵开玳瑁，客来珠履三千；曲唱懊侬，踏破软红十丈。于是黄歇宾朋，谢安子侄，争相问津，艳声大噪。壬午花朝，艳榜以第二名入选，奖曰：“兰心蕙质，大雅不群。”余以牡丹评之。仓山旧主赏识之，首为提倡，名播士林，有《三三词》六十首，择其善者，摘录于后。姬初居祥春里，芳声传颂，遐迩皆闻。继居西合兴里，更名张韞玉，门前车马，依旧喧阗。癸未春，始从某公子仍返吴中，寻芳者多有崔护刘郎之感。余尝数饮其家，故悉其始末较详。其词曰：此邦风月冠江南，万紫千红任客探。行过章台三十里，无人不道李三三。寻春心事十分酣，醉入花间蛺蝶憨。阅遍环肥兼燕瘦，风情都逊李三三。容光四射暗香含，压倒群芳定不惭。愿把金铃营十万，深深重护李三三。记从江北到江南，不数名花信手探。瘦较清癯肥较俗，姿容谁似李三三。银灯斜背酒初酣，半带娇羞半带憨。醉后销魂醒后忆，多情谁似李三三。眉如欲语意犹含，偶话前情便自惭。同倚薰笼呵冻笔，唱酬谁似李三三。谪仙游戏到江南，北里花名著

意探。除却怜才殷七七，深情又付李三三。好花初放酒初酣，半露娇羞半露憨。一样梅花枝上月，二分已照李三三。笋怜新粉箨犹含，消受髯苏句不惭。读到清平三绝句，瑶台应属李三三。一枝艳表江南，忍舍名花不细探。除却姚黄能绝代，更无人可敌三三。不辞绿醕十分酣，拼对红妆一味憨。日者算侬饶唤福，岂真消受到三三。怜才一念两心含，未报私恩每自惭。与月同圆筹七七，愿花常好祝三三。

姚倩卿小传

蕙兰心性玉丰姿，能占东风第一枝。修到几生香梦里，不教轻薄蝶蜂知。倩卿，即吴门百艳图中姚小七也。春色一枝，移来海上，居普庆里，为二爱仙人李芋仙所赏识。授以吟咏，有知己之感。芋仙病于寓邸，姬遣侍儿迭问，并馈绉袍。芋仙有句云：半旬小极旷招寻，青鸟频来探好音。传语一言三致意，善调眠食善安心。绉袍风味女儿箱，罗绮丛中侠骨香。能使美人怜到底，只须一副好心肠。常品名花十友，以姬为梅花清友，赠句云：绰约一处子，见之汾水阳。人间堪独立，海上对孤芳。兰有同心语，梅无媚世妆。频年知己少，无使遇南湘。七绝云：推解高风不可寻，恰从闺阁遇知音。一缣漫说区区意，总是怜才念旧心。搜残黄竹女儿箱，隐隐犹余百和香。蜀缣他年同此爱，莫教秋雨断柔肠。此情深比水千寻，难得蛾眉属赏音。愧煞一般豪贵客，寒暄不问托知心。解衣亲启镂金箱，博得风尘姓氏香。秋雨秋风凉已遍，那知独热美人肠。司香旧尉赠云：不是娇羞不是狂，一般酬应寸心量。风尘独创怜才格，红拂偏教识李郎。修来颜色自倾城，百艳图中早列名。怪底大家推重甚，不怜豪杰则怜卿。露蕊含苞茁一枝，盈盈浅笑昵人知。生成眉眼天然好，况是垂髻十五时。池莲居士选句云：琴川女郎年十七，绰约如花真艳绝。有人花府学秦宫，飞上枝头变蝴蝶。眼波一转秋水清，眉黛一扫春山横。尊前替谱临春乐，琼树森森碧水明。一轮碧月终宵满，手拨檀槽声缓缓。自怜一串好歌喉，那知座中肠欲断。忆昔侬来北里游，宝儿弦索巧儿讴。而今身价千金重，不与寻常一例俦。辛巳花榜，列居二甲第一名，品云：“清新隽永。”壬午花朝艳榜，首冠群芳，奖曰：“侠骨仙心，高立尘表。”姬性孤高，颇以身价自矜，遇寻常客，大有燕叱莺嗔之态。余尝数饮其家，室中陈设，琴几貌鼎，墨宝笔床，诗书数卷，拓碑几本，盖芋仙为之位置也。吁嗟！自古名妓，必得文人为之标榜，庶可享盛名，傲侪辈；美人词客，共著芳声。芋仙之于倩卿，可谓至矣。犹记其临别句云：未知后会从何地，且结来生未了因。自芋仙去后，倩卿系铃乏人，未免门前冷落，车马稀疏，余不禁感慨系之。癸未冬季，花榜评云

：“清歌妙曲，风度翩翩。”

郑素琴小纪

梨云别梦最悲辛，花谢春归证夙因。莫道殿春春事了，伤心更有倚楼人。郑素琴，苏州人，即上海之名校书袁云仙也。于甲午委身某大令，怜卿怜我，闻者艳之。大令以娶姬故，为上游所闻，因之撤委闲居。姬甘为食贫，常作女红，以助日用。双栖玳瑁，几及十年。诂意好事多磨，彩云易散。辛巳夏，大令襄办海运，覆舟遇拯，而二竖灾侵，三灵降谴，良医送束手，药石无功，竟捐馆于沪江旅次。客囊如洗，宦态炎凉；衔悲称贷，竭力摒挡。一坯黄土，旅榭得埋。死则已矣，生何以堪！天壤茫茫，欲归何之？且以积累故，避债无台。不得已，风尘复堕，犹喜昔日艳名，犹噪人耳。虽浔阳征妇，老去秋娘，当其淡妆素服，姗姗而来，丰韵尚存。且四弦入抱，一曲登场，破香唇而吐莺声，尚有铿金裂竹之妙；能使躁者静心，狂者摄气，座客莫不意畅神舒，故趋之若鹜。更有愿入门墙，作女弟子者。得雏鬟四人，贖币千金。依然名重花城，为风月场领袖。湖人某，最爱昵之，壬午花榜评云：“能兼，顽艳均感。”龙湫旧隐为赋琵琶歌以赠云：江楼夜半烧红烛，聒耳声多压丝竹。忽听琵琶叹绝奇，当筵肠断秋娘曲。秋娘昔日擅风姿，名艳司花袁宝儿。水上洛妃来渺渺，云中仙子步迟迟。破瓜年纪娇无比，家本苏台几迁徙。一顾能空冀北群，十年小住城南里。琵琶巷中卜芳居，不让桥边旧校书。深巷春风藏绣幕，当门终日满香车。登场偶把新声赌，唱到黄河谁与伍。莺词间关试晓晴，袿弦嘹亮惊宵雨。此时身价重连城，此际风华一座倾。赢得五陵年小子，无人不愿识卿卿。识卿之心早有属，一枝欲自依乔木。小玉何缘嫁十郎，红颜命薄终非福。叹息郎君遽弃官，居贫十载又离鸾。飘零身世谁堪托，重抱檀槽掩泪弹。一弹一泪声凄切，盘内明珠抛瑟瑟。落花江南鸟自啼，雪飞塞北人长别。我亦当年识面人，闻歌不觉暗伤神。江州泪渍衫痕旧，杜牧诗添鬓影新。相逢今已更名字，缟素妆成有深意。老大空教作技师，妖韶犹是余风致。听残我独动悲歌，自古须眉失节多。燕子楼中人有几，莫将负义责青蛾。梁溪瘦鹤词人赠句云：好因缘是恶因缘，容易欢喜是少年。况是徐娘悲老大，何堪重理四条弦。生成薄命奈天何，往事思量眼欲波。红袖青衫同一辙，人间大半寡恩多。一曲收场恨欲深，玉颜肮脏可怜春。而今世局翻新样，真个多情有几人。又抱琵琶过别舟，更谁青眼识风流。飘零我类商人妇，两样遭逢一样愁。姬初居西公兴，迁北荣里，旧时蜂蝶，争相问津。门前车马，蚁聚蜂屯。癸未中秋后三日，鉴湖韞玉生，又作藏娇之主。从此护花有，正不必江州司马，泪湿青衫也。

马双珠小传

粉黛三分淡着肤，自怜身小倩郎扶。莫嫌缘绝天台路，洞里春光也可娱。马双珠，东乡人，初居曲江里。其母秀卿，姐凤珠，皆工串剧。自沈仲复方伯分巡沪滨时，禁止女剧后，以朱为紫，事本甚易，拔帜易帜，遂以女优改女间。时凤珠嫁去，姬与张小宝同时称瑜亮焉。年十五，貌清秀，秋波俏转，春意融然。余友咏梅子，素号端谨，于姬独垂青眼。癸未冬季，花榜奖云：“步步娇。”赠联云：“双髻云蟠，豁开冀野空群目；珠楼月堕，誓忤扬州薄幸身。”雾里看花客尝饮其室，当筵赠句云：画楼今夜启琼筵，碧玉盈盈正妙年。听到东乡花鼓调，始知卿自有家传。凤珠已嫁巧珠小，唯有双珠最可人。看遍沪滨花万朵，红红绿绿不成春。钱春客赠云：菱花清彻映冰壶，螺黛轻描付玉奴。多少画眉京兆笔，春山合让马双珠。徐陵架上旧珊瑚，西抹东涂兴不孤。题遍春江花共月，咏怀时系马双珠。五茸南阳生和韵曰：琵琶斜倚唱巴，胜似当筵处士竽。吕到沪滨花万朵，芳名总让马双珠。芙蓉为脸玉为肤，遍体凝脂润若酥。暂落红尘遭小劫，泥涂谁出马双珠。现住兆富里，有妹巧珠，颇惹人怜，其后来之秀欤？

胡宝玉小记

不随群卉斗芳研，墨点绯衣楚楚怜。君子好逑依好合，合成百美续新编。胡宝玉，初名林黛玉，居新公兴。桃花颊浅，柳叶眉浓；瑰资琼质，仪态横生；好作靓妆，性又放诞；于浓烟艳粉中，别树一帜。先是伶人某者，天津旦中好身手也，一见心倾。昔人所谓“郎如六月莲，妾似三年艾。”彼此爱恋，情逾胶漆。既而伶人因事返赵，姬则一日三秋，梦魂飞越；于是不惮重洋，惟挈一仆，千里航海，亲赴燕都。毋烦灵鹊填桥，而天孙自就于牵牛。彼都人士，一时传述；新闻纸上，曾为记之。流连数日，极朝朝暮暮之欢。忽焉梦醒长安，飘零北望；魂销短景，僚南归。乘轮船而归，僦玳梁兮营垒；香坛重整，艳曲三宣；车马填门，游人满座。锁云仙侣赠句云：玉箫声里步迟迟，南国佳人系我思。不分相逢花下语，镜边双锁远山眉。闻说年时忤绮怀，等闲不肯下香阶。春风懒解鸳鸯，夜月羞簪玳瑁钗。别却红儿半载余，庸脂俗粉斗妆梳。得卿领袖团云队，始信春江茁玉渠。报道迷香洞再开，游蜂浪蝶费疑猜。相如消渴年来惯，莫遣乌龙作妒媒。二爱仙人花榜特科，评为“玉质金相”，赠句云：斯人端合住红楼，旧梦依稀在枕头。依样葫芦真即假，珊珊仙骨几生修

。蠡湖小隐昵爱之，尝宴其家。室中牙签玉轴，宝鼎金炉；冷玉一秤，图书四壁。华丽而兼风雅，盖有人为之位置也。另辟精室一间，洁无纤尘，其中陈设，尽是西洋器具。以银光纸糊壁，地铺五彩绒毯。夏则西洋风扇，悬挂空中，凉生一室；冬则置外国火炉，奇燠异常。床亦系西式，不用帐幔，穷极奢华。姬虽年近季隗，而皮媚色艺，依然姣好，殆今之尤物欤！买雏环数辈，衣以锦绣，教之歌舞。有名秀林者，癸未秋季，余友柘湖渔郎，春申二十四鬢花榜，用殿一军，评为崔科，实后起之秀云。